民國叢書

第五編

·78·



西康圖經

民俗篇

任乃强著

西康圖經民俗篇全一册實價銀一元五角

著作者　任乃强
校閱者　魏崇陽
出版者　新亞細亞學會
發行者　新亞細亞學會出版科
南京　四牌樓蓁巷二十三號
印刷者　考試院印刷所
南京　武廟考試院東首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本書據新亞西細亞學會1934年版影印

序

任君筱莊，南充人，與余居相去百里，夙知其逸曠多才藝，然皆外游，鮮居縣邑，不數數過從也、戊辰己巳間，余僦居果城北，時時徒步出西郭門外，沿西溪訪甘露，雲臺，飛仙石，隱者洞諸勝、必至任君所請淡，樵蘇不爨，指畫山川，時任君方主縣苗圃事，植林數萬，荷鋤擔筐，身親耕耨，髮種種蒙泥沙，膚色黔黎如壯健農。余固心異之矣。既而出所爲巴蜀史志具述蠶叢及蜀碧以來治亂。識深慨遠，予行篋中嘗載其書，以爲華陽國志不過也。嗣予南來首都，任君赴西康邊徼，居康數載，窮覽山川風土人物之奧，政教謠俗，世所詭異神祕而不可解者，一一筆之於書，分別部居，成西康圖經若干卷，都數十萬言。自來言康者，此爲最矣。孝園先生見而韙之，囑亞細亞學會梓行，其第一卷境域篇已問世，不脛而走，第二卷民俗篇行將出版，筱莊以余有雅故，自渝州寓書囑予爲之序，予足不履康土，目不識康

情，心知蠶叢舊族，此爲遺子。他日復興中夏必有起而保衛吾邦圉者。卽河湟有事，康常爲兩川安危。當此四郊多壘之日，乃眷西顧，悠悠我心。嗟乎，任君之爲慮深矣。君居康時，娶彼中望族女，長文學，敎以漢字，期年而能作緘，予嘗見其寄書，頗娟秀云。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伍非百序

西康圖經民俗篇目錄

弁言

上編 番族

人種

職業

居住

飲食

衣服

性格

禮俗

歲時

娛樂

語文

同化問題

下編 漢族與其他各族

客民來歷

客民小傳

移民問題

猓猓

滇邊諸族

後記

西康圖經民俗篇插圖目錄

西康圖經民俗篇

南充任乃强著

上篇 番族

人種

一 西康民族之由來

西康土著，非漢族，亦非藏族也，蓋羌之遺裔。羌之源出於三苗『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即今兩湖江西間地，舜竄三苗於三危，特徙其豪族耳。(三苗國大人衆，安能盡徙；徙豪之制，周秦間猶盛行之，蓋我國古代削弱強鄰之唯一辦法)。其遷徙未盡者，走匿南嶺山箐間，化爲若干部落；歷世愈久，竄蔓愈遠，分化亦愈繁，漸至語言習俗亦生差異，變爲若干小族：曰蠻，曰苗，曰猺，曰黎，曰猓，曰僰，曰爨，曰仲家，曰民家，曰麼些，曰栗粟，我國古人不能細別之，統稱曰西南夷；實皆三苗之遺於南方者，是爲南苗。

三危，古國名也，在今青海西北。(另詳第二篇溪水考)禹跡所至，當有人類，惟其地高寒無農業，民族知識低，不能圖強，不爲中夏所知。舜竄三苗豪族於此。其時苗之知識齊於華夏。既至其地，不免教以農牧

兵刑之政且與土人雜婚混血，造成草地之強族，是爲羌族。前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是也。其後羌族寖強，奄有青海全部；以其餘力循金沙雅龍諸河谷，蔓延西康，以兒睃地。蔓延既廣，部落崩離，曰燒當，曰白馬，曰丁零，曰黨項，曰白蘭，曰多彌，曰白狗，種名龐雜，不可勝記。以其游牧不居，分合屢變，故無固定種號；我國古人，統稱曰羌。其實三苗之遺於北方者，是爲北苗。

南苗西竄，北苗南徙，約當周秦之世；兩族藉西南諸大縱谷之介紹，已會晤於西康高原之內。同源之族，言語易通，意志相感，風俗雜揉，新族於以生焉。其族歷爲印緬大雪諸山脈所阻，未通中國，國人耳中無其名號，未列載籍。近世學者，呼之爲西番。其實羌苗混合之新種，西康高原之老主人也。

西番民族，往昔亦曾建設國家，惟限於地勢，率皆渺小。其在大渡河谷者，曰三河槃于，曰汙潞，曰旄牛，曰筰，曰印，皆於漢世化爲郡縣。在雅龍江，金沙江，瀾滄江流域者，曰白狼槃木，白狼樓薄，皆於後漢人貢中國。其後絕不復通。隋世，曰附國，曰嘉良，曰東女，俱頗強盛，有文化。於時吐蕃興於藏地，北並羌部，東逼諸國。諸國欲引外援以自助，始通於隋。隋大業中，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領之。（詳史鑑編。）唐之初世，諸國竟爲吐蕃所滅。吐蕃役使其民，攻我威、戎、茂、汶、黎、雅之地，又用羌族以攻我河西隴右者，垂二百年。自是以後，人以之與羌族及吐蕃同認爲藏族國民，統稱爲番，或土伯特。其實藏族自是藏族，羌族自是羌族，西番自是西番，西番可以涵於羌，而不可混於藏也。

唐之末世，吐蕃崩裂，西康民族，復自獨立爲若干國家：曰朶甘，曰魚通，曰巴，皆於元之盛世，內附中國。元置朶甘衛與魚通等處宣撫司治之，隸脫思麻路，屬陝西行省。此時期中，能使西康民族與藏族發生關係者，惟喇嘛教。蓋吐蕃盛時，定喇嘛教爲國教，有強迫人民信奉之政；歷三百年，西康民族，已成喇嘛信徒。喇嘛教中心在於西藏，故吐蕃雖已崩裂，而康藏民族已有難於分裂之勢。此藏番或吐伯特之名稱，所以能成立不倒也。

昔人劃分種族畛域者，未嘗一定以血統爲根據：隨地理環境而變異之體格，隨社會環境而變異之習俗語文，皆爲重要之參考資料。西康民族與西藏民族，血系體格雖各不同，而習俗語文已融化甚深，故國人統稱之爲番，西人統稱之爲 Tibet，由未深入考究故也。近世西人遊康者，覺其有異，始有分西番〔Hsifan〕與土伯特〔Tibetan〕爲兩族之說；究尙未將康藏兩族源流分劃淸楚。至於國人，則不識不知西番非藏族，並多誤呼西康爲西藏，亦可嘆已！

西藏載籍，絕無言及吐蕃建國以前與西康民族發生任何關係者。即至喇嘛教通行康地，康藏習俗語言已經融化之後，尙嚴分畛域，以別康藏：呼丹達山以西之民族爲藏巴（漢人增一娃字，曰藏壩娃），以東之民族爲康巴。（漢人譯爲康壩娃）康巴即西番，羌，苗混合之新種，西康高原之舊主人翁也。

二 西藏民族之由來

我國古籍論西藏民族由來者，僅新舊唐書二種。舊唐書吐蕃傳云：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其種落莫知所由出也。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傉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後魏神瑞元年，傉檀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踰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爲羣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爲窣勃野，以禿髮爲國號，語譌謂之吐蕃。』

新唐書吐蕃傳云：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以下略同舊唐書）』

二說雖微不同，要皆認爲羌族之遺。自宋以來，言西藏源流者，莫不遵之。然二書作者之生，去吐蕃之興已三百年矣；語文既異，音讀已變，凡所附會，多可訾議；（另詳第十一編）未可據爲信史。惟吐蕃

與羌族有關係，則無疑耳。

英人愛第巴喀著西藏民族源流考一文，直謂華夏所稱之羌族爲藏族，徵引中國史籍中漢羌戰爭事蹟，將爲漢藏兩族之爭，直敍至吐蕃與國時止。其說蓋全受唐書影響。非能獨具隻眼者也。

英人貝爾士伯特令昔云：『西洋學者，列西藏族於蒙古種中，與土爾其族相連。何時始住於極高之亞細亞，已不能確記。大抵相信西藏人有一部來自東北，一部來自東南之阿薩密與緬甸。』貝爾更述其作此判斷之憑證云：『西藏人語言上與緬甸同屬一語系，相貌上與蒙古人甚難分別，於其發語時方能辨之。古時藏族，原以游牧爲生，與蒙古人同，今日其牧民中，尚可發見此族之原始格式也。』

大抵中西人士之研究西藏民族源流者，皆不信藏族爲西藏高原固有之土著。然據西藏人所自傳，則神猴苗裔之誕衍於藏河流域者也。貝爾之書又曾譯述藏文史籍云：

『西藏人自傳其爲猴之苗裔。其猴爲菩薩化身，（原註：語曰Avalokitesvara 藏語曰Chen-re-vi）遇一魔女，與之言曰：「余前世多惡，降生爲魔；情慾之神，逼余愛汝。」菩薩心口相商，躊躇再四，竟娶爲婦，誕育六孩。其父菩薩，養以神穀，其毛漸脫，其尾漸滅。此西藏編年史之言也。（原註：Pu-ton Rim-Po-che之cho-chung 一一〇頁。）又一編年史，（原註：Pa-wo Tsuk-luk-re chr-i-beng第三卷）繼之曰：「子女似父者，忠信勤勉，孝友溫良，優於辭令。其似母者，作陸好辯，猜狠貪婪，頑劣嬉戲，然其身體率皆堅強，猛勇精悍。」

……』

貝爾之書，固嘗云西藏人不善治史，今所傳史，皆僧侶緣飾宗教故事之文也。上列記載，當然不可深信。惟此神話，可以證明藏人歷世相傳其爲藏河流域內自生自發之民族，並非自他處遷徙來者；與中西所傳大相徑庭也。

又有薩迦僧侶所傳經典謂：『釋迦牟尼佛轉生第三十七輩，名聶直贊布，係印度甲噶爾霞巴王子，由印度甲噶爾遷居西藏雅湯棍地方，隨有材士十二人，迎立爲藏王。』（宗教源流考）此說原不可信。即使屬眞，亦不過爲印人入藏之始，非謂藏族爲印度民族之裔也。

余之判斷：西藏高原中，雅魯藏布江（即藏河）河谷溫暖宜農之地，三千年前，當已有人類聚居。但其人文弱渾沌，缺乏武備。經東北屢與漢族爭戰之羌族竄入後，始建強武國家，即吐蕃也。吐蕃固有文化，原仿中華。及其旣盛，南併有北印度與北緬甸之地，感受印緬文化影響，始自創立土伯特文字，宗教，法律與其他一切特有之風俗：今之藏族，由是形成。質而言之：西藏民族者，羌與藏地土著之混血種，而融合中華與印緬兩方文化之民族也。西康民族者，羌與苗族之混血種，而感受西藏文化之民族也。茲爲記述便利，稱西藏民族爲藏番，西康民族爲康番。

三　康番之細分

居住西康之人，除少數之漢人，麼些，栗粟，猓猓，及極少數之白色種人外，似可統稱爲西康民族，省曰康番，以其具有大略相同之語文禮教與習俗也。然其實在稱呼，固不如此，康人自分畛域頗繁，據予調查，有下各種：

卡拉米　指打箭鑪附近，與九龍縣境之西番。米亦作閔。

木雅娃　指折多山以西雅龍江以東一帶百姓。

以上二族，敬奉喇嘛教之心理，較他處爲淡。頗染漢

木雅娃　第三節附圖

東部西康之土民大都如此裝束，頭纏帕或戴毡帽，布汗衣着褸衫，花氆氌緣領，束線編之帶，着番靴。

俗，崇敬漢官，號爲康民之最馴者。

霍爾巴　指住居霍爾地方之番民。番語稱某地居住之人曰某巴，或某娃，或某爸（讀伯娃切），番文祇是一字，各地讀音微異耳。

霍爾巴悉奉黃教，善經商，性多恂謹。英人Sarat Chandra Dass之藏文辭典，謂霍爾爲蒙古準噶爾部之後裔，恐未必然也。

俄洛娃　指俄洛色達游牧之野番，爲康地最粗獷之民族。語言習俗，多與一般康人不同。

雅龍娃　漢人呼爲瞻對娃，即今瞻化縣百姓，亦著名之獷悍部族也。其人奉紅教及黑白教，語言亦與他處微異。

理塘娃　指理塘與其附近之住民。復以地域分爲若干小部：如毛丫娃，崇喜娃，曲登娃，格木娃，莫拉石娃，拉波娃，……是也。毛丫曲登格木皆牧民，亦呼絨擦娃。番語，純粹牧場爲絨擦，漢人通呼爲牛廠娃是也。

鄉城娃　指定鄉縣境之土民。亦康地著名之悍族也。其人習於刼掠。遠近畏之。附近鄉城之貢噶嶺稻壩等地方，與之同俗，遠人亦每以鄉城娃呼之。

巴巴　亦作巴塘娃，即巴塘土司故部土民也。與理塘娃同奉黃教。因其地當孔道，有粮台，歷受

中國軍威之震炫，官吏之鈐束，其人頗知親傕，性格較鄉城娃雅龍娃為佳。

三岩娃　指三岩土民。亦康地著名悍族。藏語三岩，猶言野番也。

麻康娃　指住居麻康江卡之土民，相傳為蒙古族，成吉思汗征大理時，別軍北伐至此，閉留未回者也。今其首長仍用蒙古官號，曰台吉，民間禮俗存蒙古制者尚多，通人並識蒙古文字。

作丫娃　指作丫部內土民。亦著名強悍部族也。

昌都娃　指察木多部內土民。

納奪娃　指納奪部牧民。

德格娃　凡德格五縣土民皆是。復分小部甚繁：如更慶娃，祝慶娃，林葱娃，雜科娃，[illegible]科娃，白玉娃、同普娃，麻隴娃，昌泰娃，其尤著者也。

察龍娃　指察哇龍土民。

雜巴　指桑昂雜㺄土民。亦作雜㺄巴，㺄字音甚微。

狢巴　指狢㺄土民。

波巴　波密土民。

邊巴　達隆宗碩般多洛隆宗三部百姓之統稱。漢語達隆宗為邊壩，即由此音之轉也。

八宿娃　指八宿部士民。

甲得娃　指三十九族及玉樹二十五族土民。

色須娃　指德格北部雜渠卡土民而言。雜渠卡，即民國之石渠縣，番語曰色須也。

古宗　後詳。

以上區分並非十分嚴密，不過康藏人民習慣有此稱呼，並能舉其大概畛界而已。西人分別西康民族者，大都祇分二族；

一、土伯特[Tibetan]

二、西番[Hsifan]

兩族分布地域，或指雅龍江為界，(大衛氏之雲南地圖)或以雍正四年所劃之川藏界線為界，(威爾生之中國西部採集記)要皆未有精確分劃，約以接近四川者為西番，接近藏方者為土伯特而已。

我國舊籍，對於西康民族，原只稱一番字。雲南著者，則有西番巴苴猓猔猓羅小猓猔臭猓猔等稱，俱見雲南通志其實皆西番也。現在住康漢人，多不學者，概隨康藏土民稱番為某娃某巴，亦統稱之曰蠻子，無解西番猓猔等名號者焉。

四 西番體格

康藏土人體格，與內地漢人相差絕大：

（一）皮膚厚且緻密，毛孔汗孔並甚稀少，皮下脂肪層發達，任何瘠番，無露骨節者，勞動中難於出汗，但分泌脂肪甚多，以是故能耐寒耐燥，不皴不凍。番民移住川省，每多病死者，其皮膚構造不適於發散水分，故不宜於溽溼地方居住也。



番人體格 （第四節附圖）

髮粗而短，面多縐紋，無鬚髯，胸部健良，關節不露骨，靜脈[illegible]脹。此為二[illegible]相，[illegible]裸臂著無面羊裘，左立者方吸旱煙（參看76節）。

（二）髮粗且短，恰與犛牛尾毛相似。番人似亦自嫌其髮不美，每以牛尾毛編巨辮盤於頭上為飾。

（三）鬚甚淺鮮，幾等於無；老翁老嫗，面貌上殆難區別。此事對於高寒地住民不為無益，蓋可免去鬚上結冰之苦也。

（四）手脚肘骨之關節不甚膨

大，幾無俗所謂螺螄拐之突起。

（五）女子乳房不發達。

（六）性雖和善，而目具兇光。眼眶較漢人為小，圓形者多。

（七）額上易生縐文，故俗謂『番不經老』。

以上諸點，有為人種歷史淺短之徵者，有為適應寒冷乾燥氣候所致者。若能細心研究，亦饒趣味。

五　西康之種族分野

前節所述之康番，佔領西康高原之全部。與之混居者，惟少數之漢人與蒙古人。若就理想之西康省境言，則其南部尚有摩些，猓猓栗粟怒子狢㺄等種；西部復有藏族居之。茲作西康民族分佈圖，並為之說明如下。

康番　即前節所述之西康民族，包括西番狜猔在內。分佈地域最廣，約佔西康全面積百分之九十八。

漢族　內地漢人之移居西康者，惟南北兩路各要地有之。

猓猓　為甯遠各縣土著。西康之瀘定縣南部，九龍縣東南亦有之。

麼些 為雲南北境之一大民族。分佈地以麗江為中心，北至阿敦子，西至維西康普葉枝，東至永北，蒗蕖皆是。西康之鹽井得榮等縣，亦每有之。

栗粟 為維西附近之土著，現分布于瀾滄路江間山谷中，有生熟二種。生栗粟伏居山中，以獵為業。熟栗粟有至滇邊康邊各地經商者。

路子 亦作怒子。為雲南西北路江沿岸之土著。其分布地，北抵察哇龍，南與栗粟相接。性馴怯。

民家 為雲南西部一大民族，漢化頗深，性馴。維西之那馬人屬之。

俅夷 怒江之西，大山中另有俅夷，性兇悍，俗呼野人，亦作怒夷。與路子有別。

猓玀 為雜瑜域外之野番。已詳境域篇。

波巴 波密白馬崗土人皆屬之。

藏巴 即西藏民族也。拉里以西土人皆屬之。

以上各族之遷徙源流，生活狀況，風俗語文，另于編末各節詳之。茲下各節，單就康番而言。

六 西番戶口

西康人口，向無統計。惟支差民戶，籍由土目造册，輪派差徭。趙爾豐改流之役，曾收集此類册籍，編

錄各縣戶口。其有土目叛逃，册籍遺失者，飭各縣設治委員另查造報。各委員或召新委土目自行塡寫或藉發放種糧，誘各村番民造册領糧，由以爲據，並未嘗歷考查之也。如此所造册籍，多有浮濫。其後按戶徵糧，濫者遂爲頭人所隱匿，浮者則捏報逃亡，紛紛請免。迨陳遐齡當政時，注銷各縣民戶，約爲趙使時十之一二。中間因中央催辦選舉，曾令各縣知事調查戶口一次。于時政治窳敗，番夷多不用命。各縣知事，守印候俸而已；既無實心辦事之精神，亦無切實調查之能力，大都就糧册所載，意爲增減，塡報塞責。民七以後，德格以西十一縣陷於藏番，鄉稻德鹽諸縣儼如獨立，其戶口並難稽考。而民國十年鎮署代表陳啓圖在北平刊印之川邊各縣調查表，仍列失陷各縣戶籍；大約是辦選舉時所得之各縣報告，故其丁口數目，或缺或詳，參差不齊也。民十九年，諾那呼圖克圖曾派馮雲仙女士赴康考查。馮實未入康，僅由諸那駐蓉代表熊禹治君規劃表式，印發西康各縣縣署，託其知事署員，按表塡覆；即二十年八月新亞細亞發表之西康各縣實際調查一文也。表中各欄，固甚惝恍；所載戶口，亦係概數；因其出于各縣署員估計，尙較其他機關團體所估計者較爲可靠。茲故比列二表，各縣戶口數目，參以本人考查後估計之數，作西康各縣戶口表如下：

縣名	民國十年印川邊各縣調查表 戶數	民國十年印川邊各縣調查表 丁口	民十九年馮雲仙調查表 戶數	民十九年馮雲仙調查表 丁口	著者考查後之估計 戶數	著者考查後之估計 丁口（僧侶在內）
康定	二•三三三	原闕	漢一•七〇〇 土二•三〇〇	七•〇〇〇 九•四〇〇	漢一•八〇〇 番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八•二〇〇
瀘定	六•一二四	丁一三•四八八 口一二•二八四	漢六•二八〇	男一〇•六〇〇 女九•八〇〇	漢七•〇〇〇 猓一〇〇	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丹巴	原闕	八•二〇〇	漢土三•九〇九	漢二•五四〇 土三•二五〇	漢八〇〇 番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九龍	八〇五	丁二•三〇三 口二•一八二	漢土一•九四二	二•六五〇	漢一三〇 猓一〇〇〇 番二•〇〇〇	六五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道孚	二•六三五	丁二•七八六 口四•六二三	漢土一•六〇〇	八•〇〇〇（漢什一土什九）	漢二〇〇 番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瀘霍	原闕	原闕	漢二七五 土一•二五八	五九九 二•八七九	漢一〇〇 番三•〇〇〇	一•二〇〇 一〇•〇〇〇
甘孜	三•八〇九	丁六•六四一 口七•五四一	漢土三•三二五	男四•〇六一 女五•七〇六	漢八〇 番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瞻化	四•八八一	丁二•八二三 口一〇•〇三八	漢三〇 土四•五四八	二七•〇〇〇	漢三〇 番四•五八四	二〇〇 三〇•〇〇〇
雅江	一•五〇七	四•一八八	漢土一•〇七〇	四•〇〇〇	漢三〇〇 番一•八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理化	一•五〇七	四•一一八	漢土三•七〇〇	三•〇〇〇	漢一〇〇 番四•六〇〇	一•五〇〇 三〇•〇〇〇

縣名						
義敦	七三七	原闕			民八廢縣分其地屬巴理	
巴安	三•四一六	丁四•七七九 口六•九七五	漢土四•五一六	二八•〇〇〇	漢四〇〇 番五•〇〇〇	漢四•五〇〇 番三三•〇〇〇
鹽井	九一三	三•五七七	漢土九一三	男二•一〇八 女二•三三五	漢一〇〇 番一•五〇〇	漢六〇〇 番八•〇〇〇
德榮	一•二二三	原闕	漢土一•二二三	七•二七〇	漢五〇 番一•三〇〇	漢四〇〇 番一〇•〇〇〇
定鄉	一•五四五	丁三•一三八 口三•八三三			漢一〇〇 番三•〇〇〇	漢五〇 番一六•〇〇〇
稻成	一•三三三	原闕	漢土一•四八七	男二•六五九 女三•六三五	漢二〇〇 番四•〇〇二	漢一〇〇 番二〇•〇〇〇
德格	四•一三二	丁五•八六六 口六•八六六			漢三〇〇 番五•〇〇〇	漢二•三〇〇 番三〇•〇〇〇
白玉	二•二九六	丁二•九四五 口三•七〇〇			漢五 番三•〇〇〇	漢一•〇〇〇 番二〇•〇〇〇
鄧柯	二•五〇〇	原闕			漢二〇〇 番三•〇〇〇	漢一•〇〇〇 番二五•〇〇〇
石渠	二•七九六	丁四•一二四 口五•五〇〇			漢一〇 番三•〇〇〇	漢八〇 番一五•〇〇〇
同普	三•三七四	丁六•二〇〇 口六•三〇〇			漢一〇 番四•〇〇〇	漢三〇 番一五•〇〇〇
武城	二•〇〇六	丁三•六八七 口三•一〇四			漢一〇 番二•一〇〇	漢一〇 番二四•〇〇〇

貢覺	一•五五四	二•二二七	二•一三三	漢 〇	番 一•六〇〇	漢 〇	番 八•〇〇〇
甯靜	二•三八六	丁 五•七九二	口 四•九〇八	漢 二〇	番 四•〇〇〇	漢 五〇	番 二六•〇〇〇
察雅	五•〇七六	一九•七一九		漢 一〇	番 五•八〇〇	漢 五〇	番 三〇•〇〇〇
昌都	二•四〇〇	八•一〇〇		漢 二〇	番 四•〇〇〇	漢 一〇〇	番 三〇•〇〇〇
恩達(註)	一一四	丁 二三〇	口 一七〇	漢 一〇	番 四•〇〇〇	漢 五〇	番 二五•〇〇〇
碩督	民元置碩督縣彊域未明大抵以西藏之碩漥羅松區三縣劃置			漢 六	番 二•〇〇〇	漢 二〇	番 一〇•〇〇〇
嘉黎	彊域未明大抵以清代拉里粮台屬地置			漢 四	番 一•五〇〇	漢 一〇	番 六•〇〇〇
太昭	彊域未明大抵以西藏工布區改置			漢 五	番 五•〇〇〇	漢 一〇	番 四五•〇〇〇
科麥	彊域未明大抵桑昂曲宗所轄冷卡門空察哇龍告屬之			漢 二五	番 七•〇〇〇	漢 一八〇	番 四四〇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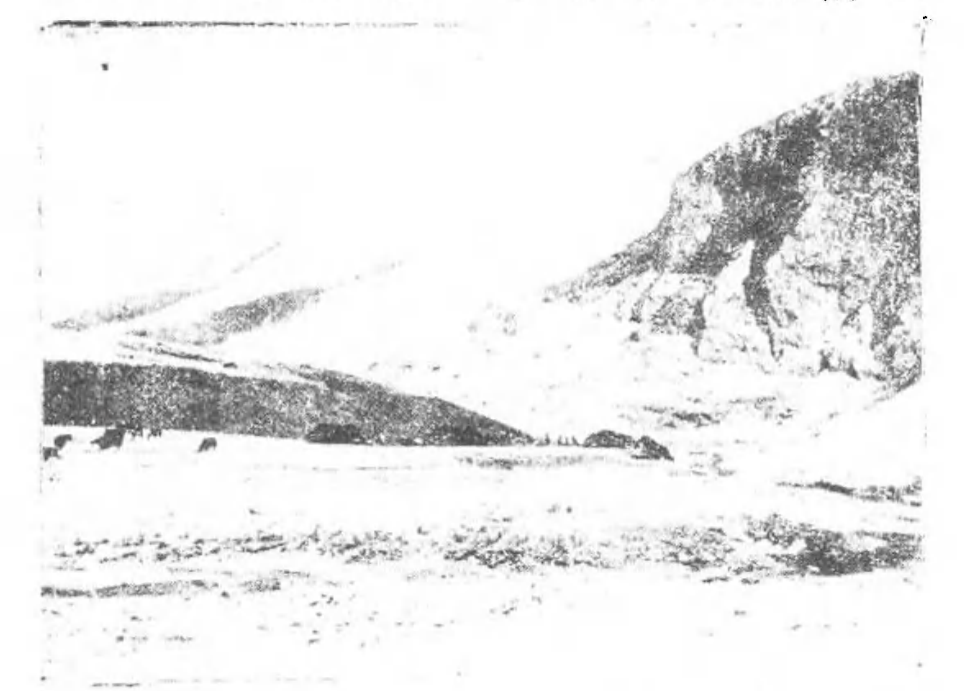
察隅	疆域未明大抵只轄上下雜㺄之地			漢 番	五 三•〇〇〇	二〇 一五•〇〇〇
其他	八宿波密俄洛等未經建置之地			番	六•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合計				漢 番	一一•五〇〇 一〇七•九八〇	一一五•〇〇〇 六八二•二〇〇

【註】恩達縣疆域，未經劃明，大抵民七以前，類烏齊三十九族等內附而未設官之地皆屬之。以上合計西康全域三十二縣，共有漢民十一萬五千人，（固住者約僅六萬餘人。）番族六十八萬二千餘人。其他猓猓麼些怒子栗粟等共約一千餘人。實以番族人口佔最多數。此六十八萬餘番族中，農人約佔十分之四，牧民約佔十分之三，僧侶約佔十分之二，官吏商人兵士游民約佔十分之一。其大較也。

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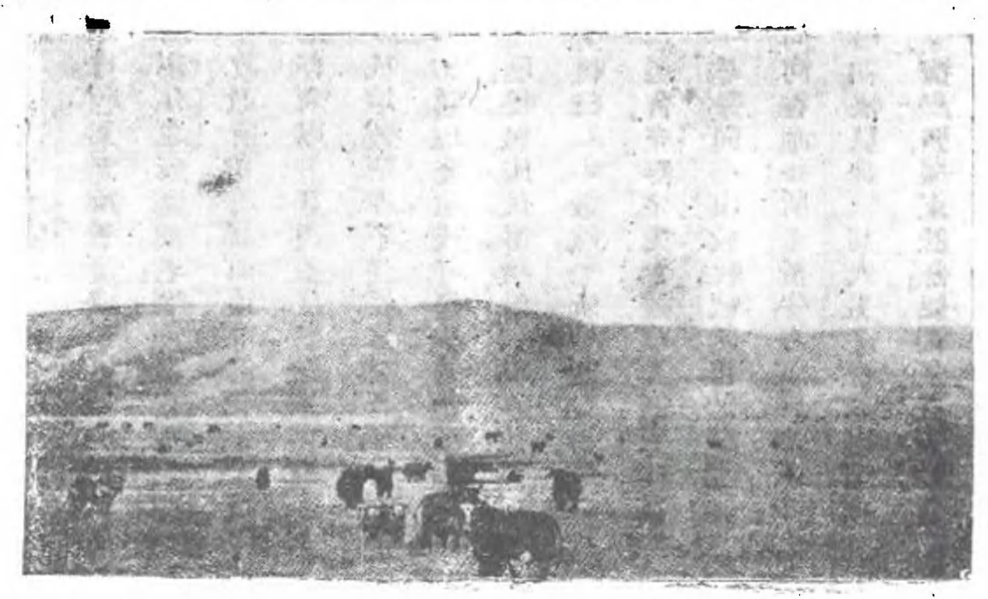
七 牛廠娃

牧業爲西康之原始生業，直至今日，牧業尤重于農，緣西康民族資以生存之酥油皮毛，唯牧場能產生也。牧廠所在，屬高原頂部海拔三千四百米以上；夏短冬長，寒燥多雹，不能栽培穀蔬，亦不生長木類，惟于冰泮雪融時，發生茂草一季，適于放牧而已。牧場住民，番語曰『絨擦娃』，漢語曰『牛廠娃』。所居地曰牛廠。無房舍，亦無定處：春暖草長，則率其牛羊羣向高山放牧；秋風起，又漸驅向河谷飼養；所至撐牛帳而居，故呼曰『帳房娃』。其人男子皆戴毡帽；穿蠻皮襖，褶束腰部，使褊長及膝，背



牛廠風景之一　（第七節附圖之一）

冬季牛群徙於河谷，帳幕張於背風之處。（呂兌藻攝於石渠）



牛廠風景之二 （第七節附圖之二）

夏季草原綠漲，爲牛馬蕃息之時。帳幕張於溪畔，牛群播於曠野。

襟即爲腰囊，可收藏其全副日用物品；裸足着番靴。四時如一，貴賤亦如一。女子穿長袍，頭戴銀飾甚繁；腰與項繞繫珠貝銀飾，纍纍如瓔珞；雖在牛羊廝混中不廢。自生迄死，不剃頭，不洗臉，不加減衣服。其語言另是一種，稱爲牛廠語，與普通藏語微異。

八　馱脚娃

牧民之饒于資財，富有牲畜者，多兼營運輸業：包運各商家喇嘛寺茶馱貨物，或包攬官府烏拉。其料理牲畜運行者曰馱脚娃。大道沿線各牧場，適於此種營業；多有連合數家，各以過剩牛馬，集爲馱羣，以營此業者。

馱運路線，爲南北二道。通常自打箭鑪馱

茶至墨塘，巴塘，乍丫，呂都，道孚，鑪霍，甘孜，德格，界谷，拉薩等處，復自各處馱運藥材藏貨回打箭鑪。每日祇行三四十里得，水草便利處卽息。卸貨於野，煮茶作食。放散牛馬，以人守之，待天旣暮，牲畜已飽，始呼唷集合，聚以過夜。翌晨，仍放畜吃草，飽而後行。故雖轉運萬里，牲畜不疲。蓋亦游牧之變象也。

馱脚娃習慣露宿，不搭帳幕，能臥積雪中，鬚髮冰凝，視如無事。高原多北風，能推動砂石：馱脚娃隨息，疊其貨馱如長牆以禦之，便可無苦。惟獨畏雨，然邊地只五六月爲雨季，雨季卽息業。故關外馱運，以冬爲盛，夏季殆絕跡也。

九　莊房娃

西康農民，稱莊房娃，謂有莊稼可種，有房屋可住也。莊房所在，全屬海拔三千四百米以下之河谷地方，氣候溫暖，能種麥類。惜平地太少，峻急岩壁，滿佈森林。稍平坦處，皆已開墾。莊房卽建於農地邊緣，大都集合數家或數十家爲一村落，碉房幢幢，頗有歐西風致。

莊房娃以農爲主業，牧爲副業，狩獵採藥爲不常事業。其牧場率遠在十數里外，河谷上方，高山頂部，分派家人管理之，收取乳油毛皮以供家用。其人起居飲食一切物質享用，皆較牛廠娃優。社會組織，風俗禮儀，亦較繁雜。蓋牛廠娃爲接近原始時代之康人，莊房娃爲其已進化者也。



第九節.

莊房娃之家庭.

依於父者為長女次子;依於母者為長子,次女,三子;幼子立石階上竹筐之側.小兒着無面羊皮衣,成人着氆衫布衫,盤辮,番靴,一望可知其為木雅娃.背景為番宅之墻壁,可見其門窗之構造.

十 吃莊房

西康爲特殊之均田制。其地田業，分爲不甚平勻之若干份，每份由一家人承耕，是爲一差粮單位；耕此業者即爲差民一戶，稱爲吃莊房，意謂吃皇上土地，應與皇上效力也。此種田業，不當認爲百姓私產，直可認爲差糧之代價。差糧重輕之權，操於地方頭人。苟某戶差糧有絀，頭人即可驅逐此戶，另畀他人承耕。吃莊房者，亦不能以此田業，分給諸子；通常只能以一子承繼，餘子皆須自謀生活：或學喇嘛，或入贅他家，或以苦力

自給，或充頭人奴僕，或職他家莊房無主而承領之，如承繼莊房之子死，始以餘子依次遞補。無子以女招贅壻承業。兒女俱絕，則由頭人另覓親族補吃。

莊房非易吃者，多數番民，百般規避，不肯承領莊房。父母於其鍾愛之子，亦多使學喇嘛，不願以之承業。因康地差徭，異常繁重，每有罄土地所出，不能應土酋誅求，一家勤苦終歲，仍常啼飢號寒者。例如上糧，每年官糧雖不過二斗，或且不足二升，但實際每戶所出，恆在五升以上，或且至於石餘；蓋官糧之外，尚有頭人糧，土司糧，喇嘛糧，以及其他一切收糧人額外苛索中飽之糧也。上糧猶可，支差最難。凡官吏往來，土司興建，以及其他一切屬於公事之建築與運輸，所需人力物力，口糧器具，皆係差民分担，並無代價，卽有亦為數[illegible]，並賞品亦無之，飲食物料，皆由支差者自備，作工偶懈，[illegible]，不分農忙農暇，徵發令到，莫敢或違。每值軍興，其苦百倍。是故西康南北兩大道沿線，差徭繁數之地，與地位稍高，莊田瘠薄，農產不豐之處，吃莊房者，大都棄業遠逃，無人承耕。西康荒地之多，民戶之稀，職是故也。

十一 商人之地位

西康商人，屬於尊貴階級，地位在土司喇嘛之下，農牧百姓之上。商人不當差，不納稅，故流行諺，亦

無關卡厘金之制。商隊所至，隨地可以放牧牲畜，番語稱官曰本，漢官曰甲本，番官曰宻本，商人曰充本。充本猶商官也。

充本爲經理款項，主持買賣之人，並非直接與人民貿易者，大都以喇嘛或頭人充之。其與民間直接貿易者，稱曰『壩充』猶云地方商人也。其地位較充本低，比於齊民，但能受低級社會之尊禮；大都以小娃子充之。

康藏尊重商人之原因，與宗教頗有關係。蓋僧侶爲坐食階級，日用物品，不能自致，固不得不仰給于商賈。點綴寺院，嘗求華美，以動平民羨慕，勢需絹綢等物，須轉運于千里之外，亦不能不仰給於商賈。土司頭人家裝飾其尊貴亦然。是故各喇嘛寺與土司頭人家，皆委派充本，經理貿遷之事。因喇嘛頭人經商而商人之地位遂高。宋代以前，番漢交易，以西甯洮州與黎雅阿敦子爲界，漢不入番，番不入漢。元代西征後，始有陝商入康。清季西征後，始有川商入康。川陝商人入康，皆在中華武力張揚之后，番敬漢人，故敬漢商。康藏商人，大都爲喇嘛頭人與漢人，此其所以尊貴也。

十二 農牧的偏嗜

漢族祖先，只知有農，不知有牧；雖曾養犧牲以充庖廚，不過棚飼少數家畜，聊資肉食而已。此種牲

能，遺傳於四千年後，凡漢人分布之地皆只有農場，無牧場。西康高寒曠邈，故良之牧場也；漢人移殖於彼者，除經商外，祇聚河谷狹隘之地，從事於農；其不能耕藝之牧地，概棄不顧；可謂偏嗜農業者也。反之西康之番族，受數千年逐水草張天幕之遺傳與訓練，遂以游牧為樂，以谷量馬牛為富，雖有沃壤，亦棄不用；徒因交通不便，糧食供給無由之故，不能不分一部賤民，從事耕作而已。觀其良田荒棄之多，農作受限制之嚴，農民差徭之重，與農人子女規避吃莊房而樂為僧侶之狀，可以知其賤農矣。若牧民則甚自由，差徭亦輕。游牧與隊商，關係甚密，草地貿商，亦即所以重牧也。不但如此，番民雖住莊房，亦必兼營畜牧；歲時行樂，必張幕曠野中，徙家居焉；婚聘慶弔，概以牛馬投贈；凡所以點綴繁榮鄭重之事，皆具牧場精神；是可稱為偏嗜牧業者也。

以是之故，西康今日之產業分佈，恰能與民族分部符合。語言文化，亦與之一致。漢人雜居河谷農區，從事農業，行漢語，守漢俗，有學校教堂，不奉喇嘛教。番人之純粹者皆住高原，事牧畜，行藏語，守番俗，奉喇嘛紅教者多，無學堂教堂。其漢番雜配者之子孫，則處高原與河谷之間，兼營農牧業，每能兼通夷漢語，奉喇嘛黃教者多，雖從番俗，而親漢官，多喜自稱漢人，即稱番民，亦慕漢化，為現在漢政府統制下之社會中堅。故欲調劑西康之產業，當從調和血液做起。欲使西康政治穩固，亦須從調和血液做起。

十三 西番工人

西康金工，以金銀匠而兼鐵匠銅匠之業，概居市塲，設爐冶。所能造者，爲首飾佩刀之類，工作甚粗。近此業爲漢人所壓倒，番人操之者希矣。

銅鍋銅瓢之類，番人自造者少，大都自雲南運入。銅佛及其他法器，德格能製造之，但仍以雲南製出者爲多。

西康石工，祇有鐫刻經文佛像于石塊岩壁之人，康人視爲賤業，擯不得居家室之內。操此業者，常於高寒無人戶之溝谷間，用亂石壘砌石窟，屈處其中，鐫刻石片石礫爲經文佛像或陀羅尼，持向附近民家獻之，藉易食糧爲代價。亦有村民發願建麻柳堆者，出資僱其鐫石。要未有敬重之者。民十八年，余赴道孚，在塔尼壩野宿，遙望前方溪邊有矮屋連椽，約十餘家，以爲村落，迫而觀之，皆此輩也。

余嘗見番人鐫刻經文佛像，其工甚巧，不塗墨底，但以意隨手鐫之，自能行列整齊，筆劃端秀，與番經無異。經典又爲番民極崇敬之物，不識因何賤視刻經之石工也。

除鐫經文佛像外，亦能治磨。若造石橋石城石墓石碾之類，皆無其人，亦無其石。

琢磨寶石之工，聞德格有之。

茶包至康地後，番人泡牛皮使軟，紮之成包，然後運銷各地。作此工者，曰甲作娃，亦賤業也。康定操此業者最多。民四陳步三之變，鎮守使張毅曾編之為民兵以拒敵，其為數不少可知。關外殊少見。

西康過去的工業，似祇上列各種。餘如織毯子，製酥油，染色等，皆農牧民之副業也。新興工業，若木工製革造鎗等，皆漢人所操持，番人殆未嘗過問。

十四 小娃子為特種職業

小娃子，西康之特殊職業也。凡僧官，土司，頭人家皆有之。位愈高資產愈大者娃子愈多。男曰役部，女曰役姆，與我國古時奴婢之義相同。旅邊人士，概以小娃子呼之，茲從俗稱。

小娃子之職務，為伺候主人飲食起居，與任奔走捍衛之役。巨室或多至百餘人，則擇忠勤有功者，派往耕種其莊田，或管理其牧場。此種莊田，為主人之私產，對官府不支差糧者居多；每田一份，規定納糧若干，多餘之糧，為娃子自有，頗似內地之佃戶，又似古代湯沐邑之邑宰。派管牧場者，與管莊房微異：大都規定每乳牛一頭，納乳酪酥油若干。乳牛之生死增減，按年具報主人查核。又有以牲畜點付娃子，若干年後仍只收回前數，增生之畜，由娃子得，死亡之畜，由娃子賠，每年只按畜數上納生產品者，稱「為不生不死」。

小娃子之婚配，由主人主之。所育子女，仍爲小娃子。其派出管理莊房或牧場者，得攜其妻子同往。或卽使之世襲其業。

小娃子亦有才幹便給，聲望隆盛，權傾主人者。亦有因主家男丁死絕，通其寡婦，取代主職者。亦有主人清靜好佛，不預外事，官府差徭，民間爭頌，一概委之辦理，權位比于主人者。總之，娃子生活較平民優。故凡農民之不克承產者，多投豪戶爲娃子。

十五　西康娼妓

西康有妓無娼，婦女跳絃子娛客賣賤，此卽妓也。德格婦女。常應商人之召，往跳歌裝。召一女子，則來者四五十人，聽客評頭論脚，狎抱偎倚，父母不禁，而索賞甚奢，此亦似妓。又有一種賣毛線女子，早入客室，強賣羊毛，逗客調笑，目成後，輒委其羊毛而去，夜晚再來索貲，每使伴宿，頗似上海賣花女子，亦似私娼。然此由該地男子缺乏，婦女藉此求牡，遂其性慾，仍非娼也。

十六　西康乞丐

西康雖地曠人稀，生活容易，亦有乞丐，只甚少見耳。其丐用雜布縫成經幢一具，爲狀似內地南織，

形，則甚小。每至人家門外，踞地而坐，左手轉撳，右手持搖經轉之口唸一種有韻之經，爲其家祝福。得糌粑一撮卽去。番人呼之爲「捉」，男爲「捉部」女爲「捉媽」其音頗似「折媽」，折媽女神名也。

漢人流落草地，亦有爲乞丐者，南路沿線較多，皆猾民也。番人惡之，呼爲「甲捉」。（音似甲豬）故番人詈罵漢人，每曰「甲捉」。

十七　殺牲漁獵爲最賤之業

佛教戒殺，康人皆崇佛教，以殺一蟲蟻爲惡業，故殺牲捕魚獵獸諸事，賢者不爲。然其地多牧塲，獸肉爲主要糧食，又不能不有殺牲之人。於是喇嘛爲之解曰「大小皆是生命，殺一生命而能救多數生命之饑寒者，其罪應小。故殺牛之罪小於殺羊，殺羊之罪小於殺雞，殺雞之罪小於殺魚，殺魚之罪小於蟲蟻」是故西康土人無捕魚者。雞老死，煮以飼馬，莫能殺之。惟牛羊須殺以養人。常人皆不肯殺，另有屠民專操此業。

屠戶之殺牛羊也，皆先操刀對牛羊喃喃誦咒，祝其往生極樂，然后殺之。其心固甚慈善，康人猶甚賤之，視其業在藝妓乞丐之下。

漁獵尤非喇嘛所許。故西康雖獸溢於山，魚騰於水，而莫肯弋之。山禽野獸，見人不畏。惟鹿茸麝香

價極珍貴者，始有賤民獵之。其人遭社會之輕視，又甚於殺牛矣，

近世漢人與西人之移住西康者，多喜漁獵。喇嘛甚惡之，而不能禁阻，多指某處爲神山神水，禁人弋獵，以資限制焉。

十八　搶刼爲英雄事業

西康民族在佛化未入已前，原以刼殺爲英雄事業。雖在今日，此風猶有存者。如三岩，鄉城，瞻對，俄洛等處之壯男，皆常外出行刼，且常將其刼殺快意事，誇耀鄰里。鄰里不以爲惡，反頌其勇，他日遇刼殺事，則擁爲首領，以獎勵之。番語稱刼匪爲「夾壩」。其受佛化教深之地，亦知以作夾壩爲戒。然其戒刼殺，反不如戒偷竊之嚴，亦異俗也。

居住

十九　番民住宅定式

西康多猛獸與刼匪，番民概住高碉內，漢人稱之爲蠻寨子。率方形，牆壁厚數尺，用土築成，或亂石

疊砌，通常高五六丈，內裝樓房三層或四五層，每層有窗數眼，外觀酷似一西式洋樓。全寨只闢一門。門外每有短牆或木柵護之。門內卽最下層屋，爲牛馬牲畜栖息處，不住人，亦不除畜糞，屎尿與殘芻敗蔗堆積甚厚，人行其間，如履敗絮。自此登一木梯，入第二層，爲灶屋，亦卽寢室，衣服飲食日用之物皆放此層。自此再登一木梯，入第三層，通常作爲經堂，番家最莊嚴最整潔最華美之屋也，非漢官與喇嘛不得入住此室。由此再上一層，卽爲屋頂；常建有偏小廠屋，爲屯積芻蕘飼養雞犬之用。屋頂四角樹木椿，懸經旂，卽番家歲時祈禱之家神也。

以上就中產番民住居言之。若土司與大頭人所住之碉寨，稱爲『官寨子』，則常合併數幢碉寨子而成；佔地之廣，房屋之多，高度之大，皆四五倍於常寨。各屋用途亦不拘前式，大都於高牆之內建有園房，爲娃子守衞之室。又貧小番民之寨子，每無經堂一層。

二十 番房修造法

西康建築房舍，雖高樓七級，廣廈千間，木匠無須如何設計，但祇自下而上，一間一間依次壘砌之，隨意增減，並無限制。恰如幼穉生爲積木戲然。其各間修法，頗似內地裝倉：用巨木作架，較小之木駢列裝壁，另以木駢列蓋頂後，再從上方如式修之。上下木柱，並不銜接。任隨橫拓若干間，上砌若干層皆然。

故稍經震蕩，即全倒塌。鑪霍民國八年地震，全縣官民房屋塌盡，以此故也。所謂官寨子堅碉房者，亦不過於房舍之外，築堅厚土石牆壁包圍之。牆壁堅牢不倒，藉以支持木屋，故能耐久。

草地木材，端正碩大，番屋各間皆矮，故其柱粗短，立地如礎，不易偏倒。縱使偏倒，折卸重修。亦牽不動他間房屋。吾人視之，覺其建築方法太愚。番民視之，則以為極智也。

番房屋頂部，皆於駢列木條上，縱橫架擱小木條或柴薪，再於其上鋪墊泥沙，人力捶平。可以打草晒麥，亦供遊眺。家神為一木杆，上懸印經之布，稱為經旂，樹於屋頂最上部，每晨焚柏枝禱之。屋內地面，亦如前法，填土捶平。富家或更於土面鋪木板一層，以資清潔；中產之家，皆只薄土，人住樓上，如住地面，可不用火盆而燃薪禦寒。聞鑪霍官寨，建築甚美；某年官兵駐紮寨內，因衣薄畏寒，晝夜燃薪於屋內，熱透泥土，下達墊薪，而兵不覺，由是起火，將全寨燒燬云。

二十一　獨木梯

番人升樓之梯，為獨木梯，俗呼蹬蹬梯，用整條木柱造成。番中多大木，取直如矢，徑二尺許者歸，截去兩端，留中段，又斲去一方為平底，於反對方就圓木斧成鋸齒狀，每齒約距一尺。用時以平面上靠樓層，下抵地面，齒向外方；番人手攀背緣，足踐齒口，上下甚速，毫無不便。漢人初習之，則如臨深履薄，兢兢

獨木梯

民俗篇之1節附圖

若將傾墜矣。

草地規矩，惟有官爵者之住室，如土司官寨，漢官衙門，與台站等，始得用漢樓梯。（即內地通常之木板樓梯）無官位者，雖富擬王侯，不得擅用。恰如清代之黃綠瓦、朱漆槽門，爲龜碑礎等然。番中無官位而富者，僅能於其獨木梯平底之右側，留木棱一條，俾上下人等便於攀撫而已。惟漢人，則無論有無官位，皆得裝置漢樓梯。近年關外法度已壞，通都大邑所住之番，多有越制使用漢梯者。惟窮鄉僻壤，仍守舊制。

二十二　疊石奇技

康番各種工業，皆無足觀。惟砌亂石牆之工作獨巧。欂寨子高數丈，厚數尺之碉牆，什九皆用亂石砌成。（無石地方，乃用土築。）此等亂石，即通常山坡之破石亂礫，大小方圓，並無定式。有專門砌牆之

番，不用斧鑿錘鑽，但憑雙手一筐將此等亂石，集取一處，隨意砌疊，大小長短，各得其宜；其縫隙用土泥調水塡糊，太空處支以小石；不引繩墨，能使圓如規，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傾畸。並能裝飾種種花紋，如褐色砂岩所砌之牆，嵌雪白之石英石一圈，或於平牆上突起淺簷一輪等是。砂岩所成之礫，大都爲不規則之方形，尚易砌疊。若花崗岩所成之礫，盡作圓形卵形，亦能砌疊數仞高碉，則雖泰西磚工，巧不敵此。

此種亂石高牆，且能耐久不壞。曾經兵燹之處，每有被焚蠻寨，片椽無存，而牆壁巍然未圮者。甚有樹木自牆隙長出，已可盈把，而牆不倒塌者。

余於丹巴林卡南街，見一供守望用之碉塔，塔基才方丈許，愈上愈細，最高約方四尺許，中空，可容持槍番兵上下，凡十八層，每層高約丈餘，各有窗眼四口。此碉亦用亂石壘成，據土人云：已百餘年，歷經地震未圮，前年丹巴大地震，僅損其上端一角：誠奇技也。

此種砌牆工人，產於茂州者爲多。包砌工價，每方丈約爲銀四兩。

二十三　八角碉

番俗無城而多碉。最堅之碉爲八稜，如兩四方柱相嵌合，亦亂石所砌，俗呼八角樓。康定雅江道中

之八角樓，卽以此碉得名。九龍縣對岸之大浦子，亦有二座，皆昔明正土司建，以備西來南來之寇者也。

凡壘立建築物，稜愈多則愈難倒塌。八角碉雖仍爲亂石所砌，其壽命常達千年以外。西番築建物之極品，當屬此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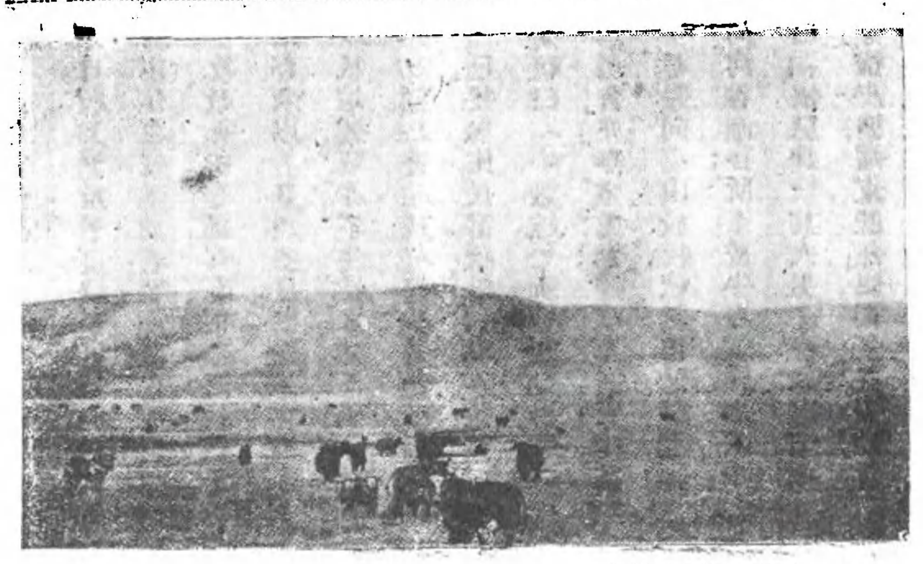
二十四 康藏之城

世稱前藏三十一城，後藏十七城，實皆無城，不過多數碉房集合之巨鎭而已。如此諸鎭，並無牆垣繞之，亦無街衢巷術之制；諸碉各因地勢，錯落建築，每值兵役，憑碉而守，堅於乘城；漢人不得相當稱呼，遂呼爲城也。

惟各大喇嘛寺，皆有堅牆圍繞。其制如城，但垣內除佛殿外，盡屬僧舍，無俗人居，應稱爲寺，不得曰城也。

西康眞正之城，概係漢人所築，淸代曾置戍軍，與市廛之地，多有之；皆甚卑小，或以亂石壘成，或以土墼，或就番碉之壁聯綴之。舉例如下：

打箭鑪城　雅州府志云：『雍正八年，安設阜和營，倚山修砌石城一百四十五丈，爲門五。』今鑪、城只東南北三門，門連有城，及山而止，其長不過四十丈。不知是何時改修。此城雖僅數段，然雉堞雄偉，



牛廠風景之二 （第七節附圖之二）

夏季草原綠濕為牛馬蕃息之時.帳幕張於溪畔.牛群播於曠野.

襟即為腰囊，收藏其全副日用物品；裸足着番靴。四時如一，貴賤亦如一。女子穿長袍，頭戴銀飾甚繁；腰與項繞繫珠貝銀飾，纍纍如瓔珞；雖在牛羊廝混中不廢。自生迄死，不剃頭，不洗臉，不加減衣服。其語言另是一種，稱為牛廠語，與普通康語微異。

八 馱脚娃

牧民之饒于貲財，富有牲畜者，多兼營運輸業：包運各商家喇嘛寺茶馱貨物，或包攬官府烏拉。其料理牲畜運行者曰馱脚娃。大道沿線各牧場，適於此種營業；多有連合數家，各以過剩牛馬，集為馱羣，以營此業者。

馱運路線，為南北二道。通常自打箭鑪馱

特築場圃，以備此諸工作周旋；番人則以屋頂爲之，可謂善用其屋頂也。

屋頂又爲佳美之遊眺地方，以其高出衆象之上，又平潔可資坐臥也。余在邊地，每息民家，必登其屋頂，測繪附近地圖。有時夏暮日落，涼風漸起，負手閒步其上，俯眺村民晚歸，牛馬款段之狀，肌膚清爽心境超脫，飄飄然有凌雲羽化之概焉。

番人養雞，多在屋頂，即以穗稿爲其產卵之巢。狗亦多繫於屋頂，因番碉皆堅牆，僅一穴出入，夜閉碉門，賊不能犯，惟能以長鈎掛衙，援之而升；繫犬於屋頂，則能四面瞭望。賊至狂吠，使不得近。

屋頂建造法，爲木梁上鋪劈柴，劈材上鋪細枝，細枝上築黃土。邊地初夏爲雨季，冬月爲雪季，雨雪二季，皆能破壞屋頂，致於浸漏；故初秋農閒，番民必修理屋頂一次，凹者塡之，鬆者築之，不使積水，不使生草。

二十六　甘孜縣署

甘孜縣署，即故麻書官寨，改流時，麻書已絕，因以爲縣行政公署。其正寨爲一方碉，凡樓屋四層，崇牆圍繞，方各十丈，屋緣牆建，中留天井，建築純番式，無門村、牖牖疊砌，凡屋五十餘間，有經堂寶頂與佛龕。過廊互通，長梯陟降，頗宏敞。正寨之外，繞廊房十餘間，爲後方副寨相綴。副寨凡三層，屋二十餘間，較



第八節.

莊房娃之家庭.

依於父者為長女次子;依於母者為長子,次女,三子;幼子立石階上竹筐之側.小兒着無面羊皮衣,成人着氈衫布衫,氆氌,番靴.一望可知其為木雅娃.背景為番宅之墻壁,可見其門窗之構造.

十 吃莊房

西康爲特殊之均田制。其地田業，分爲不甚平勻之若干份，每份由一家人承耕，是爲一差粮單位；耕此業者卽爲差民一戶，稱爲吃莊房，意謂吃皇上土地，應與皇上效力也。此種田業，不當認爲百姓私產，直可認爲差糧之代價。差糧重輕之權，操於地方頭人。苟某戶差糧有絀，頭人卽可驅逐此戶，另畀他人承耕。吃莊房者，亦不能以此田業分給諸子；通常只能以一子承繼，餘子皆須自謀生活：或學喇嘛，或入贅他家，或以苦力

服官甘孜者，每羡孔撒官寨之華麗，而自慚縣署穢惡，頗有倡爲另建縣署於關帝廟之議。不知麻書官寨，昔固華美數倍於孔撒，漢官自不修治，致此頹敗；縱年修一新署，甯有益乎。果縣官皆十有年之志，一度薄撥公款，培修此寨，使復麻書初亡時狀，則碉房百餘間，駐兵一二連以衛縣署，亦可，尙患無臥寢處而必另建新署耶。

二十七　孔撒官寨與朱倭官寨

西康建築之華麗，除喇嘛寺外，當推土司官寨。改流之役，土署多被焚燬。現存土署之崇宏華美者，惟朱倭孔撒二寨。孔撒寨在甘孜縣署對面，余未曾入。但知其屋凡二幢：北幢曰孔撒纆，孔撒舊署也。南幢曰瞻對碉，瞻對北侵時，孔撒降之，築此以駐其使節也。二幢之間，綴以堅牆。牆下圍房，圍房之內，爲大空地。朱倭官寨，余曾駐宿二日夜。

朱倭官寨，在鮮曲北岸一小邱上，其地卽名朱倭。前方爲朱倭村，村後高處爲土署。有高屋兩幢：左爲土司住室。右幢空，爲往來官吏行台。兩幢之後，矮屋連椽，爲小娃子住室，與頭人候差之處。堅牆圍繞，如一小城。余住行台一幢，凡三級，室盡高廣，鋪以文木，飾以綾錦，前有眺欄，可瞰村市全部，與對河大道往來行人，雖無其他器物裝點，居之亦已舒適矣。土司所住尤精潔華美，柱間壁上，滿布綺羅絹卉，與宗

朱倭官寨



教法物。余遊其間，幾忘室外之爲蠻荒辯壤矣。

二十八　瞻化縣署

現在之瞻化縣署，爲藏官管理瞻對時所建。當時所建，原係兩座，相距數十步。一座爲僧官所居，今曠無居人。一座爲營官所居，今爲縣署。其建築形式，與朱倭麻書二寨並異。正房偏北，凡四層：下層爲士兵住室，二層爲大經堂，三層爲司吏住室，最上層一部爲屋，即縣官住室與大堂，一部爲大平屋頂，可集五六十人跳歡，外有木欄，憑之俯瞰全市。東南西三面，矮屋二層，爲闘房，今並廢。東南角有水牢，爲閉囚之所，中央空太面積地，轉

建五層高碉一座，方形矗立，不與餘屋相連。有巨倉，糧實從樓上傾下，可容數百石。

關外土司官寨，爲式種種，茲所舉麻書孔撒朱倭瞻對四寨，爲異式之各一種，若夫近邊各土司官署，若明正，若巴旺巴底，則頗參酌漢式衙門矣。

二十九　番廁

西康不用糞尿爲肥料，率皆遺棄於地，聽其分化泯滅。尋常人家皆無廁，或排泄於室外，或入牛羊欄內排泄。牛羊欄即在碉之下層，爲出入者所必經；故宿番民住室，入門之頃，未有不掩鼻者。茲錄日記一則，以資一笑。

番寨與廁（二十九節附圖）

『內地人都認猪爲最齷齪地面的家畜，許多人不准猪下樓來。不想理塘河口一帶居民，竟以猪爲清潔汚穢之具。這帶的猪，毛色倉褐，去野猪不遠；性喜吃屎，臭覺最發達，一嗅屎氣，便趕攏搶吃，驅打不走。他們把猪和牛羊一古腦養在樓硐的最下層。不另修毛廁。男女都混到牛羊內去解手，糞才落地，猪便吃了。從理塘囘康定一路，臨睡要解手，房主人盡囘說沒有毛廁，教到牛欄內去解。我不肯，連夜都是跑到山坡上去解。今天宿東俄洛保正家。這保正曾任過木雅鄉總保，很有勢力，房子修得已很華美，我想他一定有毛廁了；臨睡問他，仍須要到牛羊羣裏去屙。那時風大非常，出門不得，祇好遵從。走下樓去，擇塊比較乾燥的柴堆旁邊蹲下；少頃，便有五六條猪，從黑暗處奔出，搶步撲來；急忙取柴一條，四方招架，才打住了。勉強草草了事，站起身來，羣猪已拚命搶到足下，讓開一看，方知他們是來搶屎吃的。同時，董委員亦因初見此事，退步避猪，漸漸退到柱下，恰值樓上人傾猪食下來，淋了他一身臊水。』

但凡官寨，皆建有廁。在高牆外方，突出小樓一只，恰容一人，樓板開穴爲糞孔，離地恒二三丈，糞落地面，須數秒鐘。既無濺糞之苦，亦不嗅及穢氣。廁之衞生，或莫及此

三十　板房

所擅也。

板房

三十節附圖



翻譯威爾孫中國西部採集記。

川康間森林河谷住民，多建板房。其梁柱結構甚陋，一切仿內地茅舍，惟不蓋茅而蓋瓦板。瓦板者，切杉木爲長五尺許之短段，去皮，以大刀劈之，順其紋理，成爲薄板，板上自有凸凹駢列所成之細渠。以之覆屋，水隨渠走，可以不漏。縱有雨水逸出板緣，灌入屋內，祇須以指順紋引之，水卽附板流去，不濕器物。以可代瓦，故曰瓦板。

板房宜於多雨之地。其法似爲漢人所教，至今劈板之業，仍爲漢人

三十一　番人坐寢之具

番人無桌椅之屬，恒盤脚坐於地板。貴者藉一氈毹。尤貴者前方置一矮几，供放茶盌食物之用。土司貴官與大喇嘛，得設一座台，似一木櫃，上鋪氈墊；墊座愈高者，品級愈尊。惟漢人所在，始有桌凳之屬。

番人寢無床榻，張長墊於地板而臥。貴家婦女，始可具床。其床無脚，爲一長方形木盒，修闊與漢床相似，盒底貼地，四圍木板高一尺，中鋪羊毛毡一只。寢時，卽以晝所衣之羊皮襖爲被。可數女子同臥，嬰兒亦育其中。嘗於上瞻總保家見之。

三十二　燈燭

番人無燭，呼燈爲「拍比」。通常爲圓杯，有長柄連座。富者以銅爲之，貧者以土。杯底中央有孔，插羊毛數莖，灌入酥油燃之。敬神之燈亦如此。

西康南部森林中，產一種油松，材質含脂肪甚富；土人析爲木條，燃之代燭，呼爲「松光」。光亦頗強，惟煙臭甚重。漢人用之者多，嘗於臥龍石見之。徐霞客滇遊日記亦曾屢稱此物。大抵此燭盛行於滇邊，尙未普及於西康全境也。

三十三 牛毛帳房

牛廠娃寢息之天幕，用牛毛織成，厚如銀幣，能經暴雨不漏，受重雪不裂。通常形如羅筐，長圓形，方廣二丈用丈長木柱二條撐起，再以牛毛繩數十條繫於帳頂周圍，分向四方牽引，釘着土內，帳即鼓張如屋。繩有軟弱下垂者，又以木杖自外撐之，使極緊張。帳之一方闢門通出入，中央砌灶一座。灶周圍睡人，較遠處堆器物，最後端拴小牛嫩駒。牛羣遷徙，則拔帳卷疊於牛背，馱至水草較佳處，擇一近水而稍平坦之地，重行撐起為屋。其灶終日燃火。帳頂有一長隙。放散灶煙，隙外有護皮一幅，夜深火息，引蓋隙口，以拒霜露。門亦有護幕，皆牛毛布為之。故雖處積雪中，帳內溫暖，無異室內。

普通之牛毛帳房，不能甚高。因撐帳之二木柱，非草原所產，置備不易；且柱若太長。殊不便於馱運移徙也。若土司頭人之帳房，則常以數段木柱，用鐵箍銜接，為長柱以撐之，故特能高大，一帳內可以圍坐百人。其僕從住室與灶房，皆各自為帳於大帳旁，加以所轄部民之帳，每每聯績數里，成為暫時之村落。

三十四 三十牛馱之巨帳

瞻化高君言：俄洛野番大土司之帳房，凡分數十間屋，大堂花廳寢室經堂牛欄馬廐衛兵室小娃子住室灶房廁所皆備；仍用牛毛布縫成，分為百數十幅，各配鐵環鐵鈎，以便拚合解離；撐帳時可以隨意配搭為種種式樣，只不能成樓閣耳。全帳及木柱鐵環鐵椿，共須三十頭牛馱運。此非余所親見，查高君談邊地風物，每多夸妄，或不須用三十牛馱，惟其帳甚大則可信。因此等土司極豪富，頗思窮奢極慾，而為物質文明所限，計惟如此為能極豪華奢靡之致也。

三十五　混帳

牛廠娃父子翁媳，寢處共一帳房，無分別，故多亂倫之事。牧番之俗，亦不以此為怪。成年女子，一家皆得妻之，惟不與生母及親女亂耳。憶滿洲先世，亦帳居之游牧民族，同有此風；入關後，猶翁媳母子兄妹同炕。後染漢習，頗以此事為恥，深諱之。北平在民國初年，誤以『混帳』二字罵人者，必遭毆辱。今設有人以亂倫罵牛廠娃，牛廠娃必不以為忤：牛廠之禮教，未嘗以此為亂也。

三十六　牛廠產婦

牛廠娃體質強健，與犬馬無異。漢人產婦，須忌風雨冷水。牛廠娃無盆桶諸器，婦人產子後，即自抱

向附近溪水洗之，兒亦不病；即病，遍體塗以牛屎，抱向火邊烤之，亦即自愈。兒恆裸置地下，無襁褓搖籃之類也。帳房無馬桶，無論晴雨，屎尿必向帳外排泄；產婦一月中，必與風雪雷雨接觸數次，無傷。

三十七 燒牛屎

西康高原之頂部，係一大草原，多數地方無木本植物，少數較低地方與陰山坡下，長有矮檜杜松油渣子等尺許高之小灌木而已。故牛廠娃無柴草可供燃燒，祇燒牛屎。其地乾燥非常，屎自牛體排出，一日即乾，三日乾透，分解細菌甚少，故無臭氣。牛廠娃每遷一地，撐帳後，即督妻孥持筐分向附近檢屎。平日牧暇，亦檢屎。每家積屎一大堆，便覺溫飽有餘，傲然自得矣。

甘孜理塘等市，附近無森林，缺柴草，市民及其附近莊房，亦燒牛屎。平時將所拾牛屎，和水與麥糠，摶成圓餅，擲附於牆壁上，乾而揭之，以為燃料，不似牛廠娃之直以屎塊入灶也。其人中元日野祭，亦以糞餅加楷杷然之，代楮帛焉。

三十八 皮火筒

番人唯一機器，為皮火筒。番名克壓。製法，用整羊皮一，頸端縛於一鐵筒上，四腳紮緊不使漏氣，尾

端截成一大圓口。用時以鐵筒之嘴入灶，兩手提大圓皮口，一提一張，一合一壓，空氣便從皮囊通過鐵筒，射入灶矣。鐵筒之口，約徑四五分；鼓風入灶，霍霍如吼；任是濕材，亦皆火熾。法與西洋手風箱相似。番人使用此物甚巧，我等雖知其原理，取以鼓氣，終不成風，學至數日後，方得灌進些須。

三十九　天然磚瓦

西康高原之頂部，多大平原。其中無寸木寸石，一望沃壤，厚數十尺，密生一種野草，屬莎草科，葉長寸許，疏而偃地，根淡黑色，亦長寸許；紛而不直，錯亂交互於土中，與土壤相抱，成爲堅而綿韌之土層，厚約一寸，甚爲整齊。土人用利鏟自地面切下，隨意割爲方塊，使成天然土磚；擲之擊之，不崩不散。土人利用此物，砌爲住宅之牆壁，或覆屋上以代瓦，其草耐寒燥，能歷久不死，故爲磚瓦，亦歷久不壞。理塘泰甯等無石之地皆產之，亦造化之妙用也。

四十　牛廠娃之建築

牛廠娃逐水草，張天幕而居，行止靡常，因無需於建築。有之，惟灶與短牆耳。牛廠之灶，築於帳幕正中，用石塊與泥，砌作爐形，凡三口相連，中燃牛屎，可熱三鍋，其牛毛帳幕之四周，常用碎石或草磚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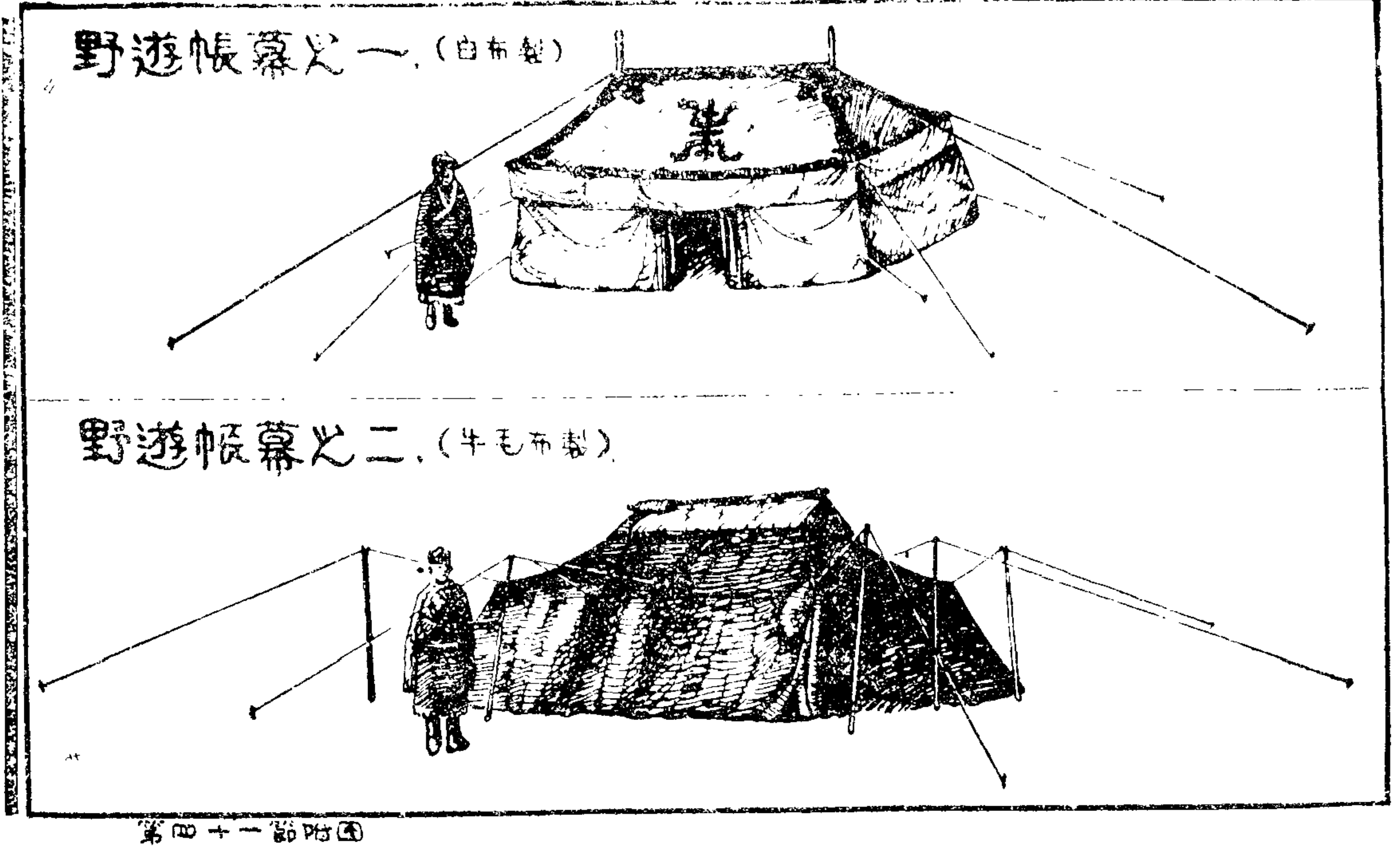
短垣，以免寒風從幕脚吹入。遷徙之後，留牆與灶不拆，以誌鴻爪。他日復歸，得辨其故處而息焉。冬季宿處，有爲某族固定之地，他人不得侵佔者，則年年增高其垣，檢亂石所部牆。

吾人旅行於草原中，最好踪跡牛廠曾經設帳駐牧之地而息。其便利之點有四：（一）有牆垣避風。（二）有現成茶灶。（三）遺有剩餘牛屎，無須拾柴。（四）附近必有清流可汲，美草可牧。

牧場無樹木石塊與草磚之處，有用牛角砌成房屋與牆垣者。其人砌角之技甚巧，不藉斤斧，但以大小不同之牛角，相互鈎持而砌之。余曾得見此種建築之照片，未曾見其實物。

四十一　野遊之幕

康俗，以張帳遊山爲樂事，每值秋成之後，各家相與張帳於野，擕取食物，寢息其間，作諸遊戲消遣，稱爲壩會。其有貴族富商，興會偶至邀其密友，或所狎暱之人；張帳於溪邊林下，宴飲詩樂者，稱爲遊柳林。（西康無柳，俗呼白楊林爲柳林也。）凡壩會與遊柳林所用之帳幕，多白布製，藍布爲飾。縱屬牛毛布製，亦皆小巧精美。土司喇嘛之帳，有能坐百餘人，支帳之柱，鐫鏤龍紋，塗以金箔者。此種帳幕，不任風雨雪雹，徒美觀耳。番語：帳幕曰『日，』布幕曰『故日，』牛毛帳幕曰『壩日。』



第四十一節附圖

四十二　雪中露宿記

西康高原中，每每數百里內無人戶帳房，旅行者常須露宿，俗呼打野。打野之地，能得杉林最佳。雪杉大逾抱者，側出之枝，層層覆蔽，雨雪不能濕根，林內亦無風，故宿樹下，無異屋內。其次爲岩窩，草原之內，寸木皆無，風狂雪重，霜落如霰，得一土穴或石穴以避其鋒，便如內地之有暖閣重幃矣。顧二者皆不易得，故旅行康地者，宜攜帳幕以行。惟番人習於露宿，能遠行不需帳幕，遇碉房可宿，杉林岩穴可宿，皆無，則露坐地上，寒風爲帳，霜雪爲被，若無事耳。

余於民十九年一月過理塘麻貝大山，西康高原之中心也。以極寒之季，過最冷之地，適須打野。覓得一岩穴，已先有一喇嘛在；且一行二十餘人，穴亦不能盡容，因張帳於附近平原中，俾衛送諸番得投穴中宿也。於時寒甚，土爲堅冰凍徹，鐵錐不能入，帳不得張，余命拾牛屎燃火，燒鐵錐熱，再錘入地；冰解錘入，須臾凍合，錐與地連；以之引帳，牢於柱石。帳既張，乃於其中燃炭一爐，同行各員，張行床環之。俱鋪皮褥毛氈數重，覆絲被皮褥三重，加以晝所衣裘，纏毛巾於頭，壓馬鞍於足，而後寢。烏拉娃與衛行士兵，則另於數步外熬茶圍坐，談故事遣夜，竟無投山穴中宿者。通事一人，爲漢番混血種，呼之帳宿，彼不肯，投彼熬茶羣中，坐以過夜。番人善笑，不知所談何事。深夜譁譁，若有餘樂。

余於帳中，望見諸番籌備露宿之狀；拾石塊三四，支成一灶，放牛屎其中，發火燒燃，銅鍋盛水，置於火上，碎茶磚一角，投水內，加鹽少許，羣番環之地坐。待茶沸騰，各取佩囊內木盌與糌粑，和茶汁揑食。於時番語雜作，歡笑騰起。夜色如幕，籠罩四山，惟餘熊熊灶火，射映諸人，時見撫肩拍掌，與加柴加水之狀。

夜色已深，灶火漸息，歡笑之聲，隨與俱衰。諸番互抄其手，危坐就睡，頭腦幌漾，各不自持。久之，肩背互倚，同歸靜止，萬籟俱寂矣。

先是，余帳燒炭，預計能澈夜不滅。為籌翌晨盥浴，煨水一壺。其水蒸發，悉附帳布成霜。余寤睡夢中，口鼻出氣，入被成冰，被緣硬如膠固，偶觸頤頰，冷不可言。至於展轉反側，不能成寐。天明起床，幕內附霜厚二分，被緣結冰橫尺許。張帳鐵錐，為地膠固，澆以沸水，而后拔之。回顧露坐諸番，肩背眉髮，堅冰皚然，余心甚不安，彼輩則手揉雙眼，抖衣而起，紛喚牛馬，歡然就道，無絲毫怨望之色。有如此氣候之地，即有能耐此氣候之人，造化之妙，亦可驚矣。

飲食

四十三　四大食品一種調和

糌粑酥油牛肉與茶，爲番民四大食品。鹽，爲唯一調和。古代番族，似只有此五種食品。其後漸增。直至今日普通番人食物亦不過十餘品耳。就余所知，約舉如下：

穀之屬：——

糌粑　炒大麥磨粉爲之。調茶或水，捏成塊食。糌粑係番語，漢籍有稱之爲炒麵者。

小麥粑　生磨小麥，連麩作餅，鍋內烘乾，爲番人精美食品，常充餽贈禮物。番語曰『角躲』，漢人呼之爲『連麩麵糢糢』。

扒孤　爲連麩麵糢糢之包牛肉者，亦名『猪洛可』。另有記。

油果子　爲小麥作成之絞麵，用酥油煎炸成者。番語曰『提雞』，貴客佳會，以充點心。大抵仿漢人麻花製，而味殊惡劣。曾於上瞻總保家食之。

乳之屬：——

酥油　卽牛乳中提出之脂肪，西餐所用之黃油是也。番語曰『瑪』。製法另記，

奶渣　提煉酥油後之奶渣，入釜久煮，使蛋白質凝固成塊，晒乾。番語曰『區熱』。爲牛廠娃之主要食糧，亦有傳入城市中者。

酸奶子　牛奶經醱酵後，味漸酸，質涼爽，宜解渴。番語曰『雀』。原質未取酥油者爲上品，有甜味。

既取酥油者所製，但酸涼，爲下品也。

肉之屬：——

生肉　康地寒燥，生肉不腐，懸之數日，反乾如臘，番人以刀割而生食之。牛羊肉皆然。番語呼肉曰『哈』。牛肉曰『朗哈』。羊肉曰『路哈』。（毛牛黃牛山羊綿羊尙有細別名稱，不備錄）猪肉曰『爬哈』。多數番人不食猪肉。

肉鬆　肉鬆者，極寒之地，或極寒之季，切牛羊肉爲長條，懸當風處，數日乾脆，輕鬆能揑成粉。亦生食之。

肉湯　切肉成塊，投釜中煮半熟食之。番語曰『哈苦』。

雞卵　番人皆生食之。雞肉曰『下哈』，番人不食，通常以之喂馬，謂其有裨馬之健康。

茶之屬：——

酥油茶　熬茶既熟，投以食鹽，攪和酥油，使成乳白色之漿汁，爲番人最重要之食品，稱曰『珠甲』。番語茶曰甲，攪和曰珠也。

鹹茶　茶質加鹽而不加酥油者曰『甲拉』，爲平民之常食品。余以其味鹹，稱爲鹹茶。

淸茶　茶質不加鹽與酥油者，專爲招待漢客用之，呼爲『淸茶』。此種稱呼，明爲漢語，但番人多

能言之。

此外如蔬類，果類，糖類，諸食品，大抵皆漢藏商人自域外輸入，非康地所固有，亦非康人所慣食，不過豪貴之家，沾染漢習之人，偶一用之而已。

四十四　青稞與漢文來字

作糌粑之大麥，漢人呼爲青稞，番語曰『來。』周詩：『貽我來牟。』鄭康成解來爲小麥，牟爲大麥。余意康成漢末人，解千年前方言，未必不誤。漢文麥字從來，可見古人呼麥類原稱當爲來也。大麥小麥雖爲兩種，但大麥耐寒，小麥不耐寒，漢族原從崑崙寒地遷來隴西，再後播散於中原各部，其最初攜來之麥種，必屬大麥而非小麥。余因疑來字不當解作小麥。若解作大麥，則與藏語恰合。藏人亦係崑崙發源：藏源於羌，羌源於三危，三危即崑崙也。既與漢族遠祖來自同地，原始名物當必相同也。不但如此，歐洲較寒農地不產小麥者，盛產一種黑麥，與青稞多有同點，歐人亦呼爲來〔Rye〕黑麥與青稞，皆大麥之屬。似原始農民，皆曾呼大麥爲『來，』我國豈遂獨異。余故疑古來字當解爲大麥。

四十五　水磨

西康遍地激流飛瀑，水力最易利用。任何村落，皆有水磨房數家，專供磨糌粑麵用。其裝置與內地水磨略同。惟內地水磨，係上扇固懸，下扇轉動，康地水磨，係將下扇固着於樓板上，中心鑿一圓孔，貫穿長木，下連車輪，上嵌於上扇磨盤中，使上扇轉動。其法一望而知為漢人所教。且料水磨傳入西康，必在內地水磨改良以前。因原始之磨，固祇上扇動也。

查我國古時，稱磨為磑，音豈，正字通云：「磑，碎物之器，公輸班作磑，晉王戎有水磑，今俗謂之磨。」唐高宗永徽元年，吐蕃遣使入貢，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之。是為磨具入番之始。西康水磨當亦唐時輸入。今其人尚呼水磨為「豈」也。

四十六　邊茶

番人嗜茶如命，無貧富貴賤僧俗，從必熬茶。其茶產於四川之雅安（雅州）榮經天全等縣。茶樹生於山間礫地，每年採葉三次，初採芽尖，為上品。次採嫩葉，為中品。最後採者為叢枝老葉，與修剪之嫩條，為下品。由農家自行焙製後，售入各大茶莊。茶莊取諸茶葉，裝木甑內蒸之，使結成長方磚形，專銷康藏。榷者稱為邊茶。學者稱為磚茶。俗人稱為蠻茶。亦有取嫩尖嫩葉製為雨前毛尖等品。銷於腹地者，皆謂散茶。

大抵滎經茶商專辦上中品茶。天全專辦下品茶，（古稱烏茶者是也）雅州各品皆備，其名目殊繁：雅茶最上者曰『毛子』，其次曰『芽子』，專銷西藏貴族；其次爲『金尖』，銷康藏各大寺院與土司家；其次爲『金昌』，葉少梗多，銷康藏平民。

俗稱邊茶一磚爲一甑。每四甑相續排列，護以粗篾編成之長簿簍，是爲一包。每四包爲一引，民國初年，自打箭鑪出關之茶爲十四萬引，最盛時至十八萬引，現爲十萬引。

邊茶粗劣，難以言語形容。其下品者，每有楹木葉與樹枝等混入，全無香味，只苦澀如咽單寧酸液而已。顧番人甚珍惜之，芥末不肯輕棄。每食，掬茶葉一把投釜中，反覆煮之使水變濃褐色，盡溶茶質，投以食鹽，始飲，或調糌粑。

至番人嗜茶之故，清續文獻通考曾解之云：『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蓋西北人嗜茶，有自來矣。西北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雖不用於三代而用於唐。不獨中國用之，而外國亦莫不用焉。宋人所以始置茶馬司也。』

四十七　茶與檟及茶

番語呼茶爲『甲』，「[illegible]」與漢文檟字同音。爾雅『檟苦茶。』陸羽茶經，『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

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蓋我國古昔，向稱茶為檟，番人所呼之『甲，』實係檟之譯音也。漢文讀法無定，展轉口傳，隨地而異，亦隨時而異。今存古音之字，千不得一。或且今古讀音懸絕，至於不可想擬。又有因讀音異而新造一字以實之者。故至今日，同一名物，每有若干文字表之。番文有一定拼法，故能保存古音不變。茶之一物，即其著例。融而通之，亦有趣事也。

查我國遠古，稱茶為荼。正字通引魏了翁集云：『荼之始，其字為荼。如春秋齊荼，漢志荼陵之類，陸顏諸人，雖以轉入茶音，未嘗輒改字文；惟陸羽盧同以後，則遂易荼為茶。』爾雅釋草『荼，苦菜』釋木『檟，苦荼』似荼檟二物，形實相似，只草本木本不同。惟古人區別草木，多僅就形體之高卑堅軟分之，所稱為草，多有木本植物在內，（如菊與牡丹是）果使荼為草本，必不能與檟酷似；以意揣之，弱者為荼，勁者為檟，實皆茶科植物之可採葉為飲料者也。

郭璞爾雅注云：『檟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羹飲，今呼早取為荼，晚取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曰苦荼。』所云檟樹，即今之茶樹。是茶樹古原呼檟。其葉作羹，始呼為荼，檟與荼，蓋一物而異體也。

昔人製茶飲茶之法，皆與今人不同。廣雅云：『荊巴間採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成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葱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是古製茶，原為餅狀；煮飲之際，亦加調和；與今康藏飲法，多有相似之處。

據爾雅注，茶與茗，爲檟之產品。茗與荈及苦茶，爲茶之異名。楊雄方言『蜀西南人謂茶曰蔎。』三國志韋曜傳『密賜茶荈以代酒。』解者謂南人呼茶爲荈，則各地方言，又多異稱可知矣。陸羽茶經彙列共檟茗蔎荈諸名，而無荼字者，漢以后之共字，即漢以前之荼字也。茶荼既係一字，應爲一音，後世讀荼如塗，而讀茶直加切者，但知茶採自檟，不知爲荼，遂從檟音也。

余疑陸羽雖書荼爲茶，實仍讀茶爲荼，（譬如爲與為字，筆畫雖省，音讀不異）而當時市肆出售之茶，則呼爲檟，羽以荼字見於五經，較爾雅早出，故不曰檟經而曰茶經。又以魏晉以來省書荼字爲茶，遂亦從俗書爲茶經。後人乃並其音亦易之。當時磚茶已經輸入西番回紇，西番不辨漢文典義，但從市場俗稱曰『檟』。今音微訛爲『甲』也。

英文呼茶爲「Tea」，解者謂係茶之譯音。查華茶輸入歐洲，在宋以後。宋人已不讀荼爲茶，前引之魏了翁集文可證。意者閩粵之人，尚有保此荼音，以播於歐洲者歟。總之藏語之呼茶爲[illegible]，與英語之呼茶爲「Tea」，皆有足爲我國古時呼茶爲檟爲荼之旁證，則可必也。

四十八　支那新解

藏語稱茶爲甲，[illegible]，華人爲甲米，[illegible]，米，人也。中華爲甲拉，[illegible]，拉，地也。藏文藏語，

創於唐世。茶之入藏，亦始於唐世。藏人以茶爲命，於域外物，惟知有茶。茶爲中華特產，故藏人以茶代表華人華地，亦猶歐人之以瓷器代表中國，中國人以佛教代表印度也。其書[illegible]與[illegible]，字形不同者，藏文係拼音字，後世因所表名物不同而異其書法也。

藏人稱中國爲甲拉，遠自唐世。於時吐蕃境域，西椅葱嶺，與阿拉伯接壤。阿剌伯感受藏語，亦呼中華爲甲拉。又復傳此稱呼於歐洲。展轉傳語，其音微訛爲 China 爲 Chino。日本人轉譯西文爲支那。中國人沿用日書，亦書爲支那，而不自解其何以有此名也。或以爲秦之譯音，或以爲瓷器之謂。夫中華極盛之世，爲漢爲唐，非秦也。秦祚最短，亦未通外域，何獨能超越漢唐，震爍歐人，俾至今不能忘耶。至於瓷器輸入歐洲時，歐人早已熟呼中國爲支那，是瓷器 (China) 因中國而得名，非中國因瓷器而著名也。

亞洲各國之國名與國情，大都由阿拉伯書轉告於歐洲。元明之世，歐人東來者，歸還其名於東亞各國，各國多不自解。西藏之爲『士伯特』，中國之爲『支那』，緬甸之爲『伯馬』，皆此類也。

四十九　三種鍋

番人鍋有多種，用途與來源亦各不同。分述如下：

銅鍋　專爲熬茶之鍋。圓底皤腹促口，微似無脚無耳之鼎，概爲雲南與建南所造，打箭鑪與德格

巴理塘爲其發散中心。形體率小，取便於攜帶。牛廠娃與旅行者多用之。

鐵鍋　熬茶，兼能烘餅，係生鐵鑄成，圓底巨口，腹壁微斜作盆形，而有二耳。大都爲四川滎經所鑄，大者三四人始能舉。大都爲莊房娃購用。各大喇嘛寺熬茶之鍋，有徑四五尺者，係自招工融雜鐵特鑄；鍋之口緣加一木圍，使能容數石水。熬茶一鍋，可供數千僧侶飲用。

炒鍋　專爲炒青稞用。鐵鑄，平底淺舷，但較鐵鍋。一側有穴，可嵌木柄，炒青稞時，即插入木柄，舉而傾之筐中，以磨糌粑。亦四川所鑄。

五十　銅瓢

番人所用之瓢，熟銅打成，半球形，薄腹厚唇，連長柄，殆與口面垂直，柄端具反鉤，使於掛置。概爲雲南或建南所造，銅質甚佳，黃亮有金光。各雜貨店多有售者。其瓢只合舀茶，不便他用。惟銷番地。

西康無木瓢。近川各河谷森林中，多有剜瓢爲業者。其瓢皆銷川省，不銷康地。康地亦無剜瓢之業。近有假名翁遂者，著西康詳況一書，竟以剜瓢與割漆挖煤織麻等並列於十大專門工業之內，殊覺可笑。走遍全康，無人能得一木瓢，亦未見有漆樹煤鑛與麻類也。

五十一 兩種食具——木盌與吊刀

番人概用木盌，爲形與內地飯盌相似，惟口緣微反向外。番人各有一具，藏於懷中。食時取出，盛茶一盌，微呷後，取糌粑一握置其上，初浮如山，以右手食指入盌沿口緣攪之，糌粑漸陷入茶，至於盡吸茶

汁，成爲溼麵，則更加乾麵，反覆揑之，使全盌皆成微潤糌粑，乃以手揑成小塊，如乾狗矢，塞入口內咀嚼咽之。食畢，用舌舐盌內外使淨，仍入懷內藏之。不用匕箸。亦不洗滌。

西康木盌，大半自雲南阿墩子輸入。阿墩子喇嘛寺，爲德格屬廟；自此入康之貨，皆係德格喇嘛寺經營，故德格反成木盌發散中心。木盌之最佳者，用黑檀紫檀之蟲瘿刳成。康人呼爲蒲荷根盌是也；價值甚昂，惟貴家有之，多用赤金包貼盌之內方，或且將外方包貼大部，僅露小部木紋，以示其爲珍貴木質而已。如此一盌，價值有達四五千元者。其次爲他種堅緻木料所製，各大喇嘛與土司頭人家有之。其次爲普通滇帶木材所刳。皆自雲南輸入，西康無此類木材也。西康所有，惟松柏科植物與白樺，所刳木盌最不值錢，僅平民用之。

近世漢人入康藏者多，率自帶有瓷盌瓷杯之屬。番人親漢者，亦多採用瓷器。遂有商人，自江西湖南定製番式飯盌運番售賣。近年又多有洋瓷盌鋁盌輸入。然一般番人，仍只用其木盌，

番人食具，只木盌與吊刀二種。吊刀爲食生肉用具，多番人自製。有鞘，常佩腰帶間，得生肉，則拔而削食之。削時，以指揤刀背，得一片，藉刀送入口內。

五十二　糌粑袋

西康無論何人，皆有一糌粑袋，出即佩之。中藏糌粑，或並藏酥油數小塊於糌粑間。糌粑袋，普通以皮製，皮未去毛，故糌粑中常有牛羊毛混雜之。漢人每謂番人『身上一層毡，腹內一層毡』，譏其食毛之多也。貴族之糌粑袋，爲氆子氆氌或白布製，每袋能容糌粑一升。若旅行之大袋，有能容五六斗者，則恒以牛畜馱之。

五十三 酥油製法與用途

牛廠常夏季奶旺時，每廠每日擠奶約三四木筩，則牧婦開始提製酥油。其法於薄暮收牛擠奶，會奶入釜中煮之至沸後，靜置冷處。翌晨早飯後，傾之入大牛皮袋，縛袋口，吹氣入袋，使極膨脹，更緊縛之，置地下氈上，乃以一二人或三四人盡力揉搓之。揉搓時間，夏短秋長，牧婦自能辨識，約至適當時間，以一手緊握袋口，解縛，一手持木箸插入探之，驗箸上附有酥油，知其已熟，解袋傾入釜中，則酥油結團浮起。乃以雙手攪油，拍成圓餅，放木筩水中，使其冷凝甚固。積至木筩不能容時，再行取出，以有力者竭力揉壓，悉去水分，用溼生牛皮縫成大包，輸售市場。

攪油既盡之奶渣子，係多量凝固蛋白質與少量雜質而成。初尚有多量水液淹之，牧婦挹去水液，取出晒乾，以爲食品。其水液味酸無用，通常皆傾棄。

酥油新鮮者白色，無臭。擱置稍久，變黃色，微臭。過久歷夏，變暗褐色，已腐敗，臭不可近，惟番人能食之。大喇嘛寺油庫，每有十餘年之陳油，保藏得法，亦可以食。其腐敗至黑褐色者，則以點燈；

酥油在康地應用最廣。拌糌粑，攪酥油茶，煎炸食物，塗抹身體防皴瘃，點燈，塑宗教法物，攏花，鞣革，……殆難悉舉。任何好潔番人，衣物體膚，皆有酥油臭氣。

康熙字典酥字註，引臞仙神隱書云：『造法：以乳入釜，煎二三沸，傾入盆內，冷定，待面結皮，取皮再煎，油出，去滓，入鍋內，即成酥油。北方名馬思哥。』此蒙古製造酥油法也。其與西康不同之處，在於取去乳皮而不揉搓。余按，乳爲數種蛋白質與脂肪乳酸乳糖及水分混合組成。煎之者，使蛋白質凝固，俾與脂肪分離也。吹氣而揉之者，俾脂肪易自其他各汁液中分離也。搓揉之法，實較久煮爲佳，然此皆土法；油質不潔。不如西洋新法，可得純淨脂肪。此亦西北牧畜副業極當改良之處。

五十四　酥油茶筩

茶汁加鹽，與酥油攪拌，使成乳漿，稱酥油茶，爲番人最上飲料。攪拌酥油茶，有特製之器，曰酥油茶筩，番名『酪摩』。爲一長圓木筩，徑約二寸，空口，另一木柄，端嵌圓盤，盤具四孔，其大恰能裝入筩內，番名『棲路』。筩底外側，附有皮帶二條，以便足踏，制其移動。用時，傾茶汁入筩中，加鹽與酥油若干，足踏

皮帶，手納梭咯入筩，盡力抽送，至數十百度，水乳交融矣。

平民之酥油茶筩，僅爲一粗陋木筩。貴家用者，每以銅或金銀包皮，嵌飾種種花紋。亦有以純銅製者。聞近年巴塘發現一種鉛製之酥茶筩，下方踏足處與打氣筩之踏鐙同式，梭咯之圓板穿孔較多，製作輕巧，使用便利，教堂有用之者。此物明爲英法工商家專製以銷行康藏之具，果其能爲頑固之康藏人採用，亦西陲未來之絕大漏卮也。

五十五　負水奇技

番人運動，不擔不抬不提，專用背負。於水亦然。負水爲婦女之職，除貴族女子有小娃子代勞外，無論貧富家女，皆須習此工作。其負水方法甚奇：用一長圓木筩，高與胸齊，一樺皮瓢，挹溪河泉池之水入內，掬置高處；用一牛皮帶圈，一面套於筩腰，一方自套於胸喉之間兩肩之外，左手持一小草圈，墊於臀上腰脊，右手捫筩底緣，引身近之，

番女負水



（第五十五節附圖）

使笧底緣靠草圈正中，挺身矗立，笧已立於背上，稍向後傾；番女微俯其首，蹣蹣前行，兩手或垂，或抄藏袖中，並不扶持水笧與皮圈，笧亦不傾畸。負近水缸，將身微側。笧卽橫斜，傾水入缸中。而底不離臀，傾盡，再負向溪泉汲水。

五十六　西康食鹽之給源

西康高原不產鹽。鹽之輸入有五道，品色亦各不同，分述如下。

(一)四川鹽巴　爲四川樂山牛華谿，犍爲五通橋所產。製法與自流井同。鹽暗黑色，成砂岩狀，故曰鹽巴。銷川西各縣，與卬崍山脈以西之漢源越巂瀘定魚通金川等處，至打箭鑪而止。

(二)鹽源臼鹽　爲建南鹽源縣黑鹽井白鹽井所產。鹽作圓錐形，而空如臼。銷鹽源鹽邊木里九龍，與雲南之華坪蒗蕖等縣。

(三)鹽井晒鹽　爲西康鹽井縣所產，井在瀾滄江岸。東岸二十四口，西岸三十一口，並去江水不遠。土民汲滷傾屋頂晒之，以散粒運售。東岸產者粒大而色白，漢人視爲上品，番人反不喜之。西岸產者粒細而色紅，番人樂購，謂其熬茶色氣佳也。兩岸每年出鹽一萬餘馱，銷行地面，東至雅江，北至江卡，西至左貢桑昂，南至中甸維西，中間巴，理，德，榮，鄉，稻，諸縣，與察哇龍，門空，雜貐，阿敦子與狢貐之地皆是。

(四)垛零奪池鹽　垛零奪在石渠之北，距德格七站。有鹽泉在緩斜山麓，湧水爲池，土人引池入晒，田乾，掃之成鹽，亦散鹽也。其鹽田縱廣一里，橫闊里餘，凡四百二十六口。每年產鹽九千餘馱，運銷德格五縣，霍爾三縣。與瞻化等處，東至丹巴綏靖，東南至打箭鑪，南至理化，西至隆慶而止。產鹽地無布帛，之青稞，北道番商，馱布與糧食前往易鹽，每青稞一馱，換鹽五馱。運至瞻理白玉等處，則又每鹽一馱換青稞五六馱矣。

(五)類烏齊池鹽　亦晒鹽也，狀如紅坭，質味殊劣，而番人喜用之，銷行喀木地方，南至桑昂，東至江卡貢覺同普，北至隆慶，西至丹達，以察木多爲發散中心，故稱察鹽。丹達以西，皆銷西藏池鹽矣。

五十七　番酒

番人以青稞釀酒。其酒粬購自漢人。釀法：先煮青稞熟，晾乾放涼，和以粬末，入釜中，以青稞藁稈覆之。數日釀成，滲水入釜煮之，便得多量之酒。其味甚薄，番語爲『喰』，漢人呼之爲『蠻衙』，即水酒也。此爲籌備宴集用酒之製法。若平時供自用者，則和粬末後，裝大木筩中，滲多量水，以坭封口，聽其醱酵，筩下有孔，木錐塞之，隨時拔錐接汁飲。初直如水，數日後，漸具酒味，飲數月未盡，則得眞酒矣。

番人飲酒之法亦奇，切大麥稈插壺中，銜而吸之，親朋會集，依次傳送，不用杯盞。嗜酒者，亦常至醉。

近世漢酒輸入番地頗多。住康漢人，亦多以釀酒為業。漢酒力猛，番人飲之輒醉，嘗戲以漢酒飲女人之番婦，彼不識其強烈，飲至常所飲番酒量，遂至爛醉，醜態百出，觀者笑不可仰。番語：漢酒曰「甲釀」。

五十八　盌兒糖

西康土產甜味，惟蜂蜜一種，產量極微，通常只作婦女塗抹皮膚之用。民間食用之蔗糖曰盌兒糖，產於四川之建南，與雲南省，係榨蔗汁熬乾，不行提煉，混合糖中良莠各質，傾入杯或盌內，使之凝結者。雲南所產之盌兒糖，作半球形，兩塊對合，以蒲草縛之，大如皮球，其色暗褐，無晶粒，味甚劣。自阿墩子與稻壩等處輸入，銷行康地最廣。

建南產者，曾經濾去糖蜜，質味甚佳。係用凸底小杯凝成，亦兩塊對合，以稻草縛之。自漢源輸入打箭鑪，銷行雅龍江以東之地。凡踰大山，坡急氣薄之處，行人易致煩渴，而山無水泉，惟含盌兒糖可以減苦。建南盌糖，最適此用。自鑪出關者，多購之。

五十九　猪洛可

四川內江富順所產之冰糖白糖紅糖，亦有小販運銷西康，但惟漢人所在地有之。

余曾於雅江廠蓋宗與馱脚娃同息一草原上，適值彼輩正製一種食物名猪洛可，恍如發見原始人類烹飪之狀，因留心窺其始終，記其委瑣如下。

此處共有馱隊兩組，皆爲理塘寺運茶者，每組七人，已經卸下茶包，放牧牛馬。各以三人看守牲畜在林，四人就堆茶包處支石爲灶；一人拾柴，（此處有茂林）一人燒火，一人和麵，一人切肉，工作步驟，非常整齊。灶用亂石砌成，無鍋，以較平石片數塊代之。麵爲連麩小麥麵，生牛皮上滲水和之。肉爲新鮮生牛肉，切成指頭大方塊，亦生牛皮上爲之。麵既和成，肉亦切畢，二人各將其麵與肉，分成七份。其分割手續，似極嚴重，反覆再四，務求均勻，雖無秤量，猶勻於曾經秤量者也。既勻，復捏成拳大之球體各七枚。再又將麵球各分爲兩半，每半拍成圓餅，約徑五寸，厚四五分。餅成，取一餅攤放左掌上，右手食指蘸水，將餅緣抹溼，約三四分寬。隨取一肉球，堆放餅上，恰佔未經抹溼之部。先握肉球甚緊，不至崩散。於時另一人已用水將另一餅同樣抹溼，付與此人，覆於肉上。將上下二餅，四周捏合，成爲一肉餡之球形饝。其必抹溼餅緣者，爲便粘合也。其捏合處，突出於球形四周，成一星雲球式之赤道。此時灶上平石片，業已燒熱。將星雲球式之大饝，以兩極正對石板放下。依重力作用，赤道漸向下方降落，結果使南半球成爲平面，惟赤道突起帶仍未貼附石片，距石片分許而止。如是置之，聽其烘炙，重新着手製造第二之球饝。直至完成七枚，次第烘於各石片上。

其人善辨火候，約到底面烘黃可以離開石片時，即取之起，如法再烘彼面。如認火候未准，先時揭取，則四周有麵粘石不脫，至於發生裂口，漏出肉汁；須以新麵補之再烘，兩面烘黃，再放灶灰內燒炙。

如此製成之肉餅，爲番人無上美味，非莊嚴節日，不舉此餐；故其製作手續，分配材料，皆甚莊嚴。余守候約一點鐘久，欲觀其分食之狀。通譯云：『行耳：彼輩須待牛馬已回，人衆齊集，行某種儀式後，始能人手一枚，一齊動口，已是夜分，不可待矣』因捨去，赴麻蓋宗宿同行番婦，謂余垂涎此物，擬爲余特製一枚以厭饞吻，竟未果行，果使製成，余亦未必能下咽也。

六十　油馬即蕪菁

西康高寒農地，產一種根菜，狀似蘿蔔，根形扁圓，色白或暗赤，質頗緻密，富於澱粉，味似薯蕷，微具藥氣，番名油馬，漢人以其形圓，呼爲圓根，亦作芫根，其實即蕪菁也。相傳蕪菁又名諸葛菜，諸葛武侯征蠻乏食，令軍中種之爲糧，遂傳其種於蠻地。（內地氣暖，不宜種蕪菁，多數地方不解蕪菁爲何物，遂有以大頭菜或蘿蔔當之者誤也）。

番民八月收蕪菁入室，葉飼家畜，根切成方形小塊，堆置屋頂，聽其風乾。取以煮羹，仍曰油馬，爲康番唯一之蔬菜。

六十一 活喫

在康定日，曾見摩西獵夫，獵得岩驢，（實係反芻類，位置在牛與鹿之間，土人作如此呼）趁未氣絕時支解之，各攫肉一塊，大肆咀嚼，鮮血模糊，染手及口緣皆遍。據云如此鮮肉，味最脆爽；見火或擱放稍久，便無味矣。

又獵夫得野獸，迅取其腸，勒去屎渣，切肉裝填其中，連血嚼食，齷齪不可近，然此爲西康南部之玀猓如此，番民尙未見。大抵番民文化較玀猓高，且佞佛戒殺，少獵戶故也。

衣服

六十二 四季一皮裘

古時番人之衣，唯一羊裘。晝夜一羊裘，四季一羊裘，畢生一羊裘，男女老少通用一羊皮裘而已。今之牧民尙且如此，其裘用老綿羊皮製，圓領大袖，不開衩，長三四尺，袖長過之，腳裾周六七尺，無紐扣。晝以爲衣，夜以爲被，着衣時，抄合前後襟，以帶束腰際。男子則提高腰襟而束之，使裙及膝而止。腰以上衣，

綴褶成一腰囊，可以裝放日用一切物品。放物過多時，便背腰如負鼓。余嘗以行李物品點付烏拉娃，騎馬前行。既抵站，馱馬畢至，卸驗行李，缺一面盆一羅鍋，不能盥沐作食。偏覓無有。查一烏拉娃尙未至。門外望見其人蹣跚跟來，亦未持有二物。既至地，徐探腰褶，先出一糌粑袋，一木盌一飼馬豌豆袋，最後出羅鍋與面盆，恰似魔術家演空手取物然，同行皆大笑。蓋彼以對面來，初不知其背之累然如鼓也。女子束腰不褶疊，裾垂及踝，故腰囊不大，襟內僅可安放小物。育兒者亦以襟為襁褓。

番人羊裘。通常不掛布面，但連綴羊皮為之。牛廠牧民與貧賤農家，大都如此。生活較優者，以獐皮為面。獐皮天然柔軟，勻薄似糅製羊皮。番地獐賤布昂，故其人以獐皮代布。或且以之鑲嵌成種種花紋。或於獐皮面之四周鑲藍布一掌寬以為飾，牛廠頭人大都如此。更上者，以藍布為面。邊地布疋價昂，如此之裘，所值甚大，各土司大頭人始能製備。最上者以織金紅摩本緞為面，更於領緣襟緣脚裾緣載獺皮一掌寬為飾。其緞大都由四川輸入，獺皮為土產，番人不知拔健，又不善配搭，緣飾並不美觀，不過表示其資料珍貴而已。如此一衣，值藏洋二百餘元，唯大土司家始能置備。中產番戶或亦有，必其為世家零落，且唯佳節盛會衣之而已。

如此羊裘，為番人禮服，見尊長赴宴會必衣之。衣袖概須反捲六七寸。常裸其右臂，以袖紮腰際。如謁尊長，則以右袖搭肩上，以為禮。

西康番族裝束

(62節附圖)

紮腰之帶，下焉者爲皮帶，較優者用毪帶，再上者，用氆氌，最上者用紅綠綾帶，各與其衣相稱。



戴羊皮帽，衣無面羊裘，不褲，着番靴，胸懸告烏，腰繫吊刀，腰囊盛日用雜物，爲西康番族之正規裝束。

六十三　番人之單衫

番人惟莊房娃有單衫，且或無羊裘只有單衫度歲。蓋凡莊房所在，氣候多暖，且距牧場遠，得羊皮不易也。其單衫，有三種：氆子製者曰氆衫，爲平民衣。氆氌製者曰氆羅衫，爲貴族衣。綢緞與布製成之布衫，綢衫緞衫，則惟大貴之家有之，非易見者。無論氆衫，氆氌衫，綢衫，布衫，皆與其羊裘同式。爲番民之禮服，見尊長與赴盛會必衣之。

六十四　氆子與氆氌（扒量附）

番人自織之毛布曰『郎薄』，漢人呼之爲氆子。法以洗淨羊毛，手撚成線而織。織機較內地木機簡單，織梭爲一木片，中空，稍圓，兩端內方有二孔，以線纏軟木籤上爲紡綞，插於孔間，以供抛織。其布寬四五寸，厚分許，長十二三扒，扒者，番人量布之單位，張兩臂，引布自胸前過，兩手所持之長爲一扒。縫衣之先，截氆爲數段，以線聯合爲一寬幅，而後裁之。十二三扒，恰足製一氆衫。

織氆子爲番人婦女之職。其羊毛大都自青海界谷輸入。工有粗細。細氆子外觀似呢，以昌都產爲上品，瞻對產者次之。粗氆彷彿麻布，打箭鑪市售者最多，專銷漢人。氆子漂洗佳者純白色。漂洗不良者

暗黑色，多含油垢，衣之不暖。亦有番人用茜根牛血染成紅或褐色而售者。

又有用牛毛織布者，漢人呼爲牛毛毯子。大都祇作帳幕與墊褥用。

西藏人紡羊毛爲細綫，織成薄毯，曰『氆』，漢人呼爲氆氌，或普羅。通常染成紅色或醬色出售，爲番人上等衣料。又有以線結氆氌，染成花點紋，或以指塗染爲不規則之紅綠色條文者，稱爲花氆氌，供製各種裝飾物與小兒衣用。氆氌質仍粗糙，不美觀；但番人嗜之，珍於綢緞，每衣一襲，値藏洋七八十元。

六十五　袴史

番人古時無袴，今日之喇嘛與婦女亦不着袴；惟平民男子，衣長及膝，騎馬時，每虞露見下體，縛腿着袴者。騎士於賽馬時，則必有褲，其褲寬博而無襠，必以藏綢爲之。或竟爲兩幅裙形，各以一幅圍始有上以當褲。近世沾染漢俗之番，亦有着漢式布褲者，惟不過番人萬分之一耳。

査我國古人，亦有裙無褲。漢以後，袴始通行，西康土人之不着褲，並無足怪。余曾於他節言之：今日西康之社會程度，僅如我國周秦間耳。又我國漢魏時，袴原有褶而無襠，有襠者稱爲窮袴，後稱爲褌。釋名『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褌，貫也，貫兩脚上繫腰中也。』袴字早見於禮記，褌字初見於說文，可見漢以前之袴，確與今西康騎士之袴同式。我國古制不存於今者，往往於西康社會中發見之，固不僅袴

爲然也。『諸夏失禮，求之四夷，』其此之謂乎。

六十六 便溺異俗

番人不着袴，袴亦無襠，故其便溺手續殊爲簡便。常蹲身屈膝，俾羊裘籠罩地面，遮蔽下體，便溺既畢，倏然直立，羊裘亦倏然離地，裾不掃地，故不沾附糞穢。最可怪者，大便既畢，不揩肛門。番人食糌粑，糞多乾燥固結，不附肛門，縱有附肛之糞，番亦聽之待其乾後自落，在番人之意，漢人持物揩肛，實爲不潔也。

廓爾喀人，番漢呼爲畢綳子，清時朝貢，常過康地，康人傳其大便必於溪河水邊行之，便畢，掬水洗其肛門，此又一俗也。

六十七 番人汗衣

番人大多無汗衣，傳其古代原無汗衣之制，近數百年始法漢人爲之耳。土司富民僧侶之汗衣，用藏綢製，而於領緣飾金絲緞一圍。平民男子，白布製，婦女用紅布製。其布紗麤質厚，向採川產土機布，近多採用英國之斜紋布，衣爲偏襟。布紐，與漢人舊式汗衣相同。但較短，而裾爲毛剪口不縫，爲其異點。

番人穿汗衣法亦奇。彼先穿羊裘，束腰後，再褪去上身而穿汗衣。穿就，再舉羊裘套之。故番人汗衣之裾緣，常游離於其羊裘腰囊內。番俗，右臂不貫袖，有時工作劇烈，則並兩袖褪下紮腰際，只以汗衣遮胸腹兩臂。汗衣既短，又不紮裾，俯仰之間，胸腹畢露。雖婦女亦然。嘗於文人家見其番婦浣衣，腰肉半裸，其夫慮客見，以杖戳之，俾其自覺。婦以為戲之，反顧微笑，操作如故。

或解番人着衣必先羊裘而後汗衣者，為其無袴，以裘代裙故也。然余之番婦，既已有袴，亦尚如此着衣。諭以先內後外之義，終不肯聽，歷半年而後革焉。

番人汗衣多不浣洗，汗垢積領緣間，膩然發光，直至破爛而止。惟與漢人頻頻接觸者，始知浣衣。

六十八　番人衣料表

近有打箭鑪人楊仲華君，撰西康概況一文，在新亞細亞發表。此君生於川邊，又曾於甘孜等處教學，對於西康情形大體明瞭，文亦忠實可誦。其康人衣服一章，列有『西康人民衣服原料一覽表』，照抄如下。（中有數處，曾經著者修正。）

西康人民衣服原料一覽表

種類	名稱	產地	輸入地	色尚	用途	備考
布疋類	毪布	西康本境		本色紅黃青絳各色	製衣作裙及鞋靴袈裟等	
	洋布	國內及外洋	四川雲南甘肅西藏	青藍紅白各色	製衣	洋布有蠻莊漢莊之分蠻莊貨粗漢莊貨細惟富者用之
	棉布	四川兩湖甘肅等地	四川雲南甘肅西藏	青藍紅白各色	製衣	
	棉花	四川兩湖甘肅等地	四川雲南甘肅等地		作棉服及酥油燈芯	
呢絨類	抓絨	甘孜		本色紅黃二色	製衣用本色喇嘛作袈裟用黃色並作靴鞋	
	氆氌	西藏	西藏	紫絳紅青色	製衣作靴及袈裟	亦有青白提花各色惟只用於坐墊馬韉等
	藏片	印度	西藏	紫絳紅青各色	製衣作靴鑲邊	即大呢也寬三四尺
	夾子呢	印度	西藏	紫絳紅青各色	製衣作靴鑲邊	
	柱子呢	印度	西藏	紫絳紅青各色	製衣作靴鑲邊	

類別	品名	產地	銷地	色	用途	備考
類	燈草絨	印度	西藏	紫絳紅青各色	製衣作靴鑲褥邊	
	栽絨	天津與西寧	西藏	各種花紋	坐墊床褥及馬鞯等	北平稱爲氈毹者是也
綢緞類	金絲緞	印度	西藏	金絲織花	作衣領喇嘛作帔單嵌肩等	
	銀絲緞	印度	西藏	金絲織花	作衣領喇嘛作帔單嵌肩等	
	甯綢	江蘇四川	四川雲南甘肅	棗紅青藍各色尤以絳色爲多	製衣	
	摹本緞	四川江浙	四川雲南甘肅	同上而織有方圓金壽字者	製衣	
	輔綢	山東	西藏	牙色	製汗衣褶褲	
	大綢	山東	西藏	紅黃白藍各色	製汗衣	
	毛綢	未詳	西藏	紅白條花各色	同上男子亦用作褲甚大帶束於膝蓬膕而下	
	繭綢	四川山東	四川雲南甘肅	紅色	製汗衣作頭巾	
	老羊皮	西康本境			製裘	

皮張類					
羔羊皮	甘肅	青海		製裘	
狐皮	西康本境			製帽	康人以狐皮作衣者甚少其帽以全張戴頭上
獺皮	西康本境			鑲衣邊	
豹皮	西康本境			鑲衣邊作床褥坐墊	
虎皮	雲南	雲南		鑲衣邊作床褥坐墊	
狼皮	西康本境			作床褥	
猞猁	西康本境			作裘	
線類					
棉線	四川			縫衣	
絲線	四川			縫衣	
蔴線	四川			縫衣	

原表載新亞細亞第一卷第三期三七至三九頁。

六十九　番裁縫針線附

番人業成衣者曰『弱』，漢人呼之爲蠻裁縫。平民僧侶皆有業此者。其人無熨斗，無度尺，無繩墨，僅有剪與針線。不用氈案，膝地而坐，任何珍料，皆按地下裁之，縫之。番人衣服，對於大小尺寸，不須計較；業此者張兩臂扒量衣料，估其豐嗇，而定大小寬窄之度，俾無贏絀。其藝之高下，即以估量之准否定之。其針與線，皆自四川運入。針爲四川土法製造。川省近年，完全購用外國造針（廣針）而土法造針之工業並未消滅者，其銷場仍在此處。其線爲四川土紗所紡，由雅輸出。輸出之先，染成紅綠黃黑等色，紐作麻花形，長二寸許，稱爲蠻線。線粗如索，針大如錐，番人用之，以爲稱手。二物皆非康地所有，販運千里，價值殊昂，蠻裁縫居爲奇貨，恃以飽煖焉。是故旅行邊地者，攜針線贈人，常獲厚報。

漢人旅康者，不慣用土針蠻線，多先自攜帶廣針與洋棉線以行。今則凡有漢人居住之地，皆有廣針洋棉線出售，番人漸知採用，漢裁縫亦大行於時。預料三十年後，輸入西康之土針蠻線，與西康土產之蠻裁縫，將同時絕跡。

七十　番靴

番人無鞋，稱靴曰『脫』。漢人呼之爲『靬』，或『蠻靬』。靬讀如憨，康輶紀行作『康』者是也。其製與漢靴最大不同處，在於靴底。漢靴靴底堅厚，與全靴生命相終始。番靴底爲薄皮一層，破輒易之，一

靴可易底數十次。又漢靴為平底，番靴前端尖而反翹，似中古時航海沙船之尾。番俗以靴尖高翹反捲為美；靴舊則尖頹，易底至數次後，不復有翹尖，其靴便無價值矣。

靴身用紅氊子為之，飾以氈毹，內貼氈裏一層。番人赤脚着之，以帶縛靴口於脛上。靴底既軟，脚趾能緊握地面，故行冰凌不滑。漢人每笑番靴拙，番人則自詡其便於用也。靴着既久，穢臭難近，番亦不洗。每脫靴，即反捲其口而置之，其意似在使靴內臭氣易於發散。

余自旄牛赴東谷，旄牛支差馬者，有少婦二人，着長袍，赤脚而行，手不持物，而背負二靴；沿途與上兵烏拉娃諸笑，態度浪漫，惹人注意。時初到康地，不解其胡為負靴行也。既抵東谷，交代烏拉，午膳於客店中，見適來二婦，身首滿戴銀飾，着靴過市，嬝嬝婷婷，頓然改觀。不禁大笑。蓋旄牛人以東谷為大市，二婦藉支差之便，來赴市集；銀飾先藏於懷中，負靴而行者，愛護其新靴之尖翹也。

另有一種，完全用皮製造之鞋，曰『割脫』。番語呼皮曰『割』也。又有仿漢靴製成之鞋，曰『甲脫』，其義為『漢靴』；男子著者，靴底厚數寸；女子用者，底薄而有雲頭花邊，似戲裝之軟靴蓋皆我國古製也。

番中無草屨，偶有著者，皆遠自四川西陲各縣輸入。番人亦稱之為『甲脫』。又漢人布鞋，番亦呼之為『甲脫』。

七十一 芾之再見

番人婦女腰前繫方裙一幅，上齊腰，下與袍齊，作正方形，稱爲『薄克。』有用牛毛布製者，有布製者，有氆氌製者，亦有皮製者。盛裝必有之，工作時亦或着之。若喇嘛跳神時，所扮菩薩，皆必繫此，特以綢緞爲之耳。姚瑩康輶紀行，謂此即我國古時之芾。查詩小雅，『朱芾斯皇。』曹風『三百赤芾。』芾皆讀沸，古祭服，所以蔽膝者也。本作市，從一從巾，與市字不同。說文，『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連帶之形。』說文解韠字較爲詳確，其言曰：『韍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小雅采菽箋：『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可見芾與韠原是一物，布帛製者爲芾，即市，皮革製者爲韠，漢以後改稱爲韍。今番人跳神所著之緞薄克，即我國古時之芾或市也。民婦所著之牛毛薄克皮薄克，即我國古時之韠或韍也。我國芾韠之制，唐宋以後，似不復存，番人乃能保存至今。余嘗謂考古制者，不可不入西康，於此可信。

七十二 髮辮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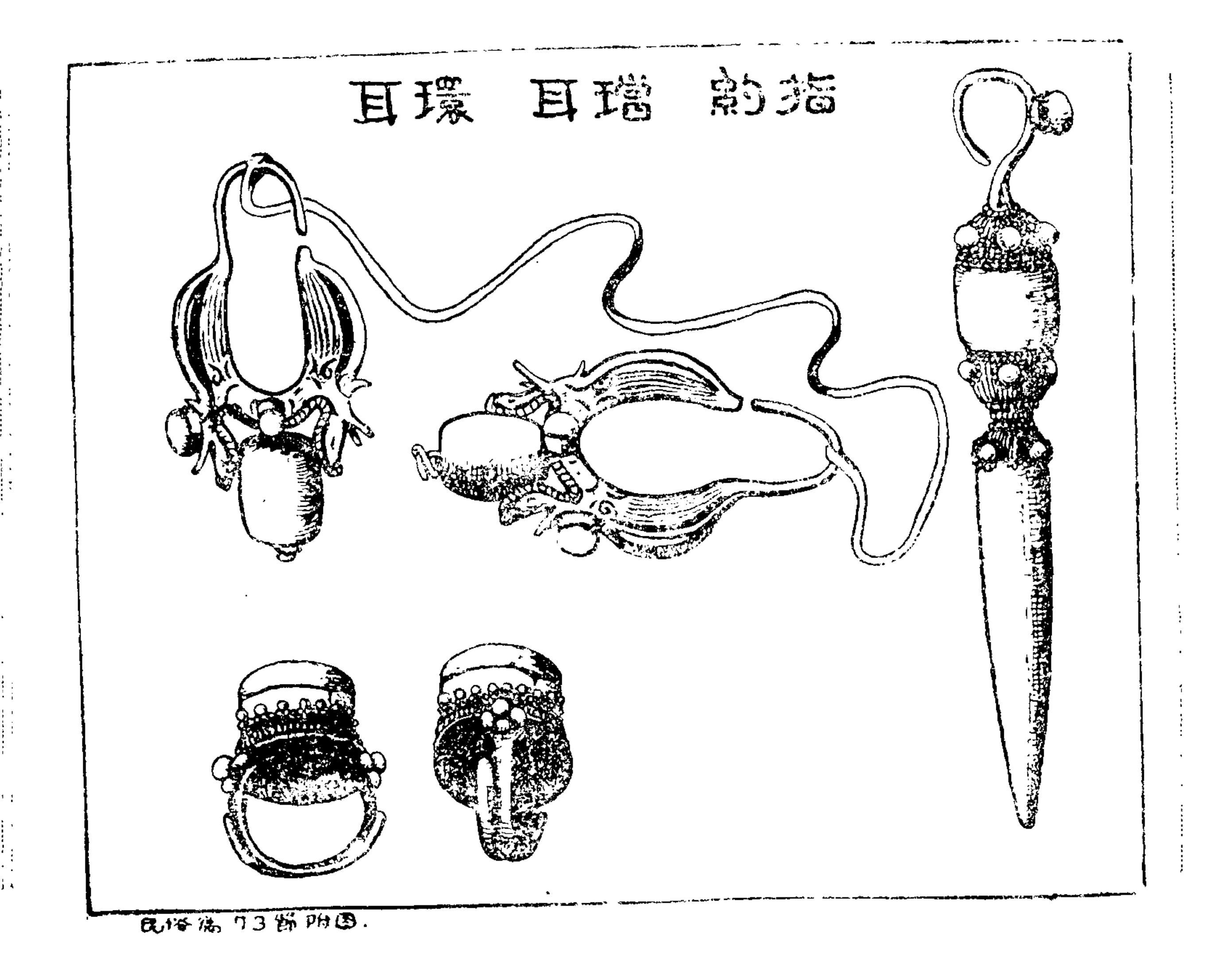
番人男子皆辮髮，盤於頭上，以帕裹之，辮小如錐，自憾不美，則以牛毛編粗如臂長丈許之大辮盤

其外，其髮與牛毛同色相似，遠望儼然蓬鬆也。康境西部之牛廠娃與蠻瑙娃，多有此種裝飾。

女子髮辮，種類繁賾。康定境者，婦人用紅鵝絨或紅頭繩一大把，搭編髮端，盤於頭上。有服者用白繩或綠繩。繩多於髮數倍，藉掩髮少之醜。或以牛毛爲假髮編辮內，閨女多照內地紮毛辮，道孚女子紮單辮，嫁後紮雙辮。鑪霍朱倭至甘孜婦女，皆以頭髮絲絲分開，紮爲小辮無數，披於頭腦周圍。惟嫁漢人，則照康定辮髮，稱爲漢頭。瞻化更於小辮之外，添編一擦呷一二條。擦呷者，挑起左右角之新髮，根根爲分開，以一根爲一股，編成人字紋之帶形長辮，寬約三指，分自頭左右側抄合於腦後，與小辮混合。番髮本少，既分小辮數十條，又編擦呷二枚，其工作之細，甚於織絲，每梳一頭，皆倩巧者爲之，三日始能完成，每頭亦可保數月不亂。理化與瞻化髮辮略同，但於髮辮上再加布帶三條，合於頭頂，分披三方，稱爲『折哈』。上載銀質有花鈍圓錐體三枚，稱爲『溫坡』。無論貧富，四時不廢。東谷婦女亦披小辮，嫁人者頭頂嵌飾珊瑚之鈍錐體，稱爲『意鼓』，處女與寡婦無之，巴塘則又多辮漢頭矣。

七十三 耳璫

番人男女皆戴耳墜。女子雙耳俱戴，男子只戴左耳。亦有慮小兒難養，穿右耳飾爲女子以求厭勝者，耳墜有兩種：一種圓形，稱耳環，用金或銀粗鏤成龍鳳形體，嵌珊瑚及松耳石於外側。一種長形，稱爲



民俗篇73節附圖.

耳璫，金質，上方為貫耳之環，下方嵌長形綠玉或珊瑚二段，長達二寸。番人耳墜甚粗重：貫耳之環粗如燭心，且不平滑，貫耳之際，軋軋有聲，金質耳墜，每支重一兩許，耳肉不能勝，常以皮帶附繫於頂上，仍有墜破耳垂者。番民樂此，耳孔或裂，仍新穿一孔於上方承之，雖中年人不廢。

七十四　戒指與手鐲

番民男女皆戴戒指。富家金質，嵌蜜臘硨磲琥珀珊瑚綠玉及紅藍等寶石。貧家銀質，嵌假珊瑚，鏤花不丁。操作時亦可除下，宴會歌跳則非御不可。

番鐲用金銀製，笨重非常，不嵌珠玉。多雕成雙頭龍狀之空玦，粗如指。又有以美麗數珠纏繞臂腕以代鐲者。

七十五　領扣與項珠

番女皆戴領扣。銀質，雕鏤三個聯球式之公母二扣，載於金絲緞之兩端，御時，圍扣於汗衣領外。彷彿西洋之領帶。男子不御此物，而以珠寶貫一項圈載於頸上。各種珠寶皆可有可無，惟車渠為必備之品。

七十六 告烏

番族人人皆佩『告烏』，通常爲銀質空盒，亦有金質者，或圭形，或方形，或圓形，或壺形，種類不一。內裝佛像及護身符籙，或經大喇嘛咀咒過服御過之法物則同。以帶繫之，上掛於項，下垂於腰。謂佩此物，能袪鬼魅，抑病健身；靈者鎗礮不能傷。常見路上行人，佩斗大告烏，喃喃暗誦經咒不絕。彼輩行旅中，若特告烏爲最良之侶伴，與最有力之保護者也。

七十七 念珠二用

番人無論男婦，隨時隨地皆攜念珠一串。其用有二：一爲記所誦經咒遍數。番人隨時隨處皆誦唵嘛呢咒與其他經文，以祈福也。二爲備計銀錢。番中無算盤與算籌，例以此物記數也。其珠通常以黃楊木琢成，產於四川，或染黑色，或否。少數爲紫檀黑檀琢成，產於雲南。極少數爲菩提子，產於印度。最珍貴者，以珊瑚寶石爲之，殊不多見。近年有西人製造之假珊瑚或玻璃念珠輸入，青年男女多喜用之，僧侶貴族及老成之士，尚無購用者。其珠大如豌豆，有圓孔，以生絲繩或犛皮製索貫之，成一圓圈，每圈一百零八顆，頂端結珊瑚蜜臘製者各一顆，又於貫索之間，繫犛皮條二支，甚粗，上貫小銅環各十枚；頂端裝

兩小告鳥及其他玩飾。銅環貫穿帶上甚密，勉強可以移動。每念經咒一遍，或記一數，則手掐念珠一顆；以次移前，抵一周，得一百零八記，則掐移穿皮帶上銅環一枚。盡一帶上之環，即識其已千八十，遍作爲一千記，呼爲『東察幾』。兩帶銅環俱盡，識爲二千。番民以千爲盈數，每度誦經，亦不過二千遍，故其念珠至能記二千而止。二千以上之數，則另以一線繫附近蜜臘之珠一至若千，以誌千數。

七十八　雜佩

番人除佩上述各珍貴裝飾品外，腰帶間尚有雜佩甚多。約舉如下。

吊刀。　吃牛肉用之。

火鏈。　取石敲火用。番地火柴尚不通行，人恆以石取火也。

鼻煙壺。　爲牛羊角製，裝草烟粉末。用時，以左手大指甲抵食指端，右手傾煙末於指甲上，移向鼻孔，猛力吸之。此習自滿州傳入，現已通行全康。許多番男，鼻煙癮甚大，每隔十分鐘許吸烟一次，煙皆用上品。我等同行人，曾有試吸鼻煙者，才吸些須，便流淚不止，謂其苦甚吃芥末百倍，不識番人何以獨嗜之也。

鼻巾　通常爲花氆氌一方，褶爲數疊，以線繫腰帶間，藏入懷內，供瀉鼻涕用。番俗鼻涕不拚於

番人盛裝

（78節附圖之一）



貴族夫婦，男戴全狐帽，着織金緞皮襖 漢靴（甲脫）佩方形告烏，銀鞘蠻刀與火鏈。女編萬辮頭，着氆氌皮襖，佩圓形告烏與珍貴之耳環項珠雜佩，皮襖皆以獺皮爲緣。

番婦盛飾

(78節附圖之二)



前圖貴婦之背面，有寬帶三條，滿綴銀錢與海貝而以金線緣之，此俗以牛廠娃爲最普遍，莊房娃則多以金銀珠貝爲瓔珞纏腰臂間也。

地，排此巾中，頗似西俗。但其巾不洗浣，油甲重疊，張之臭氣炙人，則非西俗也。

旱煙竿　吸旱烟之習，不似鼻煙普遍，僅有少數頭人佩此物。

腰刀　此爲番人出門必御之物，長二尺餘，木鞘包生牛皮，銅絲纏柄，嵌以珠寶，插帶腰間，爲防身器。番中多兇殺案，由人人佩刀故也。

七十九　叉子槍

番人武器，常較中國落後。當岳鍾琪西征時，其人尙用刀矛與竹箭。後乃仿中國製角弓木箭，甫成功，値乾隆朝西征，已用火槍。其後仿中國造火槍，甫成功，値趙爾豐西征，又用快槍。現在番人雖多購快槍，而大砲與機關槍仍未夢見。（僅西藏政府曾向英國購入大砲機關槍，但爲數不多，此次川康軍收復德格，即恃有大礮也）恰似中國之於歐美列強，無論如何，總屬落後也。但番人武器雖拙，使用之法甚精巧。昔用明火槍時，恐火發手顫，有誤準頭，特在鎗端裝木叉子一具，用時，將叉子抵地，架鎗瞄準，每能命中。現在買入快鎗，亦概裝配叉子。叉子用極堅緻之黃木兩條做成，尖端裝配羚羊角，中央包鑲銅皮，上端裝有可以轉動之軸，工作頗精。名貴之槍，更用金銀裝飾，槍托上亦嵌珠貝；每槍値藏洋七八百元，裝嵌亦値四五百元矣。

番人用槍，不輕發。發必殺人，度敵人距離尚遠，中不必死，不發也。目前明火鎗猶居半數，快鎗則中外各廠所造者皆有，大多數由邊軍出賣，少數自西寧西藏雲南等處買來。其得適當子彈，更難於鎗。故番人對鎗彈甚珍惜，非能命中不妄發也。

八十 帽式種種

西番帽之種類甚繁。且各有專名，非土人不能悉舉。茲舉目所見者，誌其概要。

土司帽 為土司禮帽，平時不著，值盛會乃著之。其形微似清代之暖帽，為鈍圓錐形，周圍緣以厚大之黑色絨圈，頂端有木製之長頂，附以飾物。番戲演土司皆戴之。沿途所見之土司，無戴此帽者。聞清代土司謁漢官，皆遵受封品級著翎頂袍褂，疑此帽係古代遺制。

藏瓜皮 為富商貴紳之便帽。似內地瓜皮，下圈為織金緞所製，下方有具毛裏之耳四枚，前方一枚甚小，以護額，後枚次之，以護後腦，左右二枚最大，以護耳。藏中來康貿易之商人，率戴之。

番博士 為平民帽。氈質，為形與內地流行之呢博士帽相同，只呢質較粗，式樣較拙耳。聞概自西寧輸入。土兵與牛廠娃戴者較多。近年亦有西洋細呢帽輸入，則惟貴族及漢人購用之。（以上各帽惟男子用。）

全狐帽　爲富人之帽，女子尤喜戴之。其實非帽。僅爲一全狐皮，圍於頭頂，以線結之耳。藏狐毛質甚佳，銷行北平關東一帶。番人來打箭鑪貿易者，若戴此帽，鑪城牙人必強爲揭去，誘使賣之，每皮値藏洋二三十枚。

羔皮帽　爲另一種平民帽，男女通用。布質，圓頂，深筩形，下方載羔皮裏一掌寬，後方開裂，裂口有細繩，戴時，反羔皮向外，結繩於裂口，使之固着。瞻對裏塘一帶，此帽流行。

豹皮帽　爲武士帽。式與前者略同，所戴爲豹皮，取其雄武，非取其煖。（以上爲俗人用帽。）

宗喀巴帽　爲宗喀巴所創。黃色，緞質，或用呢與布，形似內地風帽，而後尾甚促，兩側有長耳結於項下。惟佛像呼圖克圖得著之。俗人之嬰兒亦得著之。

佛都督帽　爲呼圖克圖出行必戴之禮帽。國籍之呼圖克圖，康人呼之爲佛都督，發音緩促之異也。其帽紙質，鏡形，其下垂之淺緣，滿貼金箔。普通僧侶與俗人，不能戴此帽也。

僧禮帽　爲普通僧侶作法事時之禮帽。黃色，呢質，帽孔甚小而窄，僅能頂於頭上，帽脊甚長，自額端作耳殼形，曲達後頸。脊上厚集絨線一列，驟觀之，酷似內地戲裝之獅兒盔。

朝山帽　爲僧侶旅行朝山時所用之帽。爲形酷似內地之撮箕。木骨，布質，戴時，箕口向前，取能遮陽護目。（以上爲僧侶用帽。）

此外若氊帽，氈帽，帕子纏頭，與氈荷葉等，不可勝舉。

性格

八十一 家庭教育與民族道德

番人之社會教育，爲喇嘛寺所包辦。平民欲學，當以喇嘛爲師。其不得接近喇嘛者，僅受家庭教育與訓練，亦能保存其民族之美德。西番民族美德，爲誠實恭遜，節儉，慈悲等等。訓練之法，除父母尊長隨時以身作則外，尤賴有許多格言。格言大都爲經典中言簡意賅之短句。流行康地之格言甚多，略舉數則於下：

『父母之教，絕不害汝。』

『作惡之人，壯年甚適，及其既老，追悔無及。其子若孫，不爲人羣所齒，尚將怨之』

『愛可不肖，禍至絕嗣』（愛可，劣犢也，因不產乳，初生即爲牧人所殺。）

『鄙夫驕傲，達人謙遜。小兒喧囂，大海沉靜。』（番人常稱湖泊爲海以爲聖潔之神）

『人之善言，可以爲師。其人饕餮，不可學之。』

『嬉笑進食，黑臉作工，則是牛馬不如矣。』

『施與乞丐，是一功德。呵叱乞丐，是一罪孽。』

『美如菩薩，乃可笑人貌醜；衣皆珍貝乃可譏人袍陋。馬爲駃騠，乃可訾人劣蹇。』

大抵番人施教，善於譬喻；其詬駡人，亦多不直言，而以譬喻出之。例如：

『養狠不可守夜。』謂僕人不可恃也。

『奶牛下山，愛可上山。』譏人不守規律也。

『教祖母吸食雞卵。』喻後學不自量也。

『狐學虎躍。』嘲人躐等學人也。

番中罕聞有訓練武勇強梁之格言，但有多數部落，獷悍好鬥，以刼殺爲男兒應作之事。此種風氣。乃由祖先遺傳與社會環境陶冶之所致，非經典格言與家庭教育有以致之也。

八十二 神聖贊普之遺教

唐之初世，吐蕃棄宗弄贊，一曰贊普蘇隆贊，兼併西藏西康青海各部族，征服上緬甸與北印度，宏佛法，創文字，制法律，定禮教，爲藏族唯一聖智才武之君主，後世稱爲神聖贊普是也。曾頒十六條德行

標準，殆爲陶鑄土伯特民族性之源泉；歷世佛教徒奉若金科玉律，莫敢違之。西番民族之性格與品行，自不能逸出此項範圍，茲故列其原文，以資映證。

『一，崇拜三個偉人。

二，奉行宗教規則，並瞭解其意義。

三，顯揚父母。

四，尊敬有德者。

五，尊敬耆老與貴族。

六，愛護親友。

七，忠於國家

八，誠實。

九，研究食料與貨品之適當用途。

十，學習賢者言動。

十一，受人恩惠，必須感激思報。

十二，採用規定之度量衡制。

十三，與人同心合德共事，勿存妬念。

十四，勿聽婦人之言。

十五，語言溫婉而宏辨。

十六，堅忍。』

八十三　四大美德

西番有四種美德，爲內地漢人所不能及；即仁愛，節儉，從容，有禮，是也。

仁愛　番人受佛教影響，深戒殺業。偶誤殺一蟲蟻，常爲之數刻不安。珍禽異獸，佈滿山林，千百隊遊。側人而過，無傷之者；戰爭搶刼，不尙殺人；待遇俘虜，亦甚寬厚。漢人流落番地，隨處可得食宿，雖其深惡洋人，而教士在康被殺者，除叛亂大變之特殊期間外，竟無所聞。民元之役，番人奉達賴檄，驅剿漢人；然在康漢人，除抗戰者或被殺外，其餘無論官吏商人墾夫，以及被俘戰士，莫不沿途受人資給，平安生還。此其仁愛慈悲之性，不惟非任何夷族之所無，即華人亦深愧之。

節儉　凡社會經濟在尙幼稚時期之民族，莫不具有儉德；番人之能撙節儉用，若無足多。然其所積，不以遺之子孫，而能佈施於佛事與貧民，則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日節儉所畜，隨時散去，不爲蓄藏；

以與其鄰接之猓猓相較，清濁判如天淵。（參較猓猓章）

從容　番人社會交際，活潑可喜。心有不悅，絕無疾言厲色，怒目切齒，等表現。遇任何艱難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廢寢忘食，繞室而走者，番人皆宴如無事，徐爲應付；載言載笑，絲毫不覺煩惱。至於哭泣哀號，跳躑奔突，等着急表現，竟未曾於番中見之。余覺其泱泱大風，超於人羣。

有禮　番人應對進退，恭遜非常，決無踞傲粗率之舉。（參見儀注節）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幾難識其有仇怨也。至於駡人之語，番中甚少；有之，語氣亦甚輕微，不似漢人之尖酸刻毒也。

八十四　余之番婦

爲欲具體描寫一番人之性情，特以余之番婦爲例；余之番婦，娶自西康中心，未染漢俗之瞻對地方。爲上瞻土司奪吉郎加之甥，得雍踻八甲屋村披之女。生於牛廠，長於土司家。土司以爲養女，蓋平民而貴族，牛廠娃而亦莊房娃也。其生世恰足以代表康番之一般生活，其性情亦足以代表康番之一般性情，余嘗戲呼之爲『番人之標本』。

婦之婚姻，完全由土司代主，事前未曾與余謀面，土司亦未與之商議。嫁余後，一切順從；意見縱偶

不合，亦未嘗強爭。先是，喇嘛卜婚，謂其不宜入川，余漫允於打箭鑪安頓，既抵鑪，託多人勸誘入川，婦初哭泣不允，繼而意漸移，赴天主堂種痘後，竟允偕行。

婦之貴族氣習頗重。離瞻時，土司派娃子十餘人護行，婦在途中，屢召此輩至前，侃侃言事，所言悉屬留心衛護，檢點行李，與整飭德行之類；其意似在使余知其為尊貴族階級，與才幹之主婦也。抵成都後，頗慕漢俗，余又時時以平民風度感之，而其貴族氣習，終不能改。每日起床，較余尤宴；除經管銀錢衣物外，全不操作，動輒呼奴役婢，頤指氣使，男女僕皆患之。余屢切責，終不能易，直至今日猶然。

婦不好潔。初嫁余時，仍從番俗，以指食牛肉酥油糌粑，附指垢膩，即抹於衣襟袂間，綢縐新衣，三四日成衲襏。余屢痛戒之，當時若猛醒，旋復忘去。服物著體，一日半日，輒易置之；又不洗濯，即堆疊於箱櫃內。迨新易之衣已著一日半日，又取易之。故衣櫥內常發汗臭。

余以上列二事，屢與番婦勃谿。初時言語扞隔，余復性暴，輒以拳足達意。婦手足便捷，拳將着體，恆為所持，不得拔脫。幸不還毆，否則雞肋不勝任矣。婦受責，輒哭呼父母姊娣，意示其孤身從余不當受虐也。其哭泣時，若聞窗外有足聲，哭即頓止，慮客來也。如客請見新婦，則立以歡顏出見，深以夫婦勃谿為諱。一夜，同街有婦與家人口角，奔投天井外，嗥啕跳暴，聲震屋瓦。婦謂余曰：『漢人乃如此耶。』翌日，余又與有違言。婦曰：『設再淩辱我，我亦效昨夜婦人，奔赴鄰宅嗥跳。』言已大笑。蓋深鄙此種行為也。

婦初不識漢語，雖聘時，余購一婢春秀，解漢語，爲其舌人，抵成都前，婦賴此婢與余通意。抵成都後，與同儕女眷往還，始感自習漢語之必要，常向婢與女友學之。纔半年，便能通意。一年後，官話純熟，儼如漢人。今年夏，余導使謁班禪代表阿旺敬巴，對談時，彼覓時雜漢語，番語反不能完全上口，亦異矣。又嘗欲學漢文，余慮其難，不肯授。婦無事，輒取漢文書籍臨寫；不知搭筆，常先寫字之右下角，或自右向左書之。然其筆畫遒勁有力，似秦漢碑，余試教以搭筆，漸能領會。已臨書數册，猶不識一字，始倩人教之讀，其年夏，余因公出省，寄信告行程，教書人持函示之，而改諗字句，謂余索兌款，騙得一百四十元逃去，余歸，婦始知受騙，余尙坦然，婦則痛心疾首，於是發憤讀書。性亦頗悟，迄今二年，已能解信札，記賬目，寫收據矣。

婦性仁慈。蠅蚋撲身，合掌捕得，捧向門外釋之。貓犬之屬，鍾愛備至。見貧苦人，樂於施與，遇老疾殘廢者，叮嚀詢所苦，爲之拳拳然若不勝其戚者。馭下苛煩，訴誶頻加，獨未嘗施鞭朴，僕婢疾病，必速爲醫治，愛之若兒女焉。春秀性戇，每與口角甚烈。余性暴而惡囂聒之不止，即施鞭朴；撻婦則婢來阻止，撻婢則婦來阻止，未嘗因反目而有怨毒之意，刻婢已嫁人，婦念之不置，時時詢問，惟恐其身世陷於不幸也。

婦性活潑，多言善笑，思想詼奇，情感親切，凡與交接之婦女，殆莫不喜其性格，贊其聰敏。川俗，婦人對於伯兄，應避嫌不通言語，婦深以爲不然。諸兄來寓，服侍殷勤，能盡手足之誼，余以此嘉之。

婦極愛小孩，初入川，尙不解漢語，見他人孩，卽抱弄不忍釋。一年後，誕一女，難產；產醫手術不佳，抱鉗壞兒頭，產三日而夭。婦號極哀，後每言及之，輒泫然流涕。其後一年，復產一子，甚順。婦前好讀書寫字，自是，日孳孳於小孩之事，書寫俱廢矣。

婦持家甚儉。初來省時，每日買菜，常不過二千。室內然菜油燈，發火甚遲，而滅燈甚早。其在室中，常衣舊衣。鹽柴米麵之購置，惟恐僕役中飽，必躬親監督之，銀錢收支，檢點保存，極其精細，廉介淸寒之士，得如此婦，足爲深幸。然以不通漢俗，有時失於過吝。如來客消費紙煙洋燭之屬過多時，彼常不快，每每滯抑不與，則余所痛恨也。又其性儉而偏好修飾，服御排場，常欲追逐富室婦女。私製新衣甚多。出門，必塗粉畫眉，着高跟鞋，務爲時髦。此亦余所深惡。蓋其貌不揚，余殊不願其效顰增醜也。

婦初來川時，愁不自勝，言及家鄉親眷，卽泣。余導往觀電影戲，一見大悅，其後常以觀劇遣愁，實不解劇，樂其裝飾與樂歌之美而已。漢語旣通，熟人已多，且學會抹牌，鄉思遂亦漸沒。迄今三年，覺不復思鄉土。

余娶此婦，非爲色也。當時決心研究邊事，欲藉此婦力，詳知番中風俗語言，及其他一切實況。又當余在瞻對時，曾重懲劣紳土豪數人，慮其途中報復，故結婚上瞻土司家，藉以自衞。初不料此婦能於滿足此二目的外，更能助余持家育子，深資內助也。余馭此番，亦自有道；三年以來，固有劣性，如不潔自大

等，已漸次革去；固有美德，如仁愛節儉等，則培植益厚，合夫事宜；而生活技能之漢化，亦已完成。使放此婦回康、至少能改革瞻化一部份之風俗習慣，與增益其向漢之心。使攜此婦赴京，亦可宣洩西康民衆之眞實心願於國民矣。余甚幸余之娶有此婦也。

八十五　貞淫問題

甯遠諺云：『貞猓猓，狗西番。』謂猓女非同，設之猓不嫁，非本夫不合，苟犯姦淫，其父兄必立殺之。西番婦女，則人盡可夫，不知貞操爲何物也。西康大家婦女，深以此語爲譏。英人慶路易，民國初年，自打箭鑪娶一番婦，名林青納姆，曾攜之周遊世界；回國後，此女已通英語，由其夫之幫助，寫成一書，記述康藏之歷史與民俗，卽商務印書館譯印之『余之西藏觀』也。其書力辨番人無姦淫苟合之行，舉夫婦偕老與寡婦不嫁爲番人美德，謂『少數個人之縱佚，不能以之律其全體。』然據余遊康一年所知，淫亂之俗，實較世界任何民族爲甚。男女之間，性的問題微有缺憾者，上蒸下報，濮上桑間之事，亦卽緣之發生。旅行番中，隨處可得例證。卽其本人，亦不自諱：得私囊貲，且自炫於朋輩，若深榮幸。父母犯姦，兒女坦然告於路人，未嘗有忸怩色。（參看巴旺土司家傳。）全西康中，從未聞有捉姦殺人事。或且自願以妻與人共寢。康定諺云『亂石棗牆牆不倒，嚼管進門狗不咬，若還是個公事人，本身丈夫替他跑。』

甘孜有番民與一僧侶共妻，僧既老，婦欲絕之，僧責其夫，夫反勸婦曲從，爲余在甘孜時親見。瞻化張瑩軒知事，曾納絨壩岔番女爲妾，與髮妻（漢人）同住署中，各區頭人妻女，因番妾與張夫人相善，漸狎，一日閫逼張夫人，問結婚前後閱人有幾，張答以無，諸番婦皆大笑不信，意謂有色女子斷無不養漢者。樂山彭君，從朱憲文軍幕，娶道孚番女，已舉一子，彭他往，才八個月，婦已與人姘識，彭歸，自供不諱；彭挈子棄之去。婦常託人致殷勤，責彭薄倖，其後彭自樂山迎家婦來康，番婦探悉，攀騎乞同行，情甚哀楚；然其姘夫猶在室也。甘孜李委員，娶民女奇珍，奇珍有色，傳其與甘孜青年殆無不姘識，與一僧尤暱。既嫁李，同住縣署內，復與署內人逐一姦通；仍俟李寢後，開門納所暱僧，私於僻處。李偶他去，即移入僧家宿。然其待李，情致殊厚，李下康定獄，且遠道寄食物餽之，可知其非有惜於李而有外遇也。似此之例，窮年月不能盡舉。雖有尊視番人者，欲爲之辯，事實亦不許也。

查康藏禮教，導源於神聖贊普之十六條德行標準，此十六條中，並無戒淫之語。佛教以淫殺爲大業，而西藏古代僧律，竟可娶妻。黃教號稱戒律精嚴，然亦戒盜不戒淫：犯淫者並無處份，或僅施薄懲而已。蓋康藏禮教，雖不以淫蕩爲是，却不似他國之痛戒。此其所以淫亂之風，高出世界諸民族也。

番人因氣候冷酷，生活簡單，等種種關係，性慾不甚發達。有多數婦女，自願爲尼。寡婦爲尼者尤多。尼而還俗嫁人者，殆未嘗聞。尼而犯淫者，似亦無之。即男子之甘爲僧，亦非性慾強烈諸民族所能辦到；

雖亦犯姦，僅少數不肯者耳，守律僧侶，仍較蕩佚者多。故西康淫亂之風，實由社會無貞節之教所致，非康人之性然也。

茲記一事，足當番婦貞淫之測驗。瞻化佐治員陳重文君，娶番女名登貞把姆，活潑婉美，解漢語。縣署同事，常與調笑爲樂。一日，陳赴甘孜，署中人商爲惡劇，推素無誑語之彭軍需往說之曰：『視察員娶新婦不解漢語，入川不便，已商得佐治員同意，易妻而行。佐治員得資若干元，故意避往甘孜，俾視察員夜來合歡。我與知事爲雙方媒證，特先來說明，以免誤會』云云。婦掉頭不理。彭反報曰：『有不歡之色，而強笑若不介意，可以深入矣。』於是相率潛往，知事與余三人入室，色皆甚莊，謂之曰：『今晨告爾父母，渠於易內事甚贊成，惟不願女遠嫁，余又賂之若干元，亦已首肯矣』婦聆此，突然變臉大哭，曰『爾等何欺我之甚也。』彭喝曰：『錢已用矣，不能不從。』婦亦厲聲喝曰：『錢可退爾，我必不從。』於是衙外諸人譁然大笑，惡劇始畢。據此，則番族有夫之婦，未嘗可以非禮干也。所有一切淫亂現象，皆無適當婚姻之男女，或已經墮落不能自反者所爲耳。

八十六　貞淫問題之反證

貞淫問題之相對方面，爲妬的問題。蓋貞婦殆無不妬；淫婦則絕不能妬也。是故覘民族婦女妬性

之程度，亦可以側證該民族貞淫之性格。余覺西番婦女，妒性甚強，而於禮法所許之妻妾，則又私毫不妒，此亦勝於漢婦之德行也。玆舉數事以實此言。

前述之登貞把姆，曾演一兇猛熱烈之吃醋趣劇，爲余所親見。先是，陳重文悅河東村番畫師之女充拉貞。充貌美白皙，大有豔名，已嫁某商人爲妻，商離瞻數年，未嘗寄銀瞻養，充漸不安於室，已閱多人。旣得陳，誓以嫁娶。旣而陳慮其夫歸滋事，另與登貞把姆訂婚約，登貞色不及充，而風致勝之。臨嫁前，二女爭夫，幾至鬥毆。陳左右其間，不能決絕。適充偶夜出，墜坎傷脛，困臥月餘，陳遂娶登貞爲婦，住縣署中。充病愈，不能忘情，遣人責陳，陳遂復往，但不娶耳。登貞聞之，大怒，宣言必撻辱充。同事之好事者，又故施挑撥以爲笑。一日，瞻化婦女入縣署跳歌裝，或挽充來，且故使陳近之。登貞於稠人中，遽出揍充，經人拉勸始解。於是每值陳出，必登樓偵察；又多佈腹心查充行動，常懷刀剪，將得實據而甘心之。一日，萬委員戲拉陳過橋，入充門求晝。婦望見，匆匆入室持械，率腹心二僕婦，奔赴河東。萬等在充宅，望見其奔來狀，恐釀禍；急下樓囑守橋人閉柵。婦至，力撲柵，勢如乳虎，柵輒輒響欲裂。橋婦開柵放婦。婦奔充宅，被旁人攔阻不得入，跳踉大罵，抛械擲石，衝突數次。陳亦大怒，下樓，厲色呵叱，宣言離婚，婦始歛歸。時則充拉貞已逃颺遠匿矣。其後充不敢入署，陳亦不復近充。另一佐治員李策勳至瞻，復與充識。民十九年，李娶某番女，好事者於其行婚禮時，裝充作新娘，羼亂其間，李竟兩娶之。亦能相安。登貞與之同署居住，亦不復

相仇。

余之番婦初嫁余，婦女來望新婦者，偶與余諸笑，婦卽飭人拒其復來，若甚防閑者。又曾因余與登貞把姆戲謔，發生誤會，至與登貞相罵。人皆慮其太妒，難與大婦同處。然到川後，屢請余接大婦來同住，以節費用。又數詢女友：設大婦來，應如何承侍。細察其情，不惟毫無妒意，且能辨名分識尊卑云。

西康不但婦女不妒，男子亦無妒者。惟其不妒。故可數男共娶一妻，數女共事一夫，而能相安無事也。

八十七 戰爭與刼掠混爲一事

番人對於戰爭與刼掠，常混爲一事，不加分別。此種武裝隊伍之組合，常以村爲單位，由村長或喇嘛寺組持糾合之。全村每家一人。或只邀少數有力人戶之壯丁組織之。重大戰役，乃編錄全部之壯丁。隊伍集合，並無行列進退等訓練；勇者當先，怯者隨後，同向目的地出發，向目的物進攻。其槍彈糧秣各人自備。雖人自爲戰，而其團體凝結，天然堅固。進退和戰，皆以會議行之，無任個人意志行動者。其作戰，不重殺人而重搶刼。刼人亦然。非對方足以障礙其掠取財物，則不殺之。所得財物，由主者分配：先提一部抵償傷亡消耗之值，然後均分。番俗以強武勇敢爲榮，青年男子，欲在社會中取得較高地位，必於其

參預之軍隊或匪隊中，鼓勇先登，多刼財貨，殺敵人，以示其羣。於是全羣尊之，下屆出發，惟其馬首是瞻矣。

番族受黃教感化最深者，不肯殺人越貨。然其戰爭能力，亦甚薄弱。凡能戰之區，亦卽著名刼匪區域也。西康惟卡拉及道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昌都各大喇嘛寺附近各村之民循謹，其餘部分皆甚獷武，尤以鄉城乍丫瞻對俄洛古壩朱倭雜曲卡（石渠）等處，爲著名匪區，亦卽著名勇敢善戰之部落也。故西藏戰士，多自西康募之；當英藏開釁時，達賴曾遠徵乍丫麻康鄉城瞻對俄洛等處之兵，入衞拉薩云。

鄉城娃在西康各匪區中，足當首屈。常由各村首領，編成馬隊，馳赴數百千里外，攻人村堡或寺院，殺人刼貨而歸，視如一種商業。其遠道刼人也，必曰有仇：或云某年有鄉人經彼，爲土人所殺；或云某次馬隊經彼，被其阻攔；或云彼曾稟請官府捕殺某鄉城娃；甚或栽誣以任何不相干之事，卽可刼之。民國六年，鄉城娃曾組織三百餘騎之大隊，往刼甘孜大金寺，（卽去年釀成康藏戰爭之達結寺夙以富有著名。）攻三日不下，刼其附近村落而去。甘孜與鄉城，路隔千里，疑其絕無仇隙。據鄉城娃言，則謂若干年前，該寺僧人曾以石擊路過之鄉城娃也。在鄉城娃自視，此役仍爲報仇戰爭，非行刼也。

八十八 仇殺規矩

番人仇殺之事甚多。其規矩亦極有趣，凡同村中，有一人爲他村所殺，則全村人皆須爲之報仇；遇他村人即殺之，不問其是否仇家，及與兇手有無關係也。如此展轉仇殺，若非有人和解，則歷數百年不止。和解之法，由第三村頭人有體面者數人出首，邀集兩方頭人，擇一適當地方，設帳理論。結果令凶家賠命價銀若干秤，雙方已遵，再議此命價用幾成現金，幾成牛馬，幾成器物，稱爲紅白黃三色。成數定後，再議馬一匹抵若干，牛一匹抵若干，槍一具抵若干，刀一把抵若干，鍋一件抵若干，馬牛又有公母老幼優劣之分，爭高論低，動輒數月始結。如雙方皆強橫而調人面小者，多半中道決裂。決裂之後，仇殺益烈。經若干時後，再倩人說和。一經和息以後，仇殺遽止。甚重然諾，從無已受調解猶相仇殺者。此種命價，大抵亦係全村分担，全村分受，不必祇由凶家出之，尸家受之也。惟無論如何，從無論抵之事。漢官宰西康者，每依內地法論凶手抵命；此事大與康民習俗違反，故番民有仇殺案，不願赴訴有司，而樂求頭人和解。此西康官署訟案之所以稀少，而頭人勢力之所以未易剷除也。命價分上中下三等；通常上等人七十秤，中等五十秤，下等三十秤。特等人物，由尸家肆索。如屍親皆弱者，則所賠甚寡。抵摃物品：快槍爲上品，牛馬次之，叉子槍鐵刀與器物爲下。交貨：以馬爲首，祝速了結也；叉子槍居中，等品，犒調人也。鐵刀

在後，謂一刀斷絕，永無糾紛也。

最奇者：設番人爲官府所殺，縱卽寃枉，亦不仇官。其俗重官，與喇嘛及父母，皆在不仇之列。故康地縱當極亂，無殺官者。惟官府所殺之人，設非官役直接捕得，而爲某番人所擒送者，則雖罪極該死，亦得仇縛送之人。例如瞻對娃昔在廿孜行刼，被朱倭百姓捕送縣署槍決，已歷十年，瞻對尚得向朱倭索取命價是也。茲舉番家仇殺事件二則，以證異俗。

一、降馬札喜慘死事件　二十五年前，道孚瓦日區百姓高宗情培，偸跑至綽斯家縱柯地界，入贅。後與人合夥貿易，送麝香回道孚，便道往瓦日看娘，被怨家擋獲。謂其曾爲匪人作眼線，刦去瓦日村商民騾馬四十五匹，往訴於孔撒鄉亞拖村土百戶降巴札喜，掠拷久之，不承。降巴札喜謂此逃民，留之終當爲害，擬拋河淹斃。尚未執行，高宗情培破鐐逃走，直奔縱柯。率縱柯番民二十四騎來亞拖村報仇，殺降巴札喜全家，掠其財物而去。於是孔撒村民皆仇縱柯娃。徒以地隔餘科，未得前往報復。縱柯犛牛廠，其人須赴道孚賣牛馬酥油麝香鹿茸之屬，買茶布以歸；以此事故，皆不敢來道孚。相持廿餘年，至民國十八年，降巴札喜之子傾遮喇嘛，託漢商丁保之等，出爲和解。丁經營草地，信望夙著，人稱爲丁蠻王。受託後，於七月十四日，邀縱柯頭人江讓等至餘科說理。議論數日，決賠命價銀二十八秤。掠去財物，據傾遮喇嘛報，値二千四百元。此時高宗情培已死，遺二子，家亦貧；其餘凶手，已死十二人，逃亡者數人，僅得

三八到場；故物散失已盡，無從清償，議准一千二百元價值折貨賠償，由縱柯全村百姓分担。命價以器物賠償：即時繳到馬十一匹，准銀八秤；又三劣馬，准一秤半；銅鍋一口，准一秤；又子槍八枝，准四秤；雅牛（肉用毛牛）一隻，准四十元；合命價之二十八秤，尚欠九秤零四十元，（每秤五十兩，准藏洋一百六十元）限期以牛交付：耕牛每頭准八十元，雅牛半之，多少照算。掠去財物亦以器物賠償：即時交過耕牛三頭，准一百八十元；銅鑄一付，銅瓢二枚，共准一百六十元；餘八百六十元，限期以耕牛雅牛照前價折繳。雙方承認繳收，丁得脫歸，爲時已半月矣。丁以調人功，受雙方牛馬各一匹。說理之初，縱柯人謂高宗情培非盜，而瓦日人捕之，衣佩皆被刦去，降馬札喜不察是非，妄判死刑，故殺降馬札喜。此舉誠屬過當，應對孔撒家賠償命價損失。惟於瓦日，仍不甘心，誓將報復云。

二、大寨與阿色麻仇殺事件　道孚孔撒鄉大寨村後呷熱山，當道孚鑪大道，時出刦賊。十七年冬，道孚知事，飭孔撒百姓清山。事屬大寨百姓。大寨娃淸山，見三人可疑，呵之不去，詰之不語，遂開鎗，擊殺一人，餘二人奔投阿色麻牛廠。阿色麻爲上羅科馬一村，隸鑪霍縣，全屬牧民，以刦爲業。至是，派人向大寨索命價。云：「渠輩不曾刦孔撒百姓，孔撒百姓乃妄殺之，其命價非九換不可。」九換者，銀重爲尸重之九倍，特殊貴人之命價也。大寨以奉命緝匪，不認賠。十八年七月初，大寨有撐帳於呷熱山上牧牛者，阿色麻娃探知，襲殺之於帳內。大寨百姓閙訊，邀孔撒各村協追；至阿色麻界之獨科，不見敵，息一日，降法

神，卜進止，云不宜深追，遂舍之回。自是，阿色麻避仇北徙，孔撒百姓莫由報復。七月末，阿色麻娃有戀南部水草，潛來放牧者，被孔撒娃偵知，追往，擊殺一人，奪馬二匹，餘人逃去，訴於鑪霍縣署，請賠命。鑪霍行文道孚，孔撒娃亦訴於道孚縣署請賠命。兩縣知事，並會行文制止雙方行動，皆置不理。余離道孚時，尚未和息。

三、瞻對朱倭事件　朱倭土司，駐牧鑪霍縣之朱倭鄉，懸轄甘孜縣朱倭貢隴鄉百姓三百餘戶。民國五六年時，有瞻對娃五人，在甘孜行劫，被朱倭貢隴百姓擒送甘孜縣署，鎗斃。民十七年，鑪霍壽甯寺與朱倭土司修怨，使人說瞻對娃共同出兵報仇。甘孜東谷各村頭人，出為調解，在羅鍋梁子議和兩月。議朱倭賠瞻對娃五人命價共七十秤。朱倭不服，撤帳還歸，遂開戰。壽甯寺聯瞻對與俄洛野番等五路攻朱倭。瞻對攻覺黎寺一路，焚刼最甚。已而西康政府以軍力促和，朱倭竟賠瞻對命價銀八十秤始解。

禮俗

八十九　參預番人宴會記

余於十八年九月，自瞻化縣署娶上瞻總保家女，一切禮節，俱從漢俗。半月後，總保家大會六親，舉

行秋奪，遣人來請余夫婦。該總保管轄番民八百餘戶，有莊田五百餘畝；每年秋稼後，例延喇嘛來家誦經酬神，其親友百姓，分日前來致賀；本年因與余婚，更張大其事，延僧至七十餘人之多，誦經四日。余於第一日往，六親已會，奴僕畢集，官寨上下四層大樓中，住人皆滿。余住第三層樓小經堂；其外爲一天井，走廊環繞，男女攜手跳歌裝其上，徹晝夜。第二層樓有大廚房，熬茶兩大鍋，蕎瀋酒數箱，酥油糌粑，皆以木櫃貯之，客餘地板可坐五十人，爲其宴客之處。第四層有大經堂，僧蹓席地誦經。其外廊有僧數人，以五色酥油糌粑塑諸魔鬼凶神形像，及其他法物，供送祟用。經堂外有跳台，曲通於內室，總保內眷住焉。最上一層卽屋頂，爲親友休息遊眺之所。最下一層，則牛馬欄也。主人知余不慣食酥油糌粑，特自贍化購得米與小菜，召一漢廚來爲余治食。無豬肉豬油，小菜以酥油烹之，膩不可咽，余但飭令熬粥，炒豆佐賸而已。當日之夜，主人宴客於大廚房，邀余往觀。見諸客排爲二列，盤脚坐地面，前各酒一盎，糌粑一盌，加酥油一塊，連數麵糖一枚；有主人之小娃子，持茶酒糌粑酥油輪流巡視以增益之；氣象亦頗整齊。食竟，分男女二列，挽手跳歌裝。余命通事譯歌裝辭，通事或解或不解，聆之毫無趣味，漸昏昏坐寐。通事扶余歸寢，半夜，復爲狂笑之聲驚醒。蓋主人廝養，與村中鄰人，說笑取樂於室外走廊間，有學牛鳴犬吠者，有摹仿婦人談話者，每畢一技，則羣笑聲應之而起，震撼屋壁，使人不能成寐。翌日，余以飲食不慣，欲回贍化。通事助主人強留曰：「本日百姓來賀，人山人海，跑馬較技，喇嘛降福，最爲熱鬧之日，必須留此。」

余好奇心動，遂未行。問百姓何時至，曰尚早。遂入內室，與主人抹番牌消遣。聞樓下跳歌聲，時起時輟。若干時後，望見室外廣場中有人馳馬。問是何人。答云：賀客將歸者也。急拋牌下樓覘之，則第一批賀客已去，第二批賀客方來。其來也，每村爲一組，俱盛服，騎馬，人佩一大牛角壺，內貯滷酒，或負槍，或無之，襟內懷連麩麵糖二枚。人室後，即跳歌裝，歌詞率慶祝語。待他隊續到時，即罷歌入大廚房，納所攜來之酒與糖，主人娃子受之，分別放入櫥箱。請客就地坐，各給酒一盌，糖一枚，客又自出其懷中木盤，主人分散茶汁糌粑酥油，如昨夜宴客之狀。宴罷，再就室內跳歌一二闋，辭出，上馬馳赴廣原，競賽一度而去。番人以賽馬爲樂，觀者如堵。客有馬劣技拙者，相與嘲笑，其人赧顏遁去。技佳者，得衆人贊揚，必往復馳騁，獻諸奇技，往往亦有可觀。

當夜，主人之女以藏文宣卷來室娛客，村中婦女圍聽者數十人，余命通事逐段轉譯爲漢語，覺亦有趣。已而傳喇嘛降福，衆人奔散。主人來，請余同往大經堂。甫入門，則適間聽宣卷者皆已入坐。僧侶共七十餘人，各有所執，或經卷，或鈴，或金剛杵，或法刀，或喇叭，或鼓，或鳴，或鐃，以類駢坐，佔室之太半。主客男婦坐門內餘地。正中留二墊，爲余與董委員座。坐定，僧侶作法。法事甚繁。余座側適有一大鼓，隆隆震耳欲聾，炭氣亦不可耐，切盼其法早畢。約一小時許，法畢，出室，如解倒懸矣。

翌日，余決回瞻化。通事復爲主人竭力挽留，曰『本日遠道各村百姓來賀，馬術更可觀。喇嘛送祟

跳鬼，放礮打鬼，熱鬧非常。』余堅不聽，竟馳歸。

九十　官場盛筵

官場盛宴，與民間宴會自屬不同。余所經行各處，全屬漢地，官吏應酬，皆用漢席。藏軍佔領地域，則爲藏席。藏席余未領略，茲節譯台克滿西康遊記所記藏席排場，以見一般：

『七月二十一日，記於昌都。

……………………

『十九及二十兩日，噶倫喇嘛設宴招待劉統領（按名贊廷，時因藏軍東犯，劉自巴安來此，向噶倫乞和）及余與同來人員，餐筵繼續兩日。此種盛筵，遵拉薩習慣，適用於極尊貴之賓客。自早晨九鐘開宴以後，繼續供上茶點，聚坐歡談，直至傍晚、再開筵席，終筵而散。次日，又復如前款待，禮儀實爲隆重，微嫌不潔耳、其食物率爲藏產之珍羞，盛於最佳之漢藝碟盤內。藏酒有二種：曰阿拉，——含酒精成分甚高。曰嗆，——大麥所釀，含酒精成分輕，似啤酒。噶倫喇嘛爲宗教規律所限，除用糌粑與茶而外，他物概不沾唇，珍羞羅列，僅以供客人之盡量享受而已。』

此記實嫌太略。因其席中究竟有何餚饌，仍未說明。茲錄貝爾所記其在江孜參預一貴族家庭筵

宴情形，以資參證。

「我等移入另一室內，圍坐圓桌下之栽絨墊上，作一盛餐。其餚共有四十二盌，排列六行。自一時差一刻入座，至三時尚未終宴。每上菜一盌，先置原桌中央由帕勒西（女客之一）奉菜，因主婦短視也。盌皆銀質，有蓋。帕勒西以匙自其中挹取少許，放入各人面前碟內，於是各人盡量取食；惟須闔座奉菜已畢，方可入口，不能先食也。筵宴正菜之外，繼以果盤及茶點。末上果盤茶點之先，又照例各奉糌粑一盌。茲依其上菜秩序，寫出菜單如下。

中國麵　韭菜　羊腎　蠔柱　醋汁魚　芥蘸　羌比（一種中國菜）　豆豉　圓根
胡蘿蔔　牛舌　烘羊肉　羊肝　羊肘　蝦　一種中國蔬菜　中國果　結晶糖　葡萄　藏
柿子　杏仁　魚翅　中國豌豆　一種印度蔬菜　烘肉與海蝸　春卷　豌豆　蝦　萵苣
煎羊肉　魚　糖豌豆　筍　梨　甜豌豆顛　酥餅　魚　海帶　烘羊肉　魚肚　中國豆芽
長菜單最後之一盌——糌粑

藏人於上列各菜，多能舉其特殊之功能。如海蝸增加體力，海帶能消滅粗鄙，魚肚能防治腸痛病，結晶糖與葡萄去冷及咳嗽，竹筍有益於嗓。至魚肝一種，因其富於膠質，彼輩以為不但可治腸痛，且於誤吞獸毛有益，因其能黏毛裹下也。」

按此宴係西藏貴族招待顯客之便宴，非正式大宴會也。

九十一 喀達與贄敬

番人敬神，見官，謁尊長，皆必須用一種見面禮物，名爲喀達，喀達爲一種絲織之疏紗帶狀物。寬二掌，長三四尺，紗疏如竹篩，傳以細粉，白色性粘，爲四川成都印𧜌所造，此物全無用處，而番人異常重視，謁尊長不上喀達，爲大不敬。我等初出關時，每日收到喀達甚多，認爲無用，隨手拋棄，或揩抹桌凳。後有漢人見而乞之，給三四條，喜溢眉宇，問所值，則市上每條賣洋半元，得三四條，所值已多故也。

番人有一喀達，展轉使用，至於千百萬囘，直至敗如亂絲，尚不肯捨。貧家或不忍整條送人，常剪成掌小方塊用之。又有一種喀達，織纑緻密，彷彿劣種綃綢，一端印有佛相，稱爲佛頭哈達。惟豪闊之喇嘛與土司能用之，亦惟用於尊神與尊官之前。相傳遠古喀達原作此狀，近世民貧禮薄，商人投機，製造漸窳，遂作今狀。

凡謁土司與漢官，除喀達外，又須有一種贄敬，或酥油一餅，或牛肉一腿，或爲奶渣子，或爲雞蛋。或卽用藏洋放喀帶上，稱爲厭喀達。蓋卽古人束帛加璧之遺意。

土司受贄不反報。漢官則照例賞以茶菸等物。番人愛小利，賞賜若豐，則尊敬備至，事事聽從指揮。

賞賜不抵所值，雖亦默然退去背輒罵爲『甲豬』。甲豬者，漢丐之謂也。

九十二 西番婚禮

西番婚俗，各地微異，祇大體不甚懸殊。正則之婚姻，亦遣媒妁，但必先取決於喇嘛。喇嘛卜曰可婚，則男家以喀達一條，配以相當禮物，聘於女家。女家受其喀達，是爲已允。婚之日，男家召請親友，組成馬隊，攜酒與茶包，前往迎親；不達女家也，休於半途之某村。（先期約定。）女家屆期，延喇嘛入室作法，裝飾新婦，以騎隊送之。將行，喇嘛以青稞撒女身，女對其父母呼云：『歹運出門，幸運湧入。』遂騎馬隨衆行。必有兄嫂姊妹或其他女眷隨之。沿途村民，見新婦來，爭於門外置水一桶，上搭哈達一條，旁鋪地毯一枚，侍立於側，說吉數句，表示歡送；婦家擲與藏洋一元半元，或報哈達，或否。既達親迎地，由男家雇來之喜娘，爲新婦易裝。迎親之人，贈送親者牛肉一二腿，番酒一二筩，哈達一條。送親人抽刀割肉佐酒。飲訖，互合跳歌裝一回。男家迎新娘去，送親人皆返，惟一二親眷同新娘行。沿途復有佈水筩地氈致歡迎者，由男家酬之。男宅外，先燒柏枝一堆，（此爲番俗敬神之禮。）新婦既至，下馬，環繞三匝。及門，門前置水筩，新婦以第三指蘸水，（番人以第三指爲潔指。）三洒，復偽近門。於是登樓，入廚房，（番人食宿爲一室，卽二層樓之大廚房也，）坐預佈之地氈上。坐前有一矮几。男宅親人捧糌粑三盤至前，新娘以指

撮之三撮，復爲舐之。又有人捧牛奶進，新婦亦微舐之。三洒，爲番人敬神禮。舐之意，猶食之也。於是禮成，開宴，跳歌。新郎偕新婦將至郎匿，當日不與新娘見面，亦不同宿。翌日，新郎新婦往附近祭山神歸，賀者仍在，復跳歌大宴，盡諸歡樂。當夜，夫婦仍不同宿，須待至數月後；至少亦須月餘，遲有至數年者；必兩人互戀不能自已，而後得共寢焉。亦有回門之俗，惟新郎不必往。生子後，女家始以嫁奩送之。

以上，爲瞻對俗。若打箭鑪一帶之婚俗，楊仲華西康概況記之甚詳，轉錄於次。

『康人婚嫁，西康各地大略相同。無論何級，亦倘媒妁一有成議，即卜之於喇嘛。喇嘛亦以爲可，則男家出聘禮於女家，其數視家之豐儉，少則數十元，多則數十平，（每秤五十兩）女家即以其銀製備奩妝，或更益以牛馬地土。諸事既畢，兩家同往卜期於喇嘛，其婚嫁之期，大約總在秋冬農事告竣之時。屆期，各延喇嘛在家誦經，男家召請親友，持神幛（按：所云神幛，番名雍科，爲一黃布袋，中盛經喇嘛咒過之綾緞，云能招財，可稱招財袋，神幛義不妥。）往迎於半途。（婚者不親往。）其親迎之人，橫刀跨馬，有至百餘騎者。以二人前往女家通款，其餘即在中途飲酒食肉以待。通款二人馳至女家，敬遞哈達，表明迎女之意。女家延入，款以酒食。隨即裝束其女。（女之裝束亦若平時，惟於頭上滿綴珊瑚大枝，槎枒歧出，宛如鹿頭。）通款者見其裝束完畢，即於懷中取青稞一掬，向女洒去。女家之人預備幛幔遮隔，不令稞粒抛於其身。而女子出門之時，女母更將吹火之風

袋，緊接懷中。蓋康人迷信，謂風袋不按，稞粮撒於女身，則家內財喜必隨女子以去云。女子既出，來迎之二人，即攜麵餅糖果之類，（物類不拘）乘馬前驅，見沿途若有參觀之人，即隨意擲與。參觀之人亦以衣幅承接。如遇負水之人，則給糖果麵餅之外，更於水桶之上搭以哈達。馳至男家之後，侍者以盆貯青稞奉之，偏撒男之室內。女家送女至中途，與男家迎親之人會，互飲以酒。女家送親之人，將女奉與迎親者，即多旋去。僅留至親數人，爲男家之人持神幡啓行。將至男家，即於門外燃火一堆，新婦至，繞火三匝，扶掖入門。康人多係樓居，樓口置水一桶，桶之邊緣貼立酥油多片，並置經書一帙於桶上，新婦登樓，就桶前以柏枝蘸水，向空三洒，三拜經卷，然後至灶屋內。新婦之室即設於此，蓋卽婦主中饋之遺意也。惟不與新郎見面，灶屋內亦只設新婦之座。座前設小桌，親人捧糌粑三盤，平列其上，糌粑上面各有酥油數片，植立如塔。新婦立席上，以匙舀盤中糌粑少許，向空洒之。三盤畢洒，復略舐於口中，然後就坐。親者又奉牛乳一盌，請新婦飲之。男主人即享迎送親友於中庭。享法甚簡，初僅長壽果（即草根，康名卓馬，關外各處均有，尤以牛廠爲多）和飯一掬，或因各地習俗，更享以肉粥肉團者。惟飲酒之量，則甚屬可驚，無饌無肴，飲皆巨碗。畢享，乃於院中跳鍋莊，大小男女分隊環立，漫舞凝歌，歡聲雷動，主人復於場中酌酒助興，愈跳愈盛，幾不知日之晚也。翌日清晨，新郎新婦先後至附近喇嘛寺禮神而歸，復跳鍋莊，親戚鄰朋，始各饋送禮物。其饋物

有送牛肉一屑者，有送金銀首飾者，儉豐不同，隨地而異。主人收受，享之一如第一日。每人給牛肉一大團，歌舞飲酒，流連終日。至第三日，新婦回母家，母家亦召親友跳歌莊，歡娛竟日。有知好者，亦各送禮致賀。惟婦歸甯，新郎不來。且婦歸後，須於母家住十餘日，或二三月，尚有住至一年半載，始重返夫家，行合巹禮者。』

巴安婚俗，有劉劍秋所記，並轉錄如下。

『普通婚姻，不擇賢淑，只求門戶富貴，親戚勢力，是以低弱之家，雖有賢淑嬌女，難望高攀。沿成一種貴不親賤之俗。至於嫁娶之儀，各地不同。有自由結婚者，有待父母媒妁之聘者，有卜卦定婚者。總之，說成後，須用茶葉鬱酬哈達爲質聘，以杜翻悔情事。凡納聘後，請星術家擇期完婚。男家將屋內特別掃除潔淨，壁上懸掛各樣佛像，並設矮桌一行，上列酥油奶餅果物食品，兩面鋪皮墊爲矮坐，惟上首設新人坐位，鋪白氈一面，中心用小麥布成卐字花紋。新婦進門之時，迎者大呼一聲，隨洒五穀一把，使新婦驚愕，土人謂之嚇魔。然後進屋，祭拜家神父母。送親者隨獻噠哈一根於柱，演說吉慶詞句，然後喜娘扶新婦坐於卐字花紋上。喜娘及父兄親戚，按行列坐，並不拜堂。坐定後，先食油漬長壽果一杯，次進麥粥一碗，（取其吉慶之意，）隨用酒席。未幾，女家親友均攜賠奩哈噠而至。又將女家履歷門戶何等高貴，本不屑聯姻，但天緣難逃，今後汝家產業，全歸新婦掌管；

並勸勉女壻。或者表述該處地理歷史，及世界大勢。男家親友，酬答一番，醉後幾至口角抽刀，但因習俗所致，並未聞有認眞砍死者。次日，男家親戚請新人至各家，款以酒食，唱舞誌慶。三朝後，女家復引新婦回屋。俟數月，擇吉再來。」

（李蔚蒼云：所言皆巴塘漢人之俗，稍雜番禮。）

余在瞻化娶婦，未遵番俗。惟女家遵之。婦至，未燒柏枝，未置水筩，未獻糌粑牛奶，當夜同宿。女家謂係漢制，亦無不安。然余並未周堂，亦未行新式結婚禮也。有教婦作揖者，婦入室即向余一揖，余幾失口大笑。漢夷來賀者甚衆，男婦分團跳歌裝，共十餘團，每團犒茶葉八甑，及其他賞需，共費至藏洋三百餘元，超過結婚費全額之半數。或嬲新婦跳歌，婦竟不拒，漢官眷屬皆竊笑之。余因瞻化多貧民，拒卻賀禮，賀客遂買多量爆竹燃之，畢拍之聲，歷一小時久，女家顧以爲樂。余又以漢席款客女家來賓食而美之，贊不絕口。對此婚禮，極爲滿意。明日，女家尙有多人來跳歌裝，緣番俗此日當賀也。

九十三　贅壻

番俗，男女平等操作，並無軒輊，社會待遇，亦絕對平等。無子有女者，得贅壻承嗣，俗呼上門。凡土司家，每無子嗣，以女招贅者甚多；所贅皆土司之子，不用漢人。平民之無子者，始多贅漢人。因番中男子缺

乏，莊房又須人承做，故番會能寬此禁也。漢人住草地久，多染番俗，亦有招壻上門者；但只招漢人，不招番子，俗諺云：『漢不入夷。』

贅壻或有賠奩，或亦身空手借人衣服入贅。其婚禮與娶媳同，不過娶爲女嫁男子，贅爲男嫁女子耳。贅壻入室，即由喇嘛改易名字，以妻父母爲父母。言行有不如意時，妻得隨意毆辱之，亦如專制家庭之丈夫可以毆辱妻妾也。選壻之法，不重智巧，惟重氣力；壯男子能負重致遠，任耕作如牛馬者，即爲佳婿。孱弱者贅入，受鞭朴殆無虛時，多逃逸或磨折死。番女不能節制性慾，即是壯男子，晝役於風露中，夜勞於枕席上，從無息養機會，故亦多早死。死後婦即另贅。逃而被獲者，挫辱之亦如漢俗之治奔婦。漢人贅壻者，待之較寬。土司家贅壻，因須壻辦理一切外交事項，故不若貧民之薄待，然其政權則全操與女子。

九十四　一妻多夫

番家兄弟數人共娶一妻者甚多，謂如此可增進弟兄之友誼，消滅家庭之禍亂。嫁女者亦不以多夫爲恥。婚禮成後，婦住一室，弟兄皆寢他所，有欲敦倫者入婦室，以其帽或靴帶掛門上，後來者望見即自避去。婦得子女，呼諸人皆爲父，不究所出。番婦職主中饋，司鎖鑰，爲一家主母，有左右男子之力，故事

數夫，駕馭之若有餘裕，其關係頗似漢人之多妻妾者也。

兄弟共妻，尙不足稱爲亂倫。叔姪共妻，生子呼叔與姪皆曰父，是眞亂倫也。兄弟共娶之風最盛地方，皆有叔姪共妻之事。舉例如下。

瞻化谷日村之老代本忘其名，生四子：長雄鳩，次呷宗羅布，三四龍八吉，季充撒家。呷宗羅布早死。雄鳩與四龍八吉共娶一妻。時充撒家尙幼，未預婚禮。雄鳩婦生一子，名齊墨汪青，只小充撒家數歲。老土婦（雄鳩之母）死前，慮其叔姪不睦，命充撒家與齊墨汪清叔姪共娶一婦。果同娶下瞻甲溪代本家女。此女冶蕩，入門後，獨愛齊墨汪清。充撒家與其姪爭風，釀成家庭之變。齊墨汪清初與婦偕赴牛廠，後同逃歸甲溪。甲溪娃慴充撒家，竟於民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賚齊墨汪清以人槍，潛來谷日，殺充撒與雄鳩，擄其家槍二支與一人去。瞻對衙門有案。此案因齊墨汪清抗不到庭，至今尙無辦法。

九十五　一夫多妻

前條所記之弟兄叔姪共娶，卽世傳之一妻多夫制也。又有姊妹姑姪共贅一夫者，卽世傳之一夫多妻制也。西康與藏，雖並行此二制，綜其意義，實爲一制：卽一家多數人共娶一男或一女也。若一男子娶有數婦者，惟貴族有之，平民絕無。

番中男子多爲喇嘛，婦人得壻甚難，每有贅一男壻，闔家婦女皆與之姦通者。如此穢事，竟可公開告人，不惟本婦不妬，旁人亦不得而議之。是亦一夫多妻制之變體也。下舉一例以證其事。

民十八年，甘孜出一疑案，在孔色鄉俄絨村。姓名未記，有名山木匠某，數年前，入贅俄絨番家，贅家男丁皆已爲僧，更無男子，妻之姊妹生母，並與木匠姦通。年前，木匠因事使氣，逃往德格，行藝不歸。贅家多方覓得之，託人勸回。是年七月，木匠與贅家婦女，同在麥田割麥，忽稱病回家。岳母愛壻，責匠妻回家服侍。木匠有弟，亦在德格行藝。另有同鄉木匠住甘孜，帶有小兒一人，隨學於木匠，常住贅家。當日之夜，小兒已寢，因人聲喧騰驚起；燈光下，見其岳母與數男子按持木匠，從木匠手奪取小刀，遞於匠妻，木匠與其妻皆有刀傷，舉家嗥哭擾亂，不知何故。有番甲長亦在衆中，喝小兒云：『無事，去睡。』小兒返睡。翌晨，木匠死矣。小兒報於同鄉，同鄉與兒渡河往視，尚未葬，確有刺傷數處，因阻其葬，使小兒赴縣控之。韓知事傳問諸番，供稱『其人瘋魔，殺妻未遂，因而自殺。小兒來時，我等正奪其刀，阻其自殺也。』驗屍，刀傷外，又有跌打傷數處。諸木匠控爲爭風殺人。韓知事鞭掠番婦，具軟板凳諸酷刑，番婦稱寃不招。其岳母供辭最有趣，云：『我一家皆與之私，愛如活寶，去年逃去，百計始求得之，豈肯殺害。』與其三女皆受刑，其一背爛指脫，稱寃不已，獄由是緩。判賠命價百元。木匠幫慮其弟回甘翻訟，不敢領。韓亦竟放番婦回家。木匠輩頗稱知事受賄，函告匠弟於德格，未知其弟竟再訟否。

九十六　趙爾豐爲番人所窘

趙爾豐治邊，軍威政惠，皆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獨有一蔽，卽病於用夏變夷是也。渠每到一地，必集衆演說，勸番人勿學喇嘛，勿共娶一妻，恆舉中國禮教爲準則。曾在德格演說共妻事，爲黠番所窘，結舌不能答。西康建省記會記其事云。

『宣統元年己酉七月，德格土司獻地改流，邊務大臣趙爾豐於石渠召集番人而告之曰。「今者德格改流，汝等歸漢官管理，粮稅已爲汝等減征，差徭已爲汝等裁革，甚望汝等發達。惟汝等戶口太少，究厥由來，半由好爲喇嘛，半由弟兄共娶一妻之故。以後須學漢人，無論弟兄多寡，一人各娶一妻。」番人曰。「弟兄各娶一妻，生人衆多，衣食難謀，不將流爲乞丐，而不能求飽煖乎。」趙曰。「有地可耕，有山可牧，何患乎無衣食。」番人曰。「關內地漢人極多，難謀衣食，所以當兵，遠來番地，尋羊皮以衣，尋糌粑而食，人多亦太苦矣。當取其少，無取其多。」趙曰。「汝等之言謬矣。番地苦寒，所衣者羊皮，所食者糌粑而已。內地無所不有，誰願遠來番地乎。其當兵者，因食粮餉，國家立有軍法，官長強迫之，不得已而遠來。未衣羊皮，是以布帛爲美也。非無衣而來尋羊皮。所食糌粑，是因運米不及也，非無食而來尋糌粑，汝等衣食，皆爲漢人所不取，漢人方笑汝等惡衣惡食，汝等謂漢人

無衣無食。漢人則嫌汝等人少，汝等乃嫌漢人人多。情之相反，由於理之未明。汝等何不思：衣食由人而生，多一人可以多牧，可以多耕，衣食卽由耕牧而出也。汝等以人多爲嫌，如石渠俄洛爭鬥，當其打仗之時，願人多乎，願人少乎？人多者勝乎，人少者勝乎？」番人曰，「多者勝」。趙曰，「然則人少，牛羊被人奪，財物被人刼。地土被人占，生命亦時虞不保；爲害之大，汝等已明之，何得尙爲人少計，必欲弟兄同妻哉。況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禮義也。禮義者何？如汝等尊官長，孝父母，此卽禮義也。至於弟兄長幼有序，長者爲長，幼者爲幼，不亂其秩序也。兄之妻卽如兄，弟之妻卽如弟，若弟兄同妻，則長幼之序亂也。長幼之序亂，則不知禮義也。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矣，與禽獸無異則雞犬矣。夫雞犬，其生命至賤，爲人宰殺之物。故漢人有弟烝兄嫂，兄姦弟婦，皆治以死罪。」番人驚而言曰，「蠻人愚蠢，不知此禮。弟兄同妻，世世相傳，以爲弟兄和睦，生產亦少，免致窮餓。玆聞此言，漢官之刑罰過嚴矣。今歸漢官管理，百姓之弟兄同妻者甚多，有年老者，有中年者，有少年者，若漢官治之死罪，不亦慘乎。」趙曰，「從前之事，一概免究。以後，弟兄各娶一妻可也。」番人曰，「弟兄不可共一妻，兩女可共一壻乎？」趙曰，「兩女一壻，漢人間有之，然皆不平之事。仍以一夫一妻爲合。」番人曰，「漢人兩女一壻，治死罪否？」趙答之曰，「不治。」番人曰，「番地之俗，弟兄共一妻者多，兩女共一壻者少，人猶以爲不平。漢人弟兄共妻而治罪，兩女共壻而無罪，平乎？不平。」趙

曰，「我先已謂爲不平矣，漢人近年亦漸改良。汝等弟兄共妻之事宜除，兩女共壻之事亦宜改。現在漢人來番地結婚者多，我曾出示曉諭，無論軍民，須家無妻室，取保具結，向地方官購領婚書，始准娶番女爲妻。若其回籍，仍令偕行，不准棄而逃之，此卽禁漢人之兩女一壻也。」番人曰，「告示已見矣。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平。」趙曰，「汝等旣知其平，以後宜切實行之，使漢夷同風，我之深願也。」

七十九　西行豔異記揑造之番民婚俗

談邊地風俗者，每喜故爲邪說，聳人聽聞。近世性學公開，青年男女，好聆穢事。遂有投機者流，揑造事實，欺世騙錢，厚誣邊民，殊可恨也。有陳重生者，剽竊西人遊記，道路傳說，鋪張附會，揑造西行豔異記一書，在時報發表，其文十九皆記男女性慾之事，言之鑿鑿，若可徵信，其實皆虛搆也。茲抉其有關西番婚俗者數則，加以駁正如下。

一八四頁：『彼爲紅教徒，兼祀虎神，能召神爲人祈福禳病，有子五人，女二人，長女已嫁，其夫則其兄也。且女之五兄皆爲其夫，妹尚未贅人，名玕札，引女及余入其臥室小坐。玕札敬余茶，加紅棗一枚，……余戲探手玕札之懷，……渺撫其腹下，及其私，不愠亦不怒，惟脈脈微賴而已。』

查所記地，爲雅江縣治。余曾住雅江七日，所見景物，與此記全不相符。西番姑舅之子女且不聯婚，斷無兄妹能作夫婦之理。數女共贅一夫者有之，數男共娶一婦者有之，斷無一女贅數夫之事。紅棗一物，雅江所無，貧寒之家，何得便以敬客。卽使有之，亦無入茶之理。背茶甚苦，不容有甜味也。至於萍水相逢，當人探其私處，不惱不怒，余識放浪番女已多，未見有能如此無恥者。況番女腰間皆緊束一帶，何能自其懷撫其腹下及其私處乎？

又二一四頁：『雅各溪，距稻城縣城八十里。……麥年熟三次，每麥種一升，可穫新麥一石八斗，或一石五斗。……女少於男約七分之二，以致多夫制極盛行，而尤歡迎同胞兄妹姊弟之婚姻，謂可不致受女拒或男逃之結果也。……主人告余：彼自從十八歲牧畜，至三十九歲始學得耕種法，在此種麥，今日山地之墾闢，皆彼之所授。……』

稻城余未曾至，有無此種婚俗，不敢臆斷。然有可疑者二點：（一）西康因奉佛教，多僧侶，故到處皆成男荒之象。稻城亦佛教盛行之地，何以獨能女少於男。（二）若果其人尤歡迎兄妹婚姻，則家有子女者，皆不必外求配偶。人類生育，盡屬男子或女子者，百不二三，是一帶番民，須向室外訂婚者百不二三，甚易養成以兄妹結婚爲原則之異俗。余過理塘，距稻城不遠，何以未聞此異俗也。再就其上下文觀之，亦可證其全文爲杜撰。上文謂麥可一歲三穫，

夫麥類生長期最長，任何煖地亦難再穫，况稻城全境甚高寒，安能致此天惠乎。果有如此溫暖肥美之農地，在耕地奇乏之西康，當早已開墾，乃下文又謂主人三十九歲始學耕種，爲此帶農業之開山始祖，不亦異乎？

又二九五頁：『科麥人爲西番之另一種。察隅除西番外，尚有野西番，玀人猍人三四種。此種西番……女衣套頭衣。袖短露兩肘，毛褐細帶束腰。男女相悅，男吮女乳，女如同意，則自袖出其乳，男吮之，則相偕至無人處野合。歸語父母，以羊一頭，酒一瓶，遣人至女家求婚。如得允諾，男以夕至女家，女家預備多人，要於門，阻壻入。壻必乘機突入，抱女而臥，則婚禮卽告完成。』

此文之不可信，只閱開首二句便知。查科麥察隅二詞，僅一度見於內務部公布改正縣名之令文，未嘗成爲實際名稱。無論番人藏人西人漢人，皆只稱之爲桑昂雜㺄，無稱科麥察隅者。陳自云只自鹽井赴巴塘，未至桑雜，則此頁所記，應係鹽井土人告知。鹽井土人，決不至呼爲科麥察隅也。其次破綻，在『自袖出其乳』一句。西番之袖長而窄，乳峯甚淺，縱曾育數子者，亦不可使乳頭過脅，况未嫁之女，可自袖引出乎？

又三二七頁：『……新娘爲人扶下馬入屋，新郎向之一揖。新娘着藍白色衣褲及紅繡履，注視來客。新郎戴煙毡帽，着滿清時代之靴，黑緞馬褂，灰白衫，白袴白襪，而有笑容。交拜之禮成，贊

聘者導新郎引新娘入房。二人入房。贊禮者揮來客出。蓋新郎新娘，須隨習慣立試其性交之禮也。二時後禮成，新郎出房，宣佈其經過於來賓，衆皆向其道賀，蓋新娘猶處子身也。……』

原書記此事，繪色繪聲，接連數頁，似若確有所據，然即此數語，已有破綻數點。所記地點，云在竹巴龍對岸折金沙江二里之小板岩，（查此帶並無此地名）則應是巴安屬地，爲純正番人住域。此帶番人，男女皆着靴不解鞋爲何物，更何來有紅繡鞋。新郎既已着靴，又何從知其曾着白襪。且襪之爲物，亦爲康地所無也。此地距巴安九十二里，大道暢通，其與巴塘，住地曠人稀之康區，直如同一村耳。巴安婚俗，據劉劍秋所記，與近邊諸番並無大異。近邊諸番，婚日不能同宿，巴塘雖有當日同宿之俗，亦何至於賓客盛集之際，白晝宣淫乎？且番人婚禮，必有喇嘛主持。此記始終未言有喇嘛在，可知其爲杜譔也。

又四二六頁記昌都婚俗云：『一般人之婚姻制度，與邊東竟完全相反。蓋公妻盛行，幾無人不同妻，以無完全之經濟力故也。有弟兄叔姪共一妻者，有朋友鄉鄰共一妻者。與妻第一次結婚之夫之感情及待遇，皆較以下者爲特別濃厚。蓋土俗凡女子在二十歲以上者必出嫁，不以媒妁，由男女自擇之。擇既定，男以羊三或五頭，酒一瓶至女家。女如允，即飲酒受羊。越五日，親迎女返家。男之父母，預集親友飲於家，並以布帛綴二花座於堂中，新郎新婦甫至門，衆共抬之入，置之上坐。

新郎之父母，以花圈加新夫婦之首，示百年偕老之意。新夫婦於座共餐後，即告禮成。十日後，新婦偕夫返母家。又十日，返夫家。滿一年，則預定之夫即與女又舉行結婚禮一次。以次輪舉，至預定之夫完畢為止。妻有絕大權力，支配其夫為之奔走，以供給其生活，凡不當值之夫，皆另居他處。違者，妻即取消其同居權。當值與否，悉由妻決定之。所生之子，呼第一夫為父，其餘皆為叔』

余亦未曾至昌都，自不能判斷此說之不實。以理度之：『朋友鄉鄰共一妻』與西康土地制度，決不相容。西康與藏，皆為類似均田之莊房制。兄弟叔姪共妻，與莊房繼承問題無礙。若果異姓共妻，設此妻所生子女不敷各莊房承繼者，則將如何乎？康藏婦女，主一家內政。此婦能否化身分主各夫家政。今日如在甲家，則乙丙丁家之家政付託誰乎？且番人之兄弟叔姪共妻，為圖家庭和睦，非為婦女缺乏也。朋友鄉鄰共妻，又何謂乎？余詢昌都來往人，皆云未聞異姓共妻之事。以此知其仍為杜譔也。

此書最荒唐處，在宣傳番女伴宿一事。第一册所舉實例最多，使閱者不能不信。鹽井以下，始不復舉此例，似西康東部，以及松理茂汶等地，此風極盛。然余旅行此帶，並未聞此異事。同行青年，頗有垂涎番女，百方誘之，竟不獲一真個銷魂者。往歲有丹巴知事楊某者，青年白皙，因案宿宗龍番家，誘逼其女同寢，竟不肯從，傳為笑柄。番女甚尊漢官，以能偶漢官為榮；萍水相逢，尚不肯就，能對於行路之人輒往

作宿耶？（關於此書，另有批評在最末一篇，玆特舉其關於婚俗者耳。）

九十八　婚禮惡劇

西藏婚禮，與西康大致相同，而繁文縟節多於康。據後藏某酋長所記：新娘出嫁之日，其女性親眷，常以有刺之籬阻其去路，並揮荊棘拒親迎者，謂如此可使新娘生子英勇強武。被阻既久，親迎之新郎，可以出而議和。新郎獻五盧比於此諸人，惡劇遂止。有一人出而除去刺籬與荊棘，新娘父母酬之一盧比。然後大宴親友，遣嫁其女焉。新娘既至男宅，未入門，男宅親友遞與糌粑一器，上有酥油與箭旃。證婚之喇嘛，於時唸經作法，驅走魔鬼，囑託男宅家神以後保護此女。隨時所持經卷，（藏經卷為一長柱體，木板夾之）輕擊新娘之頭，意為降福。男宅親眷若為不平者，各以所杖報之，以為笑樂。（以上事實據貝爾之土伯特今昔）

余在西康，聞土人傳說，某某牛廠娃，當婚禮完成後，新郎須與新婦角力，互相推按，至新郎角勝，始能同宿，否則新娘逃回，須重致聘禮。又新娘到門，男家親友爭以水潑之，使其遍體淋漓，乃罷。又親迎成禮後，婦仍逃歸，本夫潛往女家附近誘之。須私合有子，始能娶婦回家。嗣查此說，皆川滇倮苗諸族之婚俗，非西康所有也。

九十九　戀愛與逃婚

康藏民族，亦如他種民族，於正當婚姻以外，常有兒女私戀之事。私戀既深，則互換其繫靴之帶。亦有至於苟合者。於是互相要盟，矢以偕老，各託人告其父母。父母或怒而不允，則相約偕逃。大抵逃往森林或牧場張帳同居。康區荒曠，父母難於蹤跡，數日後，食物且罄，復託人勸其父母。父母必允，然後同歸，舉婚禮焉。若父母固執不允，則投他處領莊房耕之。亦有入寺爲僧尼者。若僅一方之父母允許，則相攜還其家爲夫婦，不行正式婚禮。

一〇〇　番烈女

番中無貞操，故無烈女，惟亦有固志於一人，百折不轉者，其情之強毅，有似烈女。余在甘孜，聞孔撒香資家女事，爲作番烈女小傳如下。

女名佚，生甘孜香資家。香資雖番種，美豐儀，幼以面首見幸於孔撒土婦，爲孔撒土司家司賬者二三十年。以是致富，擬大頭人。現已四十餘歲，卸職家居，爲巨商，與官紳貴勢通財相結。然性頑固，視漢吏畛域甚嚴。子女五六人，不與漢人婚配。其女並俏麗白晰，婉媚似漢人，漢人旅甘者多慕之。長即烈女，亦

頗慕漢朱憲文鎮甘孜時，有姪名某，從在官署。青年美秀，通番語。以官家子故得時至香資家，與女相悅，私通，情好甚篤，誓爲偕老。朱遇姪嚴，女已孕，姪不敢告，女請香資求婚於朱。香資痛責女，使與朱絕，並爲訂婚於頭人家子。女不從，曰「漢人詎不貴於番乎。嫁番家，仍食糌粑酥油牛肉耳。嫁漢人，食珍羞，衣綾羅。誓死從朱公子。」香資怒甚，也訴於朱，朱斥其姪誘惑己女。朱怒，遣姪回川，女既產子，爲香資撲殺。女遂剃髮入覺母寺爲尼，迄今十餘年無悔意。

此女前歲曾盛裝來甘孜赴壩會看番戲，一日始去。會場中人，咸嘖嘖稱前事，深致傾慕。余見其目灼灼周視漢人，知其猶深冀朱某之復來也。

一〇一　男女工作

西番無烹調，無縫紉，即有，亦由男子任之。婦女工作，以負水爲第一要務。除極尊貴之女有奴僕服侍外，任何婦女，皆須學習負水，男子則絕無爲之者。其次爲耕地種植，收穫，打麥，炒青稞，磨糌粑，檢柴，（牛屎屬之）牧畜，擠奶，製酥油，搓毛線，織氆子等耕織之事。間有極少數男子爲之助工，但非普遍。康俗認此皆爲婦職，男子除贅壻奴僕等地位約同於女子者，不肯近之也。又其次爲經理商店。亦有遠道作小貿者。又其次爲支應差徭，大抵西康官差，如牛差，馬差，（搬運）打役差，（牧馬）皆男子應之。徭役

差，（柴水，）𩟄窖差，（負物，）耕田收麥打麥差，（土司家有之，）皆婦女應差。婦女除上述業務外，又須管理一家銀錢財產器物出納保管等瑣屑之事，實爲一家之主。男子職務，以撐門面理外交爲第一要務。凡屬接洽官府寺院，分配差徭，編連保甲，鄰里慶吊，皆須男子爲之，婦人不得參預。縱屬女土司，亦係指揮其男頭人辦理之。其次爲担任戰役或行刼，番人認戰爭與刼掠爲一事，施於其有嫌隙之部落與人家，抵抗則爲戰爭，不及抵抗則成刼掠，此種軍隊，由一村或一部落之男丁合組之，決不容有婦女參雜。其次爲遠道經商，亦有就地經理商店者。極少數經理牧畜與支差。此外惟閒遊嬉戲而已。總之西番除奴隸外，男子閒於女子百倍。任何地方，可見男子佩刀袖手，閒蕩村市，或唸經消遣，或覓人閒談，或相聚賭博，或調笑婦女。若女子，則自幼及老，無一刻停手足，罷操作者。

一〇二　女權發達耶

西番婦女掌理財產，爲一家之主。女子可以承繼產業與職位，可娶男子。各地酋長土司，女性常較男性爲多。世人遂謂康藏女權發達，其實誤也。康藏政教權力，集於喇嘛；各級人民之命運與地位，均隨喇嘛之軒輊抑揚而轉變。女權眞實發達與否，卽可由婦女對於佛教之地位而知之，乃喇嘛教徒，非常輕賤婦女。多數喇嘛寺禁止婦女入門，（如理塘大寺，）甚有劃定寺垣若干距離以內，禁止婦女行走

者。（如西藏達龍寺，）喇嘛之言曰：『婦女無論如何修持，總須轉身男子，始得成佛，』康藏尼菴雖多，除多爾吉拔姆（詳宗教篇）外，更無第二女呼圖克圖。婦女被喇嘛輕視如此，能有女權可言乎。査隋書東女國，即西康之古國也。書稱其『代以女為王。……其俗，婦人輕丈夫』云云。是古代西康女權，誠重於男子。顧自黃教興盛以來，女子地位即隨之墮落，今日西藏，已無婦女當政者；惟受佛化較遲之西康，尙有女酋，凡事亦假男頭人辦理，未嘗公然參預政治會集。足徵女子地位，亦有下降之勢。女子地位降落，即女權替墜之徵象也。其一般婦女之得主持家事者，佛教徒厭聞瑣細事務，故以屬之婦女，此正所以輕蔑婦女也。

一〇三 生育奇俗

西番亦認產子為穢濁之事，不能在二樓以上行之；因二樓以上，為家神所居也。臨產，為孕婦設床於最下層之畜欄內。相傳傍牛者難產，傍馬者易產。蓐草鋪馬糞上，即以為牀。產前，先備一小木板，一割皮刀，黑白羊毛索二條。產時，婦俯身向前，引兩掌據地，如馬之立；其母或嫂自後抱持之，以免疲乏。兒出產門，隨以手引木板承之，落蓐上，用刀割臍帶。若為男子，則以白毛線繫兒體臍帶之端，黑毛線繫母體臍帶之端。若為女子，則以黑線繫兒，白線繫母，其意為祝下次生男也。包衣墜落後，用羔皮包兒，扶產婦

登獨木梯，上二樓灶房（即竈室）息。上樓時，須引水洗產婦足；因適從畜糞中來，足不潔也。如逢難產，則本夫疾取婦之金飾或私蓄，疾馳赴喇嘛寺，獻於大喇嘛，乞為婦誦經。番婦率強健，誦經既久，兒無不下。果竟不下，亦聽其死耳。產婦或兒有病，亦如此法請喇嘛唸經，獻洋三四元五六元十餘元不等，喇嘛視其豐嗇損益其經卷焉。如無錢，則牽牛一隻入寺，云抵若干元，他日得錢，再來贖取。

牛廠娃如係白晝產子，則於帳幕內部最後繫駒犢處行之。如係昏夜，則行赴帳外繫馬處行之。餘與莊房娃略同。

兒初生，概置其母懷襟中哺育之。滿三日，延大喇嘛來家洗兒，降福賜名。喇嘛來，從者恆數人，居中堂。攜來法物，有喇嘛破衣縧，喇嘛之髮，咀咒過之柏枝聖水等多種，及其他法器。婦攜兒懷內，入經堂。俯首喇嘛前。喇嘛為之作法誦經，以經繫婦額，驅魔降福。焚各法物，以煙薰兒，並使食其殘灰，以聖水淋兒頭，隨為兒取一名，受酬去。

一〇四 命名

西番亦如漢人，各有若干名字。小兒初生，父母隨意呼雄為「喤牛」，猶漢云「寶寶」云「么兒」也。雌為「穹穹馬，」猶漢云「小妹妹」「小乖乖」也。少長，呼男為「部，」猶漢云「我兒」也。呼女

爲『部姆，』或『細姆，』猶漢云：『女兒』也。迨十歲外，始以喇嘛所命之名呼之。喇嘛命名，通常可分兩字：上一字含吉祥如意富貴壽考優美可愛等意，下一字爲神名，或偉人簡名，或代表所生年月節候，或完足上字之意義。例如『側忍打哇，』長命之月之義也。『白馬側忍』蓮花長生之義也。『札喜登珠，』『福祿完成之義也。』英人慶路易所娶番婦，名『仁欽拉姆，』寶貴女神之意也。其女名『喜拉折媽』喜拉，聰明也。折媽爲慈悲女神之名，職司救護，與漢文之觀音菩薩相當。番中貴族女子被名爲『折媽』者甚爲普遍，余之番婦名『情錯折媽，』其二姊名『曲媚折媽』『本母折媽。』曲媚修法者也，情錯，大海也。本母貴女也，如此二字聯合之名，通常只呼前一字。如曲媚折媽，人皆呼爲曲媚是也。

番人每劇病一次，必延喇嘛誦經治病。喇嘛常更易其名字，以示死去重生之意。以是而名益多。如余番婦，除情錯折媽一名之外，又名『羅吉情錯』『大阿折媽』等名。『羅吉，』智慧也。『大阿』阿音甚微，月光之謂也。羅吉情錯一名，最爲後得，故臨嫁時，人皆呼爲『羅吉。』余呼之爲『羅者。』

正名之外，亦有渾名，通常爲市民歡笑時所贈，呼之既熟，本人亦順口應之。瞻化昔有美女，擅交際，能使市民顛倒，人咸呼之曰『阿呷。』阿呷，猶『可人』也。其後面部爲衆人所毁，今已衰老，人猶呼之爲『阿呷。』背之談論，則呼爲『阿呷嘛。』凡番語曰，『嘛，』曰『嗎，』曰『馬，』曰『姆，』雖有數音，實是一字，惟或多一變音符，或並無之，各人發音不同耳。此字所以代表女性。如父曰『爸爸，』母曰『

媽媽』兒曰『部』。女曰『部姆』；僧曰『喇嘛』，尼曰『覺姆』；姪男曰『搽窩』，姪女曰『搽姆』；新郎曰『罵巴』，新娘曰『那媽』等是也。若以此字加於人名之下，亦表其爲女性。除上述之林清拉姆曲媚折媽阿呷麻等外。甘孜有孔撒總保曰德欽汪母，有蕩婦曰澤芝麻，瞻化陳委員番婦曰登真把姆，有僕婦曰大斗麻，等是也。

一〇五　對於天花之處置

康藏高原之頂部，空氣乾燥寒冷清潔，病菌不易滋蔓，故其人鮮疾疫，亦無天花。各河谷低部，則潮溼溫暖。時有天花流行。有黑痘白痘二種。黑痘尤危險。番人積千百年經驗，知其爲傳染惡病；對於發天花者，例昇向深山岩穴中置之。聽其死去，至親密友，莫敢探視。如一家染病，則全村避之。一村有病，闔部避之。番人認痘瘡爲惡鬼作祟，天花死之尸體，必須深埋地下，不能施行水火天葬。火葬恐汚神，水葬恐隨水傳染，天葬恐害鳥雀也。

昔日番人未知種痘。旅居內地者多染天花而死，是爲番人不肯觀光中國之唯一原因，亦即唐宋番軍不能深入我國腹地之唯一原因。乾隆四十五年，第五世班禪喇嘛來京慶祝萬壽節，隨患痘瘡而死。此事印入番人腦筋甚深。彼以爲法力大如班禪，尚爲痘魔所殺；平民無法術者，因不能免也。

在昔番民，亦知引已死痘菌入體，可以免疫之法。但不知種痘，有遇患痘較輕，未死而愈者，爭取其痘痂食之，確亦可以免疫。清末，經營西康大臣趙爾豐，始勸民種痘，並自內地輸入痘醫。番人初尙疑慮，後竟風從。當時中國牛痘尙不盛行，痘醫皆用痘痂痂末吹入好人鼻孔之法。自是以後，西康傳有痘醫，惟法術不精，僅能防止輕微之天花而已。最近各大都市，已有牛痘苗輸入，專其業者爲耶教各教堂之教士云。

一〇六 衛生事項

番人住宅，外觀甚佳，內容多不潔，尤以初入門之下層屋爲甚。其衣率垢穢狼藉，終身不浣。食酥油糌粑牛肉，皆以手指。洗手之法，以口吮之。或順手揩抹衣襟。其特別好潔者，乃引著裙揩之。

男婦終身不洗臉，故無臉盆。偶有盥者，用茶杯盛水以指蘸而揩之，俾面皮沾水而止。汗垢之層，堆積過厚，得水粘潤，則以指力搓去其一部，婦人爲保其面部光潤，常以蜂蜜或盌兒糖塗於兩頰及額顙間；初塗甚光亮，隔日面晦。灰塵粘積後，乃黑如漆，遠望若鬼。牛廠婦女不得蜜與糖者，竟以牛屎塗之，外人驟見，莫不驚怪。或對此事作可笑之解釋云：『昔有西藏國王，惡僧侶多犯淫業，欲使婦女毀容，俾僧侶厭惰，乃下令使全國婦塗抹垢膩於面，違者重罰。其法行之既久，遂不可廢。』或謂「某喇嘛之姊甚

美，喇嘛遠行，懼其妻有外遇，乃令塗垢膩於臉以防之。婦女美其美者，轉相傚尤，遂成風氣。』然西番婦女之解釋，則為防罡風皴面而已。

◎西康遍地溫泉，而番人不習澡浴，體垢厚積，俾自落之，肱脛斑駁如蛇鱗，不覺其癢，亦習慣使然也。康定一帶染漢習者，溫泉始多浴人。其他地方，則惟病人經喇嘛打卦謂宜出浴者，始就溫泉浴之，不浴原因，似由迷信幸運將隨汗垢而去。

番人髮甚短，但多有辮，如清制。其辮不輕易梳洗，必至癢不可耐，始沐一次。沐髮編髮，皆其妻任之。辮外淺髮一圈，亦隨時薙去。無薙髮匠，通常由親友朋輩互剃。剃髮之刀為腰刀，或打破銅盌而用其新稜。亦有來打箭鑪買漢剃刀者，但無磨石，不知用法，剃三五頭，便鈍如菜刀。近年各縣皆有漢人剃頭肆，取價甚昂，番人惜錢，罕就之者。嘗見番人剃髮痛苦可憐之狀，勸令覓漢剃師，笑而搖首。至於修面，絕無番人舉行。

番中亦有醫，其法甚單純，而不盡合理。其診惟驗視病者之屎，間有觀察眼舌諸部與體溫者。藥皆土產，大黃麝香貝母藏麻等，不過十餘品，遺棄珍藥甚多。大多數之疾病，不求醫而求喇嘛。喇嘛問病狀，先行占卜，判為某鬼作祟，須唸經若干始能禳解。病家以財物賄請喇嘛唸之。因極端崇拜喇嘛之精神關係，病若稍瘳。如不稍瘳，仍再求治於喇嘛。喇嘛亦多知醫術，不專恃禳解。如甘孜札噶喇嘛，即名醫也。

其所製甘孜丸，治邊地諸病多有效。余過理塘，一行全患寒瀉，賴之得瘳。上瞻總保奪吉郎加患嚙痛數十年，每發延喇嘛以艾灸之，亦可止痛。彼曾示余，胸腹兩側灸痕皆滿，然竟未能除根。余勸其服漢藥，彼仍嚴拒。

一〇七 交際儀注

恭遜有禮，為西番第一美德。代表敬禮之物為哈達，前已言之。各種階級之贈奉哈達，與接受哈達，亦有一定方式，不能有誤。誤者即為不敬，或為人所竊笑。設如受者地位與贈者平等，則兩手奉哈達搭受者腕上，受者須正立受之。還報哈達亦然。設受者地位較高，則奉哈達搭於其所乘之馬上，或座前之几上，受者俯首領之。設受者地位甚高，則祇能搭於其腳上，受者安座不動。設受者地位較贈者為低，則搭其頸上，受者須俯首承之。奉哈達於神像時，應於致禮後，付請侍立之僧侶轉奉於神。番人自幼學習此等儀注，固能行之無失。漢官在康藏者，悉不諳此，對於僧俗各級人民之奉哈達者，一概傲然受之，或又謙卑過禮；對於各級僧侶，尤多此失，大凡講究禮節之民族，對於失禮之施，深感不快，甚至因而憎惡之。康藏喇嘛，其自視甚高，對此禮節之誤，每至情感惡劣；其難與漢官合作，此亦一因也。

贄品之收受，亦有當注意者。番人供獻贄敬，有兩種原因：一為稀晤之尊長偶然來過，必獻贄以表

尊敬之意。此種贄敬，受者例有回賞，或超過其值，或約抵所值，或僅與一哈達，（俗人）或一護身符，（僧侶）要視來者之意願，與賞者之地位關係酌定之，以不使其失意而去為度。二為有所請求於官吏與活佛，必獻贄敬而後發言，凡不當獻贄而獻者，多屬此類。受者對於此種餽獻，應即揮去。獻者亦例應再行獻上。如此推挽幾度，獻者訴其所求。如能允許，乃可受之，亦不必還報。如不能允，應澈底拒絕。每有漢官不解此故，對於贄敬，一例受之，而無以報人，此所以番人竊咀其為漢丐也。

番人交際，恂恂有禮。措詞尤委婉曲折，竭盡軟美能事。雖怨家說理，兩方對辯，辭鋒晤襲，分寸不撓，而面無厲色，辭無詬誶，自外觀之，不覺其為仇敵也。若見尊長，措辭格外謙卑。如頌恩惠，每云：『山岳無此隆重，海洋無此湛深。』致傾慕，每歷敍其何時聞名，何時訪得行將來此，如何恭候，如何得慰渴想。頌官長，必曰『德齊天地，恩踰父母。』信札亦然，正事之外，必於頭尾贅以冗長之頌祝文字。

番人見尊長，例須正立，垂手，吐舌，注視。如有陳訴，跪而言之。聆尊長言，例須於每句應一是字。退，必退行出室，不得反身直行。右臂之袖，應搭於肩上。若平輩相見，則一鞠躬可了。對於較尊之人，於鞠躬時，須曲兩臂，揚掌向前，作有所捧持之狀。路遇大喇嘛，必下騎立道旁，垂手鞠躬立，或引首進前，俾喇嘛以手撫之，或以拂觸之，意為降福。若遇同輩，當彼此歡呼相勞曰『伙阿嘮得。』（你疲乏麼）『嘛嘮得。』（不疲之。）

貴族拜訪，亦須回拜，客愈尊貴，回拜愈速。卑微之客，可遲至三四日後回拜。客至，例獻酥油茶一盌，客飲茶後，無論所飲多少，主人必增益之，使盌中常滿，直至客退乃已。客將去，必請於主人曰：『爲時已宴，請許暫別。』主人必挽留之。客必力請退去。久之，主人送客。但係主人前行，及門，或梯口，或室外，主人曰，『噶里不』（請慢走。）客曰：『吐蓋豈，綳敦教。』（謝謝，請留步。）

如此煩瑣禮節，實受清代官場陶治之所致。故凡距漢官駐地較遠之僻地，即無此風，顧雖禮尙簡易，仍不離敬遜之旨。近年，漢人概不拘禮，番俗亦漸化焉。以上所言，不過西番舊俗之正規耳。

一〇八　村務會議

村爲西康社會團體之單位。全村民衆，禍福共之。任何強梁之刼匪，決不刼害本村。本村人爲他村所刼害，則全村必共同爲之報仇，不問其是否受害者之親友也。報復之舉，可施於仇村之任何人戶，亦不問其是否受害者之仇家也。其視一村，猶漢人之視一家。

村務會議，隨時舉行，至少每月一次。選一廣場，席地而坐，村長居中，前設一几，老成碩德名位較高者環之，餘以年齡位望依次環坐。會議事項：

1，結算差糧徭役及其他一切公賬　每報一賬，村人各出念珠，搯記其數額報賬已完，主席呼曰

『共若干。』衆應曰『符。』則已。否則重行會計。

2，討論防疫祈禱報賽禳災事項　大都由村長以命令出之，衆人唯唯而已。

3，討論接受官府命令與其應付事項　村民有喜出風頭者，常於此時發爲長言，列舉某時某官故事，主張反抗或籲懇。耆老或贊譽之，或勸慰之，每每議決准備遵從但推代表先往籲懇。發言最多者，常被推爲代表。自是以後，其人地位自然提高一級。故番人對於政務，喜饒舌也。

4，討論報仇劫殺事項　村民之壯年者，每於此會作爲慷慨激昂之演說，以促其成，言時並自舉其殺人越貨之成績，炫示英武無畏之美。

一〇九　死的解釋

番人深信六道輪迴，靈魂不滅之說，對於死之觀念，殊爲超然。其意以爲生命如一串念珠，自生迄死，譬如造化誦經，隨手將此串中之一珠撫拂，而過第二粒珠當即繼續撫來，絕無已時。所患者，死後不能認清六道之門戶，以致誤墮卑賤苦惱之倫也。反之，其甚希望者，爲升入尊貴超美之道中。如此墮落與升騰之動力，漢人解釋，謂由生前作善作惡之程度而定；番人解釋，又不盡然。彼以爲人死神昏，不能分辨道路，以致誤投。惟生時刻刻誦唵嘛呢叭咪吽六字，與搖轉祈禱輪不絕，則不惟在生得福，死後亦

頭腦清醒，自然能尋較優之道而入。是故殺人越貨之匪徒，亦隨時轉經誦咒，以冀來生之幸福。雖臨死時，口喃喃誦咒不已，未嘗懺悔其惡業云。

人死亦須延僧誦經開路。其開路之解釋，並非如漢俗所云開示赴陰曹投生之路。彼之解釋，爲開鑿靈魂出竅之路。謂靈魂出竅以後，自能覓路往生。似無十殿閻羅之說。

一一〇　水葬

西康葬俗，與西藏略同。凡貧民，乞丐，患痘癩等惡疾，與犯罪刑死者，多行水葬，即投尸於水中也。在瞻化，中產之人亦有行之者。法以舊衣裹尸，繩索紮縛，倩喇嘛開路，送至河邊，誦經一回，投尸入水。康地水疾，瞬息即渺，於是就投尸處，樹杉木條一枝，上懸經旛，子孫以時祭之。一度洪水，杉椿漂沒，祭亦廢矣。

凡河流平緩之地，水葬不甚通行，恐尸滯不行故也。聞拉薩附近之河，且禁人水葬，故貧乏不能舉行他種葬禮者，皆碎尸潛投水中，以避查究。藏中禁漁業，河內魚類甚多，尸入即爲所食，故無礙於清潔。

一一一　火葬

藏俗認火爲聖潔之神，惟大喇嘛得享火葬，俗人雖貴爲土司，亦不得以其尸體污火。傳達者神必

降罰於其部落，或爲瘟疫，或爲雹災。火葬之法，先以亂石砌作塔形，中空，以屍納之，填塞柴薪，放火。番人煮飯多燒牛屎，惟火葬必須用柴。牛廠地方，柴薪奇乏，則以酥油佐之。待屍焚化，掃灰納匣中，或混黃土鑄成泥佛，或鑄成圓錐形體，（代表佛身）堆叠道旁空室岩穴，或嘛呢堆內，供世人祈禳之用。或以灰貯匣內，建塔藏之。康地道側寺旁，常有方塔，使行人繞之而過，即前世大喇嘛遺骸所在也。相傳道行極高之喇嘛，屍體焚得多量之舍利云。

一二二 天葬

割屍喂鵰曰天葬，爲番人最普通之葬法。佛教之說，宇宙由水火土風四大原質構成，各有神掌之。屍體穢濁，埋於地則汚土，投於水則汚水，焚以火則汚火，棄於野則汚風，惟割飼鷹犬，則無損於四神，故以天葬爲最合理之方法。其法，死者家屬，先倩喇嘛來家唸經開路。經事畢，昇尸赴天葬場。多在喇嘛寺附近山頂，或爲一平石或一土台。長寬僅容一屍，其上樹一木樁，無他設備。喇嘛裸屍置地下，引髮縛木樁，唸經擊鐃，羣鵰自集。大喇嘛先持刀向屍背上割一口，於是親友鄰里送葬者，爭抽腰間佩刀，割尸肉成塊，拋擲空中，羣鵰以口承之。妻子家屬，爭前割屍。番俗，以割尸爲敬，如有送人不割尸，則割尸者切下尸體陰具，持以塗抹其口，衆人爭來助虐，受大窘辱，仍須割而後已。夏日尸腐臭，亦須割之。漢人知此者，

相戒不肯送葬。抛肉既盡，更取骨骼鍾碎，拌酥油糌粑，再抛飼鵰，不使有絲毫遺存。鵰得骨時，漸各散去。如此鵰少骨多，銜走不盡，則尸親號哭極哀，謂死者不得升天；僧侶須再唸經請鵰，食盡而後已。飼鵰畢，主客圍尸家。主人燒柏枝於門外，置番酒一盂其側，送葬者依次以酒澆刀及手，移向柏煙燻之，便云已潔。須臾主人具食，仍用此刀切割牛肉，手持食之。

鵰亦稱鷲，康藏高原中遍地皆是。形體甚大，體毛黑褐色，頸與頂生白色茸毛，遠望如禿，故曰禿鷲，爲現世鳥類之最兇猛者。平時攫雪兎鼷鼠及其他小動物爲食。棲息山岩間，天葬場附近尤多。食人既慣，聞鐃鈸聲即至，直前撲屍；喇嘛以棒揮之，使退至一定距離以外，然後投食。數鵰盤空，足使遠處之鵰望見，知有盛餐，咸飛來就，頃刻聚至數十百鵰，故能骨肉俱盡。愚人以爲喇嘛法力所召也。鵰得食，輒暫時飛去。每有銜腸飛行，囊穢墜落如線者，食盡復歸。至僅得骨，則銜回岩窩，啄其肉，棄其骨，人因不見，以爲食盡矣。

一二三 地葬

傳聞西藏拉薩，有專以割屍爲業者。且有階級：最高級者曰『妥登』，專爲紳士貴族辦理天葬之事。低級者曰『拉噶巴』，專爲平民辦理天葬之事。最下者乞丐，專事搬運屍體，與貧民及罪死者葬埋

之事。大都養有犬羣以備鵰鳥之不足。凡人死，繩縛四肢，裹以白毯，授與此輩而報以值。查盛繩祖藏衞識略，亦紀屍體喂犬之事，稱爲地葬。此似係拉薩特有，西康尚未見之。附錄盛氏所記於下以廣異聞。

『凡人死後，均用繩縛，令膝嘴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平日所著衣裹之，盛以革袋，男女羅哭。復用繩繫尸於梁，延喇嘛唸經，量其貧富，以酥油送大小詔（拉薩二寺名）供佛前點燈之用。並將死者所有物，以半爲佈施布達拉（達賴所住之寺），以半爲延請喇嘛唸經，並熬茶及一應施舍之費。即父子夫婦，亦不私蓄一物。其屍，數日後負送剮人場，縛於柱，碎割其肉喂犬，爲地葬。其骨，以石臼搗成粉末，和炒麵搓團，亦喂犬。或飼諸鷹，謂之天葬，以爲大幸。每剖一屍，須費銀錢（指藏洋）數十枚。無錢，則水葬，棄屍於水，以爲不幸。喇嘛死，其屍皆以火化，築塔。』

一一四　土葬

藏俗，凡小兒早夭與患天花惡瘡死者，得將屍盛木匣，埋入地下。是爲土葬，不封不樹，與漢人之墳葬微異。此制在西番中尚不盛行。若居留康藏之漢人，則皆有墳墓，無行水火天地葬者。

一一五　祭祀儀節

番人祭祀之事。約可歸納爲下列數種。

(一)祀家神　家神在屋頂上，爲直立之杉木條，上懸經旂，其下有白石。或建有焚香之爐，或代以瓦罐，或並無之。祀家神爲主婦之責，每日早起。焚矮檜杜松或柏枝一握，加糌粑一把，口誦經咒，或跪拜，或否。祀畢，然後熬茶。牛廠娃，則對幕外曠野焚香，並無代表神之物體。

(二)祀山神　番人各村聚間，皆有一山神，大抵選附近較低之奇峯，或較優美之地勢爲之，以杉樹條數枚，懸經旂爲號，每月初二，二十六日，各戶主婦，攜柏枝糌粑酥油羊毛四品來此，焚柏枝糌粑酥油於神前，張羊毛於神側判莽之枝上，對神禮拜。或聚跳歌裝一回而去。若逢年節，則男子亦結隊朝之。

(三)祀路神　番地沿途皆有嘛呢堆，經塔，等代表神佛之物。行路人過，不必一一禮拜，但須口誦嘛呢咒不絕，環繞之行。亦不必皆行環繞一周，但來時須從左側路走，歸時由右側路行，(如係黑教之神須與此方向相反)一來一去，即以代表繞行一周也。凡高山之脊，必有大嘛呢堆，爲康地著名山神，職司保護與懲罰往來行旅之事。番人經此，必致敬禮，敬禮之最簡單者，拾白石投於堆上，連呼『感謝神靈護佑』數聲即去。較繁重者，應預攜經旂來，張於堆上之木椿，禮拜而後去。

(四)朝神山　康地有數處大雪山，如喀哇羅里喀吐革饒翠爾多木雅貢噶與四川之峨眉山等，番人認爲偉大神靈所居，每年夏月，(朝峨眉以冬季)常有不遠千里來朝者。如係犛案，不能禁終

絕頂，只就山麓寺院或嘛呢堆，望祭而去。

番人對死去之尊親，有超薦；無祭祀。對神佛與嘛呢堆之祭祀目的，全在祈福。亦有許願還願者。禳福之方法極多，將於喇嘛篇詳之。

歲時

二一六　番歷

故事：四川建昌道，每年將華文歷書，頒發打箭鑪裏塘巴塘昌都各地頭目，轉發鑪藏各土司頭人領用，爲康藏正朔。惟康人不識漢文，不適於用，領而置之；仍用藏曆。藏曆自西藏拉薩領來，拉薩曆法，創於唐時，傳爲文成公主所教，一切皆遵中華陰歷編制，以月球盈虧一周爲一月，十二月爲一年。仍有閏年。惟閏年常與漢歷不同。例如：民國八年，漢曆無閏月，藏曆有之。各月亦有大建小建之分，惟常有缺日與複日。蓋因康藏人迷信日期頗深，如認爲凶日，不惟不肯婚嫁宴慶，卽出行拜客亦多戒絕。大凶之日，造歷書時卽已削去，另於其日之前後日，選一較吉者，以爲複日。如削去十五日，則重複一十四日或十六日是也。一般迷信：謂各月之一，三，十五，等日皆爲不祥日，故番俗，此諸日不朝山敬神，曆書中亦每每

削去之也。閏月亦然，常加於吉祥月後，如七月八月，爲康薩最愉快之月，故其閏七八月之時較多，民國九年，藏曆閏八月。拉薩地方，每年八月初旬，例爲雨季，甚有益於當地之農作；此年適值雨季延長至閏八月內，以致豐收，附近農人，因頌爲閏月之功云。

月日雖與漢曆互異，日月蝕期則能推驗相符。又其紀年，雖不用漢曆干支，而能與漢曆干支吻合。彼以土金水木火五行，配搭於十二地支屬相之上，亦恰爲六十年一週，與漢曆『周甲』相同。如此加配之五行，皆連用二字，前一字爲陽性，後一字爲陰性，如金鼠金牛，火虎火兔等。查漢曆亦以甲子乙丑爲金。丙寅丁卯爲火，子爲鼠，丑爲牛，寅爲虎，卯爲兔；如甲子年，亦可稱爲金鼠年，乙丑年，亦可稱爲金牛年；似其組織與藏曆相同矣。惟查藏曆又不如此。例如民國元年，漢曆爲壬子年，應是木鼠，藏曆則爲水鼠年；民國五年，漢曆爲丙辰年應是土龍。而藏曆則爲火龍年是也。茲作漢藏紀年對照表如下。

漢曆				藏曆	西曆
年號	干支	五行	屬相		
民國元年	壬子	木	鼠	水鼠	一九一二
二年	癸丑	木	牛	水牛	一九一三

三年	甲寅	水	虎	木虎	一九一四
四年	乙卯	水	兔	木兔	一九一五
五年	丙辰	土	龍	火龍	一九一六
六年	丁巳	土	蛇	火蛇	一九一七
七年	戊午	火	馬	土馬	一九一八
八年	己未	火	羊	土羊	一九一九
九年	庚申	木	猴	金猴	一九二〇
十年	辛酉	木	雞	金雞	一九二一
十一年	壬戌	水	狗	水狗	一九二三
十二年	癸亥	水	猪	水猪	一九二三
十三年	甲子	金	鼠	木鼠	一九二四
十四年	乙丑	金	牛	木牛	一九二五
十五年	丙寅	火	虎	火虎	一九二六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火	木	木	土	土
兎	龍	蛇	馬	羊
火兎	土龍	土蛇	金馬	金羊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康藏亦有星家與日者，營占卜之業。男女定婚，卜於日者，日者問其所生年月，如男爲水虎，女爲火雞，則判其斷不能合，因水火絕不相容，虎雞亦難共處也。如爲木兎與土馬，則認爲美滿。土木相生，兎與馬不相犯也。西康日者較少，多恃喇嘛占卜。喇嘛不甚計較五行生尅之義。

或謂藏族行佛歷，以佛陀涅槃歲紀年，杳非事實。民元十二月之蒙藏協約，西藏尚以水鼠年押尾。

余遊西康之年，番人皆稱爲民國八年，未云佛寂若干年也。

盛繩祖衛藏識略，記有西藏曆法一段，足爲本文參證，附錄於此。

「番人不識天干，惟以地支屬相紀年。亦以十二月爲一歲，其支屬紀年，如鼠年，牛年，兎年。紀月以寅爲正月。亦有閏月，但不同時耳。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

四月，其地先於甲寅年閏七月。更有閏日之異。如閏初一，則無初二卽至初三日。或於月內摘去一二日。卽不呼此一二日。如摘去二十七，次日卽呼二十八矣。每月無小建，必有朔望晦日。稱正月爲端郭，餘月仍依次數之。紀日恆以金木水火土五行配，與時憲書無異。惟日蝕月蝕，亦纖毫不爽云。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

一一七　番人年節

大部分番人之年節，與漢歷相同。少數地方，自成風氣。例如三岩野番之正月，爲漢藏歷之五六月；瞻對理化間之元旦，爲漢歷臘月十三是也。

番人年節，因信初一爲凶日。故元旦不出門，不食他家之物。初二，相邀往附近喇嘛寺禮佛，燒柏枝與酥油糌粑；喇嘛唸經爲來衆祝福，來者酬與青稞一二升三四升半升不等，稱家之有無。是日，亦不在家食物。禮佛既歸，卽赴鄰家跳歌。第三日，全村聚資購牛，復各備柏香酥油糌粑等，往朝附近神山，椎牛禮拜，跳歌一日。第四日起，開始賀年。土司頭人家，尤爲熱鬧。其賀年也，無禮物，亦不拜，祇集多數人圍跳歌裝。主人備茶點酒飯。其茶點，稱爲擺果盤。（漢語）不過油果子烘牛羊肉與少許野櫻之果。邊地無果樹，惟野櫻遍地。深秋果熟，小如山櫻，圓形微長，味酸澀，而紅豔可愛。土人採之，以充年節果盤。若富貴

家招待顯客，則有葡萄，苹果，橘藏柿，藏杏，之類，尋常人家不能有也。且酒皆蠻衕，飯則糌粑加酥油耳。歌裝一日，入夜各散歸，明日另賀一家。如此賀村中富室戚誼已遍，乃分別集會，隨意為樂。大都老年人為一團，壯男一團，婦女一團，小兒一團。各出資財，或牛肉糌粑酥油衕酒之屬，付團體中年長者收貯掌管，分配飲食；備一貧婦人司烹飪之役；團員聚會，飲食游戲，盡樂極歡。其食物，或可供一二日，或三四日，或五六七日，食盡乃散。亦有興會正濃，不忍遽散，相商重出食品，延長會期者。亦有私蓄已罄，無力再出食品，則相結至富戶門外跳歌，取其賞金（或為青稞）購物延會者。壯男婦女會期率長，大都延長至十四五乃已，亦有至二十前後者。其游戲法：婦女以跳歌為主，老人喜談故事，壯男除跳歌外，從事賭博者多，小兒多屬不規則之嬉戲。

年節內，亦餽送食品於親戚之家，所餽僅牛肉，酥油，糌粑，衕酒，野櫻，油果子之類，率於初四日起致送。

番人除夕，亦如漢人糞除屋宇，以糌粑或小麥粉拍於牆壁，作諸花紋，云可辟魅納福。精者用細蒂拍成人物山水花鳥諸狀。或攪白堊水漿，提向屋頂傾之，使四周牆壁皆沾白色以為美。

一一八 烏霞過年肇事記

瞻化理化兩縣間。穹霞噶墻曲羽一帶土人因交通關係，鮮與漢官接觸。其俗，以漢曆臘月十三爲元旦。民十八年，余由瞻對赴理塘臘月十二日抵烏霞屬理化霞墻村，應換烏拉。瞻對護送之頭人士兵烏拉娃等，共四十餘人，齊請住此一日，以便掉雇牛馬，許之，不知其爲過年也。翌日白晝諸番照常飲食，毫無異狀。余等出遊鄉村一度，歸而早寢。夜將半，忽聞歌聲大作，床榻震動，則諸番方於下層樓上聚跳歌裝，狂謳劇舞，震撼樓屋，致將上層熟睡人驚醒也。翌晨將行，諸番來乞賞錢。始知昨夜係過年云。

先是余隊行抵烏霞時，選住一番寨。余先上樓，護送人役後至，忙亂抬行李入屋。士兵恐有小偸混竊，派槍二枝值門，暫止閒人出入。恰有此室主人，與其同村數人，因年終到喇嘛寺算賬，醺飲醉歸。欲入室，值門士兵不識其爲房主，阻之。其人亦不自言爲房主，倚醉強欄人，遂與士兵扭髮兇毆，奪士兵快槍，呼嘯入鄰室。士兵着數傷，見其人多，不敢追。其餘士兵並在遠處搬行李，未覺覺而追之，諸番已入碉閉戶矣。烏霞介萬山中，距理化瞻化各四日程，傳其人獷猂輕生，不知禮義，瞻對娃亦微畏之。肇事後，士兵因失槍，不敢入報。余微聞之，心頗悸，佯爲不曉，欲令兩方自行交涉，待不能善了時，始出轉圜。恐先自提說，則瞻對娃恃而逞氣，絕裂不可彌縫也。瞻對娃亦善處，當夜照常安寢；翌日，始由護送頭人與瞻化士兵，邀余所帶通事，覓烏霞頭人質問。余等自屋頂微覘之，見彼此膝地聚談，約一小時久矣，引肇事番民與該村頭人來見，曰『昨某酒醉肇事，醒後悔懼，當已送還快槍。茲自甘獻酒二斤，爲士兵賠罪。並磕長

頭一百，乞漢官勿追究此事。」言訖，齊跪地磕頭如數，不可諭止。慰之云：「酒醉可恕，」則大喜過望而去。是日，卽當地元旦也，夜間士兵聚歌跳所飲，卽爲此酒。此事初發生時，余覺該番凶悍可畏，及見其謝罪狀，又覺怯懦可憐。究竟何者爲番人本性耶？蓋初之兇獷，酒使之也。後之馴柔，乃本性也。番民常有偶失本性之時，觀者遂據以判其性格。此所以漢人多畏番人也，

翌日，余等前行，瞻化護送頭人自此折回，僅士兵二十四騎護行。其人皆躍馬歡歌，未嘗以年節從役爲苦。

一一九　八月節

番人亦有端午中秋二節，但無如何熱烈點綴，惟八月節，比年節更爲盛大。八月在藏法爲吉祥之月：其時青稞已刈，農事已閒，秋風初起，天氣佳和，牧場則牛羊繁盛，乳酪山積，尋常屠牛坐食，過其安閒生活：故此一月，最屬難得。番民當此月中，例須選擇吉日，舉行盛會，報賽神佛，藉祝來歲繼續豐收。其報賽方法，微各不同。都市附近，則爲壩會。選一平坦廣場，各家張設帳幕，作爲臨時住宅，攜其珍羞，陳其寶玩，着其盛服，備諸遊戲，朝夕行樂於此。各大喇嘛寺，亦皆參加。或演戲劇，或陳雜技，或僅由大喇嘛淋水降福，約十日左右，乃散。其在荒僻鄉村，則各村人民醵資購牛，各備飲食帳幕，齊赴山神所在，椎牛致祭，

亦跳歌賭博，歡樂數日而歸。若牛廠娃，則遍祭所屬各山神，相聚為歡一二日，其食物多為『把姑』之屬，亦以極其豐盛也。聞西藏八月節，達賴喇嘛特開放其御用之花園，許拉薩貴族入園遊宴十餘日之久。

一二〇 打箭鑪歲時記

打箭鑪地介川康，漢番雜處，其俗在華藏之間。據土人言：每年有會期六次：三月十八日娘娘會，四月初八放生會，五月十三跑馬會，六月二十八盤雀寺跳神，七月初十多吉寺跳神。七月十三城隍會。皆空巷聚觀之大集會也。余駐鑪前後僅月餘，未能全知歲時行樂狀況。有南溪趙一清者，民三年任康定知事，逐日皆有日記，甚佳。茲抽繹其日記中關於節令之文如下。（民國三年起四年止，以陰歷計）

『五月初五日：

鑪城夷民通用陰歷，與漢人同。本日為天中節，夷婦男女大小，相率遊山，互相歌唱，漫應山谷間，亦自取樂。無聊中聆此，亦足消遣也。……

『八月十五日：

中秋佳節，早起，天晴，署中幕友暨各色人等，猶循舊例叩節。……

「八月十八日：

……南木寺喇嘛演蠻戲，順道往觀。鎮守使（時鎮守使為張毅）同府中諸人員咸往。有頃

慶領事（英國領事慶路易）亦至，戲劇了無足觀，遂各散回署。……

蠻戲仍有綵衣，假面具，亦扮粉臉小丑，所唱皆秦曲。即在喇嘛寺大井中跳舞。所演亦有尋寶。

本日所演，相傳為藏王因年老將傳位於其太子，有兩奸臣從中播弄云云。場中栽一花樹，樹下設一座。或坐或起，圍樹跳舞。話亦夷語，不可辨。

「九月初九日：

重陽佳節，邊地無有登高勝會。……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是日為立春前一日，仍沿舊俗預備彩仗迎春。早飯後，預備齊整，乘大轎出署，先到南門，次出東門迎芒神牽牛，復入城，至北門，旋回至署觀百戲，受賀行賞別，退堂。……

迎春為歷代大典，此為古禮，自來均不廢也。然踵事增華，則各地風俗亦有不同。反正而後，有行有不行者。即行之，亦多半敷衍了事，不若前此之鄭重也。余官滇時，在任邨行此禮，已歷多次。地方人民遇此，則務爭為華縟，惟恐不盡；鄉民至城觀者，以數萬計，誠盛舉也。自反正後，則不甚聞問。

鑪城爲川省邊地，本日迎春，已較昔年爲減色；因火災後，（是年冬月二十一日，鑪城陝西街大火，自早六時起，至午十二時止，損失貲財以百萬計。）鋪民瘡痍未復。且此典禮雖仍舉行，已不如昔時之隆重，然猶百戲具陳，觀者塞巷，亦足見吾省之繁盛，爲他省所不及也。（其時川邊未建省，附屬四川。）

『乙卯年春正月元日；（民國四年二月十四號。）

早起。天氣晴明。署中僚友仍循舊例相賀年節。早餐，仍具麵食，循舊例而已。早飯後，坐肩輿到鎮守府叩春節，未見。復到各科，半已外出。在少雲與思湯處小坐談片刻出，回署。城內各商號均至署叩節。民俗仍重陰曆，通街皆懸旗貼春聯喜錢門神，可知人民習慣未可驟與移易。……

『初二日：

……循俗例，與各商號會到署賀年節者謝。由河西繞至河東，並到打箭鑪與張石丞兄拜節，均不及見。午後回署。

『初十日：

……是晚，月明如晝，街市民有張龍燈戲者，有跳鍋莊者；（跳歌裝）尚有年節氣象。

『十三日：

……是晚，開辦提燈會。商學兩界合辦，約集燈數百，尙形熱鬧，由街市轉到署前，遂亦步出同行，兼彈壓保護。至北門趦回，到警察廳稍坐茶話，旋回署，已二鼓矣。（案：此係官府偶然倡辦，非鑪城年節常例也）。

『十五日：

……是晚，爲元宵佳節，又徭提燈會，商學兩界駢集，頗覺熱鬧。該首領等又率領至署慶賀，延入稍坐談去。（按：是時鄉城。叛軍陳步三正攻破雅江，直撲鑪城、支隊長陳子猷率軍扼折多山，大敗還。城中一日數驚。二十一日，賊軍圍城，當夜城破。二十九日，賊由魚通竄入川境，鑪城始復。）

『三月十八：

是日，爲鑪城娘娘會期。士人舁偶像遍遊街衢。今歲因亂後，商務停歇，街民寥寥，比較去年則相差遠甚。時局變遷，風會亦與移易，撫今思昔，能無慨然。

『四月初八日：

是日爲浴佛日。鑪俗，漢夷人等，均出遊大坆塲柳林。去年今日，縣署幕友均往遊觀。光陰轉瞬，又是一年。時局變遷，不堪回首。是日，劉統領夔友三等均約往遊，因天陰未往，午後天晴遊人成擣輿歸。

『五月初五日：

是日天氣晴明。鑪城鋪戶均早閉肆。午飯以後，通城人士均出遊玩，俗云遊山。熙熙然怡怡然，頗有承平景象。陳逆亂後，民生凋敝，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從此悉力推揚，以復元氣，固鑪城之幸也。』

余在鑪城，曾見五月十三日跑馬山賽馬，六月十五將軍廟賽神兩大盛會。而趙君日記無之，當係其年偶未舉行。茲以余之日記補之。

『五月十三日：（國曆六月十九）

是日，鑪城紳民於跑馬山舉行賽馬，以敬山神。云自民元即廢，今始重舉。早膳後，偕象谷騎馬。上山，山道陡立，不能騎，下馬步行。直上百五十米，得較平處，有喇嘛寺，充韋西住此，其人能漢語，中華僧侶出關，多先就之學習。寺後有平原，廣五六十畝，漸斜上山，作淺勺狀。漢番男女數千人，坐立其間，略無隙地。有帳房十餘具，皆市民昨日來此夜宿遊樂歡宴者也。又有大帳一具，安設桌椅，為招待軍政長官之用。小丘上，有喇嘛堆，市民焚香禮拜者甚眾。喇嘛數人，誦經其側，經文有韻，以鈴節音，焚柏枝代香，酥油代燭，以為超薦山鬼。須臾，賽馬開始。與賽者約二十人，各乘一馬，無鞍韉，騎裸背上，排立原之下方，主者牽長繩阻之。另有一人持標旂，立原之最高部。砲鳴繩落，乘者鞭馬奔

馳，呼喝之聲響震山谷，其馬初甚騰躍，數百步後漸次沮退；能達豎標處者，數馬而已。軍民長官，與地方紳士，皆備有獎品，由團練局長分賜奪標諸番。其人昂然得意，賀者雲從。實則馬力與騎術，皆去關外諸番甚遠也。聞往時賽馬落後者，觀衆爭抛糌粑以辱之，本日未行，此爲鑪城盛會，番商市民，多帳宿於此，博飲跳歌，三日乃散。余等回城後，微風拂至，猶聞歌聲殷然。……

『六月十五日：（國歷七月二十一日）

相傳六月十五日，爲郭達將軍生日，市民爭紮故事亭輿，牛鬼蛇神，仙童宮女，旂纛鼓樂，赴將軍廟，迎郭將軍木相，抬行各街。觀者塞巷，亦鑪城盛會也。已而送神復座，演劇數日。其神造相猙惡：士偶騎獨角山羊，木偶坐椅上，皆着黃袍。牌位曰「勅封某某大帝漢朝郭達將軍之位」雅州府志傳其爲諸葛丞相裨將。余考郭達並無其人，像與廟，皆清人附會所作耳』（另有考在第二篇）。

三二　拉薩歲時記

拉薩爲喇嘛教中心，故雖非康地，其歲時風俗足以代表西康之一部。茲錄衞藏圖識所記拉薩歲時如下。

『行歲亦以建寅孟春爲歲首。元旦爲一歲之始。節令多與內地不同。如十二月大盡，則以元

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爲年節。每遇年節，凡商民停市者三日，各以茶酒果食物相餽爲禮。其日，達賴喇嘛設宴於布達拉上，延漢番官會飲。有跳鉞斧之戲，選幼童十餘人，著綵衣，戴白布圈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設鼓十餘面，司鼓者亦裝束如前；凡鉞籌交錯時，相向而舞，聽鼓聲之淵淵，而綴兆疾徐咸中節，揆其義，蓋古之萬舞歟。越日，觀飛神，乃後藏番民供此役，以皮索數十丈，繫於布達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猱，攀援而上，以木板護於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離弦，如燕掠水，亦異觀也。過此，擇日大詔內，聚集各山寺喇嘛，擁達賴喇嘛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番民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麗，舉於首而跪獻之。達賴喇嘛若受，即以麈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出則必誇耀於人，以爲活佛降福也。

上元日，懸鐙於大詔內，纍木架數層，安設大鐙約萬餘盞，綴以五色油麵，爲人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鐙焰之晦明，占一歲豐歉。（按：西康各大寺院皆有此俗，稱爲「擺花節」。）

十八日揚兵。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械，繞詔三匝，至琉璃橋南，施巨礮以驅鬼魅。礮大小不，中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剿除判逆」五字。演畢，於商上（公所也）出金銀紬緞布茶勞之，并布施僧衆爲誦經之資，歲凡支銀三百六十餘兩。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綳（俱官名）

及喇嘛，各出幼童疾驅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裸體跣足，自布達拉西至拉擦（卽拉薩）東約十餘里，一時爭道而趨，亦以先後至者較勝負；如力不勝，親友旁觀者遂以冷水灌頂爲之助，此爲一年奪標之戲也。

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拉擦詔

三十日，諷經畢，送老工夾布，卽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喇嘛一人，僞爲達賴喇嘛。於番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析。彼此矜尚法力，因各出骰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懼而逸，於是僧俗人執弓矢槍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山列帳房，待魔王竄入，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賄得之，蓋先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食盡始歸耳。

二月初二日，達賴喇嘛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將大詔寺中寶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翌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錦緞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喇嘛裝束神鬼，及諸番人物，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唱。如此一月始散。

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亦然鐙達旦。（其燈以圓根盛酥油然之。）任番人遊玩，（案西康亦有此俗，稱爲「然燈節」。人家點燈一夜。其燈以圓根片承酥油，羊毛作心然之。）

六月三十日，別蚌色拉二寺亦懸大佛像。有乘仲降神番民男皆華服艷妝，歌唱、跳躍及撲，諸戲無不咸備。亦二寺之大會也。

七月十五日，任碟巴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頭目從之遊。佩弓挾矢，旂幟前導，徧歷郊圻，觀田禾，射飲，以慶豐年。然後土民刈穫，亦所以重農事也。（西康喇嘛寺之收穫令其名爲變相。）

七八月間，各臨河設涼棚帳房，男女同浴於河。即上巳祓禊之意。（案：即八月節也。）

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大詔頂禮

二十五日，相傳宗卡巴成聖日。或云即然鐙佛。舉國皆於牆間然鐙相映，燦若列星。亦以鐙卜其歲。（案：西康亦稱爲『然燈節』。人家然燈三夜。二十五日夜爲正節，喇嘛寺點燈甚多，小兒有提燈遊行者。）

除夕，木鹿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儺遺意。男女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歸，以度歲節。（案：西康各大喇嘛寺，亦於年終跳神一次，爲歲除盛會。）

一二三　番人星期

七日安息之制，原係亞利安人所創，風行於奉太陽曆之民族，與耶教徒中。用太陰曆之民族與佛

教徒，固不如此，惟太陰曆以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輪流配於各日，其「房」「虛」「昴」「星」四日，恰與太陽曆之安息日相合。易經又有「七日來復」之語。海通以來，我國主教務者，為求與西洋學制相符，遂亦採七日休息制，謂之星期。稱七日曰：「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星期，謂房虛昴星日也。或稱之為「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六」者，則用教會譯稱，於陰曆皆不通。又有以日月二曜，與火水木金土五行星，配於七日，而稱之稱「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土曜日」者，則是亞利安法，尤非太陰曆所固有。

西藏民族，夙奉太陰曆，原無星期之制。但近年亦採用亞利安法，而有七曜日。如日曜日為「悉尼馬」，猶言太陽日也。月曜日為「悉達瓦」，猶言太陰日也。火曜日為「悉美馬」，猶言火星日也。水曜日為「悉勒巴」，猶水星日也。木曜日為「悉浦巴」，猶木星日也。金曜日為「悉祀桑」，猶金星日也。土曜日為「悉烹巴」，猶土星日也。今日邑都以西，多解此語。不知是西藏古昔即已採用亞利安之成法，抑是近時始新仿之西而編定。（歐美對於星期七日之名稱，仍含日月五星之意義。如 Sunday 為太陽日〔Sun-day〕之縮寫。Monday 為月亮日〔Moon-day〕之縮寫。Saturday 為土星期日〔Saturn-day〕之變寫等是也）要其採用之意，不過為求與鄰邦曆法溝通，以便國際交往，非其本國曆法之必要事項。但英人旨克滿，據此判斷西藏採用亞利安曆法較中國早，遂謂西藏曆法與其

他文化皆非受自中華，亦必妄矣。（參看台克滿東土伯特遊記一四九頁。）

娛樂

一二三 跳歌裝

跳歌裝爲康藏最普通之遊戲，番語稱爲『祝穹』，跳歌裝係漢語，實只跳歌，並無特殊裝束也。其法：廣場中設小桌，上置番酒一壺，圍桌歌跳，四人以上至於數十人皆可。例分人爲兩隊：一唱一和，歌藝精者首列，初學者隨後模仿。有全由男子跳歌者，有全爲婦女者，有男女各爲一隊者。歌辭數十種，通常演唱者三十餘種。各種歌辭，有一定唱法，一定舞法。其唱法，有長有促，有急有緩，有揚有抑，殊不單純。其舞法，舉手提足，或進或退，或就地踏歌，或旋轉迴翔，或豚突豨肆，形式繁雜，不可深究。然在余等視之，既不悅耳，亦不美觀，正如西人之看中國戲也。

余於歌裝，甚注意其唱詞，每令通事譯之。通事雖能唱，亦不盡解辭意。大抵番人隨時隨地皆跳歌，兒童隨聲附和，自然習得，並未研究其意義也。

歌裝辭約可分爲三類。第一類爲吉祥祝頌之辭，及西藏有名詩歌。每逢歌裝開場，與漢官召歌，或

人家喜慶歌跳皆用之。辭意不離珠寶仙佛等物之贊美。第二類爲教人孝父母，敬喇嘛，長漢官之歌。大半爲問答體，兩隊一問一答。第三類爲男女調笑愛悅歡慶之歌。大都兩隊同唱一辭。茲舉數例，以覘一般。譯不達意，得其仿佛而已。

其一：

『雪山之旁，海子之濱，神人所居，寶草生焉。（乙組原辭，和下同。）

『太陽出來，照此寶草。寶草開花，金色燦然。

『月亮出來，照此寶草，寶草結寶，銀質如霜。

『星光出來，照此寶草，寶草之葉，碧玉斑爛。』

其二：

（甲隊唱）『你們可知喇嘛的貴重？』

（乙隊和）『喇嘛能有如何貴重』？

（甲隊）『喇嘛之冠，來於印度，其上寶石，出自海中，神人呵護，鬼魅辟易。』

（乙隊）『果然喇嘛有如此貴重，我們應當尊敬。感謝你的告訴。』

（甲隊）『你們可知漢官的貴重？』

(甲隊)『漢官又有何貴重?』

(甲隊)『漢官來自北京皇帝之處，皇帝尊嚴無上，漢官是皇帝派來，所以貴重。』

(乙隊)『果然漢官，有如此貴重，我們必須尊敬。謝你的告訴。』

(甲隊)『你們可知父母的貴重?』

(乙隊)『父母又有如何貴重?』

(甲隊)『父母生我養我，劬勞備至，我們的生命，都是父母所授，豈可忘了父母。』

(乙隊)『果然父母恩德甚大，應當受我們的尊敬。謝你告訴。』(完)

其三:

『同我進來，到樓上去！同我進來，到樓上去！那裏有快樂之神向我微笑，美麗仙女向你招手。小女兒拜了！小女兒舞了！請坐罷！請坐罷！

『同我進來，到樓上去！同我進來，到樓上去！那裏有圓根湯可吃，糟湩酒可喝，打倒東鄰的阿貓，笑煞西鄰的阿虎，小女兒拜了！小女兒舞了！請坐罷！請坐罷！(此歌對兩隊唱，每闋只易數句，可翻至若干闋)。

歌裝決非西康土產，因其歌詞無能代表西康人物之特殊性者。論理：西康文字宗教語言藝術，皆

自西藏傳來，歌裝所定之由西藏。但余於西藏戲中，屢見其表演西藏歌裝，迥然與西康不同。西藏歌裝，唱腔和婉，跳法亦較康地淡雅。尤重要之區別，為常搖馬項鈴一串，以醒音節；康地無此規矩矣。可見康藏歌裝，各有來歷，不必同一師承。不過大多數歌辭，曾自西藏流行康地，如贊美喇嘛，贊美珠寶之類。

憶昔於某雜誌，見有記載雲貴苗人跳月一文，所記情形，恰與康人跳歌裝相似。且該文曾繙譯一段歌，意云描寫一輪月夜出林，就溪泉飲水，仰望星月，所發若干感想，辭意俱甚優美。此歌，余於西康恰亦聆之，係歡迎余等歌辭之第二首；可見土人亦認此為優美歌曲，且頗流行。康人本與苗族同源，苗族跳月之歷史甚長。憶者西康歌裝，乃自苗人學來；西藏歌裝，則從康地學去，而加以改造者。蓋西藏北西南三方鄰族，皆無跳歌之俗，惟東方之康人，與東南之苗人有之耳。

尤可注意者，歌裝辭內，每有漢語羼入。如『作揖』『請安』『請坐』等語，在數種通行歌辭內，頻頻聽見。譯人皆謂直是漢語。又可見現在流行之歌裝辭，並非純粹自古昔傳來，而亦有近代方言加入也。

一次：康定榆林宮百姓跳歌，至興高采烈時，一番倡跳雲南式歌裝。觀其跳舞，果與康地歌裝有異。不止雲南歌裝有別，即西康歌裝，打箭鑪所唱，與甘孜瞻對所唱，同是一曲，音調亦俱有異。可見歌裝為物，正與華族之語言相似；組織雖同，土音土語之差仍甚大也。

由上各條，可以判定：歌裝原自滇黔等省傳入康藏。但所到各地，皆曾由土人加以修飾與改造。西

藏之改造最著，新撰歌詞尤多，此種歌辭，隨喇嘛與藏文，倒轉流行康地。唱法與舞法，則並未隨之倒流。

一二四 謳歌

番人行役，常以謳歌自慰。曾見甘孜娃爲縣署修理房頂，男女兩組，各持木杵拍土，且拍且歌，互相唱和。其歌辭甚簡單，大抵互勸努力敬事之意，重複百遍不厭。又每見烏拉娃於起卸馱物時，連唱『阿拉速各』一語不已。譯其意，蓋云謹慎將事也。牛廠男女，於薄暮繫牛時，亦然。康定市中，時有番婦負柴負水，自市外來，且行且歌，其聲漫長悠遠，十數步始畢一句，街肆喧闐，人衆熙攘中歌自若也。大抵番人之歌，不必一定有辭，心有所感，隨意歌詠，或成一句，或不成句，取能發抒胸臆而已。例如：當余單騎行過一村時，山上牧童見之，輒漫歌云：『一個漢人。』對山又有一牧婦和之云：『漢人何爲者。』其辭皆非夙搆是也。此種歌癖，婦人最深，兒童次之，男子較爲靜默，惟默誦唵嘛呢咒不輟。

一二五 地方謠

番人亦如漢人，常就各地方住民特點，編成謡諺，以資調笑。玆舉瞻對熱洛娃所製者爲一例。

番謠　漢譯　謠意

『熱洛部姆多梗札，『熱洛女兒像絲線，喻其美麗。
察鄉部姆可兩札，察鄉女兒百靈樣，喻其多言。
布日部姆曲奪札，布日女兒亂石澗喻其醜惡。
仲巴部姆嘁拉札，仲巴女兒像沙罐，喻其黎黑。
波惹部姆惬當札，波惹女兒老鷗旋，喻其疾速。
熱格部姆沙格奪吉。』熱格女兒牙巴爛。』沙格奪吉意爲泥與石摻，象其缺齒也。

又漢人出關者，嘗將南路各城景物，編爲地方謠云。

『河口閒話聽不得。（謂河口漢人，多喜播弄是非也。）
理塘糌粑吃不得。（謂理塘風大，糌粑多塵灰，不可揉而食也。）
巴塘丫頭坐不得。（康地漢人，稱娶爲坐，番女爲丫頭。巴塘女子多染漢習，奢侈懶惰，娶之多累也。）
江卡門楞站不得。（江卡即甯靜縣，地高多風，門額甚低。）
乍丫櫈子惹不得。（乍丫民俗獷悍。）
昌都戥子稱不得。』（昌都銀秤粗劣，分兩以藏秤計算，每兩約合中華二兩餘。）

一二六　戀歌

番人男女相悅，常於山林原藪間，藉謳歌以達愛慕之意。其歌詞原無一定，要以纏綿悱惻備極婉戀爲能。今世所傳之西藏戀歌，大都出於深情男女假想之作，不必眞爲某男女對歌時偶然湊成，然亦可代表番族自由戀愛之精神，與其隨意謳歌之樸俗也。茲譯西藏著名戀歌一首，以見一般。

女：『嗟我愛人！設爾爲樹，植於軟土，儂將爲葉，共彼霜露。』

男：『雲向前行，快馬莫能及也；爾我相愛，父母不能折也。』

女：『我心如乳，不染纖塵，貯以玉杯，奉我良人。』

男：『幢幢華屋，容我住足，我如雉雞，昂冠馳入。』

女：『危峯絕谷，與爾跡之。激瀑洪流，與爾涉之。』

男：『爾衣荊布，美如寶珍，爾雖木立，能繫我心。』

女：『有犬狂吠，可阻行人；旁人竊議，無妨爾我之愛情。』

男：『高山仰止，有徑赴之；源泉混混，進無已時；爾我赴愛，乃亦如之。』

女：『父母阻我，親戚辱我，欲我絕汝，我決不可。猶犬獲肶，其何能脫。』

一二七　番人戲劇

士伯特民族亦有戲劇，或由僧侶扮演。或由俗人扮演，由僧侶扮演者，其劇場一切設備，皆喇嘛寺所固有，每年八月，在寺之附近闢地演唱，任人觀覽，不取費。惟逐日來觀劇之上賓，以茶包哈達等獎品賞與演員。所演劇旨重在教化。俗人演劇者，亦有團體，仿佛內地戲班，流行各處，受人僱請。戲場設備，由僱者任之。演戲用物，由戲班攜來。所演多歌舞諧笑之劇，重在使人快樂。其演法，並與漢劇或任何西洋戲劇不同。將於下節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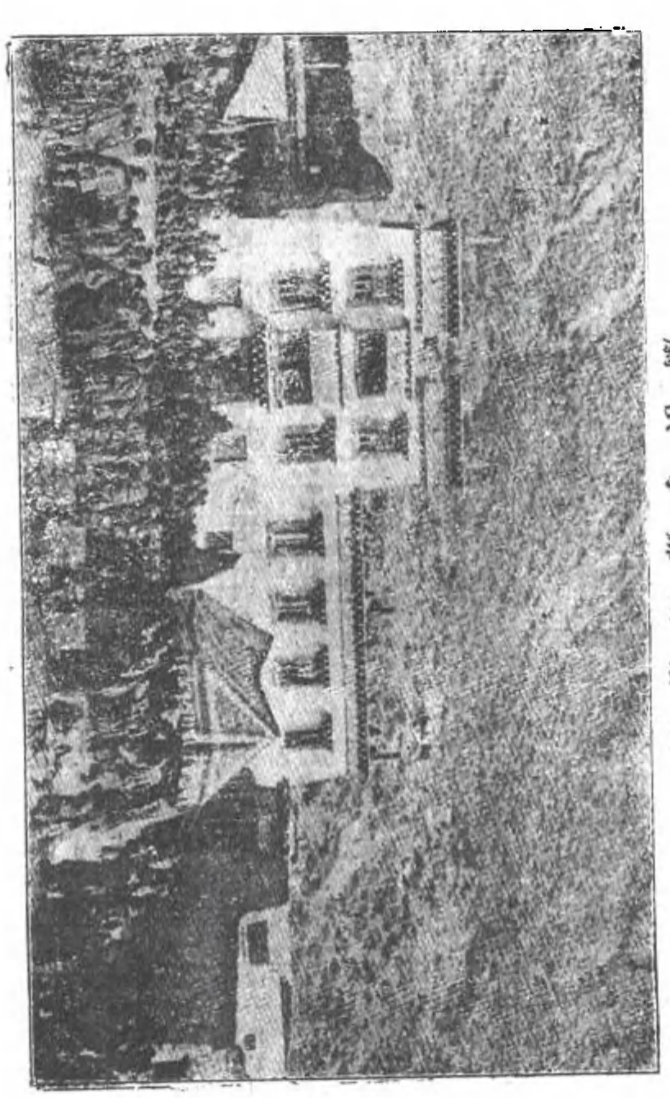
此種用藏語表演之特殊戲劇，藏語稱為『拉姆丑』西人稱之為『士伯特戲』，漢人呼之為『燈戲。』其所表演者，除故事外，又有多種雜耍，如下：

漢人點炮　此為戲劇開場必演之戲。場內置三鐵炮，扮二漢人，持火把上場，作畏懼炮聲，互相推諉之狀。終由一人鼓勇往點，又復趦趄畏葸。既響，則惶恐奔逃，作種種醜態，博人歡笑，其扮漢人，皆開花臉，着袍褂，戴冬帽，亦足穿鞋，偶亦說漢話一二句，如『你去點』『我害怕』之類。

舞獅　用羊毛皮綴成一大獅皮，下連四腳，戴彩繪獰猛之假首，項上帶銅鈴一串；為形似內地雕繪之獅，頸毛脊毛尾毛皆甚長，殊不類真獅；二人藏皮內以四足為四腳，其一舉頭，其一搖尾，挾音樂出

場，徐徐馳走，酷肖一巨獸行動，不似內地舞獅者之挾有武技也。

舞牛　用黑牛毛綴成一野牛皮，亦具四脚，藏假首角上紮掛彩綫甚多，二人如前法舞之，酷肖野牛出遊之狀。番人視野牛為神物，謂見者能增幸運，故演劇必舞之。



巴塘喇嘛寺演劇

仙鹿上壽　絹綢夾紙裱成之鹿頭，加以彩漆，雙角峨然，酷肖鹿形，但僅有頭。頸中空，可套人頭上。有人衣黃色戲衣，套綠色緞褂，着番靴，戴此鹿頭，出場跳舞，金鼓應之。其舞似有定法，其重要技藝，在將左角披掛之哈達舞掛於右角上。又須獻花獻酒，則皆以另一人遞與之。

壽星獻酒　扮一壽星，戴假頭面登場。頭形面貌，並與內地所雕繪之壽星相似。上場後，不甚舞蹈，但須對顯客座行跪拜重禮。每跪，皆全身仆地，所謂磕長頭也。起則獻酒獻果而退。

五族進貢　以小丑五人演之。扮一中國人，一廓爾喀人，一布丹人，一蒙古人，一西藏人或一回人，出場，作種種滑稽競技，使人捧腹。最後對顯客之坐獻寶，各贊其寶物以博一笑。大都以漢人為其中之最尊者與勝利者。(此劇又每每作為最後一幕)

表演故事　所演故事，大體可分為歷史劇與說部劇二類。史劇之最普通者為『黑冠舞』。描寫藏王蘭達馬被刺故事。相傳第九世紀之末，藏王勒帕張，推崇佛教備至。其弟蘭達馬，為闢佛派首領，弒兄篡國，辱僧侶，焚寺院，務滅佛法。喇嘛不還俗者，皆遭殺害。有一僧知王嗜舞，特創新舞一種，圖得近王而弒之。此僧化裝為俗人，着白裏黑袍，塗白馬為黑色，乘入拉薩。值王出遊，觀石柱碑文，因炫舞其側。王見而悅之，召前獻技。僧乘王不備，出箭射殺之，馳馬逃去。過河，洗馬，翻袍而走，竟免於難。其事為經典所載，故得稱為歷史劇也。其餘史劇，如演神聖贊普請娶文成公主事(此劇須扮大唐皇帝，與若干異國

之使臣，設備費大，惟拉薩寺院能演之。）蓮花佛降伏巫鬼事，等是也。說部劇劇本甚多，大都喇嘛所編，寓有勸善懲惡之意。其本事不出土司家庭，亦猶漢戲之不離王侯宰相皇帝狀元也。

一二八 甘孜觀劇記

民十八年八月，余至甘孜，適逢漢番百姓，舉行盛大之壩會，演戲報賽，以慶豐收。自八月初一日起，十五日止，市中僧俗各家，與附近番民，爭以華美帳房，集張於市南河岸之草壩上，安設床榻鍋灶，陳列珍玩，徙家於此，鮮衣美食，狂樂半月；即此地之八月節也。初一日，大喇嘛淋水，設帳者已衆。此後漸增，初四日，已百餘帳，開演番劇。

其戲由甘孜喇嘛寺表演。寺僧分阿巴扯膩二家。阿巴家經商失敗，甚貧，然演戲歷史最久，表演最佳。扯膩演戲歷史甚淺，而富有，設備華美。此會由阿巴家演前五日，扯膩家演後五日。

壩會期內，全市商賈歇業，農工閉戶，官府休息，學校放假，恰似內地過年。余亦無所事事，徙帳入壩，朝夕看會。適得一上八能翻譯戲詞者，時時譯告劇情，覺頗有趣，因並記排場演法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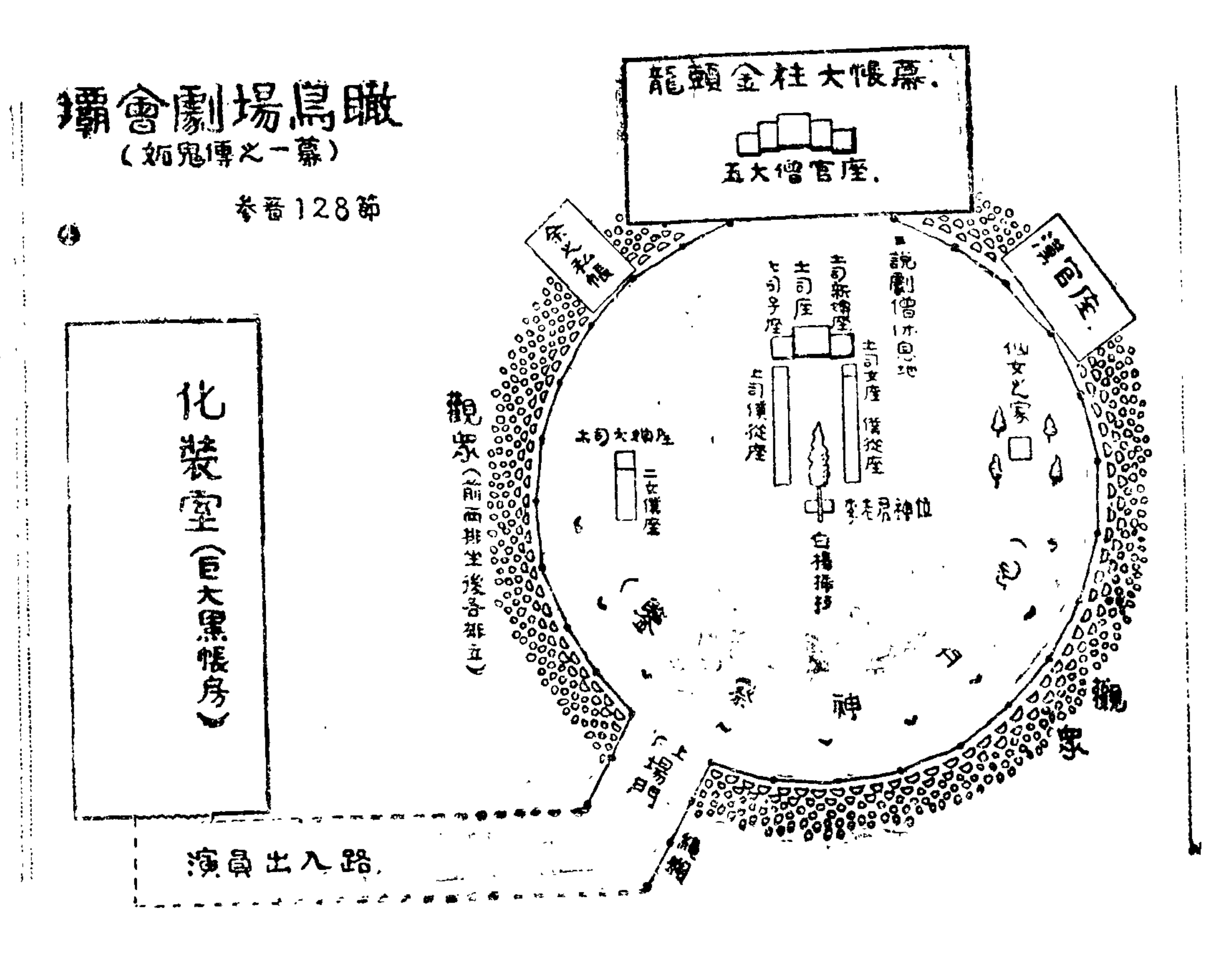
戲場佈置　番劇不用劇台，選平曠草壩，劃一圓周，欄以繩樁。缺其一方，爲演員出入之路。場之正中，插白楊一株，下設短棹，供演劇之神，則李老君也。其餘空地，爲演劇之處。觀者環立圓圈外，如馬戲場。

惟正北一方，張大帳房，可容百人，龍頭金柱，白布藍花，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帶，廳如巨廈，中設高座五：正中座最高，爲郎章喇嘛座；左右二座稍低寸許，爲仙根與竹撒喇嘛座；最外二座又略低，右坐孔馬喇嘛，爲稚齡之佛都督；左坐德清汪母，爲孔撒土司女，才十一歲，其側添一小座，坐其未婚夫德格娃某。此帳爲仙根喇嘛所設，故於甘孜各大佛都督外，得容孔撒土司家人廁座其間。餘如孔撒土司家頭人，皆地坐。郎章喇嘛羞與此輩爲伍，常虛其座不就，而自設矮帳於大帳右側，獨坐觀之。漢官，則由頭人撑破帳於大帳之左側安坐，不能入大帳也。演劇者表情唱歌，皆向大帳。吹打樂器者，坐劇場邊際。裝扮之所，另於遠處設牛毛大帳，以路通於場口。

每日演劇二次，每次約三點鐘。開演之先，由演劇之小沙彌，捧香案及其數種執事，吹喇叭，往郎章仙根竹撒孔馬各佛都督之私帳，迎入大帳觀劇。午刻劇止，又如式送回各私帳。膳後續演，迎送如前。總之：全劇若爲此數佛都督而演者也。

（七）演劇時，演劇之喇嘛寺以乾果點心數種，供獻各佛都督與漢官座前，時復獻酥茶。演劇畢，各佛都督與漢官亦須犒以茶包，由演戲各喇嘛領分之。

戲場有一喇嘛，盤牛毛大辮，穿獺皮緣緞面皮袍，持大馬鞭一條，循行場周，維持秩序；命觀劇者第一輪地座，第二輪坐凳，第三輪立；有闌入圈內者，以馬鞭擊之。



㩳會劇場鳥瞰
（妬鬼傳之一幕）
參看128節
龍頭金柱大帳幕.
五大僧官座.
余之私帳
漢官座.
說劇僧休息地
土司新婦座
土司座
土司子座
土司女座 僕從座
土司僕從座
土司大神座
二女僕座
李老君神位
白楊樹杪
仙女之家
觀衆（前面排坐後面排立）
觀衆
上場門
觀衆
化裝室（巨大黑帳房）
演員出入路.

番劇情節　番劇表演故事，須一二日至五六日，始能完結一部。絕無抽截數齣表演之事。每戲開場，須演諸天菩薩大跳舞，演漢人放鐵炮、跳獅、跳牛，跳鹿，費時一日，以後開始表演故事。憶阿巴家凡五日，共演二本。第一日雜耍。第二日，女子記；演土司二子落難，遭遇種種困危瀕死，不死，患難相顧，終得回國爲土司；一日演完，爲番劇最短者。第三四五日演妬鬼傳。敘一土司出獵，得仙女爲偶，生子女各一，受寵愛。土司大婦妬恨，化爲活鬼，將率其親信往殺情敵。仙女預知，昇天而去。土司失女，成瘋狂疾。國人囚之，迎大婦來主國政。大婦遣人刺殺二子，刺客不忍，捨之。二子逃入草地，道遇漁者，屠者，漢人，夷匪，屢瀕於死，幸能免禍。中途兄妹相失。女子走牛廠，依牛廠娃。男子入贅於另一土司家；老土司死，承繼王位，舉兵復仇，道與妹遇，遂與牛廠合攻妬婦，殺之，救出其父，仍爲土司。全劇穿插甚繁，各色人物皆備，有一、主、番、漢各色人物，插科打諢，詼諧百出，最爲全劇生色，每一出場，掌聲雷動。連日所見，惟此劇最佳。

扯膩家所演，第一日，亦跳獅鹿雜耍。第二日至第六日，演鸚鵡王子。敘一土司有美女，七土司來求婚，皆被拒絕，最後悅一土司，嫁之。生子一，承土司位。美女昇天爲神。小土司娶二婦。大婦失寵，通其小姑子，謀篡位。小姑子與土司出遊，遇一黑教喇嘛，能唸咒離魂附他體，仍自咒復魂。小姑子誘土司同習之。學成，偕去。途見道旁有二鸚鵡已死，姑試其咒，二人並死而鸚鵡活。小娃子既與土司同附魂於鸚鵡，乘土司靈魂飛鸚時，雜身扮土司屍前，誦咒附魂，借尸復活，急毀自己之尸。於是奔回冒據土司位，國人不

能覺。土司還屍所失屍，不得返，魂遂長爲鸚鵡。其愛妻漸覺假土司有異，苦無術以破之，剃髮爲尼。土司既爲鳥，在山林中，與羣鳥友，能作人言，而不復能爲人。曾被喇嘛寺迎入供養。又曾與其愛妻會談。後僞土司雖被覺伏誅，而土司竟不復爲人。全劇穿插仙佛神鬼，飛禽走獸，龍蛇犬豕，非常熱鬧。惜扯臘家演戲日淺，表演不工，未看終卷而去。

表演方法　番劇演法，最奇者兩點。一、劇中人外，有一喇嘛，盛服立場中，持所演劇本，逐段說明。其劇本係以劇辭與說明相間，說明由此喇嘛讀之，劇詞由表演者歌唱。有時演員忘詞，喇嘛則以書示之，使其照唱。二、開演之初，例有八九戴平面具，穿跳神衣，圍瓔珞裙，持紙絨棍之人入場，跳舞一回，排立於場周。每當演員唱一句，則和一腔。演員不唱而舞時，此亦舞以和之。其面具作平三角狀，藍色連黃色帶狀之冠。土人云：此是諸天菩薩，佛未生前已有之神。余疑是囂察神也。此外特點尚多，茲舉姑鬼傳之一段，以見一般。

場中佈矮几一，左右鋪長墊二列，爲土司之家。其右方稍遠，鋪坐墊一，爲土司大婦住所。左方稍遠，插樹枝數條，表示山林；插枝內鋪二墊，爲仙女之家。開戲時，先囂察諸神上場，跳舞一回，退歸場隅。次土司與其從者十餘人上場，就土司坐。次土司大婦隨二女僕上場，就位坐。次仙女與其父母上場，就插枝內坐。諸人上場時，皆以左右手搖擺，扭腰屈足而行，樂人敲鐃及鼓應之。坐既定，担任說明之喇嘛，持書

出場，對大帳朗讀云：

『某地土司名某，一日出獵。』(譯義。下同。)

於是扮土司者起立，唱云：『我不得意於大婦，將往郊原射獵消遣，凡我從人，各攜弓矢，隨余出遊。』其從者數人各起持弓矢獵具，隨土司行。行時搖擺如前，鐃鼓應之，繞場半周，而止於插枝之外。喇嘛又讀云：

『土司於林內民家，見一女子，蓋仙女也。土司委禽於其父母而歸，約日迎娶。』

於是土司唱云：『不想蓬門之內，有此淑女。爾吾婦也，吾其娶之。』隨奉哈達於女子。女子受之。(此夷俗訂婚儀式) 女子父母唱云：『吾女得爲土司之妻，固所願也。』土司唱云『我三日之內前來親迎。』率其從者，走回故處。喇嘛讀云；

『土司迎娶仙女回國，仙女美麗，國人愛戴，土司尤喜寵之專房。』

於是土司向其從者唱云：『余從此有婦，凡爾臣民，從余往迎。』從者各取旗幟執事，從土司行。至女住處，一人作負女狀。女父母作哭泣不舍狀。女子唱惜別之辭甚長。(略) 其父母揮涕送之。女隨衆人歸，坐土司左側。其父母退入內場，撤去插枝，示劇中無復用也。喇嘛又讀云

『一年後，產生一子。土司得子大喜，請一黑教喇嘛來家孜卦，卜此子命運。喇嘛判爲仙根，應

有大頭。』

有一童子，戴土司衣冠，入場，立場口唱云：『我從此降生人間，爲土司之子。』唱巳，舞蹈走至土司右側坐下。

此時，有二小丑，扮黑教喇嘛上場，樂人停止奏樂，俾小丑插科打諢，博人歡笑。一土司從者離位，迎接二丑，坐一墊上，求其作法攷卦。小丑唸經書符，作種種醜態，觀者笑聲如雷。歷時甚久，始依說明書所言，判斷小兒命運而退。退時始奏金鼓。金鼓聲止，喇嘛續讀其書云：

『一年後，又生一女。延一道士，考查嬰兒命運，亦判云大佳。』

於時一童子扮一貴族女子上場，立場口唱云：『我是仙女降生，爲土司之女。』唱訖，走入土司新婦側坐。

場口又上一人，戴羊毛紮成之面具，持一麈尾，跳躍來土司前，有土司侍者與語。此人作卜卦狀，答云：『此女根基甚厚，逢凶化吉，遇難爲祥。』隨卽退出場去。喇嘛又讀云：

『土司大婦久居別墅，不見土司臨幸，訪得其巳另娶仙女且巳生育子女，妬恨難耐，化爲活鬼。』

於是演大婦者詰其女僕云：『土司數年不來，爲我招請去。』女僕云：『土司新娶美女，巳生二子，

不復念你矣。』婦立躍起，戟指大駡。凡唱四句，聲甚哀慘。其意云：『可恨了頭，奪我失壻，鬧我失寵不能報復，我必化爲厲鬼，食爾心肝。』唱巳，暴跳下場去，改裝鬼像。此時場中無事，由扮鑒察神者跳舞點綴，約二十分鐘久，活鬼登場矣。戴獰鬼面具，頭披亂髮，穿藍布製之假皮，作裸體形，雙乳長二尺，乳端綴紅嘴，手脚有爪長寸許，腰遮布圍，跳跟上場，狀至可怖。向其原坐，指士司高唱咀咒之語。唱巳，作勢欲撲，其女僕阻之。對跳許久，始就坐。喇嘛又讀其書云：

『仙女巳知妬婦將不利於巳，舍其二子，昇天而去。』

於是仙女起立離位，登一小棹上。扮兒女者亦離位，至棹旁，牽其衣。仙女與二子互唱甚久。大抵惜別之詞，仙女自棹上跳下，退入場內。二子倒地作昏仆狀。喇嘛撒袖向大帳一鞠躬，表示上午所演至此而止。於是士司與其二子及從人，依次跳舞退下。妬鬼與二女僕跳舞退下。鑒察諸人跳舞退下。上午劇畢。

番劇考略　番劇起於何時，西康人不能曉。查其劇情，率多尊崇黃教，譏訕黑教，知其創於黃教徒。又演故事之先，必演跳獅子，壽星獻酒等吉祥頌祝之戲，知其導源於中國。又開場時，必演漢人放鐵炮：其扮漢人，戴冬帽，穿馬褂與開岔袍，紮腿甲，赤脚穿鞋，（番人無襪可裝飾也。）開花臉，（妬鬼傳中曾扮男女漢人各二，男人亦皆開花臉。其扮漢婦人者，用脚跟走路，擬漢人之小脚，狀甚可笑。）則似清代

始有此戲也。然其劇場佈置，與表演方法，則與西洋古劇相似。今日希臘羅馬所發見之古代劇場遺址，亦皆圓形，觀衆坐四周；只環有坐位若干層，爲不同耳。番劇亦佈景，似寫實派。同場內可設數家庭，數山林，又是浪漫派。劇情逐段說明，恰似電影，又似宣卷彈詞，是殆採合中外各體游藝製成者歟。演劇之神爲李老君；供養之法，恰似內地戲班之供太子神，則其採取漢戲規矩獨多可知。又各劇中，凡跳歌裝，皆西藏式；維持會場秩序者，亦飾爲藏壩娃。以此推測，番劇應是清代西藏某黃教喇嘛所創，其人必曾遊歷中國與印度中亞細亞各地，故能變通中西劇制，而以本地風光編演之也。

甘孜寺演戲畢後，附近之孔馬寺又演三日，白利村之白日喇嘛寺又演八日，皆未暇往觀。聞蒲玉隆寺大金寺皆曾於八月演劇。台克滿之書，亦曾記其八月八日在昌都觀劇。趙一清日記，亦記其八月十五日在南木寺觀劇，吉純仁之書，亦曾記其八月在巴塘觀劇。大抵番中八月演劇之風最盛，凡屬大市鎮與大喇嘛寺，莫不擇日開演也。

一二九　跳絃子

跳歌裝爲番中最高尚最普遍之游戲。演劇爲最繁雜最快樂之游戲。跳絃爲最卑賤而比較普通

比較快樂之遊戲。執此業者，多屬乞丐與娼妓，亦有組成小班隨地賣唱者。余在西康曾見兩次：一次爲化緣喇嘛，（行乞者之一種）一次爲一流蕩婦人，皆自拉琴，自唱自跳。其跳舞扭腰扭腿，四方旋轉，偏頭蕩頸，擠眉淺眼，微似西洋戀舞，而態度過於淫蕩。其琴有四絃，製作粗陋，發音沉濁，微似內地二胡。其唱率多戀歌淫詞，聲嗚嗚然冶蕩而哀。開大規模之跳絃子，則以一人提琴奏曲，二三婦女或小孩應節跳舞云。

一三〇　跳財神

跳財神爲尤近於乞丐之遊戲。其人戴白色面具，持一棍，趕赴宴會場所，或村落市街，唱一種滑稽詞曲，向人乞錢及食物。跳時且唱且舞其棍，有時推面具於頭頂，有時戴於面上，有時停止歌舞而作滑稽表白爲人祝福。如云：『吾乃西方極樂世界財部總長，管領金山銀海八千萬座，將覓下界有福之人，分與使用』。或云：『吾從印度經過，拜訪佛祖，攜來無量幸福，散與爾輩』等云。以此博人笑樂，藉以乞錢。如人吝錢不與，則以滑稽言詞咒之。如云：『不與錢者，吾將掠去其幸運』等云。番人迷信咀咒能剝去幸運，故無不給錢者。

一三一 蠻三國

羅貫中三國演義，風行各省，婦人孺子，皆能道之。出關時，屢聞草地有蠻三國。在甘孜看戲，渴望其表演蠻三國一齣，以證異同。問排戲諸喇嘛，則云：番地未嘗有三國故事也。後赴瞻對，宿上瞻總保家室中有番書一卷，黃昏時，主人託通事入室取書，云是蠻三國。主人有女識字，將講說此書娛賓。竊往聽之：時讀散文，時而韻語謳唱，頗似內地彈詞；因不解番語，未知內容果係敍述三國故事否。第二次再宿此家，已與此女子熟識，請其夜間來說蠻三國，命通事逐段翻譯；乃所載盡仙佛故事，與三國演義無涉。始知草地稱說故事爲『蠻三國』，猶內地之稱『說聊齋，』『擺龍門陣，』事實不必眞說聊齋說征東也。邊政第三期所譯之藏王慫曾楨補迎娶文成公主記，第二期所載之修行人貢青和黃鼠狼故事，皆蠻三國之一種；不過二者皆無唱辭，爲高級之小說；民間流行之蠻三國，皆有唱詞，正如漢文之宣卷耳。

茲據上瞻所聽之蠻三國，摹擬其語調，用漢文譯一小段如下：

『……藏王對他說：你縱苦修十七世，不茹葷酒，不傷蟲蟻，功德究竟甚小。此處西去八百餘里，有一妖魔巢穴。此魔不除，國人終身遭害；唸經不能應節，跪拜不能合度，以此徒負苦修，不能超登境佛。但此魔住地，有五重險關，甚難通過，你願去剷除否？居士頓首言道：情願拚此微命，剷除

妖孽，肝腦塗地，死而無悔。藏王大喜道：善哉善哉，你能發此宏願，便是功德。量你力薄，於事無濟。我當躬親剿魔，以靖一方。以償爾願，常時居士與堪布商上各大喇嘛，勸阻藏王，情願多帶兵役，替王出征。藏王笑道：妖魔神通廣大，你等凡胎肉體，兵馬雖多，無濟於事；惟我法力，與我福德，可以勝魔；無須爾等徒往送死。各大喇嘛又請藏王多帶侍從，以防意外。藏王不肯，只取常用服侍人員二名，收拾法寶，上馬而去。

〔唱〕我藏王從大昭轉入臥內，收拾起各法寶前去降妖，頭上戴法皇冠珠光耀眼，身上穿……這寶馬原本是天神轉世，橫身上寶光照魅不能傷。他就是藏王的得力助手，況還有囊袋內寶物齊全。收拾畢躍上馬揚長而去，一瞬時已來在第一關前。

話說藏王來到第一關前，不知關內是何情況，未敢輕進，先在距關十里大草原內住下。分咐二從者道：你等在此看守行囊，我乘寶馬前去偵察關內情形。倘若肚中饑餓，仍須忍着，待我回來同吃。說罷去了。這二從者，久待藏王不回，腹中饑餓，實難忍耐，嘍嘴對饒舌言道：你看藏王此去，生死難知，囊中現成酥油糌粑，不許我們及時充饑，要待他回來同吃；萬一他死了不回來，難道我們守者飯食餓死不成。饒舌言道：藏王必然回來，但已太難候了。這裏溪澗有水，我們不妨先行熬茶；若等等候他回來，我們同吃，甚遲未回，我們偷吃一點，他必不知。果然茶已熬熟，藏王未回，二人

各偷食糌粑一盌。收拾好了，並無形跡。不到一刻，二人肚痛起來，就地打滾，呻吟不絕。這時藏王回來了，怒罵二人道：我已知你們偷我食物，並咀咒我。我並非要餓你們，實因此乃妖地，水草有毒，非經我唸經後，吃必中毒斃命。今你們之罪，應中此毒而死。二人磕頭哀懇，求給活命。藏王罵道：姑念跟我同來，留你活命。隨取靈符與吞，立時痛止。藏王將他二人遣回拉薩，以免拖累。因這日未曾探得關內情形，心中憂悶，出遊散心。路上遇見三個農人，在地耕種。藏王要去訪問關內情形，那馬對藏王言道：近前二人，乃是關內放來間諜。他們已知王來，故派人刺王。藏王聞言，運開慧眼看去，果然是妖。輕施法力，已將二妖治死。剩一農人，全未覺着。藏王問他道：你可知關內情形，說與我聽。那農人說道：

〔唱〕說起那頭一關眞是兇險。守關將名叫作絳錯情根。三道門都派有惡鬼把守，縱是那天神到也當被擒。門牆內又還有……我勸你早抽身虔誠念佛，又何必強出頭惹火燒身。

農夫說畢。有一小鳥，突然飛集馬頭套上。藏王道是妖魔所變，正要開弓打鳥。寶馬忙對藏王睜眼示意，說傷他不得，此乃我之親兄。為妖魔所害，這次來助吾王掃蕩妖魔，他能導引我們出入魔窟。……

此書全部敍述藏王為民除妖，隻身入穴，備歷艱難，卒告成功。處處誇張藏王之法力道力與福德

知囊。所謂彎三國者，多半是此體裁。

一三二 打骨牌

番中亦打牙牌。牌用黑牛角製，與內地骨牌形式全同。打法亦與內地之『搖金』絲毫無異。但用兩付骨牌合打，每人得十六塊，有八天九，八地八，六條金後。亦用骰子二枚定莊，搖金。出牌盡時，亦搖骰分別正門點子，以定出牌種類。出家亦得用正門牌反仆作點子。並有『三四』『二五』等牌名。祇大多數名詞仍爲番語。由其賭法，可知係自漢地傳入。現在漢地盛行之『麻將』，夷商亦多有習之者。

番人賭籌甚小。即如彎骨牌，通常以藏洋一元換籌一十有六枚。每賣一金，只付二枚。一條金後，只付十二枚，合大洋三分。六條金後，付七十二枚，才合大洋一角半而已。賭籌以貝殼爲之。無貝殼代以胡豆。

一三三 拌巴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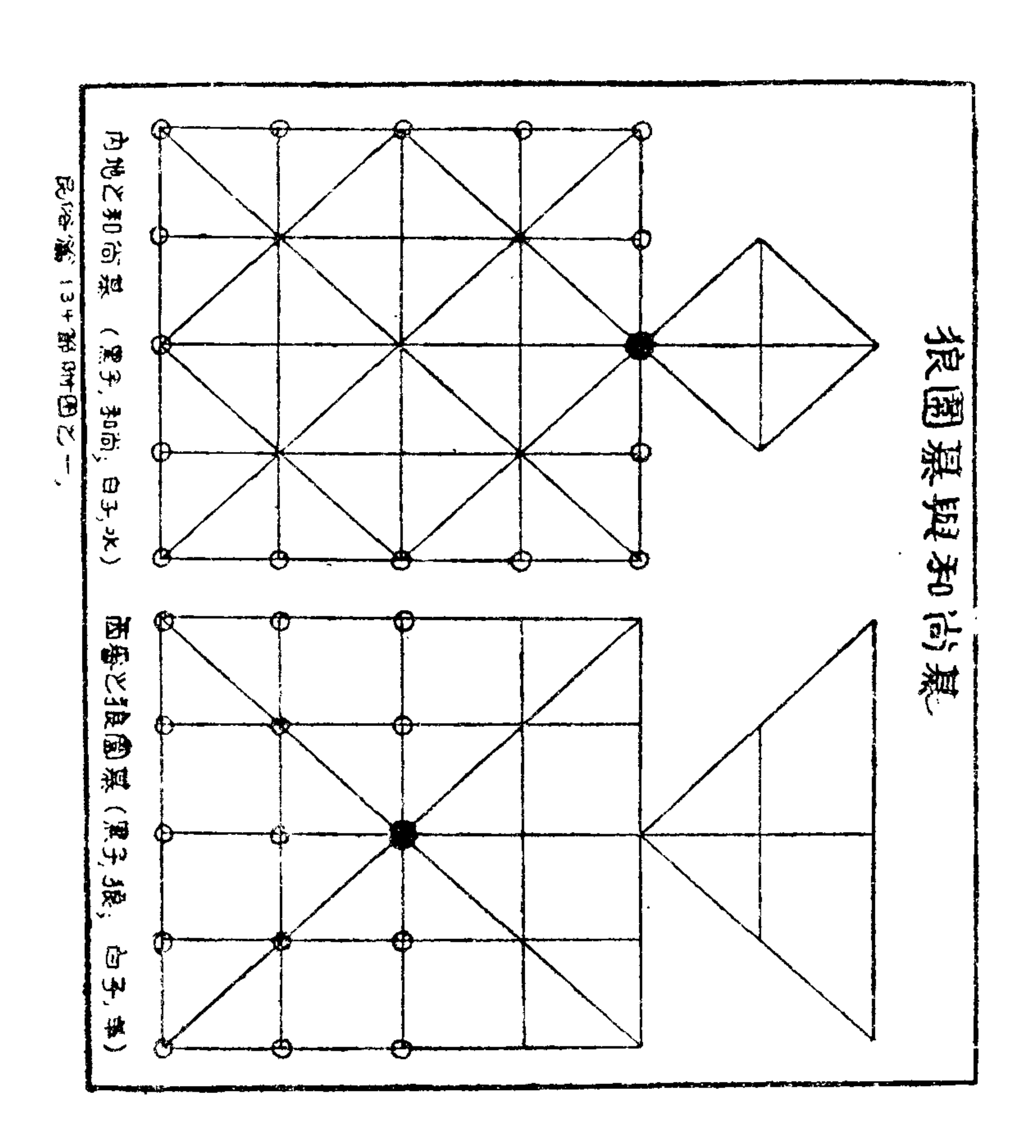
拌巴嗽爲草地最通行之賭博。就地鋪一皮褥，賭者圍坐其上，用骰二枚，裝木盌內，依次用右手持盌，揚之甚高，使盌口向下，急按之，拌皮褥上有聲，揭視骰點大小，進退賭籌。入局者先納銀錢若干於局

主以長賭籌，賭籌亦以貝売爲之，次以銅元，其賭法不可解，但見其依次輪擲，每人前有一竹簽在賭籌中，擲定後，或移進數位，或退後數位，或就原位而移動其賭籌。聞其法以紅九，紅七，紅五，爲大，擲得者前進最遠。斧頭（十一點）爲最劣，擲得者須倒退若干步。又其法重碰，如前行者已至某位，後至者適趕到相碰，則先至者應退回。若各人手中籌盡，則先進至某一定地位之人爲勝，全局賭籌皆歸之。如散局時尚有人手中賭籌未盡，則視其人地位之優劣分別取籌。憶古代中國有雙陸戲，傳頗似此，但以擲得天牌爲勝耳。巴躲是否即雙陸戲之變象，未及詳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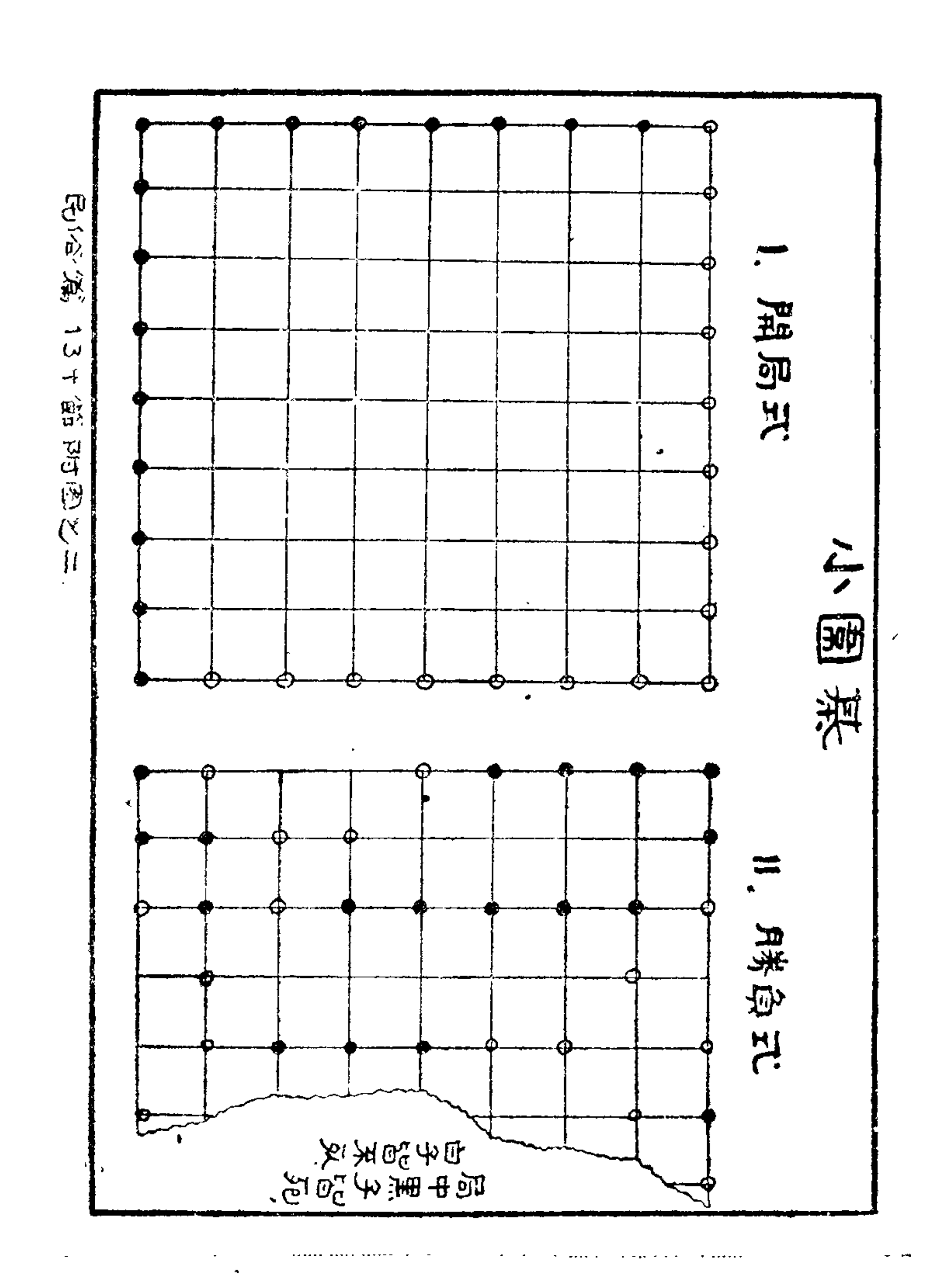
一三四　番人碁戲

藏族碁戲凡三種，皆二人對弈之圍碁也。

（I）狼圍碁　爲最簡單之圍碁。狼方一子，羊方十五子。如圖排列、各循黑線行動，每步一格。羊離羣孤立者，狼得食之。僅左右側與羣相接，而後側無羊者，亦得食之。若兩羊與狼在一直線上而相接時，則羊不死。狼每食羊一次，限於一頭，以將羊食盡爲勝。羊方以圍狼至無地可走時爲勝。通常逼狼入上方之狼柵，先封其口，用一閒子在外盲動，俾狼亦徘徊柵內，（因羊方行一步後，狼亦當行一步）乘其偶失形勝要地時，擠子入柵，困狼於柵之一角。



民俗第134期附圖之一，



民俗篇 13十節附圖之二

此戲與四川牧帝所弈之『水淹和尚』棋相似。惟和尙棋多對角線四條。若兩水之間有空着時，和尙行入，即消去兩水子，稱爲『挑水』以水盡爲勝。其上方不爲狼柵而稱爲寺，係斜方形，張十字對角線。水以逼和尙入寺，並逼至頂點使其不能活動爲勝。川康相接，二棋皆牧猪奴戲，復相同若此，當必有同源之創製者也。

(2)小圍棋　爲比較複雜之圍棋，貴族室中遊戲之一也。棋盤縱橫各九格，排成正方形。黑白兩方各有子三十二枚：並以十六枚排於相鄰之二邊上，(各佔二角)疊互移動其子，每步一格，循線而進。如敵方之子在一直線上，爲我方二子所截斷，則將敵方被截之子取去，補入我方之子。以十六子補完爲勝。其法最忌排子爲直線，最利排成空心。空心則不被人截斷也。沿角排列之子，亦當認爲連續。有時我方吃人，人又吃我，迭互消長，終日不決。

(3)大圍棊　爲最高深而少人對弈之棊。黑白兩方各有子一百五十一枚，其六枚較大，爲定子，餘者爲動子。其形狀與弈法，並與內地圍棊相同。傳僅拉薩有之。此棊明係中國圍棊之變體，亦西藏文化大半自中國傳入之一證也。

一三五　賽馬

賽馬爲西番男子最普遍之武術游戲，凡親友宴集，歲時節令，祈神報賽，行軍出獵，以及其他一切騎士會聚之事，殆無不舉行賽馬較技以爲樂。馬以青海所產爲最佳。騎術則以匪區壯男爲最精，鄉城瞻對之騎士，其首屈也。余曾觀瞻對娃賽馬，有記，附錄於此，以見一般。

『瞻對娃慓悍強梁，馳名全康，鄰縣人聞其名，殆莫不恇怯避之也。其地崎嶇瘠薄，生業凋敝。其人多爲盜刼殺人越貨，軒然誇隣里，不自慚諱。善馳馬：梟狡之徒，常自西甯戒谷等處，揀選優良稱馬，特施訓練，能日馳八九百里，覺人上背，卽怒鬣奔馳，跳崖越澗，視如無事，非善馭者不能勒止。其人能在奔馬背上，放鎗射箭，中的無遺；或自馬背俯身及地拾取纖芥；或自馬背躍下，又復騰上，至於數次，而馬馳如故也。又能隱身馬腹而馳，側不見人；反以鞭力撾其馬，使之加速。每年臘月，例開一賽馬會，比賽以上諸技，各頭人具茶包獎之。故其技精絕，其刼人亦不可測也。

十八年九月，余在瞻化，張賜培知事，與余共出茶包，命各區頭人召一臨時賽馬會，使上瞻下瞻河東河西四區，各選十八人，分組比賽。先賽馬上諸身段，次較箭，次較鎗，最後擲哈達於地，諸番馳馬，拾之百無一失。後聞各區與賽人，仍多屬自上瞻，上瞻娃尤擅此技也。上瞻總保贈余一小娃子，名潘根當，日亦與賽馬，其技不得爲超等，亦尚不劣；原擬攜回內地，馳聘以示國人，行至麻日，忽發寸耳寒，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不得已，飭回上瞻去矣。』

一三六　雪中游戲

西康祈寒，凍土數尺，隨處皆成瑞士風景。但其關於冰雪上之游戲，遠不如瑞士之多而精。蓋其地乾燥，少泡雪，冰與土石混雜，不宜作溜滑諸戲也。惟西南三大狹谷地方，空氣較潤，積雪常厚，其雪中游戲亦較多。如：

滾雪球　團雪成球，自山上推下，沿線雪皆附入，愈滾愈厚，墮溪而止。

坐冰船　溪湖結冰，平滑不裂，自他處移冰塊來，斧削為平底，墊以木葉，鑿上方為凹口，人坐其中，以木條撐之，冰上行冰，儼如行船。

疊冰塔　斧冰為磚，疊成塔形，人栖其中，恍如水晶宮殿。日光照射，冰泮復合，磚為冰膠，反能歷久不壞。

堆雪人　以雪堆作人形狗形。年節有雪時多為之。

一三七　兒戲

西番小兒，率縱令嬉戲，養成其活潑性趣。兒戲之最普遍者，有下各種：

擲石　拾石，盡力拋之。先求其遠，次求中的，次求舉重，以次練習，至成長，卒能擊石傷人。此爲番人小兒最普習之游戲，亦必須練習之技藝也。

跳遠　初平地蹤跳，次踞高阜跳。技精者，支彈性木條於木石上，自其虛懸之端躍下。此亦康人認爲有益之游戲也。

拿鼎　初以頭向下，脚向上，手撐地，試立。既能立，試以手代脚而行。（漢人呼爲走煤山路。）

射箭　以木枝爲弓矢，皮條爲絃，習射。漸長，則有合用之弓矢，乘馬馳而習射。二十五年前，康人尚以弓矢爲戰爭之利器也。

狼戲　一羣小兒，後者牽前者之裾，連成一線，自認爲羊；另一人自認爲狼，盤旋飄突，以捉最後一羊；最前一羊，則盤旋拒狼，以護其羣。

越虹　二人持草繩兩端，彈成圓弧，一人躍入騰跳。有時三四人同跳。

草船　紮柴薪樹條爲圓船，一人坐之，數人挽之上坡，或自坡推下，觀其顛躓，以爲笑樂。

踢毽　與內地踢毽同。惟毽羽多以羊毛爲之。

番人性多活潑，壯年而具童心者，亦爲上列各戲，不必小兒也。

語文

一三八 多言之族

番語重辭令，稠人廣衆之中，能以口辯折服四座者，則萃起尊之；他日謁見官府，辦理外交，評判糾紛，皆推爲首領，聽其指導。因此風尚，養成番人多言之習。凡値漢官過境，各村頭人耆老，例必謁見；如許其言則爭先致詞，滔滔不絕；此人語止，彼復繼之，往往談至日暮不去。查其所言，率多無關體要；大都臚陳過去史事，以襯現在某事之當興革與否。又每於開口之初，多敍景仰傾服，與感恩圖報等語；以致一言可達之事，絮絮炊許，尙不能畢其辭。繼之言者，意復相同，僅措詞微異耳。大抵此輩之意，端在炫其辭令，以博同輩之傾服；事之能否要懇成功，反若無足輕重；是其蔽也。

番人部落與部落間，結仇不解者，其相鄰各部頭人，恆結成團體，出任調解。大都選一適中地點，召集兩造，辯論是非；最後由調解團相其強弱，審其曲直，爲一賠償財物之判結。雙方服，則遵判和息；不服，則卷帳而去，繼續相仇。如此調解會議中，兩造各推能言之士，出爲辯論，叨叨絮絮，連日累月，歷久難得結論。雖地方官吏在場評斷，亦非十餘日不能結，似此浪費時間，他種民族當之，必將暴跳不安；番族處

之，不惟宴然容與，且復隨時籌劃蒐討其繼續爭論之無謂語料不怠云。

一三九　番人語風

番人言語雖絮聒可惱，然其語風則圓融可愛。自發語自息語，無論長若干言，始終流利，絕無吃澀濡滯之病。每值段落關節，必爲一小停頓以區別之。扼要點睛之語，必高聲朗讀，俾人聽清。若屬過渡辭句，則低聲迅語，俾人會意而已。言時身手不動，但以抑揚疾徐之音，助其語勢，使人聽之清晰，毫不含混。其意雖悍，其辭甚謙。譽官長，必曰『明如日月，恩踰父母。』稱朋輩，必曰『夙仰山斗，欣聆教益。』稱人頭，輒曰『金光萬丈之頭。』稱人足，輒曰『尊貴蓮花之足。』雖在仇敵，不出慢言。其聆人言語，必於關節間歇處，應曰唯唯。如屬拂意之語，報以一哂而已。

一四〇　番語組織

康地無獨立語言，通行西藏語。各地發音，微有差別。以打箭鑪話通行最廣，稱爲『官話』。各地土語方言，稱『地脚話』。牛廠語音，與官話殆全不同，稱爲『牛廠話』。無論官話，地脚話，牛廠話，皆具同樣組織：主詞位於句首，受事詞次之，動詞又次之，介系詞反在句尾。形容詞放於所形容名詞之後。助動

詞放於所屬動詞之後。如主詞受事辭屬於小句仂語，其位置亦同。例如云『乞丐是人；』番語爲『只媽米惹。』逐字譯之，爲『只媽（乞丐，主詞）米（人，受事詞）惹。（是，動詞。）』如云『乞丐是沒有飯吃的人；』番語則爲『只媽拿撒馬撒拘萌肯米惹。』此句較前句多『沒有飯吃的』一子句，爲受事『人』字之形容詞。故以『撒馬（飯，子句受事，）撒拘，（吃的，子句動詞，）萌肯，（無，子句助動詞，）』冠于『米』字之前；又於其前冠一『拿』音，以示此子句屬受事詞性質也。又如云『你爲何不憐恤他呢？』番語則爲『却可拿凝巳萌巳豈惹』逐字譯之，爲

却（你，主詞。）

可拿（他，受事詞，拿音附於受事詞後，表明其詞性）

凝巳（憐憫動詞。）

萌巳，（不與，助動詞。）

豈惹。（此爲番語之疑問詞，與漢文『何』字相當，通常置於疑問句尾。）

又如云：『你若不憐憫他，菩薩亦即不憐憫你；』番語爲『却可拿凝巳萌巳拉；塔喀却拿樣凝巳萌巳。』逐字譯之，則爲

『你却於他可拿憐憫凝己不與萌己若是拉；菩薩塔即喀於你可拿亦樣憐憫凝己不與萌己。』

番人初習漢語，常以漢語名動各詞，用番語法連綴之，如云『飯吃，』『杌凳坐，』『糌粑灰塵多多有』之類；外人初聽，驟難了解。漢人初習番語亦然。憶余番婢曾與番婦口角，婦訴於余，余慰之云，『春秀（婢名）厄（我）黃兒閣（打）』婦突大笑。蓋余意欲云『我打春秀』而語氣竟成『春秀打我』也。

一四一 番語易學難精

漢人移居康地者，一二月後，皆能解番語數句，且能道之。一二年後，便能與土人對談通意。近世西康無量數之通事，大都未嘗學問之人，因與土人接觸日久，遂能解其一切言語也。蓋番文雖由拼音而成，但其名動各詞，十六七皆單音字，十二三爲雙音字；具三音以上之字，殆無見矣。此與漢語最大相似之點，亦卽漢番語言最易溝通之處。學番語者，只須識其重要名詞，重要動詞，與主詞動詞受事詞排列之法，卽可勉強達意。日常番語，如『喑統，』喝酒『櫃統』（喝茶）『曲統，』喝水）三語，只須知，酒爲喑，茶爲櫃，水爲曲，喝爲統，卽能道之。如不欲飲，則於動詞前加一『萌』字，以示不願。如『喑萌統，』（不喝酒）『櫃萌統』（不喝茶）是也。如作問語，則須加一『阿』音在動詞前。例如說漢語爲『甲（漢）略（話）洗（說）』問人能漢語否，爲『甲略阿洗；』對云不能漢語，則曰『甲略萌洗』同樣『統』爲

喝,『阿統』爲喝否?『唫阿統』爲喝酒否?『惹』爲是,『阿惹』爲是否?『顆阿惹』爲他是否?『着』爲走,『阿着』爲走否?『御阿着』爲你走否?又於句末加『豈惹』二音,亦成問語,其意與漢語『爲何』相同,用於不知之事項。如問人名字,曰『却克(你的)名(名字)豈惹(爲何?)』問人番名,曰『白喏(番語)名豈惹(爲何名?)』等是也。

但如欲能與土人對話不至貽笑,則又大難。因番人考究辭令,一切矩範殊嚴。多數動詞之運用,須隨時間而異,頗似英語;又須因受語者之階級而異。例如,坐之一字,番語爲『得』僅能對平輩言之。如對尊貴階級,則須曰『雨』,(雨武切)或『黍』(雫武切),猶云請坐也。施於下輩,則當曰『獨得』猶云坐下也。若對尊長呼『得』,則爲失禮。對卑下呼『得』,則爲失體。如此之類甚多。又其名詞,常有陰陽性之分;性別不同,語音亦異。精而習之,殊未易也。

又番文同音異義之字甚多,若不示文字,但聆語音,則非善體上下語意,即易誤解,例如『折』之一音,可解爲鬼,又可解爲猴,爲騾,爲熊,爲蛇,爲米,爲刀,爲丐,爲女神;字各不同,音實相似。今若有人謂其手爲『折』所傷,則焉知其爲猴爪傷,爲騾嚙傷,爲蛇咬傷,爲刀砍傷,爲熊撲傷抑爲丐與鬼所傷乎?故曰:番語易學難精。

一四二 罵人番語

番人性格優點，前已言之，尚遺一項，即無詈罵惡習是也。其詬誶詈罵之語，不過數句，多屬咀咒之類，絕無漢人『狗養牛造』等惡兇語氣。下舉番人詈語：

『出馬不許覺。』意爲『吐紅血，』咀咒語也。

『撒拉辱己。』意爲『吃狗了的，』猶言該死也。

『拉箭己。』意爲『短命的。』

『喀吉己。』意爲『砍頭的。』

『假粑撒。』意爲『吃屎。』

『婊撒馬。』意爲『寡婦，』詈婦女語。

『甲猪。』意爲『漢叮。』專用以詈漢人。番語叮爲『只媽，』促讀爲『猪。』

一四三 『是』字用法 附求人語

漢語一『是』字，應用甚泛。若衍此字爲番語，則下列各音，皆可以是字解之。

『惹，』肯定之意。否定則曰『麻惹。』（不是）

『拿梭，』對尊長訓諾，應聲曰是，則如此云。意猶『謹受教謹開命』也。

『阿呀，』平輩對談，應聲曰是，則如此云。猶言『然』也。或曰『呀呀，』『呷呷，』義同。

『凝呆，』猶言『對了。』

『應，』猶言『的確是』也。

『姑扯惹，』亦為受官長訓話時之應聲，含有感恩之意。

『哧，』撮口呑氣成聲，恰似暴受番椒刺激之狀，亦為聽長官訓話時之應聲，含有恐懼之意。

『姑扯惹，』又常用作求人語，其意仍屬『感恩。』又有求人語曰『咯作，』猶言『勞駕』也，『勞慰你』一語，為四川土話，用於謝人幫忙，及求人幫忙之時，番人近亦習之。

一四四 番人能說之漢語

西康地方，曾與漢人交接之番，大都能說『勞慰你，』『一絲絲，』『不是沒得』『清茶吃麼』等漢語數句。但其應用甚濫：求人幫忙，曰『勞慰你；』道謝賞賜，亦曰『勞慰你；』乞丐向人討錢，亦曰『勞慰你；』甚至囚犯受刑哀嗥時，亦大呼『勞慰你。』『一絲絲』三字，應用更濫：勸人加餐，云『一絲絲吃嗎！

』自訴貧乏，云『一絲絲沒有；』甚至從遭打人，謂『一絲絲打了好；』自陳痛楚，云『我一絲絲痛了。』又凡舉數目之後，每續『不是沒得』四字。如云『前面莊房一家有了，不是沒得；』謂前面只有一家莊房也。『烏拉八匹有了，不是沒得；』謂烏拉已到八匹也。番家熬茶，不投鹽者，稱為清茶；番漢語皆同。漢人每入番家，主人必具清茶，獻曰『清茶吃，』或『清茶就。』

一四五 藏文

藏文為拼音文字，自左向右橫行書之。凡子音字母三十種，變音符號七種，不變音符號一種。其三十子音，以四字為一列，共排八列，最後一列只二字。此三十子音，各有本音，曰『呷喀蓋呃，買卡甲噻，……』等云。變音符號，亦自有音，常加於子音字母上下，與之反切，變其原音及意義。不變音符號，亦加於字母上下，但不變更原音，僅以指定意義而已。又有字母相重成文者，稱為重字，共有二十八種；二字相切成音，亦得作一字母看。又三十子音字母中，有十字母常加於其餘各字及重字之後，則其字改變意義，是為後音。後音之中，又有五字，常加於字母與重字之前，亦使之變更意義，是為前音。藏文書法：各句中單字與單字間，須加一點畫隔之。如有前後音，則加於前音之前，後音之後。

茲舉一字，說明藏文反切之法。漢文乞丐，作[illegible]（只媽），亦作[illegible]（昨稍），俱自二字組成。首字為

重字尾字，為單字。其冠首重字，上字讀『撒』，下字讀『八』，切音為『把』。下方符號讀『嗽打』與把切音，則爲『咋』。上方符號讀『固古』，復與咋音反切，則讀爲『只』。其署尾單字，本音讀『媽』。加上方之變音符號則讀爲『補』。

茲並爲之圖解如下：

固古 } 只（咋固古只—反法）

撒、八 } 把

把、嗽打 } 咋（把嗽打咋—切法）

納若、媽 } 補（媽納若補—反法）

『[illegible]』一字中之『[illegible]』字母，即『咋』字之後音也。雖不變『咋』字之音，而能使其義與『只』字相同。

又附藏文字表如下：

藏文字母表 （巴安李蔚蒼書）

子音三十：									
字母：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讀音：	嘻	喀	呷	喔		假	拃	價	[illegible]
	ཏ་	ཐ་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illegible]	塔	大	捺		把	扒	罷	罵
	ཙ་	ཚ་	ཛ་	ཝ་		ཞ་	ཟ་	འ་	ཡ་
	咋	[illegible]	紫	[illegible]		夏	啄	輕讀喉呼音	雅
	ར་	ལ་	ཤ་	ས་		ཧ་	ཨ་		
	[illegible]	那	下斜	撒		嘿	重讀喉呼音		

變音符七種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圖古	押嘉	正波	那若	[illegible]打	銜打	拿打

不變音符一種	[illegible]
	[illegible]

疊字：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illegible]
	[illegible]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ལྷ་

後音十：	ག་ ང་ ད་ ན་ བ་ མ་ འ་ ར་ ལ་ ས་
前音五：	ག་ ད་ བ་ མ་ འ་

民俗篇 145 頁附圖

一四六 藏文淵源

第七世紀初期，吐蕃神聖贊普嗣位，請婚中國，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之。公主信佛，始傳大乘佛教入蕃。贊普為媚公主，佞佛尤甚，特遣子弟赴印度學經。因求翻譯便利，始取克什米爾所用之印度字母，創為藏文。於時國勢強盛，政教普及於康藏高原全部，藏文亦隨之普及民間由是牢不可拔，流行至今。

於此有一疑問：即吐蕃當藏文尚未創制以前，究亦有文字乎？余嘗考知：其時吐蕃固通行漢語與漢文也。下列各條，可以為證：

1，新舊唐書，記吐蕃交涉數萬言，使臣往還，未言通譯。文成金城兩公主下嫁蕃王，夫婦之間，未嘗有語言隔閡之說。

2，唐書謂贊普娶文成公主後，「乃遣豪酋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人典其疏表。」夫國學非初學之所，設吐蕃子弟素昧漢文，則安能入國學乎。疏表關係國交，例以本國語文達之；其請中國文士為之典章，則其素為漢文可知。

3，唐書載高宗咸亨元年，吐蕃遣大臣仲琮入覲。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義，與高宗問答，語皆典雅得體。

於此又嘗發一疑問：吐蕃創制藏文之時，爲完全棄絕漢文乎？抑亦曾酌取其音義乎？余據下列各點推想，知其亦曾酌取漢文音義。

1，吐蕃旣因譯經不便，始取印度字母而制藏文，固非完全抄襲印度文字之全部也。旣非完全抄襲印度，則必用新文字音，拚合固有語言，以成文義無疑。其時吐蕃旣用漢文，則其語言，必去漢語不遠；因漢族古代語文原一致也。據此推測，藏文必有沿用漢文音義之處，特字形不同耳。

2，今日藏語名詞，多有與漢語音義俱同者。如父爲『爸爸』，母爲『媽媽』，名字爲『名』，溪流間低淺山埂爲『崗』，下入爲『役』，柴爲『薪』，三數爲『三』，我爲『厄』，南爲『洛』，右爲『葉』，死爲『洗』，廣原爲『坦』之類，音或全同，或極相近。若謂此爲由同源關係所致，似無不可。蓋漢族古代，原係語文一致，歷史旣久，讀音屢變，今日漢文，存周以前之古音者百不得一，存唐以前之古音者十不得一。藏文係拚音文字，保存古音較易。若果其創制時曾參用漢文音義，則今日必有若干字與漢語相通者也。

3，藏語呼茶爲『檟』，我國自唐以前亦呼茶爲檟，（詳四十七節。）藏文稱磨爲『磑』，我國唐以前亦呼磨爲『磑』。（詳四十五節。）茶與磑皆自唐時輸入吐蕃，足爲藏文曾酌採漢文音義之確證。使有古學家通藏文者，細心譯之，必可更得若干例證，決不止此二字而已。

4，我國反切之法，今已失傳。學者讀字，但據字典中所載反切文字，拚合其音；何以曰反，何以曰切，則不能辨矣。藏文拚音之法，則明明有反有切。例如前節所舉之固古與咋，拚音爲只，其拚訣曰『咋固古只』必將下方之音反置上方而呼之，此即反也。把與嗽打拚音爲咋，其拚法曰『把嗽打咋』不將下方之音反置上方，此即切也。究竟漢文反切之制，與藏文反切之法，是否同出一源，固非音韻學者不能判定。若謂二者曾有關係，則余敢大膽信之。

據此，可知藏文字形雖取法於印度，音義則沿襲於中國（古代之漢語）文法組織，則似採其地方語之習慣爲多也。

一四七　藏文書法

藏文書法，有眞行草三體。眞書用於鐫刻，行書用於公文及其他較莊重之手書文字，草書用於普通記錄及信札。若以漢字例之，眞書如我之宋字，行書如我之楷字，草書如我之行書字也。外有一種美術字體，似尼泊爾文，限於繪畫中用之。茲舉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眞行草三體及美術字以見一斑。（眞書分書以點，行書分字以直畫，草書分字以曲畫）

番人甚重書法。名人高僧，皆以不善作書爲恥。臨池工作，常耗學時之半。今之達賴喇嘛，即不善書，

凡關外交文約與條教號令之須署名者，皆倩其秘書捉刀，以防被人輕蔑云。

嘛呢咒各體書法

楷書	ཨོཾ་མ་ཎི་པདྨེ་ཧཱུྃ།
行書	ཨོཾ་མ་ཎི་པདྨེ་ཧཱུྃ།
草書	ཨོཾ་མ་ཎི་པདྨེ་ཧཱུྃ།
美術字	ཨོཾ་མ་ཎི་པདྨེ་ཧཱུྃ།
漢文譯字	唵嘛呢叭咪吽.
英文譯字	Om ma ni pad-me hum.

民俗篇147節附图.

一四八　竹筆與墨海

番人作書，不用几案，但席地坐，左手持紙，以指托之，右手執筆，就指托處書寫，自右蟹行，節節移動，或捺紙於兩膝之羊皮襖面書之，均若甚便。

其筆用竹簽削成，形如薄筷，尖端似方頭鋼筆尖，凡能書之番皆能削之。尖頭用鈍，再向上削，竹簽一枚，可削成新筆十餘次，可謂經濟。然自打箭鑪以西，直抵西藏，北至青海蒙古，即凡藏文流行之地，皆無竹；削筆材料，須遠自中國內地與印度緬甸尼泊爾布丹等處輸入。番人獲一竹片，珍如拱璧矣。盛繩祖藏衛識略云：『西藏不產竹，其識字頭人番所用竹簽，倍極珍惜，有自內地攜竹箭至藏者，輒不惜多方購致之。』或問竹書之文，何以創於無竹之地？曰：竹書爲印度古制，藏文書法仿於印度，故亦採用竹筆也。

竹筆寫字，與鋼筆同，並無不便；惟吸墨太少，手法拙者，未完一字而墨已罄。故書藏文者，例有一墨海，時時入筆醮墨。其墨海完全係中國製法。此亦西藏文化與中國文化有關之處。

一四九　番紙與漢紙

唐時，中國造紙法輸入吐蕃。惟蕃地無竹，無稻，無濫布魚網，無製紙原料，故製紙工業竟未發達。近世西康書寫藏文所用之紙，概自稻成縣境輸入，係一種構皮所製，厚如銅錢，恰似內地構皮紙十張粘

合而成。其製時提取纖維不純，雜有十分之六以上之非纖維組織在內，故質甚硬，只適於書寫藏文。

現時凡有漢人居住地方，皆有漢紙，概自四川之夾江輸入。紅紙用爲對聯，白紙用寫公文，消費最大。亦有信箋花紙之屬，與裱成之對聯。初藏漢人用之以漢紙薄，常不勝行範，故番人不用也。嗣有漢官所發藏文公文，試以漢紙書之，漢紙綿韌，並不破裂，且質色較番紙精潔，於是漸爲番民嗜用，現康定境內，番紙已不甚通行。

由康藏文具，亦可見吐蕃文化與中華及印度之關係。筆仿印度，字形之制作仿印度故也。紙墨仿中華，字形未改革前，原遵中華法也。

一五〇　藏文字典

西藏無字典，學者求知，專憑記憶。彼係拼音文字，而語文又差能一致，故無字典，亦無礙於學問也。惟外人治其文字，因無字書，倍極煩苦。中國治理西藏二百餘年，從無一人研究藏文，更無一人編纂字典，深可嘆矣。趙爾豐經營川邊，延四川文士岸研吳樹猷等，於巴塘開學務局，編有漢藏合璧一種，乜列漢字，下注藏文，刻墨印刷成書，即最初之漢藏字典也。惟其時在學務局者，皆不通藏文與番語，但將漢字編韻排列，倩通事解釋其義，合通藏文者譯之。其文曰：「天地人物，你我來去，日月星辰，雨雲光明，吹

打……』云云。敍字方法，雜亂無章，不惟番人無法應用，卽漢人亦不便檢查；且如『光明』等字竟缺藏文未註。趙氏敗後，其書卽廢。

於時英人達斯〔Sarat Chandra Dass〕已著有藏文字典，用藏文字母編次藏字，而以英文註之。又有查理貝爾〔Charles Bell〕者，當英軍未入西藏以前，卽來西藏南方之大吉嶺咯林邦等處，研究西藏語文習俗，凡三年之久，（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亦著有英藏字典，其後受印度政府委任，數度入藏，先後與班禪達賴接洽，均極受優禮，以其熟習西藏語文情俗故也。英人之經營西藏，實蔚渠爲主要線索。與藏人接觸既頻，藏文程度愈高，復於民國七年四月，請假一載，退居大吉嶺訂正所著藏文字典，爲第二版，並所著西藏文法一書，寄付倫敦印行。此書收字甚備，考訂甚博，詮註甚精，雖西藏碩學高僧，不能及也。近世英人之入藏者，深有賴於此書。我國人士對此，爲愧何如。若能購而譯之，亦補過之道也。

民十七年，西康政務委員會成立，祕書杜象谷，曾囑仲譯汪傑，將藏文名動各詞，寫於番紙冊上，以漢文註之，意欲編爲字典；已積兩厚冊，尚未編次，適署康定縣，遂棄其功，亦可惜哉！

一五一　藏文信札款式

藏文信札及呈文，例取長方形紙橫書之。左方與上方留地頗寬。首行書具札者姓名。次行留空。三行寫受札者名稱，其下接寫札文；但有第三行只能寫正文一二字，不能更多，故受札人名稱，常書第三行之後方。札文紙短，復接續寫某某敬呈敬上及月日等字樣；不另行，亦不空字。印章蓋於月日字上。此種款式，與吾華魏晉隋唐時之信札款式相同，亦足證西藏文明，爲吾華之所誕育也。

寫成，將紙摺疊爲一函，即以上方空紙包於外方，以火漆膠固，加蓋鐵章，以防盜拆。或不加火漆，僅書字以代之，或於摺紙外加信封紙一幅。殊無定式，惟信內必須封一哈達，不能用空函也。

尋常言事之信，上款之下，略敍寒暄，即可陳事。若對尊長問候陳請之件，則先具上款，其稱謂非常繁賾，頁末具下款。例如上書達賴喇嘛，常云：

『天生保護萬物，蔭蔽宇宙，至尊極貴，達賴喇嘛陛下黃金座前，（此句必須抵紙尾。）伏維……敬祈自今以後，俯賜保護，並祈置此祈禱於廣漠宏闊聖心之中。微末小民某某月日敬呈。』

若對平輩通殷勤之信札，則先具下款，次列上款，仍於上款繁冗稱位之下，加蓋恭維之語。如云：

『恭維聖哲足下，康健愉樂，如月之恆，如山之固；蓋仁者必壽，福緣善集，足下積德累行，如星在天，萬衆仰視，豈惟下走。叨在教下，得蒙福庇，近來事務尚無乖戾。茲有請者……………恭祝玉體

清健，頤養得宜。所望不惜珠玉，時頒教命，俾立身行世，有所遵循，是爲至祝。虔誠信足下之人某某年月日呈』

大抵番人信札，亦如其言談，多而無常，謙卑過禮，殊爲尙質民族所不取也。

同化問題

一五二 西番爲最易同化之民族

西康住民，番居什九。故西康省之能否建置，當視西番之是否易於治化而定。於此願國人堅信毋忘於下列一語：

『西番爲中華民國境內，最易統治，與最易同化之民族。』

玆請以下列各條證明此語：

(1)西康番民，性最馴。四千年來，從未與中華各民族發生戰爭，此爲其他各民族所無。(吐蕃雖曾與漢回苗族戰爭，其主動爲藏人，非康人也。)

(2)西康番民部落，原與西藏部落無交涉，亦無佛教。自吐蕃崛起，武力爭服其地，提倡佛教；康番

靡然從風，毫無扞格，雖云佛法偉大，亦康人不排斥域外文化之所致也

(3)西康部落限於地勢，歷與中華隔絕，不解中華政教。清代數次用兵，皆在西藏；西康僅供過道，而雍正劃康屬川，徵其粮賦，歷二百年，無不服者。清末改土歸流，除鄉城三岩曾經負隅外，餘皆傳檄而定。凡此，皆非武力所致，更非漢官政化所致；僅因康番和平能受不斥異俗之所致耳。

(4)自唐歷宋，番人以茶為命。運茶番商，受中國限制甚嚴：北不得過西甯洮州，南不得越碉門黎雅。華人更無入番中者。元建康藏為郡縣，暫屬陝西行省，遂有陝商入番貿易，所至娶妻生子，安居樂業。至於清世，客民益多。未聞番人有仇視漢人，拒絕人境與暗行殺害之事。此非客民品德足以服之，只緣番人不嫉視異族耳。

(5)今四川西部之天全漢源兩縣，元明之際，皆屬番地，所謂『天全六番』是也。清雍正七八年，始改土歸流。當清末世，遂已完全漢化。至今，兩縣境內所有番民，皆已有漢姓，行漢語，冒漢人，無絲毫西番遺俗存在。距改流時，才二百年耳。

(6)今西康丹巴縣與四川懋功縣，即大小金川之地，舊無漢人入境，乾隆平金川後，始設屯戍，移墾民，尚未設官興教：至今才一百二十餘年，其地番民，漢化已深：語言習俗，存番制者什四五

耳。

(7)今西康瀘定縣，原天全六番之地，雍正時未予改流，而以冷邊沉邊咱里三土司治之。然因其接近改流兩縣之故，其人自然漢化。原有各喇嘛寺，並自消滅。至清末改流時，已成純粹之漢縣矣。

(8)打箭鑪，原魚通土司駐牧地。元明之際，始受朝廷封爵。清康熙朝，西藏用兵，始有漢軍過境。康熙三十九年，平定鑪亂，地始內屬。雍正七年，始設同知管粮務。二百年來，雖設漢官，從未干涉地方政教事務；然其地番民融洽漢俗，性情習尚，均與他處大異。

(9)清代設粮台於南路各鎮，置戍守之。粮官戍卒，皆非行化之官，而沿途番民，則多已漢化。民國以來，關外多亂，巴塘理塘等處，獨能爲漢官苦守，未嘗陷失者，卽由其人安於漢俗也。

(10)甘孜鑪霍二市，皆於同光之世，始有漢官漢商。迄今五十餘年，其市場已十六七與內地相似矣。

(11)余之番婦，爲瞻對純粹番種。從余兩年，已完全化爲漢人。打箭鑪之仁欽拉姆，嫁與英人慶[illegible]易，亦然。

自六至十一，皆屬自然慕化之結果，並非有官師爲之循循誘致也。果使西康建省者，教化得宜，則十

年之內，使番民同化，易如反掌耳。

漢族同化能力向稱偉大。獷武強梁如東胡鮮卑氐羌苗蠻女貞諸族，一經接觸，即歸泯滅；況西番雍容和善之族乎。雲南士民，號稱一百餘種，在我漢族政教之下，千年以來，除回民一度作亂之外，率皆戢然向化，未有騷亂；況西康單純一致之族乎。過去西番之所以未被同化者，特以道路梗塞，漢番接觸甚稀，文語隔閡，情感不通故也。

至於西番易受約束與同化之原因，亦可得而言之如下：

(1)從未建設統一國家，一般人心目中，未有獨立自雄之偶像，故亦無其願望。

(2)喇嘛教旨和平融洽，民袍物與；不含褊狹之民族主義，與排外思想。

(3)地曠人稀，一般衣食有餘，無生存競爭之激發；故其性寬和雍睦，虛懷能容。

(4)中華文化高於彼輩，又復富庶強大，隨處皆足以啓其豔羨傾慕之忱。

一五三 同化番族之必要條件

余研究同化番族問題，閱二年餘，微知其必要旨趣。條舉於下：

(1)改良譯政，溝通言語。（參看一五四至一五七節。）

(2)對徙番漢調劑情感。(參看第一五八至一五九節。)

(3)提倡雜婚，融和血液。(參看一六〇節。)

(4)獎勵佛學，馴擾性情。(參看宗教篇。)

(5)改良吏治，誘進慕化。(參看吏治篇。)

(6)開發產業，促成合作。(參看產業篇。)

由此六條原則可以產生多種方法，閱余書者自能得之，無庸更列於此。

一五四 過去溝通語言工作者之失敗

趙爾豐既定鄉城，決將川邊改流建省，作爲經營西藏基礎。光緒三十二年，回川籌備川邊建設事宜，尋奉命代理川督，至三十四年，始復出關。趙於代督期內，開辦藏文學堂於成都，徵調各縣俊秀生員八十餘人，學習藏文。兩年畢業。調赴巴塘，開學務局，以井研文士吳樹猷主之。創辦各縣初級小學二百餘所，衝要之處皆派藏文學堂畢業生員爲師，欲收用夏變夷速效。詎各藏文學堂畢業生，大都祇能書寫藏文字母，與單簡語句；對於藏語及較高藏文，俱屬茫然；徒尸師位，並不勝任溝通語言工作。趙欲使番童皆習漢文漢語；各教師即以漢文識字強迫注入番童腦中：苦教數年，番童茫然不解所謂，紛紛逃

去。惟少數洪壩兒童在校受學而已。趙氏功令森嚴，責效甚切；各校率粉飾成績，以蒙蔽之，趙常在軍中，亦無從攷覈也。民元亂後，學校大半停閉，番人亦無解漢字者，惟巴塘一隅，教師較良，漢人亦較多，至今能爲西康人文較高之區云。

民國元年，尹昌衡以四川都督自動經略川邊，復於成都開辦殖邊學校一所，招收四川俊秀之士，教以藏文與墾殖之學。一年後，尹受調入京，殖邊學校亦即合併於農業專門學校。其時學生之藏文程度，僅能寫讀字母而已。

民十七年，劉文輝接防西康，銳意邊事，復曾於成都開辦邊政訓練所一班，八個月畢業，以藏文語爲主課。畢業之後，分發川邊各縣爲佐治委員，以資實習。原擬俟其熟習邊情，諳練藏語後，即以西康行政人員補用。殊因爲時太短，畢業各生，能粗解藏文語者，不及半數；既到邊地，仍不能與土人直接通意。後皆無有發展，紛走他途去矣。

夫成都學習藏文語，無論無良教師，即有，亦屬「一傅衆咻」，不能有成，固必然之事也。誠欲消滅西康行政上之困難，與漢番間之隔閡，固非使邊區行政人員通解藏語不可。惟此種學校，必須設於打箭鑪以西，番人萃集之地，始多有練習機會，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若設於雅州以東，成都重慶，甚至南京北平等處，則徒耗金錢，誤子弟，不能絲毫有益矣。

一五五 培植譯材之必要

余擬西康建省計劃（未發表），譯政條云：

『西康住民，土著十分之九，漢民不及什一。土著能解漢語者，千不得一。漢官能解番語者，竟未之聞。官民土漢，情感不通，一語之微，必待翻譯。而舌人又皆不通文字，每有條教號令，民間詞訟，皆須加僱通曉藏文之番，以助轉譯。習慣稱舌人爲通事，轉寫者爲仲衣。如發一諭單，須官吏起稿後，以其意向通事解釋，通事再致其意於仲衣，仲衣再寫其意爲藏文，而後封發；其濡遲多誤，可以想見。況此輩多屬亡命無賴，惟利是圖；當面欺蒙，官莫能察。因其近官，能禍福人，人亦莫敢告發。以此，百弊叢生，政化俱阻，雖有賢守令，亦無所展其長矣。當爲七年蓄艾之計，應於新省會，開辦譯材專門學校一所，招收內地中學畢業。淳謹敦厚子弟，特施訓練，使通藏文番語，並培養其經邊之道德與常識；三年學成，分發各縣，見習吏事，助理譯務，以資閱歷；每年考核一次，成績佳者，即以行政官吏補用。如此繼續開班，以漸汰去舊日惡劣譯人。期於地方官吏，能與人民直接言語；庶幾下情可以上達，上恩可以下沛，官民和輯，政化易行也。』

此計劃分條陳當局，因軍事倥傯，擱置未用。然余甚盼國人注意於此，當局早日採行之也。

一五六 通譯舞弊記事

相傳：趙爾豐在康，罵某番酋云：『忘八蛋。』番語：『把娃』爲狐皮，『頓』爲七。通譯因語番酋云：『大帥叫你繳七百張狐皮銷案。』蓋趙以事遣此通譯他去，番繳狐皮來，他通事不解，而語趙，趙杖斃前通譯。蓋番人與漢官對面不能達情，通譯當面揖索，毫無障礙。番人見漢官只知要錢，故呼爲『漢叫化子。』其實官吏亦有賢者，不要錢；通事盡藉官要錢耳。

余前次出關，在鑪雇通事時，人皆以此爲警。余謂視察非行政官可比，且監督嚴，不使有舞弊機會。雇得李國琳一名，住巴理塘甚久，官話純熟；惟有煙容，自云『不吸煙，病耳。』月薪只要十二元。出發日，懇云：『母老子幼，祈發足三月薪贍家。上路後，飲食烏拉，皆仰於主人，不需錢。』與之。上路後，覺其煙癮甚大，日費不少；慮其窮迫擾民，議日教藏語一小時，加月薪四元；責其安分。其後漸覺小有不法，輒嚴責之曰：『此次出關查弊，事事須示人軌範，不能稍有劣跡，貽人話柄。』該通事唯唯，若甚明白。其後或受責，必先舉此數語以對。又自述其親老家貧，有財產在巴塘，道遠不能自達；此次附載得往，惟恐沿途有過遭革云云。余以爲情誠如此，防閑較疏，但日責其廉謹而已。行至鑪霍，未覺有事。七月二十五日，訂往泥壩鄉考察烏拉已集，忽接道孚來信，謂該通事在道時，妄云視察員有急差赴鑪向候差房爲開煙館

之耿少坤冒支烏拉一騎，因在長壩春與首八爭鬧還兇發毆，請懲戒該通事。當將其移交鑪霍縣署，拘押待審，另調縣署通事同赴泥壩。歸已夜深，往縣署假刑具，張知事云：『此小事耳。渠近向五區番保正索馬腳四十元，又向喇嘛擡索銀若干秤，皆云係委員要，道孚有前例云云。兩處不給，且日日向之催討。』余聞說氣極，當將該通事鐐拷收監，擬集上紳訊明重辦。甫歸寓，又接道孚歐知事少什德與來信，謂『該通事在道時，藉案擡索喇嘛寺藏洋三十元，致道孚物議沸騰云。』先是道孚靈雀寺於辛亥年結五區番民叛變。已另有記。尹經略招安後，未予深創。該寺喇嘛，由七十人漸增至二千餘人。仍受五區百姓敬戴。主僧奔龍佛都督，驕橫不法，蓄意排漢。近年私自點團，強迫百姓購槍，隱有抵抗官府之勢。寺外楊柳林河壩，經辛亥叛變，充為官產，招客民周兆熊等十餘戶領墾，已十餘年。奔龍忽倡言收回，迭各墾戶喀帶一條，茶一包，即為收回代價。各戶畏該寺者，次第送地還寺，惟周兆熊等十餘戶不從，訟於官。歷奉上憲批責喇嘛寺，該僧等悍然不顧，威逼日甚。知事歐萠杉，苦無兵力，但能宛轉開導，勸墾戶議價售賣；寺僧又只出時價百分之一二。墾民危甚。余至泰甯已聞之。抵道孚，周兆熊率先來訴。余假法神言，召全寺大喇嘛與當事僧侶至，反覆說明地無收回之理，宣示軍部治邊好意，謂如敢再言收回墾地，即當移軍一營駐此，保護墾務。最後謂該寺前次叛亂，尚在追究中；今日寺僧既自云非昔作亂舊侶，則寺故僧所管產業，現在寺僧不得指有已有。從晨至午，反復開導，寺衆頗知畏服。因商歐知事，會銜召集兩造，

與番漢保正，於七月十八日訊結此案。蓋欲嚴重宣示政府威德，折服夷心，而俾知事判結也。屆日寺僧託故不肯出庭，着縣署通事催之再四。但請緩訊。余已定翌日赴鑪霍。慮行後該寺仍不受縣署判斷，乃命其具結息爭，靜聽訊結。縣署通事羊馬扎西云：『乞與委員通事同往。』許之。旋結具來，遂未庭訊而去。及是，始知該僧等之不來，實李通事教之也。余初固慮李通事翻話不忠，故凡對寺僧談，皆用羊馬扎西譯，李通事無隙可入。臨傳前二日，寺僧尚來催請早結。已而李以予與知事商語告僧，教其勿出庭受辱。因謂送委員三十元，可免出庭。僧輩與之，以為可無事矣。臨審日晨，李通事譯陳寺僧委曲，求緩期。余大怒罵出。後着羊馬扎西傳僧不至，羊蓋已知不至之由，故求與李同往。同往而結至，不知該通事係如何措詞。及是開知，深恨數日脣舌，壞於垂成。又疑有受他人銀錢事：拷問之，具吐其實云：受周兆熊六元，姜保正三元，劉某三元云云。當夜，曹委員自道孚來云，『道孚人言：軍部派出人員，亦受贓賄。』小人之壞事，竟至於此。可恨可嘆。翌日，借鑪霍大堂，當衆審訊。打穿兩腿，託張知事押赴道孚；函託歐知事集衆審訊，追還原贓，重笞二千，以謝番民，再押送康定縣獄待余等視察回康時，飭明在康丹有無弊事，再行擬辦。（先是，余往鑪霍寺詢朱倭賠款，數日，還通事便往索賄。該寺一大喇嘛識漢語，知余等意甚清正，以告知事，李通事由是敗。）余每至一地。必勸番民學漢語。以防胥吏播弄之弊；每舉此事為證，番民皆感激。

一五七　陝商之藏語教本

「漢人入」番地者，三五月後，自能漸解番語，不必有人教之。若果有人教導，則一年之內，卽能作一切語。教授番語之法，政府從未講求，平民自無暇研究；惟陝西商人，爲收買土貨便利起見，曾編有漢番對譯之韻書，使學徒唸之。學徒熟讀後，漸與番人言談，糾正讀音，練習語法，數月之後，便能勉強與土人對話；是誠最切實用之番語教科書也。余初至鑪城，卽聞有此書，遍覓不得。或傳其爲趙爾豐所編，巴塘始有售者。後得趙時學務局職員詢之，則趙時所編，爲漢藏合璧之字書，（詳一五〇節）非教番語之書也。最後得邊地老軍人問之，始知此書爲鑪城陝商所編，幷無印本，各商輾轉抄寫，以教學徒者也。幷傳其文云：

『天叫朗，地叫撒。驢叫孤日，馬叫打。
酥油馬（去聲。）鹽巴擦（上聲。）大人鬍子喀蘇嗯（上聲。）
却是你，可是他。喝茶槓統，飯嗯媽。
來叫火，去叫熱。（入聲）糌叫白米，漢叫甲。
……………………』

大抵其書每三四句一韻，隨意雜湊，並無定敍。其用在幫助記憶名動各詞。蓋漢字讀音，隨處不同，且皆難與藏音吻合；故漢字註音，斷難正確。讀此書者，以韻叶音，則能得其七八；再與土人談話匡正，即可得其什九；於是名動各詞，記憶大半，通辭達意，自無大難矣。

憶前清末年，國人初學英語者，以上海洋涇浜為最普遍；即因此處商人，用「來叫坎門去叫果」等韻語授徒，能促英語之速成故也。其讀音甚劣，常為教會中人所笑。「洋涇浜英語」一語，殆成發音醜劣之代名詞。然上海商場英語之普及，洋涇浜實居首功。蓋凡兩種語言接觸初期，藉韻言以資會通而助記憶，實為最妙之法。假使有人將陝商此種韻言，集合整理，印書發行；余知其造功譯政，亦將如上海之洋涇浜矣。

盛繩祖藏衞識略，亦曾取藏語四百六十三字，分天文、地理、時令、人物、身體、宮室、器物、飲食、衣服、聲色、釋教、文史、方隅、花木、鳥獸、珍寶、香藥、數目、人事十九門，上列漢文，下以漢字註音，以饗世人；然數百年來，并無一人餐其實惠。蓋其次字零亂，復無音韻；讀者漫無把握，尤難記憶。此盛氏之書所以成為廢紙，反不如陝商陋法能濟實用也。

一五八　民族混居之效果

清末民初，藏人迭與中華爭界，曾謂番地東抵印州，此非無根之說也。唐宋中國衰亂之時，番族確曾佔領松茂黎雅之地。明末清初，四川遭流寇之亂，千里無煙火；番族東徙，確曾到達印州。崇慶州志載西北某山寺，清初爲番僧卓錫之所；故志中有大寶法王志傳等文。天全六番，雍正始經改流。則四川西部，清初固皆番族也。今則大渡河以東，建昌道屬地，已無番人遺俗。大渡河以西，折多山以東，北至松理茂汶之地，雖有番族，亦皆漢化；西人遊歷考察者，率皆認折多山爲漢番界限。二百年中，此部番民，同化如此之速者，漢番混居故也。天全六番之地，因茶運與工商業關係，漢番混居最速，故其同化亦最完全。松理茂汶之地，不當主要商道，漢人深入者少，故其同化亦較緩。黑水一部，爲漢人從未入境之區，故至今強頑，儼如野番。大渡河流域，大小金川魚通孔玉田灣一帶，乾隆以後，始有漢人移住，故其同化程度又較黎雅爲淺。關外自乾嘉時，於南路各城，設官戍，漸有漢商；老兵，滯吏，落業安居者亦漸多，故巴塘理塘一帶，饒有漢俗。民元以來，川藏軍商交通，傾注北路；南路各城，險遠隔絕，殆爲邊府所棄；而巴理一帶，始終傾心內附，從未失陷者，番民多已漢化故也。

是故，同化番族之捷徑，莫如移民實邊。

一五九　番人觀光之效果

漢族，東亞一大冶爐也。東胡鮮卑女貞韃靼羌氐番苗諸族，一經侵入，悉被融化。四千年來，事例重疊，不可勝引。常見西康士酋，有曾遊歷中華者，其慕化之心，即較他人濃厚十倍。即其親近族屬，亦有同感。故若能設法誘致番民中堅份子觀光內地，亦爲同化番族之良法。余視察西康回省，曾條陳誘致番民觀光辦法三種，適因大白事起，擱置未行。茲附原文如下：

『康地閉塞，民如井蛙，力能團結數百千家人者，便自詡爲亙天蓋地之大勢力，動輒跳梁抗官，發生擾亂。如德格土司所轄，不過差民一萬餘戶，相當內地一縣，地面則約當一府，其人便自詡『天德格地德格。』他如鹽井之貢噶，木里之項、喇嘛，以及其他關外各縣之村長頭人，殆莫不具如此氣概。嘗有番民自京滬歸者，爲言中國之大，漢民之衆；彼輩皆捧腹大笑，斥爲譌言。惟明正土司屬地，接近川境，常有商人來容，歸言漢地局而；故其人咸信漢人爲不可侮；全康區中，惟此部最馴易治。又如孔撒女土司西姒，幼時亦曾隨貢使入川，後爲土司，雖勢力膨大，氣焰飛揚，而對於漢官，則始終尊敬，不敢作亂。可見誘致番民入川觀光，裨益政治，非常偉大。誠以漢番語言隔閡，文野懸殊；若以口舌文告宣傳威德，固莫若使番民自行宣傳之爲愈也。茲對此點，擬有辦法三種：

（一）每年春季，於成都勸業會場，特闢康藏商館；先於冬季，通令西康各縣，各派商人二家以上，運其土產，來會傳賣。特准鑪雅各關，免稅一馱。抵成都日，仍設招待所，供給酥油糌粑通事譯之

屬，使勿感飲食起居之苦。會畢，購買綢緞洋貨回康，仍予免稅。川康奇貨，因彼此不知而不流通者甚多；番商在康區社會地位甚高，如此辦理，不但可使其人回康宣傳威德，且使川康貨物藉是暢通，裨益稅收，尤非淺鮮。

（二）於軍部創設惠來學校，通令西康各縣，保送頭人子弟四名以上，來校讀書；授以漢語漢規，科學常識，中國地理之屬，全用藏語藏文教授。每日上課三四小時，餘時導觀軍營官署工廠街市等偉大處所。秋季開學，及春而散；使無受溽熱，不生厭畏，則下期更易招生。此等學生回縣，即以頭人敍用；原是番地貴族，民意不致齟齬；既為漢官學生，更能虔誠向化。數期之後，利不可言。

（三）邊民有叛逆行為者，經平定後，無須盡誅。擇其豪強，押解來蓉教管；以罪輕重，定時久暫。教管期內，仍施前條待遇。期滿釋歸，必不復反；抑可以其所遭，警告他人。」

行此三法，可使西康永就治範，無杌隉憂。惟番民皆信成都劇熱，至者必死，以是多裹足不來。實則西康氣候，去成都亦不甚遠；川人可至南洋，康人何不可以來川。其所以往昔番民來川多染瘡癘至死者，只由未種痘故。如於鑪城為入川番民設種痘所，亦以政治勢力強迫之，當無不來矣。

一六〇　扯格娃

番語，漢父番娘所生子女曰『扯格娃』。漢族遺傳力較番爲強，故扯格娃之性情體格，恆七分似漢，三分似番；其學習漢文漢語，亦特容易。現在康藏担任通司翻譯之人，什九皆扯格娃也。

西番視漢人甚高，自視甚卑。扯格娃旣屬漢番混血種，自較純粹番人高出一等。其對漢人談話，每自介紹於人曰：『我扯格娃也。』其能熟習漢語者，則竟直認爲漢人。眞正漢人又多輕視之，呼爲『老扯』。

西人研究西康民族者，大都以扯格娃作爲漢人計算。今世留學平京之眞正西康學生，殆全屬於漢番混血種；吾人試與接觸，必不能遽判其非漢人也。是故同化番民最妙之法，莫如提倡漢番雜婚。現在西康住民，什八九爲番，什一爲漢人，百分之五六爲其他民族。漢人之中，什九爲扯格娃，什一爲純粹漢人而已。

一六一　同化定律

牛頓之萬有引力定律云：『兩物體間之引力，與其質量爲正比例，與其距離爲反比例。』兩民族間之同化關係，亦正如此，余故摹擬前語，創爲同化定律云：

『兩民族間之同化力，與其文明程度爲正比例；與其距離爲反比例。』

漢族同化能力，夙稱偉大，附近民族，莫不受其陶鎔；獨彼西人東來，未被同化，漢族反有同化於彼之傾向；而歐西政府，卒亦不能同化我海外僑民者，似皆可以此定律解釋之。其他例證殊多，無庸悉舉。然則漢族同化番族之難易，亦即可以此定律推而知之矣

余查番族文明程度，適足與我族周秦之際相當。（參看下節。）換言之：即我族較之番族，先進二千二百年。此番族所以易受我族同化之故耶。然而數千年來，番族竟未受我同化者，交往斷絕距離太遠故也。（謂人的距離，非謂地的距離。）

一六二　古風

文人慕古者，常憾不見上古時人。誠欲見之，則莫如到邊地去。今日康地之社會民風，除多一喇嘛教外，殆無不可以先秦舊俗況之也。茲試舉其最著之點：

（一）人性質樸（已詳八十一，至八十八節。）

（二）萬國分理。　詩書所載，動稱萬國。其實當時中國不過今齊豫燕趙蘇皖川楚陝廿十省之地，分成萬國，每國應祇佔地一縣之十一而已。即如春秋可考者：亦百餘國，鄭衛鄒莒，約只當今一縣；其他不入紀載之無名小國，小更可知。然而各國諸侯，無不妄自尊大，殘虐其民。今日西康，正復如此。從前

雅州府轄，共有十八大土司，一百二十餘小土司。卽現漢官治管之十五縣內，亦尙有諸侯式之土頭人百餘家。其貴踞殘虐，正與殷周世之諸侯相同。

（三）、均田之制。均田之制，漢以後儒穿鑿附會，實未得周官眞解。今日西康番民，其莊房田地，受於官司，不爲私有，亦不准買賣分析，是眞井田之遺法也。又土司頭人，有湯役田，打役田，烏拉田，皆由其百姓當差耕種，卽公田也。又有土司賞賜頭人之私田，則湯沐邑之遺制也。

（四）、階級制度。西康番民，階級之嚴，與周世正同。土司之子恆爲土司，頭領之子恆爲頭領，百姓之子恆爲百姓，奴隸之子恆爲奴隸。惟同階級者始得聚發，得通婚姻，異階級者則斷不能。例如土司，雖可以隨意召幸下級婦女，土婦亦可畜下級男子爲面首；但正式婚姻，名義夫婦，則不能不求於土司家。番人贊美婦女，必先舉其世族；頗有「齊侯之子……邢侯之姨」之概。

（五）、嬪媵之制。土司娶婦，女家例有若干婦女賠嫁，或爲其親戚婦女，或爲其小娃子。頗似周制之嬪媵。

（六）、奴隸之制。康番貴族，收買下級百姓爲小娃子。小娃子與其子女，皆爲主人私產，生殺去留，婚配職業，皆由主人主持。卽我國古代奴隸之制也。

（七）、嫡子庶子。番以正配之長子爲嫡子，襲爵位，承財產，餘子並聽其自謀生活。顯然與古昔

嫡庶之制符合。祇女子贅壻，亦可承嫡子之之、則非古矣。

（八）賦稅徭役。康番有米粟之征，力役之征。部落戰爭或犯上作亂，皆徵兵於民，軍械馬匹粮秣，皆百姓自備。全是周官遺制。

（九）衣服裝飾。番人冬裘夏褐，圓領大袖，束帶垂紳，蓄髮辮髮，種種形飾，皆具古風。尤奇者：家有褻衣，長一身又半，晝可服禦，夜以為衾。男女皆戴耳璫，掛匕劍，雜佩琅璫，行步鏘然。無一非古制也。

（十）席地枕肱。我國古無桌几床榻，坐臥飲食，皆藉地面。寢無枕褥，曲肱而枕之。今日康番完全如此。

（十一）迷信巫覡。邊民病不求醫，求於巫覡，或於喇嘛。歲之凶豐，軍行進退，皆倩術者占卜祈禳之。我國古時，巫醫並稱，國君皆有大巫，正同此俗。

（十二）燔燎之祭。我國上古以燔燎為大祭，近世祀孔猶行之。今番人祀神，亦不用香帛紙燭，惟取矮檜枝焚之。大祭更有燔燎大火。又祀神不用雞豚，而用牛羊，亦太牢少牢之制也。

（十三）淫亂之風。東周桑間濮上狐綏抱布之謠，孔子刪詩，不能盡削。至如邱明所記，上蒸下報，姊弟翁媳相通之事，多不勝舉。今日西康社會中，此皆尋常事耳。男女相悅，不避父母；得通貴人，且必誇耀於衆；母有外遇，其子證之，未嘗有忸怩色，頗有『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之概。至於淫娃蕩婦，隨處

目成，報李投桃，攜手唱和；則東門同車之風，宛然在也。

（十四）歌謠之風。行邊地者，隨處得聞唱歌。番人行路，目有所見則歌，心有所念則歌，情有所適則歌。歌無定詞，隨意長嘯，雖街市稠人亦爲之。我國古詩數百章，實皆民間隨意謳歌抒情之作耳。

（十五）板屋茨牆。康地無茅舍，亦無瓦屋；十一二用木板或石板蓋屋，十七八於木上築土爲平房。又其農耕之圃，護宅之籬，皆砌石埂，而樹茨薪。詩云：『在其板屋。』又云：『牆有茨，不可掃也。』其是之謂歟。

康輶紀行云：『蕃人有合古者數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按：謂衣前圍方裙，卽古之芾也。）蕃僧見人，必以哈達；卽古之束帛，二也。蕃人見官長，必僂背旁行；卽古一命而傴，再命而僂，循牆而走之義，三也。長官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求諸野，不其信乎。』

一六三　七筆鈎

康定武侯祠有石碑，鐫前清果親王七筆鈎詞。果親王於雍正十二年，奉詔送達賴喇嘛自泰甯回藏，以此過鑪。其人好弄文，康定泰寧與化林坪小天都等處，皆有其遺墨。七筆鈎係譏鄙番人游戲之作；文雖鄙俚，亦可見當時中國官府厭薄邊地，輕視番族心理之一般；亦卽足見昔日官府之無心于同化

工作也。其詞云：

『萬里遨遊，西出鑪關天盡頭。山徑雄而陡，水惡聲似吼。四月柳條抽，花無錦繡。惟有狂風，不論昏合晝。因此把萬紫千紅一筆鈎。(詠景物)

『出入驊騮，慣做君家萬戶侯。世代承恩厚。頂戴兒孫有。凌閣表勛猷，榮華已夠。何必執經，去向文場走。因此把金榜題名一筆鈎。(詠土司)

『蠻寨圈中，人住其間百尺樓。遍地喪家狗，滿屋屎尿臭。亂石砌牆頭，彩旂前後。經幢標杆，獨立當門右。因此把雕梁畫棟一筆鈎。(詠番屋)

『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白雪堆山厚，盛夏涼風透。紗葛不須求，氈氈耐久。一口鐘兒，哈達當胸扣。因此把錦繡綾羅一筆鈎。(詠番服)

『客到不留，奶子熬茶敬一甌。蠻漉青稞酒，糌粑拌酥油。牛肘與羊腿，連毛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把山珍海味一筆鈎。(詠飲食)

『萬惡光頭，鐃鉢喧天不竟休。口唸糊塗咒，心想鴛鴦偶。兩眼黑油油，如禽似獸。偏袒肩頭，黑漆鋼叉手。因此把三皈五戒一筆鈎。(詠喇嘛)

『大脚了頭，辮髮蓬鬆似鬼蔬。細摺裙兒縐，半節衫無鈕。褪褲不遮羞，春風透漏。方便門兒，儘

管由人走。因此把禮義廉恥一筆鈎。（詠番女）

下編　漢族及其他各民族

客民來歷

一六四　居留西康之漢人

西康人口，原無統計，各縣粮册所載，亦不過就案定支差粮戶言之，並非戶口確數。卽如康定縣粮、册所載，鑪城才二十戶，實則有一千餘戶之多，是也。余已於上篇第六節估計全康三十二縣共有番民六十八萬二千餘，漢民一十一萬五千。除瀘定全屬漢人不計外，其餘各縣，約有漢人四萬五千人。扯格娃作漢人計算。此四萬五千人之職業分配約如下表：

行政官吏，（非定住，）	六〇〇人。	（川人最多，湘人次之。）
軍人，（非定住，）	八，〇〇〇人。	（現在全屬川人。）
胥役，（半定住，）	一，四〇〇人。	（多屬川籍。）

商賈，（半定住） 一，○○○人。（陝西籍最多川籍次之滇籍又次之。）

墾民，（定住） 二○，○○○人。（多屬川籍。）

木工，（非定住） 二，○○○人。（殆全屬四川名山人）

其他剃頭縫紉金工採木背塔苦力等， 三，○○○人。

其地域之分配約如下表：

打箭鑪市， 一四，○○○人。（商民約三千八百人，官吏胥役二百人。）

康定縣， 五，○○○人。（瓦斯溝最多，孔玉魚通次之。）

丹巴縣 五，○○○人。（章谷屯故地最多。）

南路三縣雅江、理化、巴安、 八，五○○人。（巴塘市最多，理化雅江二城次之，沿大道各村又次之。）

北路三縣道孚、鑪霍、甘孜、 三，○○○人。（道孚泰甯鑪霍三市最多，甘孜與沿大道各村落次之。）

其他各縣 一，五○○人。（鹽井最多，九竜次之，陷藏各縣最少）

軍隊 八，○○○人。（現在德格白玉鄧柯最多約四千人。）

其徙入時期之分配如下：（生於西康之漢人，仍從其初徙之遠祖計算。）

元代，（一二○○至一三○○年） 三○○人。（多屬陝籍商人。）

明代，（一三[illegible]至一六五〇年）七〇〇〇人，（多屬川籍商人，僅在大渡河流域活動。）

清之初世，（順康雍之世，）（一六五〇至一七五〇年）三，〇〇〇人。（多屬川籍軍人，僅在打箭鑪及泰甯一帶活動。）

清之中世，（乾隆至咸豐，）（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年）一六，〇〇〇人。（川籍軍人商人鑛夫，始在南路沿線及金川各地活動。）

清之末世，（同光宣三世，）（一八五一至一九一一年）二一，〇〇〇人。（巴塘鑪霍甘孜理化等處漢人激增。）

民國以來，（一九一二至今，）四，〇〇〇人。（川籍商人增加。湘藉軍人官吏，亦以此時爲盛。）

其省籍之分配如下：

四川人，（川北人最多，川南次之，川西爲少，川東絕無。）三四，〇〇〇人。（墾民最多，其次爲軍人與官吏，又次爲商人工人。）

陝西人，七，〇〇〇人。（商人最多）

湖南人，（多於陳遐齡主政時徙入。）一，〇〇〇〇人。（軍人與官吏爲多。）

雲南人，　二，五〇〇人，（商人爲多）

其他各省人，　五〇〇人，（軍人與官吏）

此種估計雖非精確；要其相關各項比率，必可保無大差矣。

參看西康漢人分布圖

一六五　陝人入康小史

漢族入康，以陝西人爲最早。大約始於元世。元以前，漢族未曾管理康地，雖白狼曾入貢於漢，附國曾內屬於隋，實皆其使臣自來沿邊請朝，中華未嘗有使節往報也。元世祖綏撫吐蕃，置爲郡縣，於是西康之地，東包黎（今漢源縣）雅（今雅安縣）碉門（今天全縣）魚通（今康定縣）北至青海，俱屬陝西行省。中國令教士會朝貢，皆由陝西官府辦理。遂有陝商，因緣政治勢力入境貿易。番地商業，以茶布爲主；商場原在黎雅碉門魚通一帶，屬四川西境。唐宋之世，其業爲川商所獨擅。但其時互市之法甚嚴：番漢商人，皆不得出境；雅黎碉門三處，爲規定市場，番不能踰此而東，漢不能踰此而西。故交易數百年，番不知有成都，漢亦不知有打箭鑪也。元世既以黎雅隸屬陝西，內外之限由是打破。時則川省當劇亂後，（宋元之間，川省大戰連數十年，殺戮慘酷，千里絕人跡，爲四川三大浩刼之一。）人煙俱絕，百

業凋廢；陝籍商人，遂代川商而興；番漢互市之所，亦由碉門西移於打箭鑪。八十年中，鑪城突出小村，成爲巨市；商業霸權，全在陝人掌握。明玉珍據蜀，撫定雅黎諸州，西及番地。洪武定蜀，復將此帶劃屬川境；曾派漢官至鑪，招撫近邊諸番部。永樂之世，錫諸土司名爵，受其朝貢；川人始漸知入康經商。然其進展甚緩，直至清初，商場地位，尚不敵陝人之百一也。

遠道經商，爲山陝人民之特長。其在西康也，除元世以西康劃屬陝西，曾發生政治關係外，一切未蒙官府絲毫保護；而其資本數額，隨年俱增。現在全康商業資本十分之五爲陝商所有，其四爲番商所有，川商僅得十一而已。陝人營業獲利後，輒於寄回子金之際，招其鄉人；源源而來者，至今猶未止也。

〔附一〕元代劃西康與雅黎碉門屬陝西行省之原因：

元世祖平大理，係自陝西河州進兵，經松茂雅黎所屬之地，南度金沙江而至雲南，便以軍威略定沿途諸地。故其後以河州松茂黎雅屬陝西者。若雅州以東之四川地方，則後十餘年始爲別軍撫定也。

一六六　金川屯戶爲移民之佳例

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之地，歷爲番族聚居，曰金川部。隋唐宋之世，爲羈縻州。明世曰金川寺，爲喇

嘛治區。明末，分爲大小金川二部，各有土會。清初投誠，授職爲大小金川土司。乾隆十三年與三十九年，兩度用兵金川，番民頑抗，苦戰數載，誅殺如麻。四十一年，兩金川平定，設阿爾古美諾二廳治之。四十四年，併爲懋功廳，轄懋功撫邊章谷崇化綏靖五屯，以兵戍之。時則番民死亡殆盡，番寨空閑，沃野荒蕪，軍糧空乏，籌秣艱難。乃自內地招民領墾，建設市街，獎勵工商。蜀西平民相率而至者，次第佔領河谷低處宜農之地，升科納賦，娶妻生子，是爲客戶。屯戍之兵，久留無事，復漸娶妻領墾，化爲粮民，是爲屯戶。其後逃亡諸番，漸次歸誠回籍，則肥沃之地，已爲客民佔領，乃退於高山瘠土，重建村落，是爲夷戶。初時客強主弱，漢夷相安。相處日久，夷漸驕肆，社會不寧。時則屯區軍卒，已無武備；乃復自保縣（今理番地）分移上孟下孟九子三營營兵，加戍金川（大約在嘉慶時）以資鎮攝。迄於清末，三營戍兵，又循前例化爲墾民，是爲營戶。因其後至，所佔墾地，又較夷戶爲劣。今西康丹巴縣之六屯三營地方，即昔日之章谷屯地也。茲列余民十八年調查此區民戶表如下：

族別	區劃	轄地	團寨數	大概戶數	來歷	首領
	上甲屯	卡埡山，卡埡橋，約咱街，	二團	四十	乾隆金川之役番人逃亡亂定	每屯
	阿娘屯	阿娘砦，阿娘溝，班古，關州，	二團	四十	招民領墾分地調練以備夷稱	設一

漢戶	六屯	墨龍溝屯	墨龍溝，	一團	二十	兵六屯設屯官於章谷（即今丹巴治）治之（常時共設懋，撫，綏，崇，章，五屯官各有轄地）	保正隸於區長，保正下分設團首
		核桃坪屯	核桃坪，翁古街，喇嘛寺街，勒衣，	四團	七十		
		黑風頂屯	黑風頂，火龍溝，	一團	三十		
		下甲屯	三岔溝，一支硐，太平橋，	一團	三十		
	三街	約咱街	約咱街河壩之南	一團	一十	乾隆置屯之時復修三街招商居住以通有無各街設一汛有沿河沃土為兵地佃人耕種以租養兵民國廢汛併入六屯	隸上甲屯
		翁古街	亦名半扇門在石家溝口	一團	二十		隸核桃坪屯
		喇嘛寺街	在火龍溝大喇嘛寺對面	一團	一十		
	三營	上孟營	丹札山下卡爾金		三十	乾隆末年屯兵單弱不通夷語特調保正三營兵共六十名屯駐此地以通消息其地瘠寨不能養每年由保縣給餉十四兩濟之今夷為民戶	每營設團總一人屬於區長
		下孟營	牧廠溝左右		三十		
		九子營	丹敢山下部		三十		
夷戶	二七司	宅龍上守備轄戶	上勒丁，斯交，約咱，下宅龍，吉爾目，丹札山，丹敢山，	四寨一土署	二百	清中世土司雍某從征以功蔭二字世襲守備千總准率其民開墾六屯餘地	土守備雍天順
		宅龍上千總轄戶	上宅龍，各樂寨，三木札，大石寨，（半屬懋功）	三寨半一土署	一百	千總原無轄戶八角亂時守備附逆千總及不附逆者脫離守備自為一司	土千總雍鶴齡

懋功撫邊崇化綏靖四屯，現屬四川懋功縣，設一縣治與三屯長治之。其人民風俗情形與丹巴六屯相似。其地與丹巴縣在同一之天然區域，具同一之歷史沿革，應一併劃屬西康，始便統治，已詳第一篇。

金川屯戶，爲兵墾之最佳成例，亦爲中國政府移民川邊之最佳成例。其最佳之點在於（一）建設市街，獎勵工商，以便利墾民。（二）安屯設戍，以保障墾民。（三）使屯兵娶妻生子，然後化之爲農。其收效爲（一）墾務健全，產業發達。（二）邊境充實，政治安定。（三）漢強夷弱，同化迅速。金川數千年來未蒙漢化，一度用兵之後，至今無復擾亂者，屯墾得宜之力也。

一六七　軍台與移民

自打箭鑪至拉薩，大路一帶，城市村落，多有漢人。查其祖先，率皆軍台吏丁之落業者也。

康藏軍台，創於康熙之世。康熙五十八年大軍西征，始設台站於南道，以利運輸。凱旋後，遂留軍戍，守護糧台，稱阜和協，置副將一員，駐打箭鑪以節制之。雍正五年，再定西藏時，曾設台站於滇康之間，旋復撤廢。雍正八年，徙達賴於泰甯，築城於惠遠寺之北，調綠營兵三千戍之，稱泰甯營。其後達賴回藏，移泰甯營駐瀘定之化林坪焉。乾隆平廓爾喀，擴展台站於後藏之江孜定日等處。又乾隆金川之役，設汛

於道孚之角洛寺；嘉慶瞻對之役，設爐書汛於霍爾甘孜；則北道設防之始也。茲列乾隆光緒間，康藏之糧台駐防表如下：

地名	糧臺	駐防	歲支銀	備考
打箭鑪	糧務同知一員（以郡丞充任月俸六十兩）	原設副將一員及都司千總把總外委等官其後諸員多留駐雅州鑪城只有外委二名兵四十六名	臺費銀五百餘兩口糧米百餘石糌粑百餘石	打箭鑪為台首
河口（中渡汛）		外委一員兵額未詳		管渡船事
搏浪工		外委一員兵額未詳		防匪刼糧
火竹卡		外委一員兵額未詳		同上
理塘	糧員一員（牧令充任月俸六十兩下同）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營兵九十名土兵三百名	台糧費五千餘兩口糧米百餘石糌粑二百餘石	川境第二台
巴塘	糧員一員（以上糧員歸四川大憲考核）	都司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營兵二百九十八名土兵六十名	台糧費九千餘兩口糧米二百餘石糌粑三百餘石	川境第三台
竹巴龍		外委一名		管渡船事
江卡（即甯靜縣）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兵額未詳		鎮撫地方兼護糧道

乍丫（即察雅縣）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兵額未詳		同上
察木多（即昌都）	糧員一員以下糧員歸駐藏大臣考核	遊擊千總各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及營兵共三百二十九名土兵二十名	台費銀一萬餘兩口糧折銀在內	藏境第一台
碩般多（即碩督縣）		千總外委各一員兵額未詳		同上
邊壩		同上		
拉里（即嘉黎縣）	糧員一員	把總一員外委及營兵共一百三十七名土兵十名	台費銀八千餘兩口糧折銀在內	藏境第二台
拉薩	駐藏大臣駐地糧員一員（以丞倅充任月俸七十兩）	遊擊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五員 營兵四百五十八名	台費銀四萬餘兩口糧折銀在內駐藏大臣俸公在外	拉薩為末台
札什倫布	駐藏幫辦大臣駐地未設糧台	都司把總外委各一員 營兵一百三十八名		
定日		守備把總外委各一員 營兵三十八名		乾隆中設以備廓夷
江孜		守備一員營兵十九名		同上
泰甯		把總等員額未詳營兵三十八		雍正十三年移住化林坪
角洛汛		把總一名兵二十名		咸同間裁
[illegible]孜（瞻對汛）		把總一名兵額二十名		嘉慶中設清末猶存

以上康藏全部，共駐文武員弁二千餘名，台費，歲支七萬三千餘兩。此項人員兵丁，除駐藏大臣與其屬員外，概由四川省大憲委放；認爲苦差，規定三年一換，以資調劑。承平之世，番境甯謐，官弁員丁，靜居無事，多娶番婦；營生業，或設商店，或墾荒土；漸次興家立業，繁衍子孫。三年瓜代，樂此不歸者甚多。大凡康藏大道沿線漢民，十分之九，皆軍台丁吏之遺裔也。

此等漢民，造業於中華強盛之世，一切建置設施，皆遵漢地舊俗，不稍遷就番民。其村聚中，率建有市街與關帝廟；門神，對聯，花錢，香燭，桌椅，床帳，歲時行樂，婚嫁，喪葬之屬，皆存漢制。又每有漢文私塾教育子弟，人行其間，幾忘具在番中也。

一六八　名山木匠

番中古無木工。亂石砌牆，橫架木條，鋪薪填土，以爲居屋；拔取曲木，刀削成鋒，以爲耒耜；今之窮鄉僻壤中，類可見其遺型。現在康地所有華美住宅，率皆四川名山木匠所造。名山縣地瘠人稠，山高林密，故貧民多習木工，伐木製器，以資其生。習之者多，本境不能容，則向境外發展。似因清初西征，與建築台站衙門之時，運輸木匠入康，番人樂其技巧，爭相延致。於是輾轉招引，來者益衆；直至今日，源源未絕。而康地木材衆多，建築事繁，儘能容受多人，不感充斥。估計現在全康木匠，約有二千餘人，殆莫非自名山

來也。

名山木匠初至，暫住於商業比較發達之市場，待人雇請。遇有大工程，則遠向他市場撥請相好者合力任之。大工程有三種：一為建築喇嘛寺，二為建築頭人之官寨，三為建築大橋梁。此外如番家建築房舍，漢人製器物桌椅等，皆為小工程。無論大小工程，每工每日工資銀二錢，火食由主人供給。不給火食者，每日工銀藏洋一元至一元半。

木匠初入草地，祇負斧鑿數事，所至有人雇用，絕不向隅。番地無零用，每日淨存銀二錢。藝精運佳者，年積六七百金，或挾貲回里，或娶番婦就關外領墾落業，或為商賈。技拙無運者，偷惰吸烟者，或頻寄銀回家，身無餘錢而遘疾病者，亦或淪為賤役，甚至客死。然大都投番家為贅壻；承其財產，擁其子女，不似在故鄉時之困頓。贅壻本應受岳父母與妻子管束，易遭淩虐。惟名山木匠不然，稍不如意，輒逃颺他處。他處仍易入贅，且其藝足以自存也。

一六九　河口船戶

今之雅江縣，昔稱河口，亦曰中渡。跨雅龍江為津，原係溜索，助以皮船；清康熙朝，大軍西征。苦其不便，劄製木船二支，自雅州調來水手二十名，居此服役，每人每月給糧二斗，餉銀五兩，三年一換。其後中

渡汛官，請新到水手不諳水性，呈請改水手為世襲制，令其全家徙此，子孫承業；除給糧餉外，仍許就近領墾。其後船戶子孫繁衍，戶口增殖，水手具有定額，餉糈不能徧及，於是墾地日多。凡今雅江附近麻子，石三道橋，呷拉麻蓋宗河西村等處之客民，皆此二十船戶之孽孫也。初移船戶皆姓李，故今日雅江客戶，李姓為多云。清末，趙爾豐建修河口鋼橋，廢船戶失業致困，指撥呷拉下游雅龍江西岸之腳泥邦為船戶墾地；貸以墾種墾具，俾營新業。民國四年，陳步三之亂，過雅江，焚鋼橋。亂定橋燬，重興渡船，復船戶餉糈。時則船戶皆已築室耕田於腳泥邦；戶口衆多，貪其餉糈，爭補船戶；遂分船戶為兩組，輪流掌渡，以均利益云。

一七〇 開鑛與移民

西康鑛產不富。大渡河流域有銅鉛等鑛。折多山以西惟有砂金。昔皆為喇嘛所禁，不能開採。清咸同間，打箭鑪廳奏請開禁，招民採冶，一時鑛業甚盛。如丹巴之絨袞溝銅爐房，康定之孔玉魚通等處，皆有鑛夫數十百棚；四方商賈，搬運油鹽糧食日用物品而至者，數亦相當。於是築住宅，建市場，修會館與關帝廟等，墾事亦隨之而興。邊地鑛苗薄弱，每一鑛穴，開採一二年即罄，四五年後，附近數十里內皆盡。鑛夫日常所獲，耗於煙賭，迨鑛盡業窮，腰無餘蓄，遂多流落難歸。時則番語已通，安於邊土；卽墾落業，竟

不還鄉者約居大半。是故廢鑛之區，常有漢人新村在焉。如丹巴之絨岔溝，有漢民五六十戶，無一番宅，建有川主會館與戲台。聞昔鑛業未敗時，每年且自內地招來劇部，演奏戲文累日，亦可想見其盛矣。

同光之際，銅鉛諸鑛漸衰，採金事業繼之而起。率先開採者，爲康定之燈盞窩岩金，三道橋沙金。繼開泰甯八美河埡沙金，鑪霍雄雞嶺沙金，瞻化麥科沙金，理化金廠溝渡戈溪沙金。迄清末年，此等諸礦，先後告乏，近年多已停頓。然因鑛事而留住邊地之漢民，亦已數百家矣。

民國三四年時，二楷金廠甚旺；淘金鑛夫已達一千五六百棚，合二萬餘人；販運飲食日用物品者，千里輻輳。一時道孚泰甯丹巴崇化綏靖，甚至懋功鑪城等處，商務頓臻繁盛。沿途漢人商店，新增一百餘家。二楷溝內，已有市場與墾地。惜才兩年，因失政府保護，致爲番民驅逐。鑛夫倉卒四散，無克落業者。然而因此事業而新增於邊地之漢戶，亦已一二百家矣。

一七一　墾民小史

西康土曠人稀，地力未盡；若使荒地盡墾，殆可新增十萬民戶，尙不拮据。昔日喇嘛教禁人開墾，僅鑛夫萃集與軍台所在之地，恃有政治勢力保護，能墾一部而已。官辦墾拓事業，始於鳳全。鳳全亦竟以此致死。趙爾豐既平巴塘之亂，經略全康，繼續鳳全遺志，辦理墾務；曾撥大批的款，自四川湖北等省，招

集墾民，運送到康；闢墾場於巴塘之桃園子，茶里山竹巴龍空子頂，與稻成鄉城得榮鹽井等處；前後招到墾夫約千餘人。惟時官民兩方，全無農墾常識，強欲以稻棉桑蔗之屬，種於康地，以是全歸失敗。其有知機墾夫，改種麥類蔬菜，克成其業者，百分之一二而已。趙甫離康，中原鼎革，番亂四起，驅逐墾民；趙氏之業，瞬息毀盡。其後各屆鎮節，皆未議及墾務。雖如打箭鑪附近，荒地彌望，海拔甚低，障礙甚少，亦未籌及；反賴外國教堂，為之提倡。康定天主教堂，曾以銀三千兩，自明正土司遺族，租得榆林宮河谷全部，招民領墾，教以種植蔬菜之法；又高價租入瀘定冷邊沈邊土司之地，開闢稻田，皆著成效；現在年收租穀二千餘石，供給教堂費用尚有餘裕。巴安岳公橋對山，清眞寺一帶邱陵，向以無水灌溉，廢為荒野。美國史教士，用修建教堂名義，向政府租入，闢成麥田菜圃，自小巴冲河谷引水灌溉，遂成沃野。猶以餘力，分灌桃園子。桃園墾戶，因欲得水而奉教者三四十家，人因得水而增墾之地，亦百餘畝矣。教堂既開墾得法，卓著成效，乃有流落漢民，於教堂未曾收買之地，試行墾種。日月積累，所墾頗庶，所獲亦多。五十年前，瀘定水田不及今日五分之一，打箭鑪附近尚無一片農地，巴塘平原與其四周邱陵，荒地約居半數，今則墾闢殆盡。舉凡今日所有之成就，莫非教堂墾務間接所誘導，與勤苦漢人摹彷之成功，漢官殆無毫釐功績焉。

西康墾民，以四川遂甯安岳資中三縣人最多，大都光宣之世，來邊地經營小買者。當其初墾一地，

披草萊，斬荊棘，除石礫，導水泉，爲事至苦。一年有半，無望收穫，故必藉市肆小業以資其生。二年以後，地產可籌，遂漸棄其舊業，專一開墾。墾地漸寬，收益漸裕，於是函招其鄉鄰戚黨之貧者，來共此業。其地雖年收一季，然西康農產品價值甚高，土地又不購買，初墾三年無須上糧壓科；飲食不足，則狩獵樵採皆足自給；故初到墾民，無不獲利。獲利以後，或徙家來住，世守其業，或推地與人，飽載還鄉。由是輾轉招引，民戶日集。惜民國以來，政治勢力完固之地有限，漢民能安居之地不多，墾事日衰，來者亦漸少矣。

英人台克滿西康遊記云：『漢官移民西康之企圖，完全失敗，而天主教之墾地政策，則有顯著之成功。推原其故：蓋由天主教所用之墾民，多屬漢番混血種而非純血之漢人也。通常漢人尤以四川人，因不耐寒冷氣候，殆不能生活於西康高原。不似體魄壯偉之河北山西山東人能絡續移住內蒙，逼使蒙人後退，而墾耕其牧場也。又番人能於高寒之地農牧並重，而蒙人則只能牧畜，不解農業；此所以蒙人易於退却，而番則否。亦即漢人易向蒙古膨脹不易向西康移殖之故也。』

此說解釋漢人移墾西康之失敗，雖不盡然，亦有理致。故附於此。

客民小傳

一七二 馮兆祥

以上各節，說明西康漢人之來路。以下，舉西康客民興業致富之實例數則，以見邊地謀生立業之容易，初未遜於南洋諸島。願我西南國民，認定方向，開拓新境，攜手西進，亦如閩粵同胞之赴南洋也。

馮兆祥，川北安岳人。安岳遂甯一帶因貧瘠，其人隨制軍來康者甚衆。馮初至康定，以趕燈窩金廠。收購零金，售與鑪城金店，博微利糊口。光緒三十年，赴甘孜，為商人劉思成作壩允。劉死後，自營小貿；苦乏資本，旋買旋賣，逐百一之利，聊以自活。住甘既久，漸得富人信任。宣統三年，克向孔撒土司家借銀十秤，合藏洋千六百元；向大金寺買普魯，雇李正山經理，運售於金川之梭木松岡諸土司地，購雅片回甘。其時金川盛種雅片，而雲土尚未輸入甘孜也。此種貿易，平時皆對本利，故馮敢大胆貸本為之。李正山一去數年無信，咸以其為死或逃矣。債賬逼迫，馮幾覓死。民國六年，李忽自回甘孜，帶轉雅片千餘兩。恰逢絨壩岔戰事發生，川邊軍七營會堵甘孜，士兵數千人，盡吸雅片，煙價暴漲，至每兩二十四元；有時達三十元，（原價每兩僅三元一吊而已）獲利至二千兩左右。由是起家，佃河岸民屋開水磨房，積資鉅萬。民國九年回安岳一次，帶回銀二千餘兩。所遺磨房與資本銀三四千兩，交番婦與姪馮成章經理。番婦淫蕩，與其姪並多外遇。爭竊取家財貼人，怠弛業務；三年耗去二千餘金。民十八年春，馮從安岳來

甘，見其資產半耗，營業不振，巳作息業回鄉想矣。

一七三　甘正全

甘正全現爲甘孜漢商之資本最大者，然在十五年前，尙爲一貧無立錐之流氓，雖彼自己，亦不曾夢想至有今日也。甘爲四川秀山縣人，隨趙爾豐西軍二營出關，充記名差遣。任甘孜娶一番婦，甚相愛悅，而貧不能自存。宣統元年，隨防軍駐紮甘孜漢人寺，偸竊寺中銅鐃，被覺，統領張某慚怒，將殺之以謝番人。漢籍紳商跪懇免死，插耳箭逐出甘孜境。逃至朱倭，爲叫明年，張統領他調，防軍未移。甘戀番婦，潛回甘孜。初匿不敢出，後漸求人關說新統領，得許出世爲小貿，任甘孜漢商，憫其窮，捐集銅錢七八千文，俾作資本，賣涼粉自活。無磨，則假於漢商李德元家。時邊地軍餉十足，士民富裕；涼粉初見於市，軍商爭購食之，取利甚厚。漸以贏利添本，擴張營業，每日售錢二三十千文。其時藏洋每枚合錢四百，每日賣入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不等。由此起勢，漸開雜貨店，自打箭鑪買滅線糖果點心等物來甘孜，販廾皮麝臍蟲草雜藥下鑪城，逐年獲利，漸由小康而致鉅富。現有資本銀一萬兩，貿易額至八九萬兩，爲川商首屈。番商雖有資本十萬兩者，皆合股商，不如甘之獨擁巨資也。除已擴大雜貨店外，又開銷房（鞣革）一所，銷售紅牛皮，役工匠八人，有資本八千。甘孜紅牛皮馳名於其地，自甘正全[illegible]。

一七四　李德元

李德元，河南南陽府人，光緒中，隨喬統領軍出關，辦贍對善後，充任什長。光緒二十八年，退伍爲商。娶林葱番家女，開雜貨店於甘孜，時僅有資本錢八九十千而已。至民國三年，積資萬餘金。自河南招其兄與弟來此，助理生意。其兄與弟皆農人，不習商務。其弟年輕暴富，流於冶蕩。德元留兄於此；以科麥赤金百五十兩付弟，使攜回家；竟在途中化費大半，音問皆絕。其兄質樸，惜錢如命；德元教以商情，使售貨於打箭鑪；以其雖不習商，猶較委託他人可靠也。於時麝香價甚高，德元使其兄攜五百餘枚至打箭鑪出售。凡麝香，過乾則失秤；香價以分兩計，故奸商多於售前投沸水中浸之，約數呼吸頃取出，則香吸水膨脹，分兩增加，而質已徵敗，非商之正也。李性慳吝，惜小費，繚紀八恨之，誘以浸水可增分兩；李不識其弊，泡水一夜久，又未塞臍孔，麝香質壞，皆沉底。其時香價二十換，每枚值銀十五六兩；及其晒乾賤售，才七八兩；共損失三千六百餘兩。同時，牛皮羊毛及他雜貨，盡皆折本，一年之內，共損失一萬七八千兩。欠債一萬餘元，由是歇業；遣兄回家，自己勉強支持雜貨門面待機會而已。民國七年，絨壩岔戰事初發生時，西路客販煙土入藏者，被阻於甘孜。甘孜蟲草價九元二角，西路賣十六元；（大小金川之地稱爲西路，謂出成都西門也。）西路客貪蟲草運回之利，皆欲迅速售脫雅片；常以雅片一兩四錢易蟲草一斤。

雅片時價，每兩已值十四元矣。時李雖欵莊，尚有朋友湊借之蟲草二百餘斤，作號盡數甩西路客人掉換雅片。已而漢軍來漸多，雅片暴漲。李乘時售脫雅片，復購蟲草，待西路客來，即掉換之；前後共掉蟲草四百餘觔，足未出戶，淨賺四千餘元。於是復業，經商於甘孜鑪城間，二年之內，悉償舊欠。又新積一萬餘金。民國十年，雇王濟中經商於昌都。昌都風氣淫惡，賭嫖吸煙爲當然事；王自治蕩，加以偷竊，兩年同甘，虧本五千餘兩。回想阿兄雖愚昧失敗，確又較外人可靠也。現在李德元生意平常，約有資本三千餘兩，外債待收者二萬餘兩。有一子，已二十歲，常嚴施訓練，俾爲勝任愉快之坐地商人云。

一七五 趙建侯

趙建侯，川北保甯人，氣宇軒昂，好大言，行事不循常徑。陳遐齡時，曾任鑪城警察署官。後至甘孜德格鄧柯等處經商。曾於大金寺附近神山採藥，爲僧侶所攻幾不免。民十五年，西康財務統籌處設專款局於甘孜，分局於東谷絨壩岔鑪霍道孚等處，專收屠宰酒稅，委趙爲東谷委員。其後專款局印發僞票事發，查辦員至鑪霍，趙趨前自首，并揭發僞票各據，以求減罪。初繫甘孜獄，尋得保釋；餘犯俱解赴鑪審辦。已而餘犯擧趙出力，財務統籌處索趙會審；趙懼，逃入瞻化野番地，寄住牛廠中。牛廠地界秦壩，趙特有資二百藏洋，悉購此藥。民十八年案鬆，攜藥回東谷，適逢秦艽價漲，運鑪城售之，得銀七百兩，合藏洋

二千餘元，蓋十倍利也。於是住東谷爲商民十八年，余至東谷，渠自言如此。

一七六　遂寧安岳之殖民地

打箭鑪當二水會流處。其水流甚激，而冬夏無甚消長；故距水面一尺以上之岸地，皆可安全耕種。惜岸山挾束太急，河岸平原太狹，又多亂石巨礫粗砂，方尺之地無方寸之泥，歷來棄爲草原，歸瓦斯碉蠻頭人放牧。滿清末葉，招漢人開墾；有遂甯向姓者，領墾郭達山下河沿半方里地。初披草萊，汰石礫，種地一畦。漸增闢至數畝，架茅舍，種菜蔬，且藝且闢，盡其全部。初墾數年，例不納租；至土已熟，始議租，租亦甚薄；而菜蔬之利甚大。向姓以此亦手興家。遂甯安岳人聞風而至者甚衆，先後領墾其近旁之地。故打箭鑪近世營菜圃業者，率安岳遂甯人也。

向姓既小康，不復從事犂鋤，委耕事於雇工。本人朝夕處城市，嫖賭浪蕩，家資耗盡，負債日多，始將所墾之業推讓同鄉龔姓，得當價銀二百四十兩；攤還積債，不敷，自親友處告貸盤川，仍回遂寧本籍，爲貧民如故。其追縱向姓而來各墾戶，墾地不多，得利有限，莫由暴富，亦莫由蕩產，至今樂其業焉。

龔姓，遂甯東禪寺人。民國初年，以苦力投燈盞窩金廠，積錢娶妻，借債承當向姓墾業。年賣小菜值千餘釧，付當價二百四十兩外，年稱佃錢五十釧於瓦斯碉。民十七年，瓦斯碉火災後，加各佃戶壓租，龔

姓被加銀八十兩。又自改建瓦房一座，費百餘兩，遂共負債二百兩。然所投資已值五百餘兩矣，龔姓自不認丁，貧無寸土，孑身來此，才二十年，積銀三百二十餘兩，建屋一所，娶妻生子。又招一堂弟來此，助理家務，與其子女皆冠履整齊，儀容清暇，綽然有大家風。龔則出入城市，與官商往來，居然小紳。余以端午日步至其處，參觀新屋，見壁上粘名片如麻，皆小吏與士商來訪所遺；其人亦可謂能自立也，乃其所仗，僅一菜園；移墾之易，於此可知。

此河現已墾盡，住有楊劉等七家，皆遂寧人，龔姓其翹楚耳。壩作弓形，一面絕壁，三面激水，以一溜索橋與康定通，柴鹽芻草，皆懸繩牽渡；雖偪亘市，絕少外人足跡。橋頭建王爺廟，七家輪守，故無竊賊。墾熟之土，肥沃異常，引渠灌溉，水泉清洌。每年二月開種，十月畢耕；其餘三月，閉戶坐食。比鄰雍睦，儼然古風。一度參觀，至今不能忘；以為處茲末世，能有此地一弓，耕種自給，超然世外，南面王不易矣。回想三十年前，亘石叢莽，未受斤斧之時，孰知其有今日哉。向姓雖以嫖賭敗，其功有足念也。

一七七　二道橋墾戶張姓

余初至鑪城，往二道橋溫泉浴，見河岸山坡，斜達三十餘度，尚有耕地。欲窮其竟，登山視之。山腹遇二農夫耕地，一老一壯，方息牛午膳。飯具一砂罐，一瓦瓶；罐貯熟玉米粉飯，瓶貯熱水，似係拾山薪就地

所烹。壯者已能食，老者健飯，方搜餘粒，詢之。云資州人，姓張，師長張邦本之族叔也。在資無立錐土，有外祖某在鑪城，傳說鑪城謀生甚易，弟兄四人奉老父來此。其時每人路費才千六百文。初到鑪佃耕菜園，漸能糊口，娶本地女子爲妻。老父死後，弟兄異居，來此佃耕楊家鍋莊之地。其地自河岸至山頂，可耕即耕，不受限制。初墾三年不納租。此後下種一斗，收租一斗二升，所謂照種加二，亦稱二貍租也。因地寒冷，每年只收一次，宜蕎麥，青稞，洋芋，圓根。向年恰能糊口，近因子女日多，須於農暇採薪，出售城市，以助贍養。昔日近山皆老林，樵採甚易；近則近林斫敗，須遠赴白雲深處求之，日一往返，可售錢三千文（合三角大洋）指壯男曰：此長子也，家中尚有子女甚多，生活頗艱；然猶較優於在資州時也。

此帶墾地，可爲世業。地主不取壓租，只收租粮，其土黑壚，鬆軟如絮，坡度雖急，泥不溜失，以無暴雨山洪也。家畜甚賤，農具簡單。材薪滿山，取之無禁。耕事以外，副業甚多，或樵薪，或挖藥，或淘金，或任力役；勤可致富，惰可養身。國內亦貧同胞，宜以此爲最安全之生路也。

一七八　張二姐

打箭鑪北關外八里二道橋河岸，溫泉數處，皆在攝氏三十八度左右，具硫磺氣。城內官商百姓往浴者，日數十至數百人。橋頭住民張王廖馬等，約十家，皆可住宿。有張姓一家，在偏北處，係近年新建，屋

較雅潔，貴官大賈來浴者，咸就宿焉。一宿或賞一元，或二三元，聞富商有賞至十餘元者；一年所獲，百倍他家。張老自云：雅州天全人，父爲綠營兵士，駐防鑪城；張年十二爲營中餘丁，後充協台內管家者三任，娶本地人爲妻。時工銀每月七錢，僅堪養畜。廢協署時，才有餘錢千六百文，在二道橋南，設涼粉攤，以石板支賣。漸蓄資佃觀音閣地營業，漸移今處建屋居住，墾地養家。共有五女一子，長次女已及笄，不言嫁，以伺客役，實同女閭。次女較有色，鑪人呼爲張二姐；其家客商麕集，殆爲此故。前年張以其資修新鍋莊，值銀一千餘兩。此雖移民之以赤手興家者，操業殊賤，不可爲訓。因其分佃資州張姓墾地，故附及之。

一七九 丁蠻王

道孚團總丁培芝即往歲西康公民駐京代表丁君之父，雖漢商，人稱之爲丁蠻王，以其有威名，爲番人所畏服也。原籍樂至。今已五十餘，貌甚精悍，習邊情。草地漢商重哥老，丁以名袍，宿重於漢商。改流之役，傳華封對於北道夷務，多聽其言。由是名更噪，隱然爲北道客民首領。丁亦已經商致富，築碉房於道孚；市有快槍二隻，火槍十餘隻自衛矣。辛亥八月，道孚喇嘛寺率羣番作亂，破衙署，焚天主堂，虜去設治委員與法國司鐸，窘辱萬狀；全市漢人皆投降喇嘛寺；丁自度不能見容，乘碉自保。時番民無快槍，不能破碉；自高山轉石衝之，亦無功；丁得支持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漢軍至道孚，攻殺又半月；丁助漢

軍，累有勞績。既克叛番，破喇嘛寺，寺僧倉卒奔散，珍寶糧食，委棄寺內，官軍旋即受調他去。善後之事，概委於丁。丁由是致鉅富。其時草地番亂蠭起，官軍疲於奔命，漢官多半逃匿，地方事權，落於巨紳；此丁所以得任意處分，獲蠻王之號也。民元以來，丁之權力，直與縣官比肩。渠爲道孚團總，令番民入團籍者不當差，但須於入籍時納團款若干元。番民畏差徭者，爭來入團；積團款至萬餘元，丁亦不甚公開，官民莫敢深究。民十七年，與閻姓商人互控於西康特區政務委員會，訟敗，威望頓損。遂有番民，藉魚科烏拉費爲名，蜂起與丁爲難；丁竟賠款了息。團款亦已有人倡議責其交出。察其地位，似已大不如前。然番民糾葛，仍多請其調解處斷，視之如一土司。北道漢商，尙無第二人有此種資格也。

一八〇　姜保正

漢人在西康者，喜得官委職名以撐門面。漢官對於體面商人，亦皆假以保正名義。如東谷楊保正，道孚閻保正，鑪霍侯保正，皆漢商之翹楚，富厚比於土酋者也。（李德元甘正泉馮兆祥，亦皆受保正名義）

道孚姜保正，忘其名，狀貌魁偉，亦丁培芝之流也。然財勢皆遠不如丁。民十八年，余自泰甯赴道孚，當越松林口。松科口左右百里無人家，向稱匪窟。泰甯無團可資調衛，與行李十餘馱，冒險前行；路人注

目，同行皆悚惕。行至官寨子附近，叢莽夾道，呼應俱絕，余雖有胆，亦懔然内危。恰逢姜保正自鑪城回道爭，攜有小娃子數騎，佩快槍四支，息於道旁；方拾柴烹茶，食牛肉麥餅。近與攀談，希得偕行，藉資保護。須臾，姜之另一小娃子自道爭馳來，與姜番語；姜作別曰：『此娃來報小妾病危，我亟須回縣，不能待君矣。』言罷，與其從者鞭馬疾馳而去。余惘然如失保障，竊嘆商人之樂，遠非官吏所能望其項背也。

一八一 何耀如

丹巴何耀如，原西充縣人。其父作小販，流落邊地，微獲貲，娶婦開店於丹巴。民國五六年頃，二楷金廠旺盛，何販粮食油鹽，大獲利，遂成富商。時耀如尚幼。丹巴有學校，送之讀書，略識字義；以富商交通官吏，得爲丹巴縣教育局長兼實業局長，居紳士首座。邊民信乩，打箭鑪之金玉墉甚有名，耀如奉之，設分壇於丹巴，自爲乩生；以是在地方中更有勢力。歷屆知事，皆深與結納，以求少事。款項解鑪城者，皆託耀如滙兌。耀如氣日燄，不免有招搖多事之處；常爲公民代表，訐官留官，大有聲名。民十九，王知事欽若與徵收課長戴中郛不和，耀如左袒王。迨王案勘破，牽涉耀如，逃赴成都，在川康邊防總指揮部上控，爲王洗刷。後聞其家被查抄，老父憂死，不敢回縣奔喪，四面託人翻案，無效，竟被軍部捕解回鑪歸案。後經省釋，而家產損失已不貲矣。

一八二・劉紹堯

劉紹堯，爲南充鄉紳劉集成之親姪；本中產家，曾讀書識字，性情篤實，狀貌清秀；不知何故，流落西康之瞻對地方。余至瞻對，以同鄉誼來見。見其態度安祥，猶具大家風儀，意甚憐之，欲攜回故土。劉殊不願。自云：前隨某官來瞻，娶一番婦；其後官去，被撤差，戀番婦不去，寄居岳家。有私蓄數十元，與退伍之某連排長等合組開採磨房溝金礦。磨房溝去瞻化里許，余往觀之。彼等六人，自備火食從工；自雅龍江砂岸層斷壁，向磨房溝口山基鑿一小穴，已深五六丈，達於浸水處，正用木龍抽水，力向內掘，蓋磨房溝口，昔日曾爲金廠，遺留礦洞尚多，皆自平地直向下掘，以取金窩之砂。諸人中有一人，昔曾在此挖金，謂山基嘛呢堆下有金窩，昔曾有人打洞下掘，至金窩處，爲浸水所阻；峒口過高，無法抽水，其礦遂廢；故約彼等改自江岸鑿洞橫入，抽水取金。彼等亦深信嘛呢堆下必有寶藏，謂喇嘛必其地有寶物始能建塔鎭之也。六人合力開掘，閱三月久，腰纏用盡。始達目的地；取砂淘之，竟未得金，相與失望而散。劉益貧困，求余薦充縣署緝隊。余欲將渠夫婦同攜回鄉，其婦似不願，劉亦自信草地謀生甚易，有非致富不歸故鄉之意，竟未偕行。民二十年，瞻化爲藏番攻陷，劉與知事張楷等被俘至昌都。劉通番語，得潛逃回瞻，仍戀番婦不肯回里。劉常語人：『人視番地爲地獄，余視之爲天堂。若內地之士狹人稠，政亂民敝，斯眞地獄

也。』

一八三 鹽井墾夫吳姓

鹽井墾夫吳姓，貧中人。清末應趙爾豐募，夫婦同來巴塘領墾，分發於鹽井縣，墾江岸官荒。其地爲一大平原，喇嘛指爲神山，禁民耕種，故荒蕪。其實温暖佳良之耕土也。趙使定制，墾夫佔地，視其力所能及，不加限制；墾定，卽爲私有，三年後始升科納糧。吳姓之婦善針紉。時鹽井新設稅卡，駐軍一營，尙無縫匠；製衣者多賫於婦。婦入頗豐。吳姓卽恃此錢，僱人開墾。兩年內，墾得二百餘畝，皆有收穫。適値川邊大亂，藏軍攻鹽井，番民應之，驅逐客民。吳姓夫婦，逃赴巴塘，前功盡棄。民元亂定後，重回鹽井，時則番民勢盛，漢官力弱，竟不得佔領墾地。聞門空迤南，怒子江沿岸，温暖多荒，夫婦步行販鹽赴之。其地無官府，土民爲怒子夷，性馴怯，畏漢人。吳姓初至，以小貿縫紉自給，漸墾荒地。年餘墾成，怒子皆畏而避之。於是拓地漸廣，復成大農。猶時往來鹽井，招致客民同往。開其地現已有漢戶數十家云。

一八四 西行豔異記之閔景謙

陳重生西行豔異記，可謂近世之魔書。全文六百餘頁，除一部剿襲西康建省記與坊間地書外，大

都空中樓閣，似眞似幻，令人顛倒迷惑，難判眞僞。謂其爲眞實遊記，則所記路線地名，完全與實在地位不合；所紀景物民風，不合者十之六七。謂其爲鑿壁虛搆，則繪聲繪色，多有似處，又非足跡未至該地者所能辨也。余曾反覆推校，知此人足跡未嘗至康，但集多數西人遊記連綴編纂而成此書；故其所記人物皆有實影，幷非全出揑造。不過其人未見西康眞實風物，故多誤譯未解之處，又輒以私意附會渲染之。故其惝恍迷離之中，仍含若干眞實材料，未可全廢也。

該書記稻城縣南行五十里大石橋之奇人閎景，恍如今世之箕子，令人深羨。稻成余未曾至，然余深信確有此人。原文云：

『南行五十里，至大石橋，一泓貯綠，圍繞一村。村中竹木林立，茅舍瓦屋，頗似故鄉風景。桂花餘香未盡，隨風過溪，竹籬中有犬吠聲。余等繞村之西而過，其大門在焉。門上紅紙聯，已爲風褪，盡作白色矣。聯曰：

「乞蒼天鑒愚忱，免除水火刀兵，百萬生靈齊樂歲。

扭紅羊化昧革，從此休養生息，三千禮樂治蠻區。」

其字甚秀，似擬趙文敏者。余自康定西行，少遇文人，深感對地方風土調查之艱難，不圖此間尙有半通之士可供我之採訪也。下橋叩門而入，應者爲一韶秀之童子。導余儕入一室，則私塾也。

塾中生徒二十餘人。一中年男子，方背窗行吟，聞客至，欣然出見坐余廳事中，烟茶之敬如內地。問之，則「村中有四十餘戶，約五六百人，百分之五爲漢人。初至者爲閔景謙，落魄之秀才也。彼曾讀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龔定庵魏默深之書，及近代格致書院等出版物；以經世學說干謁內地官吏，不遇；走川邊謁趙爾豐，又不得志；乃憤而走稻城，時宣統元年也。彼遂於此改進村之組織，設立保甲，教土人種植禾黍及桃李等果木，闢山溪爲小溝，引水灌田。又設立私塾以教土人。數年之中，其鄉之人亦聞風來此，以耕以教；十年以來，遂成此村。其影響於稻城甚大：如社會組織，（保甲制）民團制度，禮儀改革，漢文普遍，設立施藥所等社會事業，皆爲彼十餘年中努力之成績。大門上對聯，卽彼去年除夕所擬，聯首暗藏今年干支乙丑二字。彼家在塾後」云云。

余浼彼紹介謁閔。閔之住室，爲完全四川式之七柱四之房。（七柱四者，房之截面有七長柱，四短柱，柱間之距離爲二尺五，合計房之深度爲二丈七尺五，則房之闊度例爲三丈，正房七間，左右廂房各五間，環房之長度如正房，環房之外另爲一天井，天井之左右卽客室，天井之外卽大門）房之構造。全以杉木柏木楠木爲之。上蓋爲瓦。瓦之長度約七寸，重約一磅之二。閔君言：「一萬瓦可蓋房二間。此瓦爲彼所特製者。此百里內當以彼之房爲最大完全四川式之瓦蓋也。」閔君年事已六十有二，壯健如四十許人，蓄有八字短鬚，談吐時喜以白[illegible]小[illegible]，顯彼深明卜筮星

相醫藥之學，無論何事，必取決於卜筮。彼對地方之治安，則悉仿傚綠營制度，以勒署部曲。彼所任稻城縣西南二鄉之民團總防局長，有快槍一千餘枝，土槍二千枝，刀矛之屬約三倍有餘，因之彼之勢力極大。貢噶士番，以前嘗結隊來侵掠，自民團組合後，來則潰敗而去。彼有奴僕三十餘人，為之耕田畜牧及服雜務，皆彼所擄獲之貢噶土番也。彼日常以解決鄉人糾紛，審判訴訟曲直，診病及卜筮為課業；來請者絡繹而來，彼之毅力可於極短時間內予來者各以滿意而去。彼謂「土人之病，以傷寒病為最多，氣候所致也；彼對此種病之唯一處治方，為桂枝麻黃及乾薑附子肉桂等品，而乾薑厚樸二味尤有萬病皆春之神力。夏秋之際，擺子（瘧病也）甚多，彼主治之藥為常山厚樸等品，所治無不愈。秋冬痢疾，以乾薑附片肉桂茱萸為主，無不應手而得。若以寒涼之劑進，則病人必可於一二日之內即送終也。」又謂「土人之性甚劣：貪鄙吝愎，無不具備，見利忘義。有利則彼可使其妻為人淫，子為人役。見人有物，則思取而有之。主者有力，則合夥刦取之。人有美滿之事，則必設法破壞之。總之：野蠻人之嗜好行動，土人無不有之，蓋祖若父秉賦之所遺留也。彼對土人之侵暴行為，惟以忍耐對之。彼之教育土人之子弟：峻法束縛其野性，務期盡化其父母之野性，另灌入為人之正路之理論。幸彼努力之結果，尚可不失彼之希望。」言已，大笑若甚得意者，余甚敬之。彼留余等午餐，復導往觀其村落。此村之面積約有七方里。村中道路成一井字形，中央為店市，

售賣日用品者；住戶則排列道傍，望衡對宇，位置秩序甚佳。道路之轉角處，即有大松樹一株。村有六門，門外有水繞之。水上有橋以通來往。牛羊均繫一處。村之周圍，均有竹籬。六門之側，有哨樓，晚間由村人輪流値宿瞭望，以防匪盜。黃昏以後，村口之橋悉被拽起。市貨處之屋，多爲閔君之產業。售藥之室大而長，列竹籮七八十，皆盛有製成之藥，如柴胡羌活等類倉廒皆置一處，有人守之：法至善也，游覽畢，欲行。閔君固留，遂止宿此村。

二十七日，早餐於閔君家。君之三子；一業商，在村中主持商業；一讀書，即昨日所見之塾師也；一在康定爲米糧商。君之產業，以千萬計，但君之裝束極古樸大紅結之瓜皮帽，白銅邊水晶眼鏡，靑布長衫，已發黃之黑洋緞臥龍褂，藍布棉袴，白布長統襪，靑布窩子鞋。君之夫人已故，衣服之洗滌縫紉，均家媳任之。次媳有才智，輔君理家務，司賬目，三媳任烹調及養豬犬雞鴨之責。君有餘閒，則治花草於村左，以棕絲繫花枝或曲或折，盡蟠曲之能事。君實今之君子也哉。』

一八五　剃頭匠小傳

西康工價最高者莫如剃頭。余至打箭鑪，住縣署，召人剃頭，覺其藝太劣，給二千文，已値銀二角矣。嫌少。其後召之，不來。另來一人，剃畢爭價，予三千文，尚有不滿之色而去。余初不解，使人問之。對云『工

價亦無定，達官大賈皆給一元。蠻子赴烏拉來鑪城者，或剃頭，亦給酬半元。』始覺所酬過少。其後出關，每剃頭，皆酬一元，匠師亦無悅色。剃頭者少，則其身價高矣。下舉剃頭匠四人小傳，以見西康此業之珍貴。

高老陝　瞻化一縣無剃頭匠，縣署官吏，皆請一失業商人剃頭。其人姓高，陝西籍；向以壯年經商來此，曾作鹿茸麝香商人，娶番婦，生有子女；後因迭遭匪刦，資本耗盡，退爲他商作堝充；嗜食雅片，多有虧耗，爲主商所棄，流落瞻對。當其經商時，若草地無剃頭者，自購剃刀一只，俾與儕輩互剃頭髮，其後業敗，遂以剃頭自給。又不受剃頭匠名，有人雇彼，必婉言曰：『聞你有剃刀，請往替某剃頭。』雖縣知事亦然。酬金一二元不等。員司清苦貧窶者，或酬半元，必婉謝曰：『高大爺，勞你手了，念我清苦，僅備茶資半元，』始能受也。高僅有一剃刀，無磨石及其他物件。刀鈍技拙，爲余剃頭劇痛難忍；高亦自漸，以陝語慰解余云：『刀鈍未磨，累委員受疼。』但究較蠻剃頭好，蠻子剃頭更疼。』言時，以刀向其皮靴上磨擦不已。

張剃頭　周其昌作甘孜知事時，自打箭鑪攜一剃頭匠往，姓張，月給工資三十元，仍聽其暇時向外覓工，並資以火食。此八月人既豐，娶一番婦。周卸任，張遷住衙外，絆於婦，不能回鑪。軍政官吏駐甘者，嘉其藝，議由官倉月濟麥粮二斗，俾得安居營剃頭業。甘孜大市，漢官漢商頗多，張行藝於此，月入仍豐。瞻化縣官吏聞其藝佳，亦馳人召之。甘孜至瞻化四百餘里，馬程五日始至。張允每月到瞻二次，每住三

日，爲漢人剃頭，每頭取費一元，由縣署派烏拉接送。又欲兼往東谷與絨壩岔包剃。二地距廿孜拜一日程，各有漢商數家故也。剃頭小技，乃亦漸重於時如此。

李剃頭　余過哩里，遇一漢人閒談。其人自云姓李，業剃頭。二楷金廠盛時，渠往，欲應募爲淘工；嗣因剃頭者甚缺，仍操舊業。此處錢少於金，剃頭者例以金酬償，每頭給金一咀。渠在此剃頭六月，存金粒八兩，貧未能歸。値八角寺亂起，番民紛起響應，結隊撲廠。事出倉卒，廠衆咸棄所有，輕身逃命，財產概爲叛夷所得。廠夫有遲走被殺者，有越澗岩跌死者。李剃頭幸得脫歸，錢則一文不存，如初來時。

王剃頭　余在康定，召一剃頭匠理髮，與之閒談。其人自言姓王，民國初年來鑪城營剃頭業，設廠於某處，收入頗豐，娶一番婦。番俗，婦女得隻身遠出經營商業。王以所蓄數百元畀之，使往北道經商。曾返鑪一次，微有利息。後資復往，竟與某番姘識，挾款逃颺，損失藏洋一千元左右。賴其剃頭業甚旺，尋即新有所蓄，復娶一妻一妾，不復令其經商矣。

一八六　周長發二富二窮記

民十八年六月，余在丹巴，往絨壩溝看礦，迴至宋達村，大河水漲沒路，須往山岩繞行；命宋達村長着人負行李引路，徒步相從，趕回縣城，已三更矣。負行李者名周長發，沿途自述其草地經商三十年歷

史，甚有趣，亦極可笑。嘗曾撮要記錄如下：

周長發安岳縣高橋人，數世單傳，有田二百餘畝，每年收谷五百石。其父負販於茂汶松理之間，年獲厚利；長發十四歲，卽命隨行，練習邊地生理。深感興趣。二十歲時，其父客死於松潘，長發引喪歸葬後，仍繼父業，往西路經商。每年於插秧後，買土布錦緞之屬，販運入番，掉換貝母蟲草各土產運回，恰屆秋收。每年一次，春往秋歸，冬季番地寒冷，留家休息。故人不甚勞，而獲利甚豐；又能使家中農事不廢。其時布一件換貝母一觔。布一件值銀一二錢，加入運脚，纔值三錢；貝母一斤，在成都值錢三兩餘；故所獲利，常在四倍以上。如多欲買鹿茸麝香蟲草等珍貴藥品，本錢不足，尙可向藥行預用，秋季以藥償之。經商日久，信用昭著，各藥行皆樂於放貸。如此每年入番一次，賺銀數十兩百餘兩不等。光緒末年，兒子娶媳，已能支持家事，更敢放心深入。聞金川生意，較松潘皮厚，（商人稱利厚爲皮厚）漸販布帛至新街子（卽懋功縣）章谷（卽丹巴縣）綏靖崇化等處；每年回家一次，或數年回家一次；或回至灌縣，將貨脫售，又復折回。覺金川經商，趣味更厚，將本滾利，翻騰數次，漸成大資本家，亦不常將錢兌回。宣統末年，周才三十餘歲；恰有丹巴漢軍開往草地，駐防康北道；聞說草地生意皮更厚，遂販布疋菸草等物，隨漢軍行。至羅鍋梁子，被土匪截刼罄盡。緣其時漢軍初至草地，夷人竊恨，故尾截其隨行商旅以泄忿，非必是匪也。

周長發既被刦，轉囘金川，收集舊所放賬，就近經營小貿，漸復起家，積銀二百餘兩。民三四年時，二楷金廠開辦，十分興旺，裕華廠添招金夫，每棚十八，認一人承招，稱爲棚頭。周招金夫一棚，前往淘金。凡八個月，除金課金夫所費外，淨得赤金二十八兩。其時草地赤金四十餘換，値銀一千餘兩，合藏洋六七千元。周遂舍金廠，與同業八人，攜金赴打箭鑪兌換。行至道孚松林口，遇刦匪十六騎攔刦。有四人返奔，立卽飲彈斃命。彼與其餘三人，不敢逃，坐地待刦。此匪剛才刦去陝商赤金一馱，不屑取衣物，只將八人囊中金粒傾去。幸周之衣角中，預縫有大顆金子八粒，未被匪覺。至鑪城售之，得銀八十餘兩。仍購雜貨，販往巴塘貿易。

其時巴塘漢軍漢人甚多，日用奢侈嗜好各貨，俱係由鑪城運往，利市數倍。漢人經營此業者莫不致富。周在巴塘一年，淨賺銀六百餘兩。心不能忘二楷，復由瞻對鑪霍道孚向二楷行去。𦍒二楷時，値八角之亂，（另詳）綽斯家土司百姓，蠭起驅逐漢人。全廠由是解散，金夫多被刦掠喪命。周至二楷，一目荒涼，人獸俱絕。欲由綏靖轉回章谷，重理舊業。行至綽司家，道遇亂兵，銀錢衣物，被刦罄盡。既無存蓄，亦無賬討，鄉音久絕，舉目無親，由是流落金川，傭力苟活。傭力非雅片不可，偶有收入，亦爲吸煙耗去。其年已滿五十，不存一錢，力不從心，謀生未易，乃投宋達村長充當娃子。

余問周，何不回安岳去？渠云：『初到金川時，每年回家一次，前後攜囘生銀六百餘兩。走草地後，未

曾回家。亦未帶銀回去，第三次被刦後，曾經回鄉，行至成都大面鋪，遇房族弟某等謂「熊克武軍隊正在挨戶搜刦，某家估派銀若干，今已殘臘；我等猶向外逃走，你乃回家何爲？」我想家鄉旣已回去不得，莫如回轉金川，暫且自謀生活。此次入番盤纏，用盡，事業無着，遂至落泊如此。』

余問：渠家尚有何人？渠云：『有一妻一子一媳。最後離家時，已有一孫。現在不知又有幾孫矣。』

問：何不寫信回家，命子孫兌款迎接？渠云：『昔年在綏靖，每年有鄉人來此貿易，談及家況，據云尚好。自落泊後，再不見有家鄉人來，無從帶信回鄉。』余謂：郵政帶信甚便，何必待家鄉人？渠云：『我不知郵政。』余見其人甚愚；可笑可憐，當將郵政寄信方法告之。渠若甚不注意。且云：『我曾請人看相算命，都說我三十五歲敗運，五十一歲上運。我第三次被刦，恰是三十五歲，忍耐十五年，今已滿五十矣。應該明年上運；何必赤手回家，致受親朋冷笑。我必熬到運來，賺錢後再回。』渠送余抵寓後，領賞逕去。余目注其行，竊嘆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矣。

一八七　李占雲生活曲綫

民十九年正月，余自打箭鑪雇輿回川。至瓦斯溝，一輿夫病不能行，路旁飯店中適有一男子出願替換，直抬入省。一路談話，知其人名李占雲，眉州四合場人，往來川邊小貿十年，忽富忽貧，千變萬化，言

之奇趣橫生，令人捧腹。至富莊，阻雨半日，託言將往川邊經商，囑將其經歷詳細告我，隨記於書，覺其一生事業，實爲川民入康初期之完備模型。轉錄如下：

初試之成績　李占雲自言，曾讀書五六年，粗識字義。昔充本街團防隊長，故擀錢後，人皆尊稱爲李隊長。有弟兄三人，占雲行二，現年二十二歲，民國十一年，弟兄尚未分居，家中田地不多，日食不足。有眉人曾云忠者，自眉州買土布，運往富林等處發賣，常獲厚利；適又欲往，雇李占雲爲挑腳。李與家人商，籌銀一錠，隨曾在眉之萬勝場買布。曾買布四十八件，李買十八件，搭附曾布，担赴富林。此次替人挑担，因搭有布，工價甚薄，恰敷口食。直到漢源唐家壩賣去，布本每件八千，賣價十一千文；計本銀一錠，賺洋五元。本利共成銀十五兩，復自富林買猪五隻，販回眉州。猪本去銀十一兩，一路盤攪甚大，剩銀不敷，在名山縣賣猪一隻；其餘二對，趕回眉州新場售賣，得銀四十元。綜計此次往返一月餘，本銀十四元，淨賺銀二十六元。於是儘此四十元買布，自己挑担，再赴富林賣去。渡大渡河至大樹堡買猪十八隻，留足盤川，趕猪回縣，賣得七十餘元。又以全數買布，已是一百餘件，雇人挑担，自己徒步押走，居然大莊布客矣。此次沿途售賣，由富林循河道至紫打地（亦名安順場，爲河道大場，屬越巂縣）始得賣盡。開田灣猪價更賤，遂往田灣買猪四十六隻，販回眉州。

田灣之役　田灣距紫打地一百里，中間經一市場，名黑老鷂。黑老鷂有大袍哥名楊玉山，原眉州

韓家場人，其父楊三爺，舊在河道經商發財；眉州與黑老鴰二處，皆有住宅。玉山與其弟玉全，皆名袍哥，能通河道各場。李占雲過黑老鴰，以同鄉關係，拜謁楊玉山，求照拂。楊給名片一紙，謂任走何地，有此可以保險。李買猪回省，沿途關卡，每攔阻收稅，李即出示楊玉山名片云：『楊大爺命我爲他趕猪回眉州去。』卡員皆改容稱賀曰：『是楊大伯猪耶，恭喜賺錢。』隨即放行，不取一文。一直趕至雅州，始納稅契。每猪三百文，凡四十六猪，連保商費，共去錢三十二千零。趕回眉州，賣得銀百一十兩。綜計十兩銀本，販猪與布三次，恰共淨賺銀一百兩。第三次雖得楊大爺照拂，但因運道太遠，盤費太大，本銀七十餘兩，才賺三十餘兩，反爲利錢最薄之一次。其家歷年欠債，共一百兩，此次生意，恰將舊債償清。

第一次失敗　李占雲走富林一路既久，漸知建昌雲南雅片販至四川爲利倍蓰。乃於民國十二年秋收後，籌集小本，先往中壩趙渡等處小貿；奔走各鄉，收買黑白附片，沙參，桔梗，甘草，川芎，瞿麥，甘石，杏仁，麥冬，等藥材，隨買隨賣，見利即丟；轉回成都，則買荊芥故紙；過邛州，買蘇葉；沿途買賣，滾積資本。最後空囊買藥，收拾成挑，販往冕甯西昌會理等處賣去。購買雅片，又買防風一挑遮飾，運回四川。同行有四十餘人，皆自建昌販烟回省之小貿。不料被匪偵知，行至雅州塵子崗，突出匪徒三十餘人，將一行雅片盡行刼去。李占雲損失南土四十餘兩，銅元二十餘吊；只剩防風一挑未失，担回嘉定，賣銀四十餘元。

二四營奇遇　嘉定水口鎮曾經廷告李占雲，謂從河道緊打地進山，爲二四營娃袴脚等處，販鹽

和布入境，換花椒回鄉，利大無比。占雲遂未歸家，從嘉定買鹽滷（點豆腐用）二挑，過富林。原本每觔八十文，至富林售價一千文，為利百倍。更就富林買土布鹽巴各一挑，與其妹弟鄒華封担赴二四營掉賣，住黃姓店內。二四營在猓夷巢中，猓夷之俗，遇漢人即刦之；沒收其財物，將人綑賣與他部為奴，每人可賣銀若干兩。他部得人，又轉賣於較深夷巢，更得高價。每每擄人未久，已經轉賣數千里，不可復還。傳猓夷買得漢人，將兩足塗油，用杠炭火烘烤，使皮厚能踐瓦礫荊棘，作牛馬之用，負重致遠，動輒鞭打出血，慘無人道。永不復見天日。故漢人入內地經商者甚少。如欲前往，必展轉請人向夷酋取保。有保者猓夷不搶，如搶擄已經取保之人，則担保夷酋應與刼掠之夷結隊相攻，稱為打寃家，非到撲滅全部不止。李占雲此次，由袍哥白少山介紹姓袴脚開藥鋪之李某取保，故能安抵二四營。（按二四營即瀘甯營，在雅龍江套內，屬冕甯縣。）

二四營規矩：客店即為牙行。客商入店，招待食宿，并不逐日取費，只於出店日結算。客初入店，店主先來問：『客貨須賣現錢，或掉貨物？』且云：『此地現金不多，難賣高價；貨掉貨最為合算。客既販貨回川，則掉貨最宜。』李占雲初至此，一切不知，惟從店主教。應云：『掉貨。』第二日，即有夷人隨店主來取貨，說明待花椒成熟時，以椒償價。其後愈來愈多，川流不息。或取鹽巴，或取棉布，皆云將來摘椒償還。占雲恍惚迷離，聽其取去。惟重託店主担保償還。店主人殊不在意，淡然答云：『且登簿上，將來有我負責。』

』十餘日內，布疋脫盡，共只賣得現錢四百餘文，私心恐懼異常。鄒華封慰之云，『一哥，亦太疏虞，我等萬里辛苦，搬來血本，乃聽憑素不相識店主之一言，完全賒借與人。簿上所記，不過喞喞若干斤，喀喫布幾件，羅羅布幾件；家住何所尚且不知，將來不摘花椒償還，能向誰家理說』。古雲聞言，愈覺懊悔。惟已無可如何，只好鎮靜待之。自三月待至五月，尚無一人來店償貨。問店主人。店主狀甚厭煩，叱云：『你不耐候！頻頻作嚷何爲？』古雲嘔氣回房，自疑誤入匪窟，慮難生還，惟與鄒華封抱頭暗泣。不料五月中旬，諸夷次第來店，償還花椒；十餘日內，完全上齊，竟無一人躲賴，亦無分厘狡猾。應償花椒若干，恆屬有多無少，不必稱量可以收納。萬想不到夷人交易，竟至忠實如此。於是二人心花怒發，喜出望外，厚酬店主而去。計棉布每件二十八方，每方掉花椒十四兩；鹽每斤掉花椒一斤十兩；原本布每方二百餘文，鹽每斤四百五十文；所掉花椒，担至邛州，賣價每百觔九十五元；除口食盤用外，淨賺一百三十餘元。前次嚳子倘損失，賴此彌補。其年，弟兄分居，爲家事所累，暫未出門。

造物所忌之雅片貿易

李古雲既分家，獨立戶門，費用甚大，種田有限，日用不敷，不得已，又籌借資本，往建昌販煙。第一次民國十六年秋收後出發，販布過富林、黑老鴰賣去，轉進越嶲，買防風、茯苓，夾帶雅片運回，赴資州資陽賣去，賺錢不多。將本金寄兌回家，贍養妻子，餘錢買龍眼、白礬、紙煙、陳皮等貨，担進建昌。十七年二月，至雅州，聞前途有匪。適有大商人運貨二十七馱進西康，請駐軍一連保哨，小商

販隨之而行者凡十餘人，李雲云亦混其中。距至大相嶺，有匪六七十人出刦，與保哨軍隊激戰，飛彈如雨，哨兵敗潰，商人皆委貨逃走。匪去後，商人回看貨物，只粗重不值錢者在道。李占雲龍眼紙煙被刦，約值八九十元，剩有陳皮二十斤與白礬未要。依然担進建昌賣去，又往河道會理等處小貿數次，漸有資本數十元，再買雅片十餘兩，防風黃芩一挑，夾帶雅片回川。是年十月，行至麻柳灣（磨子崗下方）有匪徒二三十人，潛出林中，截斷兩方路口，不動聲色行刦，祇許被刦者進，不准走出；攔斷半日，共刦一百餘人。李占雲所帶雅片現錢皆被刦去，留防風黃芩一挑未要，担至嘉定賣去。心猶不死，又買布疋二十餘件，重進建昌，買雅片，配防風一挑，担回。此次未曾遇匪，自雅回眉賣去。時建昌雅片每兩五千二百文，眉值一元，恰爲對本利，共賺四十餘元，足抵從前損失。但其防風賣到邛州又被匪騙，至於行乞。

送財神起本　李占雲於十七年冬，自建昌出，在邛州保寧寺（場名）過年。新賣防風四十三元，藏貼腰帶中。有邛州小販王元興，自富林出，與李同住一店，窺見其錢。除日之夜，邀李過床吸烟，李原不吸烟，因屢向建昌販煙，漸知吸食，新才上癮，貪圖便宜過床吸煙。煙醉，昏沉睡去，被王元興用小剪剪破腰帶，竊銀逃走。煙醒摸錢，始知被騙。於是一錢不名，去家復遠，兼以年節，無從告貸，惟有在房暗泣。新正初二日，店主人清算店賬，該錢二十一千，無從籌措。店家亦代爲設法，邛州風俗，新正用紅紙印財神圖，挨戶送去，說吉利話四句，可得錢一百至四六百文，原可業也。適同店住有送財神者一人，將財神印板

寄店主人家，已出門去。店主替李踪來紅紙十張，以印板付之，又送與松煙一握，教吉利語四句。便於初二上午趕印，薄暮出門，探其人尚未走過之處，飛奔跑送。當日得二千八百文，連夜趕印，明日又送。至上元日，得錢三十餘釧，償還店賬，買滑竿（簡單肩輿）一付，邀一伙伴，上大路傭力，專走邛州百丈雅州三處，遇人即抬，不爭價值。歷時一月，除去煙飯店號，存錢七十餘千。又買花藥走富林貿易。輾轉翻騰，積資至二三十元。

趕煙會之結果　金川穆坪等處，皆種雅片，每年收割雅片之季，四方商賈，負販貨物，趕場鑽鄉，掉換煙土，稱為趕煙會。產煙之家，認為土內生產之物，與外客掉貨，不甚計較分量；故趕煙會者皆獲厚利。李占雲在邛州被騙後，千萬辛苦，掙得二三十元，計尚不夠防風血本，無臉回家；恰值穆坪煙會期間，上川南一帶小販，紛紛前往趕會，李亦夥混同行。到穆坪後，果然一帆風順，約略半月，將貨掉盡，共掉得煙土一百八十餘兩，計已值錢二千餘釧，回想正月元旦一錢不名景況，如在夢中。有仁壽張松林者，亦恰將貨掉盡，得煙四百餘兩，相偕同返。四月十三日，至天全靈龍關，突遇刦匪十三人，將二人煙土完全刦去；祇留盤川數釧，勉強吃回家中，仍是空空妙手。與正月初一無異。回想四個月中，經過情形，眞如一夢；有時不免怨天恨地，有時不覺撲嗤一笑。

最後的掙扎　李占雲自穆坪被刦後，自覺難與命運爭衡，遂絕意不再出門貿易。不料民十八年，

眉州天旱，所耕田地，全無收成，完粮納租，俱無出息，不得已，又將婦人紡棉所賣之三十千錢取爲商本出外貿易，先至丹稜毋店場買大豆，販下眉州，凡走兩次，微有利金。第三次從毋店買豆三斗，挑赴簡州三岔壩售賣，共走九天，賺錢四十千文。託熟人邱良臣帶三十千文回家俾妻子仍買棉花紡線。自己又從黃龍溪（距三岔壩三站）買地瓜，担過邛州平鹿壩夾門關一帶脫賣。就錢過百丈關買杠炭担赴成都賣去，又已有錢四十餘千。以之賣大頭菜八十斤，赴打箭鑪，沿途帶吃帶賣，抵打箭鑪，剩五十餘斤；本錢每斤四百餘，至此每斤三千文，共賣錢百餘串。從鑪城買蓮花白菜（廿籃）担赴瀘定，賣去。又往瓦窰坪（飛越嶺下，屬泥頭管），賣當歸二十五觔，（每觔一千二百二十文）至泥頭驛，買核桃三千，担赴夾江賣去，寄大洋四元回家，剩錢五十餘千。時已臘月，從夾江買士板曆書門神門錢等物販到鑪城，共賣錢七元餘。曆書在夾江每本一百二十文，沿途零賣作爲盤費。雅州每本二百文，滎經三百文，清溪八百文。冷磧值一千文，則已賣盡。鑪城每本可賣三千，惜已無有矣。在鑪過年正月初三，往瀘定橋買小菜，販賣瀘城一次。初十賣完，轉回瓦斯溝，尚未決定生意，恰逢轎夫換人，遂認抬回成都。

性格批評　余自瀘城雇夫回成都，（十二站）每名夫值十二元，由袁夫頭承攬，李占雲從瓦斯溝接抬，只少一站，理應得十一元；而李與袁夫頭議，每站才八千文；夫頭每站乾賺四角半。余聞之，甚抱不平。李卻無翻悔意。渠謂『出門人然諾爲重，此錢由他賺去，况我做生意亦須氣力，未必一天能賺四

五吊錢。」余覺其人言語舉止，確是一純粹良民，性格態度，俱非普通負販可及。私心憐之。及聞其過去艱難奮門歷史，更覺可以佩服。竊念如此等人，亦至於餓飯，或流爲匪，則是政治之罪，非社會之罪矣。

惜其人因貪做雅片生理，吸煙上癮，行走亦自攜帶煙具，刻不容離，未免可惜。其人能担能抬，能寫能算，能交際應對，能忍耐勞苦；從不與人爭唇門口；除吃煙外，饑飽有度，故能健康無病。當爲負販小貿中之質地最佳者。

移民問題

一八八　移民與國防

西康各縣，漢民較多之地，即治權最固之地，亦即國防最堅之地。

就一縣言：例如道孚縣，凡分六區三鄉，漢人最多之地爲縣治，（中區）泰甯，（泰甯鄉）覺樂寺（革西區）。漢人絕跡之地爲魚科鄉與沓壩鄉。故中區與革西區，從未發生叛亂。泰甯雖屬於東南二百里外，反爲該縣最和順之區。明正孔色麻孜瓦日四區，雖曾於辛亥發生叛亂，至今差粮無缺，尚稱易治。沓壩木茹，雖內屬甚早（康熙三十九年即投誠內屬，隸打箭廳）今反強梁不受羈勒。魚科改流

之役，曾經痛剿，受創最鉅；然旋即潛離，至今不上差粮。其他各縣類此者正多，不勝列舉。

就各部言：例如理塘土司轄地，即今理化定鄉稻成雅江四縣，原為一番部，共戴理塘營官與理塘喇嘛寺，受其指揮，與同向背。清季設粮台於理塘，置戍卒於中渡，博浪工火竹卡喇嘛埡等處；於是大道沿線，多有漢人，大道以外，則無漢人足跡矣。改流以來，屢經變亂；北自毛丫曲登，南至鄉稻，貢噶，莫拉石，皆已叛離，或僅受羈縻，惟此大道沿線，始終擁護中華政府，未嘗叛逆。

就全區言：漢人最多之地，為打箭鑪附近，卡拉一部，其次為南北兩路大道沿線。民元以來，迭經喪亂；惟卡拉一部，始終完固。南北兩路大道沿線，始終傾向中華，難於陷失。即近世僅存之十五縣言，仍以康(定)瀘(定)丹(巴)九(龍)為上缺，道(孚)鑪(霍)甘(孜)瞻(化)為中缺，雅(江)理(化)巴(安)鹽(井)為下缺，鄉(城)稻(成)得(榮)為棄缺也。德格五縣，雖歷屬四川，但因僻遠，漢人移住者少；故民七之役，輕易失陷。昌都一區，雖歷未隸屬四川，但以清代曾設台置戍，與市通商之故，有漢民數十家，故民元民七諸役，獨能死守；兵盡矢窮，乃為藏方所陷。桑昂雜隅，近在巴塘邊外，為藏方政治勢力最弱之區，清末復經趙爾豐派隊經營二年，一切建置皆有頭緒，然因未暇移民，民元之亂，忽焉喪失；至今無望規復。巴塘自民八以來，孤懸西陲，偪近藏軍；歷屆漢官，視同棄地；賴有漢戶三百餘家，遙奉正朔；雖四圍境土皆已梗化，惟此一區，始終不渝。最近格桑澤仁之亂，藏兵渡江來攻，該地民團荷械抵禦，苦戰連月擊

退藏番；北道軍事，特無後顧之憂，遂復德格全境。古云：『有人此有土，』其是之謂歟。

若問何以少數漢民便能鞏固邊圉，維繫治權？此理殊未易解。要其事實固彰彰著明，毫無反證者也。大抵因番族文化較漢族低，漢族同化力較番族強；故漢民表率番族向化甚易，而番族強迫漢族受治甚難故也：

一八九　移民與內亂

中國近世內亂不息。原因似多，其實不過人口太稠，生產力弱，失業者衆之所致耳。西康隣接之四川省，尤爲最著之例。

四川爲一大盆地，重山四塞，對外交通，非常不便。中間沃野千里，氣候溫和，物產饒富，人口增殖率甚大。而民性寬緩融和，不能振齊，安土重遷，乏於遠略；故人口增殖，易達極限。既達極限，則大亂蠭起，自相殘殺，必至人煙稀少，而後甯息。有時政治還難上軌，則繼續擾亂，釀成浩刼，每至人煙俱絕，乃獲安甯。如此治亂相循，成爲定例。四千年來，小治小亂，不可勝記；大治大刼各三四次。茲約舉其著者。

秦（二十餘年）小亂。（秦併巴蜀初期，蜀土小亂二[illegible]年。）

西漢（二百餘年） 大治。

新漢（公孫述據蜀前後二十年） 小亂。

後漢至晉初（二百餘年， 大治。（一時人才蔚盛，有『漢徵八士，蜀有其四』之諺。）

西東晉間（李氏據蜀前後六十年） 大亂。（李特之亂，蜀人流徙，東下荊湘，南入七郡，蜀中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李壽徙獠入蜀，乃有人烟。）

宋齊梁周（二百餘年， 迭有小亂。（獠人入蜀初期，客土不安，時起擾亂，直至全被同化乃已。）

隋至唐中葉（自隋定蜀亂，至唐玄宗幸蜀三百餘年， 大治。（玄宗幸蜀時，巴蜀富樂，比於揚州，時有『揚一益二』之諺。）

唐末葉（一百三十餘年， 迭有小亂。

前蜀（王氏據蜀二十餘年） 小治。（其時中原大亂，衣冠之族，多徙蜀中。）

前後蜀間，（五年， 小亂。

後蜀（孟氏據蜀三十餘年）　小治。

宋初（數十年）　小亂。（王小波李順之亂，由於『地狹民稠，耕種不足給，』見於通鑑。）

兩宋（約二百餘年，）　大治。（宋代蜀士之盛，亙古無兩。著於宋史者，凡一百八十五人。其原因由於承平日久。）

宋元間（元宋爭蜀期，凡五十一年，）　大亂。（自寶慶以降，元騎入蜀數十次，宋人抗拒，大小數百戰，殺戮之慘，為歷代所無。直至蜀人盡絕，全局乃陷。）

元世，（八十餘年）　小治。（元有蜀地七十九年，為移民填蜀時期。明氏據蜀十四年，為休養生息時期。）

明初世（自太祖至孝宗之世，一百三十餘年，）　大治。（明之初世，蜀士亦盛。）

明中世（武宗初年）　小亂。（藍廷瑞鄢本恕之亂，九年而平。）

明末世（自世宗至崇禎，百二十餘年，）　大治。

明清間（自流寇亂蜀，至清軍定蜀，凡三十年）　大亂。（前後三十餘年，羣盜蜂起，專事刼殺，人不安業，食料奇艱，草木俱盡，殺人為糧，直至人烟盡絕，乃克甯靜。）

清康雍乾三朝（百餘年，）大治。

乾嘉間（十餘年，）小亂。（教匪之亂）

嘉道咸同光宣六朝（百餘年，）大治。（咸同間藍李之亂五年而定騷擾地面亦狹）

辛亥以來（二十一年，）大亂。

兩晉間，宋元間，明清間，三次大亂，爲四川三大浩劫，人民略無孑遺。查其前期，則皆治平甚久生齒甚繁之大治時期也。據蜀難敍略紀亂荒書蜀記蜀碧諸書所載，自順治元年張獻忠二次入蜀，至康熙初，二十餘年間，全蜀無寸土得免兵禍；人民捨棄百業，持戈自衛，田地荒蕪，穀物食盡。其得免於獻逆屠戮之民，下寨回家，種粮俱絕；初則採芹掘蕨，繼食野草樹皮；草木俱盡，刼人而食；至於掘啖死尸，父子不避。軍營將弁，則發卒四出，覓人爲粮。往弱小民，則結伍攔路，襲人圖飽。甚至有無人可食，入衙殺官；官民俱盡，自嚼其指者。人烟既稀，虎豹晝出，孑遺之民，莫能或免。成都夙號錦城，時則叢樹合拱，豺狼隊遊；清軍初至，皆營於城上以避之。世傳獻忠屠蜀，非獻忠能殺盡蜀人，因獻忠之亂，而蜀人死絕也。清康熙初，漸招兩湖三江閩廣陝甘貧民，入川領墾。歷八十餘年，至乾隆元年，編審戶口，凡四川五道所轄一百四十一廳州縣衛所土司，（今之西康在內）其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戶；以平均每戶五人計算，亦才三

百餘萬人。是爲川省人口最少時期。自乾隆至今，不足二百年雖經歷次兵燹微不殺戮多少治世未休養甚厚；據民十二年海關調查，全川已有七千二百九十三萬人口；較二百年前，增加二十餘倍。繁殖率之大，誠屬可驚。然亦已人滿爲患矣

現在成都平原人口密度，每方英里達千五百人之多，爲世界第一。合全川磽瘠山僻之地計，平均每方英里得五十八人，與江蘇山東湖北三省伯仲。然生產事業之發達，與人口擴散之便利，則不逮三省百一。自民元以來，軍匪騷擾。治道敝壞士貨滯塞，金融枯窘。工商凋敝，農產減縮。失業之人遍於城野，初賴擴張軍隊，增設機關，以收容之。現則全省軍隊已有三十餘萬，殆已超過英美列強全國兵額。政學機關，亦已比立如林，無可再增。而農工商學失業之人，年增倍蓰；縱橫播弄，各求出路。舉凡過去一切政治設施，社會現象，無非收括現有，安置游民，以亂治亂，暫維現狀之計。今則各軍首長，俱呈術竭技窮，捉襟見肘之概。若非及早設法，移徙人民，新興生業；則四川第四大浩劫，安能免乎？

夫西康隸屬川省，已二百年；政治關係，既甚密切，社會經濟，相依爲命。彼方正苦漢人缺乏，治權不固，利源不闢，亟須此方之移民墳實。此方亦正苦人滿爲患，切須擴散邊方，消弭禍源。二者相需若是其巧：而乃兩不相謀，漠如秦越者，則無人提倡之過也。

一九〇 移民與開發實業

西康文化低淺，實業幼稚。其人頑固守舊，安於現狀，不求進展。舉凡農牧工鑛，皆呈原始時期之處女狀態。喇嘛教徒，惟知愛護地力，保持富源，動輒指爲神山神谷，禁人擾動；利棄於地，自甘坐窮。欲其自動開發利源，以供世用，殆爲絕不可能之事。是非輸入非喇嘛教徒之漢人，以政治勢力助之開發不可。又番族無物質文明可言，知識粗陋，手技拙劣，各種實業，非以漢人領導之，斷難發展。例如金鑛，明清以前，康地全未開採。自經漢人採掘後，番人亦習其事。今則折多山以西各金鑛區，番族鑛夫多於漢人矣。又如木作，當名山木匠未至以前，番中無木器，無馱鞍；房屋之柱，不施斲削；橋梁疊木爲之，不施穿瓴；今則一切已大改良。雖其工作仍爲漢人所擅，番人亦不無相當進步。此皆就小者言之。若夫西康最大富源，實惟畜牧。番族從事牧業，已歷千年，至今毫無寸進。若得漢人以科學方法大規模經營之；輸入新種，改良牛羊；栽培牧草，以爲冬芻；提倡製造，以厚收益；十年之內，可使西南經濟頓然改觀。他如改良農業，採伐森林，建設市場，修築道路，創辦水電，利用風力等偉大事業，殆無一不須移民爲之主持焉。

一九一 移民之穩健辦法

西康移民，已有前鑑，參上各節自能瞭然。茲不必更爲空論，但歸納其旨條列如下：

一、鼓勵移民，不必貪多，要能予以生業安全之保障，使其樂於邊居，不思鄉里。藉其鄉信，招致戚黨親朋，源源出關，自圖發展。

二、移民初來，不必即墾，宜先使從事工商，負販採藥狩獵開鑛伐木等務，俾其習於邊上，微有積蓄，安置家室，自然趨向墾牧，以定世業。

三、移民不必由政府以命令強制。但宜將邊地景況內地危機，廣爲宣傳，使齊民覺悟，志願徙邊，則其開墾，乃成定業。昔趙爾豐劃撥鉅款，自湖北四川招募墾夫。應募之人，中途聞邊地苦寒，逃者什九。其到墾地者，遲徒開墾，種種非法，一年無收，又俱惶恐逃去。鉅款虛糜，徒爲世戒，可爲鑑矣。

四、不必提倡兵墾。但宜使戍邊軍隊，久留勿歸；使之漸娶番婦，立副業——工商農牧，安於邊地，化爲住民。

五、不必提倡官墾。但宜多設農事試驗場，培育新種，考驗風土，予墾民以種植正規，俾無失敗。

六、凡有番民頑抗，曾經痛剿，或遭他種天災人禍，可得大量新荒熟地之處，宜即移軍駐牧，俾因軍隊所在，商賈雲集，市街興盛，墾民隨之；循乾隆經營金川成例，化爲漢土。

以上所舉，特就西康移民過去之事實推究，認爲簡而易行，穩健不敗之要旨。若果有強固統一之

政府，認移民實邊爲急切之圖，決以鉅款大力爲之，輔以輿論界之鼓吹，科學家之領導，事業務規其大，移民務求其多，籌備精詳，步驟井然，則年徙一百萬人入康，似亦無所不可。惜中國近況，斷難致此。回顧四千年來，華人外延歷史亦未曾經如此途徑。故吾人對於政府誠實之希望，只有力行上列六條而已。

一九二 客民生活之容易

假使內地漢人，突到康地，舉目無親，腰囊空空之生活是否困難？生命有無危險？此欲赴邊地者必得考慮之問題也。余於此間，亦可憑據經驗，忠實解答如下：

一、關於居住方面 草地風俗，任何之莊房帳幕，皆可容留外人住宿。尤於漢人，視爲當然之義務。翌晨去時，或酬糌粑一握，或竟不酬而去。若酬在人針線一二事，則將樂不可支矣。亦有官吏關人，酬以銀錢，則爲異數；然其值已較內地客棧輕賤十百倍。如余等蒞康，一行二三十人，馱馬二三十匹，每宿一處，酬藏洋一元，合銀四角，即已足矣。此就行者言之。若夫住者，則番地材木甚賤，建一板房，不過費十餘元；製一黑帳房，值二三十元五六十元不等，可以用之終身。建築碉房，所費較大；然番俗，有人造屋，鄰里親友，各以材木人力相勸，不取資酬，故亦非甚費事。總之任何人入西康，住宅皆不成問題也。

二、關於飲食方面 西康乳肉賤而易得。番人且喜施與。購買更屬容易。惟穀物甚少除糌粑外難具兼味；米尤缺乏，此與漢人習慣最違反處。惟此係口味問題，并非營養問題。若能習食糌粑乳肉，亦是增進健康之道。又番地蔬菜果類太少，亦大缺憾。然遍地可種蔬菜果實，特土人不知耳。若客民能從事栽培，則不惟可以滿足自己需要，且可以爲資生大利。若夫野味充斥，俯拾即是，余敢相信苟非手足殘廢者，在康决無餓死之虞。

三、關於衣服方面 西康甚寒，漢人至者，易罹寒疾，此誠然也。然寒冷之地，皮毛亦佳。除狐皮猞猁，價值太高，非一般移民所能製備外：若羊皮羊毛氊毯子雜皮之類，價較內地倍廉，當不難製。若仿番人，置無面羊裘一襲，不過值銀數元；晝衣夜衾，四季可御，當不復患寒矣。且西康羊皮羊毛，皆自青海輸入，價尙嫌高，若能就西康草地自行畜養，則人製一裘，如拾薪耳。

四、關於生業方面 移民之有資本者，初至西康，從事小貿，利厚而社會地位甚高，是爲最佳之生業。無資本而挾技藝者，隨處皆可獲資，决不賦閒，爲次佳之業。（大抵木作，成衣，剃頭，爲上業，金工，泥工，鞣革，硝皮，雕刻，繪畫，等工次之。）無資本技藝而有氣力者，可以墾荒，開鑛，伐木，燒碳，打獵，爲又次之業。無資本技藝氣力而能書算者，可供役於官署及商店，糊口甚易，成就甚難，反爲落後之業。此皆就現在西康經濟狀況言。若其建設成功，實業發達，有多量大規模之場廠公司產生，則雖老弱婦孺，亦莫不有

正當安插矣。

一九三　赴康者宜具之藝能

閱者亦欲到西康去乎。西康謀生誠易，如能具下列之藝能，則更易而無失敗也。

一、關於技藝者：

一、能木工，具有木作諸器械。

二、能縫工，攜有刀尺與多量之鍼線。

三、能金銀工，或鐵工，攜有鉗錘諸械。

四、能鞣革鞘皮。

五、能剃頭，幷攜有剃刀磨石耳具。

六、能書算。

七、能雕刻印刷繪畫。

二、關於性能者：

一、年少聰明，易學番語。

二、身體強健，能耐風寒饑渴。

三、有氣力，能担挑小貿。

四、不吸煙，賭錢，淫蕩，縱慾。

五、不擇事業，勤奮不怠。

六、工於計算。

三、關於才識者：

一、略具有公民常識，明白邊情。

二、有敎學，作官，作吏，經商之才能經驗。

三、通曉漢夷語言或文字。

四、通曉佛學。

五、能認識藥物，解其效用。

六、能認識金脈鑛苗。

上列各條，任有其一，到康地去，生活方面，絕無問題。苟能兼具數長，則立業致富，如反掌耳。

猓猓

一九四 中華民族之鐵豆

猓猓為南苗之一支，分佈四川之建南八縣，與雲南東部高原中，即古代之爨僰也。現在人口約十五萬，分生熟二種。熟猓為已經投誠漢官，列於編氓者，性較馴，滇省猓民多是也。生猓居深山老林中，有若干部落，各戴酋長，以耕牧狩獵搶刼為業，不受漢官約束，建南八縣之猓猓多是也。無論生猓熟猓，性皆強頑固執，墨守其自有習俗，服御，語文，宗教，數千年來，不為漢族所同化，余故呼為中華民族中之鐵豆。

猓猓族之文化，大約創於唐時。其文為單音字，直書，右行，去苗文不遠。其宗教為巫教，祀鬼神。其俗深閉固拒，外人莫窺其詳。大抵階級甚嚴，同階級始能婚配，有亂級發生性交之事，則其父母立撲殺之，決不躊躇。以此之故，能維持其純粹血統與乖謬習俗，歷二千年，不為他族所同化。

生猓復分三級：

一、貴族　酋長掌印之者為土司，大都唐宋元明清世，羈縻猓人所頒之印信也。土司家族之不得

猓猓與其娃子



掌印者爲土目：皆坐食享樂，不操生業。多識猓文。

二、黑夷　爲猓族之平民，有生業，或耕或牧，或爲巫師。貧富不等，富者亦有奴隸，貧者躬親操作。戰爭刼掠，此級爲中堅之指揮者。一土目所屬爲一支，各支不必聚居一處，大支略地多者，或分散數百里外，混居於他支之中。

三、白夷　猓猓常擄掠鄰族，如漢族番族苗族等，役爲奴隸，稱曰娃子。娃子受役既久，忘其本性，一切惟猓是從，儼然猓化。漢民呼之爲白夷，亦曰白骨頭，純猓爲黑

夷，亦曰黑骨頭；賤之之稱，非猓夷自呼如此也。

中華各民族中，實惟漢族文化較高；其他各族，莫不加以尊敬；獨猓族睥視漢人，掠得之後，即以牛馬役之，恰如近世歐美之役黑奴，此一異也。建南白夷約五十餘萬，漢人殆居什九，若使羣起撲猓，自圖解放，易如反掌；而此五十餘萬之白夷，竟甘役屬於十餘萬黑夷之下，莫能自拔，此二異也。建南八屬，自漢以來，歷受漢官治理。雖政治力量時有強弱，猓族却未建設政府管領此地。以漢官治區，而任漢人淪爲治下夷狄之奴隸至於數十萬之多，此三異也。

大抵猓夷文化雖淺，政治組織，亦自有其特長之處；駕馭部民與防止同化之法，幷甚嚴密；故能於我中華民族之大鎔爐中百煉不化。閱下各節，可知其概矣。

一九五 從來治猓之法

猓夷不善治生，日用之物，惟恃強刼。若刼同族，則兩族成怨家，攻殺不可解，故恒遠出以刼漢人。每刼一家，器物粮食，悉取無遺，惟棄笨重木器而已。俗以能刼人爲武，全族頌之；不刼者爲怯懦無用，無與論婚交際者。

其地所產，爲牛皮，羊皮，羊毛，雅片，貝母，秦艽，黃芩，防風，南星，麝香，豹皮，杉板，等品。所缺爲鹽布；故亦

西康九龍縣坐質之玀玀



須與漢人交易。漢商入玀貿易者，須覓玀人重重担保，而後敢至。故其物價甚昂。夷人好金而吝，得金即積藏之不忍用，不甘以之交易；日用物品，又不能自造；遂常外出行刼，養成風氣也。每刼得大批物品歸，則安坐享用，暫不刼人。使用既罄，又復出巢，刼物之外，兼擄人爲娃子。漢人剿不勝剿，防不勝防，惟有遠徙避之。每値漢軍強盛，則夷人退回老巢；漢族墾民，拓展至於山麓之地。或値漢軍，勢弱夷人，出巢則漢民退處城堡附近，晝夜防守，仍不得安。如此張弛消長，永

撫甯時。漢官惟於施行痛剿後，復令投誠夷支，出一重要頭人上目，來縣坐質，保以後不復出刼，是爲質夷。凡遣質夷，皆先有大頭人來，與漢官鑽皮插血爲誓。其法；椎一牛，滴血酒中，剝牛皮張於架上，官與夷酋，各從皮下穿過，甫出皮外，卽有一人持血酒一卮與之，立飲盡。有欍巫在側作法，咒曰：『如渝盟也，有如此牛。』猓夷畏誓，能確遵約。

質夷因夷卡中，禁錮甚嚴。某支地界出事，則提其質夷嚴鞫，使函致其酋，清退人贓。不承，則嚴刑拷掠，必承乃已。凡笞夷，皆縛其腿脛，屈膝跪地，錮一手於板櫈上，一人緊抱其頭，一人反屈其他一手向後方，使不得彈動，然後笞之。每打必至墳瘇，狀至慘酷。如稍鬆緩，卽每反抗傷人也。夷受創深時，大呼嗚嗚，終至承認辦查原物；遣人走告其家，備述苦楚；如爲其支所刼，其家必淸還原物：如爲他支所刼，亦必約其本支前往索取，不還卽成怨家，互相報復，至於還而後已。

質夷在卡，平時皆上鐐銬，防逸。其家每數月或一年，輒易一人坐質，以均苦樂。建南猓夷，經同光間大剿後，各有坐質夷人在西昌獄，故清末民初，建南安靖。民國六年，各股猓夷忽合股襲入西昌，撲卡，刼質。質夷亡失大半。其時川軍某部鎭建南，駐西昌，事前未有防備，事後未曾追剿，建南人民俱傳其受猓夷三十萬兩，賣放質夷云。自是以後，夷亂大作，甯屬裂地，爲之荒廢大半。近年屢次兵征，始漸有質夷增加云。

一九六　猓夷與師巫

猓夷建屋山中，多係茅舍。只屋一間，上方鋪竹席，書為尊位，夜為臥所，家神供於席後壁上，無偶相與牌位，僅折樹條花草一小枝插於壁間；初入猓家，不知其為神也。席之右側為火堂，右角為牛馬牢。貴賤皆赤脚。脚皮堅厚，能踐荆棘。布衫著褲，外披氈衫。氈衫用牛羊毛織之粗布，或羊毛毡為之，多黑色；長方形，而於一邊貫繩約而褶之，以為領，彷彿古時之披風；猓人出必披之，可以避雨，亦可恃為穿踰荆莽之助。夜以為衾，蒙首而臥，脚以下聽其露出，女子無褲，著百褶之裙，多白色，褶層相覆五六級，式如覆瓦。黑夷之裙甚長，騎馬亦不露脚；白夷蓋膝股而止，是為定製。頭纏氈布，挽堅結於額，形如乳角；此為猓猓保育之神，尊崇甚篤，他人不得以手觸之，觸為慢神，其人必拔刀相仇，入室而對其樹枝溲溺（他處皆可隨便溲溺）者亦然。其飲食甚粗糲，以蕎麥為主。亦嗜飲，不能自釀，常掠漢人入山為之釀造。醉後迷亂，每致因戲相殺。其地不產鹽布，賴漢商販往；相禁不劫鹽布商人。（但亦須有保者。）家畜必飼以鹽。鹽甚貴，平時人不忍食，年節乃肯盡量用之。其年節亦與漢俗同期，間休三日；殺一猪，三日之內必將全猪食盡。若為奴隸，猪頭必獻於黑夷主。俗以其猪頭為最敬也。殺猪用刀，殺羊用梃，猪用火炙，羊則剝皮而烹之。其烹肉，給鹽而已，無他作料。無陶器，剜木為盌，手拈而食之。低濕之處，亦有稻田，知造米飯，且有

水礦水磨之屬；大都為擄得漢人所教，或原為漢地，經玀佔領而仍之也。高山無稻之處，則食蕎粑；或用甜蕎米作飯。無大小麥及青稞，惟有燕麥，量甚少，僅充點心。安甯河以西之玀，乃有種青稞與玉蜀黍者。金沙江沿岸之玀，有種麥者。

玀夷文書，惟師巫識之。師巫有二類：持鈴者曰「寧母，」俗呼鑾鐺公。持鼓者曰「蘇力，」俗呼鑾道士。傳師巫有邪術，能禁鬼。凡玀玀病，咸認為鬼祟，延巫治之。巫削桃柳為弓矢刀劍，縛室中，以為神：白坐火堂側，玀之家人娃子伴之圍坐：巫一手持羊皮鼓，一手以弓擊之，蓬蓬有聲；口誦經咒。已而神降，巫身戰慄，鼓亂鳴。神去體甯，始宰雞羊作法禳解。又或以木叉一，付另一人持之，巫對其人唸經，則神附於執叉者，跳跟室內，驅逐鬼邪，云可使病愈。亦往往有驗。玀俗，凡懷怨於人而不能報，則延巫作法，咒一雞或猪羊，打而死之，以其頭向門外，唸經咒久之，謂此雞羊猪之鬼，即將痛恨怨家而往祟之。他人病，亦每自疑為怨家所咒，則亦延巫作法，使其牲之鬼不至來祟。稱為「知日嘴。」凡巫作法畢，以所削桃柳刀矢懸主家門上，謂鬼魅望見即避，不復能為害矣。玀有巫蠱術，取髮或銀物，封瓦罐中，施咒後，潛埋怨家宅近，則其家多不幸事。如其家已覺中人巫蠱，則亦延巫治之。巫能作法，識所埋處，發而破之。師巫無階級，白夷習者，較黑夷多。建南漢人，或亦習之，漢人有病，亦多延巫逐魅。未識是漢巫傳於玀中，抑漢人化於玀俗也。

猓死，皆行火葬，俗尙騎馬，某家葬日，遠近名馬皆來會馳賽以當吊唁。賽馬外，亦喜打獵跳歌。其跳歌，亦稱爲跳歌裝。（漢人語）跳法甚簡單，或歌而不跳，其祀神，不焚香楮，亦獻酒肉。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祀先祖於家，（家神卽壁間所插之樹枝或花草）頗似漢人之中元節。其日，以蒿枝紮火把，家人各持一束然之魚貫而出繞宅一周，繞田一周，而歸。

一九七 瓠笙與竹琴

我國古樂，分金石絲竹瓠土革木八器，今則瓠器已無存者。猓夷之樂，尙存瓠制。用葫蘆殼爲之，穿八九孔，孔插一竹管；奏者口銜葫蘆之嘴吹之，音亦悅耳。漢人呼爲葫蘆笙。

又有口琴一種，係一薄竹片，長四寸，闊三分，剜虛之，留一線之篾爲絃，首尾橫處皆存，持向口邊吹之，亦具琴韻。或去中心篾絃，以絲代之。此物西番亦盛行，維西志亦載之，且係三枚合組，則其爲滇邊原產，偶然流行於番猓中耳。

一九八 猓猓婚俗

猓夷婚俗甚奇。男子向女家求婚，女家恆索財禮甚奢，富者或至數千元。嫁時，女子亦自攜私蓄來，

其父母復以娃子陪嫁，所值殆足相抵。婚日，亦殺牛羊宴客。搭棚於屋外，以居新夫婦，不使進本屋，意防煞邪入室也。凡婚，男宅命娃子丫頭担酒牽馬赴女宅迎親，女家亦遣奴僕送之。新人騎馬，來入棚內，與男同室，異席而宿，貌若路人。夜半，新郎潛赴女席，新娘拒之，互抓嚙毆撲，至於力竭，仍不得交。每夜如此，新娘乘間逃回。男家須再致聘金，餽牛酒，使人牽馬迎女。女亦再攜賠嫁若干至，再如前同居，如不得交，女仍逃歸。至於三次，聘金賠嫁皆盡，始得交媾，亦尚不得爲夫婦，外貌疏淡，仍若路人也。迨有孕，始相親接。既生子，則其父母另築一室，分出居之。凡猓夷，每娶一子，見孫即分。子孫蕃衍，是爲一小支。

猓女亦有秀美者，甚貞潔，絕無外遇；有則其父母立殺之。漢人在建南，有與猓女親暱，誘以狎褻者；女宛轉推拒，堅不肯從。自謂一度春風，即遭慘戮。故俗諺云『貞猓猓，狗西番。』

一九九　昭覺故事

昭覺，今世之僑縣也。原縣在大涼山之南，屬西溪河流域，當雷波入建南大路，土名大田壩；平原縱橫十餘里，產稻，四圍皆猓巢也。清道光中，大剿涼山猓夷，築土城於此，曰交足汛。駐把總一員，以兵戍之。招民領墾，得漢人百餘家，多以經營猓中鹽布商販爲業，故曰交足。清末時，汛兵勢弱，猓夷復出行劫，宣統元年，飭建昌鎮督兵協剿。於是甯遠府陳某，與建昌鎮田某，率軍自西進，馬邊董統領率軍自北進，兩

路軍會於交足。諸官相度其地，距雷波西昌越嶲各三日程，距馬邊峨邊披砂（昔爲汛，今爲甯南縣）與雲南之永善縣各四日程，地位適中。會請設縣，轄投誠諸猓部，改稱昭覺。於老城之北約四五里，另築新城，磚石堅固，規制皆如內地。拆老城材木，建衙署市街祠廟。更徙西昌貧民實之。駐軍三營備夷，自縣東之烏坡廠（銅廠，距昭覺六十里，）至縣西之玄參壩（距昭覺一百六十里，距西昌六十里，）皆漢軍也。一時商賈雲集，鑛務與盛。川商人建南者，多棄相嶺大道，改趨此途。民國二年，田劍秋任昭覺知事，令無論漢夷，一律按畝納稅。猓夷方畏漢民耕墾強佔，開納粮者得爲永業，皆喜躍陞科。時有西昌大與場人被刧，傳爲昭覺四塊壩馬家猓夷所爲。有四塊夷至大與場購物，場民拘之。四塊馬家，亦出猓隊刧沿途漢商，以備交質。適有營長曾璧光，率軍進駐昭覺，保有商貨同行；其兵多以槍梢商馱上，徒步從之；馬家夷見商馱，擬擋獲；兵與之爭，遂致衝突；互有殺傷；槍與商馱，爲夷人所擄。曾懼上峯見責，委過知事，曰『田劍秋派粮逼反。』田被撤差，竟罷征粮，昭覺既無粮，不能養兵，漸漸抽調駐軍外移。至民國五六年時，僅存一哨。（百人）民國七年，劉成勛接防建南．其將宿靖南入駐西昌，因剿禮州熱水夷失利，滇人華風歌自會理來襲宿，調此一哨自衛。於是昭覺無防軍，猓漸滋事。縣知事段某懼，赴西昌請兵。時建南大亂，無兵可撥，段遂辭不返治。民國八年，陳遐齡撫有建南，委印綵人宋誠門爲昭覺知事，宋請派防軍同行，自正月至六月不得請；遂留西昌不敢行。猓夷見官久不至，遂反。

先是，昭覺設治初，招撫附近白夷。有白夷三十餘家，一百餘人，皆昔被猓夷掠賣爲奴，已傳二三世者；及是來歸，安置城內，稱爲難民。附城猓夷八氣家之奴最多。八氣巨族也，冕甯卄相營與越嶲皆有其分支。民八六月初十日晨，糾合猓衆三千餘，突來撲縣。城中時有漢人百餘家，難民三十餘家，共有壯丁約二百人；無官無兵，又無宿備；及是，倉皇失措，被猓夷大掠，十室九空。器物掠盡，乃殺難民首領魏有甫，盡縛難民，將及漢戶。有原在縣署充當士兵之猓趕至，力阻諸猓勿犯漢人，恐漢軍將復至也。於是邀集漢戶首領李少璞等，出與猓夷議和。議定猓軍不殺擄漢人，但將所已刼得之財物與難民攜去；漢人呈報，官府須爲夷軍粉飾，謂係索取娃子，並非反叛，請勿派兵前來。漢人方在危險中，皆依之。猓衆當日退去。將退時，悉殺難民之壯丁與老者，只留婦孺，與所刼財物，按支攤分，捆載而去；淒慘之狀，傳者泣血。漢人遵約呈報西昌，時陳遐齡旅長孫涵駐防建南，掩耳盜鈴，竟不派遣防軍；雖委知事，無敢赴任者。昭覺漢戶失望，漸漸徙去。現存數家；皆托夷兵保護，佃夷地耕種；夷人利其磨麵釀酒木石等藝，且資其販入鹽布諸物，故能苟存也。

民國九年，西昌人羅仲鳴任昭覺知事，曾赴昭覺一次駐數月而出，此後知事皆僑駐西昌，坐領薪俸。民十七年，王樹官任知事。時建南爲二十四軍防地，責知事赴任，不赴任者停其俸給。王請猓夷沿途保送，曾再至昭覺一次。至則城與衙署市街皆爲猓夷撤毀，無托足處，寄宿猓宅數日，聞猓人將害己，復

倩夷會保送出境。抵西昌後，粉飾呈報，頗受上峯嘉獎。自是以後，知事皆僑寓西昌。

昭覺爲二等縣缺，全衙每月開支五百元，至今由西昌縣政府按月撥付云。

二〇〇 某軍官賣白夷

建南黑夷甚多，白夷甚少。黑夷每戶所轄之白夷，多者千餘戶，少亦數十人。白夷苦作如牛馬，偶有積畜，受主家剝削殆盡，終不能富所生子女，不得自主婚嫁。婚嫁之權，操于主家。猓女出嫁時，提白夷女爲丫頭，陪嫁他支；他支主家，以自配其娃子；故白夷無親戚。凡作戰，白夷丁壯，概籍爲前隊，死傷甚衆，絕不撫恤。戰敗納款，或黑夷有其他餽贈，皆派斂於所屬白夷；黑夷所畜不能用也。

黑夷嗜積金，每得一文二文，卽儲勿用；積十餘千，輒易一元藏之；積十四元，易銀一錠藏之；積再多，易一大錠藏之。其室無箱櫃，大錠皆藏深山土中，使人勿覺。每値宴客，則竊自取回，陳列室內，誇耀於衆。酒酣，忽獨逸去，仍藏其銀，雖子女不使知。多有黑夷暴亡，其銀竟不復出於土者；故猓山中時得無主窖藏也。若白夷，稍有積畜，卽被主家攫去。故黑夷甚富，白夷甚貧。黑夷如遇白夷謀叛，不能制止之時卽出其私財，賄買官府爲之制止。漢官愛財，助其壓抑白夷。白夷皆貧，故不得官府保護也。相傳從前川軍某營長時，駐防冕甯；於時漢勢頗強，各支黑夷來縣坐質者甚多。黑夷爲供獻官府貨賄，重剝白夷，白夷不

能堪，相結叛玀歸漢，全境默契，約日待發。黑夷知其謀，惶恐無以為計，共集生銀三千錠，賄某營長出為彈壓。某受之，使人傳語白夷，敢畔者剿。白夷遂不敢動。黑夷得以計戮為首者，以次誅殺可疑丁壯，死數千人。自是以後，白夷無復敢畔玀者。

二〇一 打怨家

相傳玀夷生子，則稱與兒同量之鐵鑄刀，待兒滿十六週歲，聚族人，行授刀禮；歷數各支怨家與結怨原由，責兒報復。其平時家人聚談，亦為怨家歷史而已。兒既壯，時刻以報仇為念。每於農暇，糾合族人，及其娃子，攻入怨家村落，殺人刼貨而歸。是為報仇，每報一仇，則砍一痕於刀背誌之。以刀背痕多為榮。

任何玀人皆有怨家。報怨之法，或暗襲，或明攻。勝者雖云報仇，敗者復認之為怨家，更圖報復。展轉相報，歷十百世不能已。如殺一男子，惟其父族仇之。如殺一女子，女之父族母族皆為之怨家。故玀俗視女子甚尊貴：如兩族爭鬭，糾結不解時，他族出為和解，必先以女子入陣大呼停戰。雙方見是女子，惟恐傷之，戰事立止。各退半里，由調停人往來議和。雙方不得面議，恐被刼挾持也。如雙方或不允和，其女子聲言『無面回家，行將自殺』，則莫敢不諾。因設女子因此自殺，則更多怨家二支也。凡玀夷解仇言和，必須設誓。小誓殺一雞，擲其頭於門外；如頭向內，則云信誓可久；向外，則云易渝。大誓椎牛，鑽皮插血。

猓夷女子受辱，即委其裙於地而去，必待族人復仇，始肯著裙。其裙在地，他人亦莫敢取，取則亦成怨家也。是故旅行猓中，能得女子保險嚮導，最爲安全。

戰敗後之猓猓婦孺



二〇二 鄧秀廷治夷

今川康邊防軍旅長鄧秀廷，冕甯縣二四營人，精猓語，有胆力，初以辦團受撫。編爲營長，後從羊仁安，漸升至團長，駐防冕甯甚久，長於治夷。冕甯自張英去後，猓夷張肆，道路皆塞。經鄧剿撫數年，現已收復八九。其治夷術，專在利用各支相仇。居常刺探各支仇怨，每晤見夷酋，輒以夷語挑撥之，俾其互鬥。相殺日久，勢力漸弱，幷來乞助於鄧，因得取人坐質，而羈勒之。其於猓之來歸者，復能撫以恩信，得其歡心。縱若害之，其人不自覺矣。其部下收撫猓夷甚多，用爲僕役，奔走出入，未嘗疑之。曾有怨夷七八支，恨之入骨，不能報，相集醵金，買鄧貼身夷僕行刺，鄧佯死獲免。於是大戮諸支黑白夷至數千人。幸脫者皆遠逃不敢歸。威名著於建南。其後辦越嶲夷務，西昭夷務，德昌夷務，大都剿多於撫，幷著成效。

二〇三 猓番相同之點

猓猓與西番，雖爲兩族，然其風俗語文相似之點甚多。列舉於下，足證兩族具有同源之歷史。

關於語言者　猓猓語文專家楊成志君謂，猓猓語文有六特點：(一)動詞常在名詞之後，(二)形容詞常在名詞之後，(三)主位與賓位聯接，(四)指件字在後，(五)前置詞在後，(六)無所有格代名詞、

（從西南民族說到獨立羅羅，載新亞細亞第四卷第三期）此種語法，（文法同）恰與番族相同。例如：（一）喝茶，番語爲『茶喝』。（二）大狗，番語爲『狗大』。（三）大狗咬我，番語爲『狗大我咬』。（四）一個人，番語爲『人一個』。（五）我在此處，番語爲『我此處在』。（六）你的兒子，番語爲『你兒子』。（藏文有所有格代名詞，爲字甚繁。番語則每略之）番倮並未曾建統一之國家，與聯合之文化，而語法吻合若此，可見其原是一族。

關於制度者　倮倮社會制度，階級甚嚴，貴族有貴族之階級，奴隸（娃子）有奴隸之階級，廝役屬，尊卑判然，異階級者不通婚配。西番制度，恰亦如此。

關於風俗者　倮倮小部獨立，彼此相讎；一人有事，全部護之；不問是否仇家，但屬仇者部落，一概施以報復；非經議和，百代猶不解怨，西番風俗，恰亦如此。

關於性習者　倮倮重牧輕農，喜寒惡熱；晝之所衣，夜以爲被，屈脚蒙首，狗卷而臥；家人牛羊，共室棲處。西番性習，恰亦如此。

關於宗教者　倮倮迷信鬼神，崇奉巫覡，不奉喇嘛教；此雖與現在西番不同。然試考佛教未入康藏以前，番人所奉巫教，固亦如此也。

由此，可知番倮本屬同源，特因西番地面，曾經吐蕃統一，推行佛教，民性馴優，文化較高；倮倮未受

漢族同化，亦未受佛教訓練，跳梁深山，自創語文，遂與番族相異也。使能推進西康佛教，勸其聞演於猓衆之中，化獷爲番，消其驚性，似較以漢人武力勉強羈勒，爲易收功。此亦治邊者所當特予注意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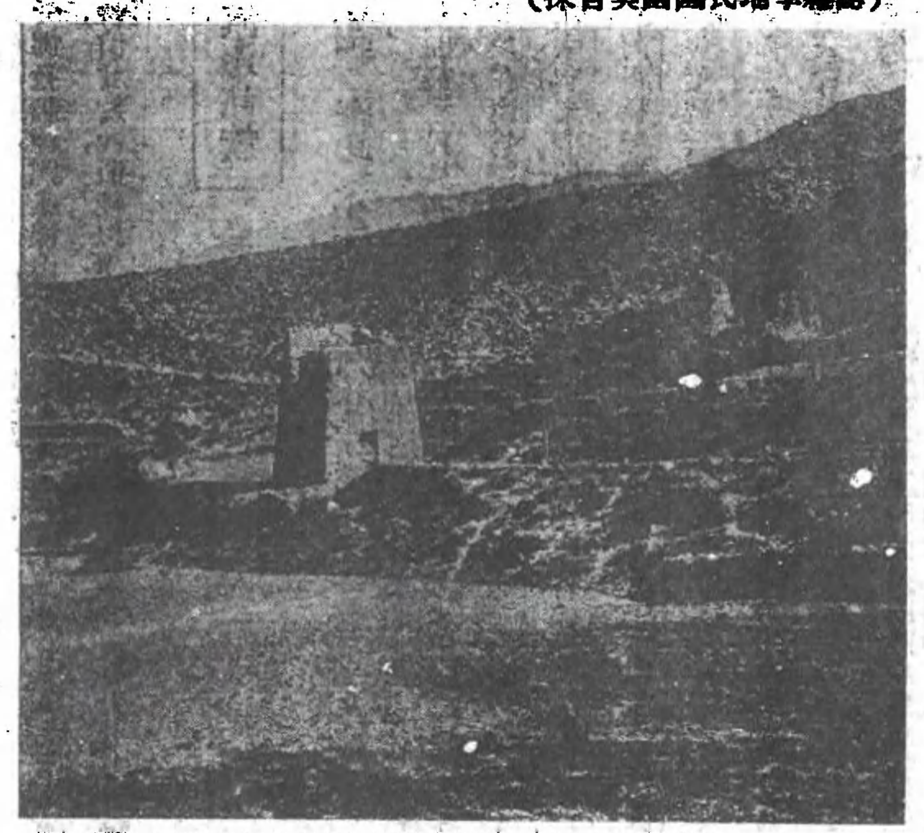
滇邊諸族

二〇四 摩些木天王

摩些爲康滇間最大民族，亦最優秀之民族也。些讀如娑，英文作 Moso，法文作 Mosso，美人駱克稱之爲 Nashi，其族在漢爲越巂詔，六朝時爲筰國詔，唐時爲摩娑蠻屬南詔。宋時曰摩些詔，爲大理屬部。其酋麥琮，始制摩些文字。傳子麥良，值元世祖征雲南，麥良首先迎降，封麗江路軍民總管世襲。至明洪武十五年，其酋阿得投誠，賜姓木氏，授麗江土知府。萬歷中，麗江木氏寖強，日率摩些兵攻吐蕃地，略維西其宗喇普康普葉枝奔子浦阿敦子諸地，屠其民而徙摩些戍之。更出兵北伐，築碉於九龍木里等處。巴塘等番皆迎降。於是其地東抵雅龍，西抵怒江，北至打箭鑪巴裏塘附近；劃分部落，而以摩些治之，稱爲『木爪』猶云官也。命百姓稱之爲『那哈』，猶言主也。（駱克稱摩些爲 Nashi 即由此故。）而麗江酋稱『木天王』。今瀘定縣南之摩西面，實稱摩些面，謂摩些故境也。俗讀些爲西，故訛爲摩西

葉枝之麼些王遺蹟

（採自美國國民地學雜誌）



葉枝在雲南維西縣北瀾滄江岸，明之中世，麼些木天王西征，降[illegible]栗粟怒俅諸夷版圖展拓至伊拉瓦底江流域，築碉於其宗喇普葉枝等處，以麼些兵戍之，相傳最後之麼些王即位於葉枝云。瀾滄江流域少雨，故此土碉能歷五百餘年不圮。

云。（俗傳穆桂英雜劇，其父曰穆天王，其將曰木瓜，蓋即隱寫麼些故事也。）

木氏雖建大國於康滇間，稱爲天王，管未背明，亦未建有國號，其對中國，仍稱土府，甚恭順。屏蔽吐蕃，捍衛滇南，沐氏鎮滇，深倚畀之。十府子弟，皆棄其麼些文而習舉業，有入泮者。崇禎時，徐霞客遊滇。木氏慕其文，迎致麗江，款洽十餘日。並倩修雞脚山志，風雅有足多焉。於霞客遊記，是以窺見當時木氏文化之一般。茲節錄之如下。

「滌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縈坡帶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紲，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礦程盛，宜其富冠諸郡云。

二十八日，（崇禎己卯正月）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 在北塢西山之半，木郡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寺南崗上有別墅一區，附近寺後，木公頗止其間。…………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極重禮也。敍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命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法待者爲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己卯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宍集黑香白鑞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緞。——銀盃二兩，綠綢紗一疋，——大餚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歸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鑞易所侑綠綢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薖淡墨序。

初三日，余以序稿送進。復命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藏松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薖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卽命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正。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旣舛落無序，而重疊顚倒者亦甚。余略爲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丁祭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出，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甸（中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旣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

傳致酥油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餽酒果。有生雞大如鵝，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顧僕醃爲臘雞。

初八日，……別而下山。……有把事一人，挈一人荷酒獻胙，衝雨而至，以余尚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仍稅駕於通事小樓。……前繳册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以不貲蹈不測。蓋亦其託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臘羅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方極畏出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傳染，死者相繼。……木公長子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豆，以舊歲戊寅，尚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鶴慶者俱出過。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褥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幷懇明日爲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嘗折柳也。余許之。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

（按即輪栽閒休之法也。西番亦解之。）

其地土人皆爲摩些。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也。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即爲古宗。古宗之北即爲吐蕃，其習俗各異云。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也。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唧唧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也。迎入門，其門南向，其敞前有大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敬茶。即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蓋行重禮也。大把事設二桌，坐宗，即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並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即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堦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産。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作，悉不失其

節。……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删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

十一日，晴。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担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

惟時木氏武力已衰。永甯與奔子清北諸番，大都役屬於青海蒙古。順治十六年，清軍入滇，木氏投誠，仍授土知府世職。摩些族首先薙髮，爲西南諸夷中最恭順者。吳三桂鎮滇，棄金沙江外照可你那鼠羅香羅中甸（皆今康滇間地）於青海而責其粮賦於土府。僭位後，又割江內其宗喇普以西路達賴。土府木懿不受檄，因之七年，瘦死。於是摩些式微，木氏困敗。雍正元年，降爲土通判，易錫印，摩些益衰。然其地猶縱橫二三百里，人口三十餘萬，仍不失爲康滇間一大民族。外人猶尊稱之爲那哈，或麗江人，罕以摩些呼之也。

摩些原奉巫教，與緬甸式佛教。入清以來，喇嘛教始盛。雖自有其語言文字，然安於漢化；世家大族，皆讀漢籍，行漢語。人民情俗，在漢族與西番之間。故旅行滇康間者，僱摩些爲嚮導與通譯最宜。

二〇五　摩些風俗

麼些喇嘛

（雲南康普寺僧）



三麼些喇嘛并立一藏式牌樓前，各持一唸珠，其一有手搖轉經輪。此等僧侶之服裝與器物并為純粹之西藏式，中有一人曾至拉薩習經，精通藏文。

記滇邊諸民族風俗者，有皇清職貢圖雲南通志等書，率多道聽塗說之詞，罣漏乖訛，無當於實。惟余慶遠維西見聞所記，最爲翔實確切，茲轉錄之如下。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原籍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蕃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居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薙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綢，不襞不裏，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粗如藤，綴如新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綠，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臁肕，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呈醩澤，衣至敝不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氈；近年（乾隆時）間有著履屨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妝不改；裙長及脛，亦其舊制，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猪爲富。頭目倍畜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illegible]跪拜奉物。及對，則屈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illegible]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臘奉雞米。元日，頭目以火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

館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省，必面出反，必拜祖龕。凡鋪氈跪坐，爭與以席，以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巵；餕餘客攜去。臥無衾褥，攢薪置火，合擁席薨，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者備衾氈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並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爲喪服，棺亦竹席爲底，遍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豬。頭目家喪，則屠羊豕；貧賤者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門，用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亦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下山麓，可耕之土，多荒不墾。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閒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晉商以褻，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目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斧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格隻字，以數十金購。行者得其蓍溲，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馬尾以拭目，謂可却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竊穀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價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飢，西成三月而飢。蕨食菜羹，拔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致也。自設流官

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二〇六　㹱猔為西番之一支

滇人所稱之㹱猔（古宗同）西人並於土伯特。余考古宗本西番之一支。蓋麼些與西番，原以金沙江為天然分野。自唐迄明，麼些強盛，漸浸江北，征服番族，呼之為㹱猔。（呼雪山以北未被征服之番為巴苴）被征服之番，亦頗化其習俗，與雪山以北之番微異。滇人少入康者，不知西番，故從麼些語呼為古宗。西人以凡與西藏同俗之民族皆為土伯特：故有諸異稱也。大抵，滇人所稱之古宗，約可分為二部：近麼些者曰麼些古宗，即同化於麼些較深之西番也。遠麼些者曰臭古宗，即同化於麼些較淺之游牧番人，衣服不潔，體多酥油敗臭者也。仍附維西見聞所記，以資參證。

『古宗，即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敦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即碉房）近衢市者，男則薙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為檐，頂綴紅淺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

古　　宗



阿墩子附近之古宗，夏日着氆氌衫，袒臂赤足，戴牛毛假髮辮貫象牙箍爲飾，項下懸護身符數枚，貌甚獷野，性實和善。

茜紅革鞾，（卽番靴）或以文罽（卽氈毹）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鞧韉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臁肕，似采斕爲之，裙或文罽，或采色布斕襪，單革轃底。（實卽靬也）不著袴，服。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妝飾，有値數百金者。土官頭目，薙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爲別。墾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捓而食之，曰糌粑。餐止卒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指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玦，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寒，不產五谷，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卽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鵰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髏骨一，臁肕骨二，以爲値。髏爲器傳之，臁爲笳傳之。喇嘛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繪帙

錦緘，髹櫝金飾。其學即習佛經。字如鳥迹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曆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怨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剜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耕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鋈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頓挫，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鬥，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杖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奸。近更桀驁。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二〇七　那馬即民家

雲南西部，大理騰越附近，有漢化甚深之一大民族，稱爲民家，[Minchia] 人口約與麼些相當；主要分佈地在麗江以南，然有少數混居麗江以北，及維西小維西等處；盡通漢語，奉喇嘛教甚早。明代麼些征服維西時，呼之爲那馬，那馬，猶喇嘛，因其教以名之，實非人人皆喇嘛也。維西僻遠，漢人少至，後之修滇志者，知有民家，而不知那馬即民家也，竟並存之。至余慶遠，始爲溝通。余氏云。

『那馬本民家，即僰人也。浪滄冐龍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摩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摩些之制，而受制於摩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猶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與人浙。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即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躃踊卒哭而葬。鄰以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恆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二〇八 生熟栗粟

栗粟，亦作傈猍，亦作力些。人口較摩些少，性較兇悍，而受約束於摩些。有生熟二種：生栗粟分布維西以北，怒江瀾滄江間之大山中，以獵爲業。善用弓矢，煉草藥爲毒箭，長二尺餘，弓與人齊，射三百步許；中人見血必死，惟速剜創肉可免；射中走獸，不追，翌日跡而得之，則已死矣；毒入腸，棄之，餘部可食。熟栗粟住怒江河谷，南擒永昌熸，北與怒子混居，性較馴，多與漢人親暱。維西見聞所記，分析未明，（原文附

後）故補足之。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龍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編麥草爲瓔珞，綴於髮間。黃銅瓶束額，耳帶銅環。優人衣服，則改削而傳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棉布織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齊袴。臟裏以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額，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以上爲生熟栗粟通習）喜居懸巖絕頂，墾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無常。刈穫則多釀爲酒，晝多酖酗，數日盡。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由坐其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卽食，不盡無歸。不騖，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怒，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剜去。性剛狠嗜殺，然畏此頭目土官能治之。（以上爲生栗粟性習）年終，頭目齎黍其五刀，新春必率而拜謁。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謂熟栗粟）

二〇九　怒子與猓[illegible]

怒子夷，居怒江沿岸，北抵察哇龍，南與栗粟住地相混；性最馴怯，業農與獵；漢族墾民至，每每讓畔南去。自怒江踰山而西，凡俅江流域左右，皆俅夷也。一作猫子。其人甚兇獷，裸體績面，以獵為業，號為野人，與怒子迥異。漢人不察者，仍每以怒子呼之；或曰生怒熟怒，皆誤也。西文怒子作 Lutyu 俅夷作 Kjutyu 或 Chintyu 怒子為類似熟栗粟之民族。俅子為類以猓玀之民族。住地不同，性習亦判然有別也。然內屬以來，俅強怒弱，怒常役屬於俅夷；故談者常混怒俅為一族，余慶遠維西見聞，亦未分辨。其文云：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俅夷之俗也，怒子無之）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為屋，編竹為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為竹器，織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常苦栗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斤，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麂皮二十，求納為民，永為歲例。頭人聞於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栗粟。邇年，其人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其人敬禮而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按省志所指為俅夷，余氏所記為怒子也。

怒子與其彈弓

怒子住怒江流域之狹谷中，爲世界最和平之民族，身材短小，以獵爲業，獵具簡陋而技甚精，雖幼孩亦優爲之。(採自美國國民地學雜誌)。

二〇　開闢康滇間地之三大働力

西康巴理塘之南，與雲南大理以北之地，爲橫斷山脈與南嶺山脈縱橫揜扼之部；雪嶺幽谷，盤錯其間，水流奔放，山崖壁立，崎嶇險境，寒燠萬變；歷數千年，漢族莫敢涉其塲。雖自漢以來，雲南屢爲郡縣，然所建置，不出滇池洱海永昌昆彌諸境；麗江以北，未嘗有人過問也。唐之中世，南詔建國於洱海，吐蕃略地於西康，金沙江水，實爲兩國之天然界限。唐之末世，吐蕃崩裂，西康復爲無數小部；麼些遠祖曰普王者，爲南詔將，『大破吐蕃，取十六城，俘其五酋，』（木氏宦譜）漸霸金沙江南北，南詔莫能制。段氏篡詔，改號大理，麼些卽自稱詔；創文字，立制度，興政化，約束附近諸蠻，隱然爲一帝國。此開闢康滇間地之第一働力也。

元憲宗元年，忽必烈自師南征：自臨洮南越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渡，麼些主迎降，遂滅大理：撫烏白蠻，得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留大將烏蘭哈達戍之而還。後遂因之以設雲南行省。明清之有雲南，皆承元世成業耳。使無元之建設，則今之雲南，亦如西康青海，或未可知。此開闢康滇間地之第二働力也。

不僅此也；蒙古之文化與血液，亦隨軍力傳播於康滇之間。及今猶可驗者，約有三事：

1 渾脫 北人剝羊皮，吹氣紮縛，浮水而渡，稱爲渾脫。李開先塞上曲云：『不用輕帆並短櫂，渾脫飛渡只須臾』是也。今西甯湟水多有之。本非南方所有，元世祖征大理，用其法以渡金沙江。土人傳奇，由是習之。今麗江至永甯各渡，多用此法。

2 羊骨卜 維西見聞云『夷人食羖，於膊骨皆焚香而懸於佛堂門，爲卜。其卜也，鑪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開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丫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兇。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村集云：「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俗也，而同於契丹蒙古。』可見維西夷卜法，有爲蒙古人所教者。

3 江卡蒙古官 今雲南維西阿墩子與西康鹽井江卡等處，多傳關於忽必烈之神話。僉謂世祖曾率兵，由江卡征服西藏，因得聖僧八思巴，與之俱歸。考之史籍，無此明文。然今江卡地方，有蒙古遺族甚多。其酋不稱土司，而稱台吉，吉台，固蒙古官號也。其人咸自謂爲元世祖遺軍之後，但不能明考耳。要之：元征大理以後，既留烏蘭哈達戍之，其有蒙人留住康滇之間，而與土著之文化及血液以若干影響，固決無可疑也。

明之末世，厄魯特蒙古固始汗據青海，扶持喇嘛黃教，以政治勢力爲之推行。於時撫有衞藏西康之全部。值麼些木氏國衰。侵蝕金沙江以北，巴理鄉稻等地；輸入黃教，撲滅師巫，中甸木里永甯等處之

喇嘛寺，似皆建於此時，及於清初，吳三桂割維西以賄達賴。（當時達賴仍在青海蒙古保護之下，）於是喇嘛教勢力大盛。使此縱橫華離諸山谷中之複雜民族，漸趨於道一同風之景者，喇嘛教輸入之力。此開闢康滇間地之第三働力也。

清代既平青海，撫有全康，乃於雍正四年，劃分省界，將此地形華形離人種複雜而宗教同一之地域，割裂分隸於川滇二省。川滇地大，視之如遺。二百年來，毫無寸進。反使已經馴化之夷，跳梁山谷，還其兇獷原形。如定鄉稻成貢嘎木里，以及永北蒗蕖阿敦東阿龍得榮諸地，現代皆是獨立狀態。可不痛哉！

為今之計，宜將麗江以北，麼些舊境，一律劃隸西康行省；或自木里以西，巴塘以南，包有大理，南及騰衝之地，另建一省；急切從事移民，建設，同化諸政，以樹開闢康滇間地之第四働力，庶可以無愧前人，嘉惠後世矣歟。

後　記

民俗篇編後記

世人對於西康土著，恆有下列之誤認：

1. 認爲藏族或苗族。
2. 認爲兇殘獷猂不可親近之民族。
3. 認爲獉狉混沌未有文化之民族。

以此，對於番人常存輕視心，鄙薄心，疎遠心，厭惡心，馴至漢番情感隔閡，距離日遠，而西康不復爲我有矣。本篇故特爲辨正，俾國人能識番之眞象，而知所以導化之也。

篇中地圖與漫畫，皆余手製。圖片，取於美國國民地學雜誌者爲多，皆探險家駱克所攝。駱克攝影術絕精，經翻印後猶較普通照片明晰。然其人無學問，觀察多誤，文字說明亦不佳；余皆爲之改譯補正。此外有採自台克滿西康遊記者，因原圖太小，版片模糊，余曾修正其輪廓，以猶較良於畫也。

篇中關於風俗禮儀各節，多得番婦之助。語言文字各節，多得李蔚蒼君之助。康滇間諸族各節，多得法教士華朗廷之助。